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清芬閣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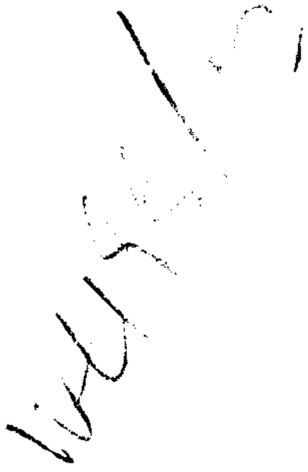
朱采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

清芬閣集

陝安趙濱彥署



嘉興朱雷璞先生
親家年六十之像

嘉興朱亮先先生少倜儻有大志博涉經史能文章性豪俠兼善劍術具文武才不屑屑於舉子業得優選後卽肆志於經術有用之學先後受知於合肥文忠公暨廣雅張相國咸以品學相推重有所獻替輙嘉納焉當廣雅相國督兩廣時予奉役與先生相遇於舟中一見傾心縱談當世事所見適相合遂訂交焉予見先生之爲人也英偉沉毅不苟爲異同其行事也質實堅卓不惑於勢利其從政也務持大體不役役於小功利故所治多有聲其先仕晉中晉中河工歲決爲患治者不得法歲患益深一漫溢輒數十州縣甚至經年不能涸復先生守汾州卽條陳利弊疏源導流施工綿數百里役夫衆數萬人羣相駭顧

莫敢發始先生毅然行之躬巡勘視期年功成水患頓絕民至今猶稱頌之守汾五年百廢具舉方之龔黃蓋無愧焉大府以績聞晉秩觀察雷瓊海隅各州縣以隔省郡遠多不講吏治常以鬭毆田債細故藉人家產民飲冤莫敢白先生廉得之擇尤者嚴劾褫職四境肅然民氣以伸時法越戰事甫定圖謀善後先生奉檄籌訂戰艦督修礮壘經營悉備大府咸嘉賴之瓊地煙瘴最深任此者多染瘴癘非去即沒無三年終任者咸相戒不敢往先生居任六年毋少侵損非嚴氣正性有以致之耶綜先生平生事蹟可稱述者不可枚舉此特其顯著者耳然使以先生之學問經濟入贊樞府出秉疆圻其功業所躋何可限量

乃以時事憤恨終雷瓊任即稱疾引歸東南大府羅致不肯出竟爾賫志以沒亦可悲矣先生卒年六十有九無子有女四其一歸予長子之騤爰於是搜求先生遺編得其手訂雜著十二卷命子騤爲之檢校仍其自訂編次付之石印以貽世之善先生者先生嘗自言爲文無當於時事記載徒馳騁於詞華者可勿作是則先生此編之存觀者亦可以知其意矣予譾陋不足爲先生序以與先生交最深且知之最悉烏可無一言因述其崖略於左

光緒三十三年歲次丁未陽月歸安趙濱彥渭卿甫敘於揚州官廨之題襟館

清芬閣集目錄

第一卷

山左誅安監記略 辛未春
山東湖廣會館碑記 辛未秋
重修涿州永濟橋碑文 甲戌夏
洺河壩成復歸故道碑文 乙亥春
重修西河書院碑記 丙戌冬
汾陽縣清徭局倉碑記 丙戌
枕骨更生記 庚寅冬
天時記異 甲午春

第二卷

中山祧廟議 辛未
蟻鬪說 庚午
伶人說 壬申
市鞿說 壬申
治河私議 癸酉
時務策 癸酉
海防議 甲戌
人事說 甲戌
論款敵 乙亥

論治海口 乙亥
論撫卹被災居民 己卯
論開引河建口壩分盛漲歸徒駭河
論大清河兩岸隄工辦法
論逢灣取直
論保護利津縣城
治小清河說 癸未

第三卷

題趙忠節公遺墨
樊川陳氏族譜序 己巳秋

送金子陶歸黃陂序 癸酉
送琉球生歸國序 庚午
山谷誕日贈黃先生序 乙亥
蒙養俚言八則 甲申春
西河書院條教 甲申春
跋瓊州府圖 己丑
罪言 甲午冬

第四卷

上樞廷書 庚午秋
致夏詹事書 辛未夏

報趙桐孫書 辛未秋
致潭方伯書 壬申
復趙桐孫書 癸酉秋
復劉方伯書 癸酉冬
上李中堂書 甲戌春
致趙桐孫書 甲戌春
復夏侍郎書 甲戌夏
致朱桂卿書 甲戌秋
致夏侍郎書 甲戌秋
復許竹篔書 甲戌冬

復趙桐孫書 甲戌冬
致劉方伯書 乙亥
復施均父書 乙亥冬
復許竹篔書 乙亥冬
致趙渭卿書
致趙渭卿書
致趙渭卿書
致趙渭卿書

第五卷

致夏侍郎書 丙子春

致李蒓客 丙子春
上李中堂書 丙子
上李中堂書 丙子春
上李中堂書 丙子春
上李中堂書 丙子夏
致朱肯夫 丙子夏
復李鑑堂 丙子秋
復王璞臣 丙子
上李中堂書 丁丑夏
上李中堂書 己卯閏

覆朱鼎甫己卯夏
致過竹潭己卯冬
復某公書庚辰春
復某公書庚辰春
致王晉卿樹柟庚辰夏
致黃太史彭年庚辰夏
復戴新齋庚辰夏
復某公書庚辰夏
復戴孝侯庚辰夏
復許竹篔庚辰夏

復張幼樵 庚辰秋
復許竹篔 庚辰秋
復某公書 庚辰秋
致戴孝侯 庚辰冬
復某公書 庚辰

第六卷

覆海關道 辛巳夏
再覆劉中丞 癸未
函覆高藩臺 甲申夏
致張蘭同知周碩口通判恩 甲申夏

覆高藩臺甲申夏

覆高藩臺甲申夏

復張朗帥甲申冬

上李中堂甲申

覆俞道臺乙酉秋

覆高藩臺乙酉秋

致景翰清乙酉秋

覆袁農部昶乙酉冬

覆朱侍御一新乙酉冬

致錢子密乙酉冬

覆馮侍御應壽丙戌春
致俞逸軒丙戌春
覆朱桂卿丙戌春
上李中堂丙戌春
覆直隸臬臺陶丙戌冬
覆錢恕軒丙戌冬
稟李中堂丙戌冬
致大同府陳啓泰丙戌冬
致張幼樵丙戌冬

第七卷

覆直隸臬臺陶 丁亥夏

致高方伯 丁亥夏

致礦務局 丁亥夏

致潘孺初戶部 丁亥冬

覆洪範卿 丁亥

覆洪範卿 戊子春

上游撫臺書 庚寅夏

上李中堂 己丑冬

致趙渭卿 己丑冬

致額裕如 庚寅

覆額裕如 辛卯冬
致錢子密 辛卯冬
覆朱侍御 新一辛卯冬
上李中堂 辛卯冬
致藩臬司 壬辰夏
覆聶稅司 壬辰秋
覆聶稅司 壬辰秋
覆翁尚書 壬辰冬
上張香帥 癸巳夏
致許竹篔 癸巳八月

致李制臺 癸巳十月
覆錢子密 甲午季秋
覆徐次舟 甲午冬
致某公書 乙未春
覆趙觀察 丙申冬

第八卷

稟海關道鄭 論土靛冒充洋靛應日本理事辦明 庚辰秋
稟關道 論土茶冒充東洋茶照約查辦一 辛巳春
稟關道 論土茶冒充東洋茶請覆詰英國寶領事二 辛巳春
稟關道 論土茶冒充東洋茶請詰貴德稅務司三 辛巳春

稟丁宮保論嶧縣煤礦地方官稟陳失實壬午春代
禁賭告示癸未冬
禁止賭博小告示
禁止强派戲資小告示
禁止秧歌小告示
稟撫藩憲甲申春
通稟甲申春
稟撫臺甲申夏
稟撫臺甲申夏
稟撫臺甲申夏

諭甲申夏

禀奎護院甲申夏

通禀甲申夏

禀撫憲甲申夏

通禀甲申夏

示甲申夏

通禀甲申夏

通禀甲申夏

西湖書院規條甲申夏

札汾陽縣甲申夏

諭 甲申秋

札介休拿賭 甲申秋

稟撫憲 甲申秋

稟撫局憲 甲申秋

稟兩廣制臺張 甲申秋

稟藩臬憲 甲申冬

稟撫藩憲 甲申冬

札孝義縣 甲申冬

札孝義縣 甲申冬

示

稟揭教職 甲申冬
通稟 甲申冬

第九卷

嚴禁師巫告示 乙酉春
示 乙酉春
示禁偶象看棚 乙酉春
通稟 乙酉春
通稟 乙酉春
示 乙酉春
稟撫憲 乙酉夏

稟撫憲 乙酉夏
禁民因賭拆屋示 乙酉夏
稟撫臺 乙酉夏
稟撫藩臬憲 乙酉夏
通稟 乙酉夏
通稟 乙酉秋
批孝義設立義學九座稟 乙酉秋
札六屬 乙酉秋
稟撫局憲 乙酉秋
通稟 乙酉秋

稟撫藩 乙酉秋
諭平遙工次 乙酉秋
示禁糾首浮派 乙酉秋
稟覆撫憲 乙酉秋
諭 乙酉秋
札 乙酉秋
示 乙酉秋
示蕭家莊 乙酉冬
行八屬 乙酉冬
示 乙酉冬

重

稟撫藩局道憲 乙酉冬
批汾陽縣 乙酉冬
稟臬憲丁 乙酉冬
諭 乙酉冬

第十卷

稟覆撫憲 丙戌春
稟撫局憲 丙戌春
稟撫局憲 丙戌春
諭 丙戌春
稟覆剛撫臺 丙戌夏

諭 丙戌冬

諭開涵洞宜稟明 丙戌夏

札八邑 丙戌

勸多種麥粱以避水患諭 丙戌

稟撫院 丙戌夏

稟藩臬 丙戌夏

諭 丙戌夏

示平介汾河東西兩岸各村莊 丙戌

稟請派員會同履勘 丙戌夏

稟撫藩局道憲 丙戌

稟撫藩局道憲丙戌
稟會同委員收工摺丙戌夏
收工會稟稿丙戌夏
義倉收工會稟稿丙戌夏
札行孝義縣魏令丙戌
稟撫憲丙戌秋
移太原府丙戌秋
稟撫院不禁假煙事丙戌冬
札寧鄉縣力除狼患丙戌冬
札寧鄉縣勿騰異說丙戌冬

稟撫藩局道憲 丙戌冬
諭 丙戌冬
稟撫憲 丙戌

第十一卷

稟督撫憲 壬辰冬
稟張制臺
稟李制臺
稟督撫憲
稟督憲張 丁亥秋
稟督撫憲

稟督撫憲
稟督撫憲丁亥秋
稟督撫憲
稟督憲丁亥秋
稟督憲丁亥夏
萬州陵水等處告示乙亥夏
第十二卷
照會英富領事
復德聶領事辛卯春
稟督撫憲辛卯春

稟劉撫憲 癸巳冬

稟督撫憲 癸巳

復山東撫臺李 甲午秋

復朱桂卿

致劉中丞書

稟李制軍 壬辰秋

稟督憲 壬辰秋

稟督撫憲 壬辰秋

稟督憲

稟督撫憲

復剛中丞
稟復撫憲
稟督憲 壬辰春
稟督撫憲 壬辰夏
復莊領事 壬辰春

1
273

清芬閣集卷一

嘉興朱　㮾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山左誅安監記略 辛未春

安得海者慈禧宮小內侍都人士所謂小安兒者也面微赬服飾斬然性狡黠而誕謾跌宕氣燄赫一時己巳歲秋忽稱奉懿旨挾其徒數十人浮運南下揭榜曰採辦守土吏事之惟謹七月抵山東境時德州知州為天津趙新津吏以欽使報趙君疑焉使人詗之見鉅艦二尾豎異色幟船上人有倡有優有娼

有商賈服有俠士裝而所謂欽差則六品頂戴一少年閹也既
而登岸布席於地男女雜坐歌呼叫號飲啖甚豪趙君得報默
不語扃戶作稟馳報中丞時東撫爲平遠丁公葆楨亟檄沿途
牧守到卽截留無令逗越趙君得檄已不及而東昌知府程君
繩武尾其後而行至濟甯知州王錫齡亦如之將順流南下矣
會水涸道梗不能舟改道遵陸而南遊之意亦倦折而北將登
泰山泰安知縣何安泰因誆以入省丁公令館伴羈留而抗疏
請誅之奏至王大臣咸以
祖制宦官無擅出國門者矯　制罪大且三足烏旂
慈駕所建非人臣所當御請誅之以伸　邦憲

兩宮可其奏遂於某日誅安監於濟南市其徒十四人駢首併戮中外傳以爲快方何之館伴也日與之縱飲遨遊爲樂亦陰懼不勝常密請於中丞幸業已入告勢不能中止憶丁卯戊辰間余在京師安監勢方熾建大第厚載門出入無節朝士有趨附之者性好鷹犬禽鳥娼優百戲之屬嘗走車於天橋衣裝詭異騎從甚都觀者塡街巷總憲武陟毛公將擒治之稍戢而宮內務府者事之尤謹常怒一郞會監工使曝赤日中以困之必附己而後已其作威福如此或者曰安監之受誅亦天幸耳趙君何不擒之而丁公入告猶婉曲其辭得非懼後患乎余曰何子論人之苛也獨不見天津大吏乎設盛筵陳聲樂恪乎如奉

大寶德州爲山東首站使趙君亦從而效之彼不且安然南邁哉趙君發其機而丁公持其紐不可謂非快舉也雖然二公得行其志則有故矣我　朝

祖制總管無過三品其餘靑衣灑掃備奔走而已不銜

命不預政不與外臣交宮府秩然肅然二百餘年間無有如前史之百一故內外大臣咸得執法以請彼兩漢唐宋元明之代其能有此盛德歟

山東湖廣會館碑記 辛未秋代畢冢宰

歲之孟陬周君福陔參藩山左就余別蘄一言爲贈余謂之曰以子才供子職綽如裕如無待余言余聞吾楚人之在山東者分符專閫以十數彯纓組綬以百數荷戈執戟以千數子其親之厚之固之結之詩有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子其無失此意閱三月周君以書來言會城有創設會館之舉王觀察伯尊莫軍門縉卿實首其事余聞之甚喜再閱六月復以書來則既落成矣凡爲堂室臺樓墍茨丹雘器用什物咸備凡爲錢如干余聞之喟然曰甚矣諸君子之好義也夫各省會館惟都下爲備其餘各直省苟其地非水陸之所衝冠蓋之所聚則亦不能卒

然而興大役何也有三難焉一曰人不衆二曰力不足三曰心不一今諸君毅然而爲之歲及半而功成醵金而人樂從興役而事迅集則前之所謂三難者又不足言矣抑又聞之君子之爲事也毋彪於外而朒於內毋張於始而隳於終余願諸君子覩規模之壯麗則當思宏此遠圖對棟宇之崇隆則當展其思勳閥歲時伏臘瞻仰先賢俎豆莘莘冠裳濟濟則當思前哲之遺風古人之貞軌和衷共濟以永弼我　王家則斯舉也豈第壯觀瞻侈讌會誇一時之盛事哉氣誼之感孚人材之消長將於是焉卜之矣昔鄉先達有云國有事我楚人當之噫斯言往矣余願諸君子之厚自愛而已

重修涿州永濟橋碑文 甲戌夏代李爵相

涿爲畿南第一州其北門外曰拒馬河白溝上游也源出雲中經紫荆關入邊燕晉之交萬山叢巃谿澗縱橫夏秋間時見泛濫蓋地勢然也跨河有橋曰永濟四方之朝覲賓旅貢使皇華餉鞘羽檄計偕服賈皆出焉創始於有明萬歷其後河南徙往來病涉乾隆二十五年桐城方敏恪公督直隸請於　朝別建新橋改舊橋爲隄以聯之並建茶亭牌樓其上

御賜碑文以旌之余移督畿南之明年允知州郝聯薇之請動用賑餘銀兩凡陊剝崩泐者新之補之隄上亭樓隨宜修葺工方就是秋大雨其明年秋山水復大漲波濤漫橋而過震撼激

蕩土石各隄埽圮傾陷出其途者濡軌漸帷時憂顛隕游波四
溢民生尤病余得知州高建勛報亟飭履勘估工既京兆來牘
亦殷然以興工代賑爲言因念功程甚鉅饑民甚衆非一州之
力能勝復檄參將趙喜義知縣牛昶煦會西路同知鄒在人今
任知州周紹達躬親相度合力興辦並檄局籌款接濟復時時
申戒誘掖之凡三閱月而役竣其石工則補修欄杆板柱分水
扶石南北橋頭雁翅及碑亭石壩臺並改用大石料石壩五十
三丈其土工則築城北濱河隄二百四十丈擋水壩二十丈養
水盆十五丈又挑挖河道三百六十丈挖通沙淤之橋孔九南
北涵洞四十三由是水之漫溢無歸者悉經九大孔中上下游

一律深通即有異漲涵洞足資分洩是役也工不虛縻民得餬口行者居者均蒙其利除京尹發銀二千四百兩專辦土工外由練餉局發給者爲錢九百萬枚有奇其餘不敷銀兩及五龍廟工由知州倡捐籌辦工旣竣乃請勒石記其事余惟疆吏之職在乂安區夏位愈高則責愈重分內所當爲有悉數不能終者一橋之成其敢自多雖然諸君子勤事之績不可泯也爰書其崖略如左兼爲後來者勸

洺河壩成復故道碑文 乙亥春代李爵相

洺源出山西遼州經武安入直隸境山河七十二道回漩東注匯而為一與之西毗者為永年古洺州地兩邑之交峰巒錯峙皆太行支麓臨洺關以東平衍多沙河流承東迫之餘放乎寬博夏秋山漲浩瀚迅厲勢若莫禦由是而東北折入雞澤南和再北入任境經大陸澤匯於甯晉泊逶迤而東注於海永雞南各邑閘挹洞注田稼以肥俗曰福河乾隆中葉決辛村南入牛尾河牛尾者洩滏陽入閘及郡城西南無源潦水鍾而成澤亦由雞南任匯南北泊槽故窄不能兼容時時泛溢為患曾六次堵塞迄不就沿洺農田失溉潤之利者垂百年余涖直之明年

南和士民王榮煥等以復故道請因檄永年錢令履勘順德任守會同廣平長守相度經畫僉以河身高仰決口有建瓴之勢非逐段挖深不能挽流歸故而塞決大壩非草土所能抵禦余以石壩費鉅三合土夯硪如法亦足經久議既定以邑紳綜理其事而以雞南紳董助之凡築大壩一長五十七丈底寬三丈面寬二丈高一丈七尺入地三尺立基中貫木樁內土外灰合築成一其形如弓迤西護隄一百八十丈高廣減於壩復以壩埝之當衝也於其北築土埝五十丈以障其前且以溜之直射也埝之右建迎水壩三十丈以殺其勢隄防既固猶慮大溜至此無以停頓游衍將河口拓寬加深以遂其東注之性其上皮坡

莊南岸築土堤四百五十丈以堵決溢逼水下行以下辛村起辛莊堡止河身七千六百有四丈下爲雞澤境同家莊起沙陽村止河身八千八百二十丈再下南和境丁家莊起雙蓬頭止河身四千六百八十丈再下任境南接雙蓬頭北訖甄莊河身六千三百丈俱官督紳辦連次挑挖一律深通甄莊以下西北入北澧故道泥壅沙閼不復知爲大陸澤地既升科道亦迂遠惟併入劉累河則工力大減劉累者牛尾河委與洺委東西祗隔百丈蓋劉累本入洺洺既上決下涸尾閭隨變爲劉累茲復其舊以達於澧由澧入寧晉下游既治復念上游壩工爲全河關鍵一有蟄陷全功皆隳又飭署永年王令鏞補修新壩四十

二丈用灰沙拌土將大壩加高幫闊其南北叄用黃土接長百餘丈沿河隄岸多栽柳枝永南二邑皆建龍王廟及義塾於河濱總計是役經始同治辛未仲春訖癸酉夏末始蕆事役夫多者幾逾萬人承修壩工之員則永年前令今涿州牧錢敏幫修之員則候補令戴垂勳訓導高海風典史羅繼勳驛丞周祖楷總理紳士則前刑部員外郎武汝清河南候補令李待時中段河工雞澤則章故令談如夏前令子鎏候補令言家駒南和則尹前令開先任縣尾閭則曹前令德森何令庚生候補令張春熙驗收各邑工程之員則吳直牧榮統籌上下游則賡平守長啟順德前守今開歸陳許道任道鎔及薛守斯來總提大綱督

催成功則前布政使今河南巡撫錢公鼎銘也各項經費壩工最大永雞南三邑合捐京錢一萬二千串其餘隄工挑挖工土木工及下稍地價皆各屬士民按畝勻派而余與司道府縣捐廉爲之助其善後修壩載沙經費永邑捐二千串雞南合捐一千串分存殷實按月生息由錢令籌勸紳士輪管蓋斯舉也錢令與武部郎之勣爲多河既成山水暴至激蕩衝刷槽道深利沿河之民既免泛濫復得沾溉則相與賽神報社慶忭歌舞驩然如登袵席而當其初估種河身者以水害爲言者案牘紛陳幾若利未必而害先至豈知轉盼之間全河順軌樂利之至於斯哉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今幸克底於成此後修守之責

圖終之道官紳當共任之矣余前閱伍過洺親臨勘驗慨然於羣策羣力趨事之敏因爲文以紀其實亦使後之官斯土者有所考也

重修西河書院碑記 丙戌冬

癸未之夏余承　朝命出守汾州秋杪抵任入其疆凡百廢弛莫可收拾思維致治之原莫先設教而文風士習尤至顯至要之事乃觀風闔屬拔其雋異加獎月課留意披閱既又慮諸生散處州里不能相觀而善也則思選擇其尤聚而教之汾郡舊有西河書院在府治東南百餘步講堂滲漏學舍傾頹絃誦之聲久已絕響蓋山長久不住院而士之抱遺經而佔嗶者祇有孝義兩生於是始擬修葺先捐廉銀三百爲闔屬倡謀諸汾陽徐明府平遙楊明府各捐二百介休李明府孝義孔明府永寕賀刺史各捐一百遂遴選紳耆鳩工督役於甲申春仲開工閱

十旬而事竣自齋房講堂門舍牌樓以及院西之卜子祠四公祠并學舍二十間無不煥然一新而捐集之千金亦僅存百金有奇矣先是院例每月三課府縣山長輪流披閱每月膏火生員正九分副廿四分童生正七分副十四分正膏火每分銀一兩副膏火每分銀五錢每年約需銀三百山長束脩節儀及院中雜費每年約需銀五六百兩余既慮膏火太寡振興乏術乃以府中舊有當規銀每年四百八十兩永遠捐入書院並將院中舊有各款一一清釐剔者完之蝕者吐之增生員正膏火七分副膏火六分童生正膏火一分副膏火二分後又續增生員正膏火二分副膏火四分童生正膏火二分副膏火二分新舊

暨續增共成七十分又於正課外添設小課另加獎賞選取住院肄業生若干名每名日給膳貲八十文又以月課加獎府縣既各自捐廉乃將舊有例獎併入院課增爲十六千文於是應院課者亦靡不爭自濯磨數月之間文風稍變期年以後頓然改觀課文蒸蒸日上矣其支發銀錢稽查院規選紳專管歲時報府開列淸單以供衆覽息錢有餘或增置圖書或添購器具亦由紳經理其詳細章程已有專條茲不贅述余於九年冬來此整頓院規鳩集經費至十一年冬已積存三四百金發當生息十二年分起又增此項息銀果有積久不懈之力自有日新月異之功積項雖微推之天下事其理則同惟念事當創辦之

始振發精神濟之以法無不見其成效迨境過情遷事更數手往往有名無實雖有美善之法泯焉澌滅端緒難尋付之無可如何惟願諸生讀聖賢書皆思身體力行務爲有用之學將上可以備　國家之用下亦堪爲鄉黨之型風氣日新人思自勵良法可以推廣任事不患無人則書院之振興特其嚆矢豈特不廢而已哉噫如余之不敏何足以臻其盛後之涖玆土者其亦有感於斯言夫是爲記

汾陽縣清徭局倉碑記 丙戌

余涖汾三載汰清徭局款者三出日減則蓄日多將何爲也爲兵差大差及積穀計也乙酉冬巡撫剛公來晉首重積穀而於清徭局款尤爲加意余因得重爲整頓鉤考款目删除冗濫約計收放各款除局用雜支及義學經費外每年約可餘錢二千二百千專爲兵差大差及積穀之用又計清徭局自光緒五年始至十一年年終實存餘錢四千一百二十餘千奉批以一千五百千墊底餘錢二千六百二十千照數積穀修倉因飭局紳於清徭局北院建倉一座可儲穀四千石有奇共費錢六百二十餘千四月間購穀一千石爲錢一千五百五十千尚擬陸續

購買或添建倉房以臻美富或另提專款以備大差兵差之用庶上慰大吏痌瘝之念下備閭閻水旱之災而奸蠹之失厚利而致詛者不計也惟願後之官此土者慎選端人經理局務服膺憲諭遵守倉規餘九餘三之慶或不難再見於今時歟是爲記

枕骨更生記 光緒庚寅十月

醫卜星相余素不信故平生不卜不星不相醫則偶藥不深信也瓊臺居赤道下四時皆暑山有火而泉則寒遠方人患其相爍則汲寒泉沃之以相劑病日相尋孱軀衰年遇此更劇婦孺細弱瘦損減餐悽惶憂鬱宛如前代謫居情狀婦子輩無以排遣則取九家雜書讀之水鏡相法吉語尤多或取其脗合者相慰余姑頷之婦子輩益喜凡合相法六十餘處其大者如伏犀貫頂月角珠車軸枕掌心印指節文旋繞直紋貫指鳶肩方肛足底人紋等類尤津津樂道蓋以為福壽之徵甚明何海南瘴死之足慮也余隨聲附和之庚寅冬恆㶠病益甚去志益決一

日者頂微痛摸索之疑爲腫稍稍覺頂骨斗入腦戶隆起如鼻家人咸喜檢張堯封呂僧珍兩事以爲左劵又數日痛益甚臥則側身蓋頂骨加長貫入車軸骨形橢而高新生而嫩寐中擦摩醒則痛作謹按堯封一戚畹耳僧珍較勝然呂姥之稱遺識史冊余未敢竊比獨念他骨不長枕骨則長至六十相書謂福壽之徵果可信耶抑惑世誣民之譚耶余將歸矣姑誌之爲異日證古由拳六十叟記於瓊臺節署

天時記異 甲午春日

居庸關以外無蟬今有蟬宣化府王補庵之言也烏里雅蘇臺無扇今有扇甯津縣趙松雲之言也多倫諾爾無魚今有魚天津府鄒岱東之言也松花江三姓城江冰近來厚減一尺融早一月綏鞏軍統領戴孝侯之言也汾州孝義縣七月見冰余所親見廣東省十九年冬雪厚及尺余所確聞

子壻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二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中山祧廟議 辛未

案禮經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親盡則祧祧之云者殺也尊者廣統故遞殺也貴國主之於穆哲二王雖閱六君而實四代親未盡也雖然爲祧之說者其致疑有四一則泥於繼統卽繼嗣之說也有如桓王繼平王以孫繼祖也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以弟繼兄也兄爲昭而弟爲穆又如孝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夷王繼孝王則從孫爲昭

而從祖爲穆不知禮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昭穆遞嬗言之也天子諸侯之爲後與士庶人不同士庶人之立後也必其序之正也若天子若諸侯則有不能預定者矣使必以傳序之序爲序則父子一綱因君臣而紊制禮者不若是悖也晉賀循曰兄弟不相爲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朱子曰曾爲君臣便同父子同之云者非眞父子也元虞集亦有弟不可爲兄後之論秦蕙田五禮通攷亦云兄弟昭穆之分不可以奪君臣而君臣亦不可以亂昭穆又曰兄弟昭穆等倫同堂異室祔則並祔遷則並遷兄弟尙不可爲後又何有於叔與姪如必曰繼統者即爲子殷之

陽甲至小乙傳及者四伯兄以仲叔爲子孫季氏以高曾奉伯仲可乎設後世有開創之主子卒而父立將以父爲嗣乎一則牽於兄弟異世之說也其言曰以弟後兄以兄後弟其義猶父子也猶父子則各爲世所以明統也若際兄弟相代之世而祖父之廟無祧無遷神主無所附宋之太祖太宗昭穆各序似廟統與世統異是又不然殷人一世一及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及者次也次於世之中也弟繼兄次之正即不繼兄而繼兄之子亦次之類殷自成湯至祖乙十一君而六世晉之景文唐之敬文武宋之哲徽欽高均同爲一世惟宋太祖太宗分爲昭穆此蓋禮臣欲張大功德而反蹈失禮論者咸追憾之豈可爲

法若云必世而後可則是兄弟六人相繼祧及禰廟而尚不足僨乎否乎且有事宗廟羣昭羣穆咸在祖宗之班既系子孫何以爲法至祔兄於廟之時自當依次祧遷以成一世蓋所謂不異世者謂弟統於兄非兄之沒不成世也議者又曰兄弟相及則有無後者矣是又不然宋太宗之卽位册文曰孝弟嗣皇帝後世固不以藝祖爲無後也如唐宣宗之遺官致奠敬文武三宗乃後王居心之薄非因不爲嗣而然也蓋弟與子同居五倫承纘之序血脈一貫古之傳及者豈自隕厥緒此亦可無疑於斬焉之說矣議者又曰兄弟同世當祔叔於姪父之廟生有君臣之分死則升其上如逆祀何魯躋僖公三傳同譏是又不然

禮宗廟之序左昭右穆有定位而無尊卑如祧昭第一世則昭第二世上升而穆不移右穆亦然又古者七廟後世則同宮而異室有牆垣之屬以間隔之所謂各全其尊也若同堂而不異室或用罘罳帷幔之屬亦可元史仁宗崩祔於武宗室前結綵爲次此可法也夏父弗忌之見貶乃同爲一世而居上耳非譏其同穆也又何嫌於逆祀哉若夫已遷之主不宜復返於廟此則膠於禮經有廢莫舉之說也夫禮之爲此說者爲可廢者言也若於情未忍於理未安豈容拘泥成說晉簡文復豫章潁川二神主唐復中宗代宗後世不以爲非又何疑乎至以位準室二神一主之說則載籍所未經見主者神所棲也無論君臣逼

處尊卑不倫卽以情而論生則深宮別殿以居死則無託身之所豈爲得禮自漢明帝後廟制日儉今縱未能復古其可變本加厲孔子云一廟不二主類是以推則二神豈容一主以上各條皆攷之經參之史準之天理揆之人情叔不可爲姪後則人倫正弟不可以考兄則世統明孝弟無殊孝子則故君無乏嗣之嫌昭穆不至反常則世次亦無失倫之患而且廟還其主主異其室禮順而孝彰尤錫類之大者非然者人綱不立涼德是慙徒使撫有一國上不能祀其高曾下儕於大夫之列可乎哉

謹議

此代成均作也彼國羣臣有大禮疑問都爲一書中多騎牆

文主析疑故盡意而止自記

昭穆之辨洵足正人倫而明世統氣息古茂則漢唐說禮之文無以過之黃彭年錄存並註

蟻鬬說 并引

庚午新秋自山左赴都時畺釁方弭中外解嚴欣然相慶余旅居甚暇偶步庭隅見蟻鬬方亟死者相屬而厥氣彌銳及徐察之則爭穴也怦然有感退而書此

物之好鬬者未必致死致死矣或以氣矜或以勢迫又未必出於義夫雞與鶉其善鬬性也然敗則已耳若蟋蟀則或有折肢決體者矣然必限以地而激以勢夫而後躍躍焉有死綏之意獨蟻則不然平居無事不一鬬也及其禦外侮爭土疆則胥其一國無大無小竭其力以從事往往分身裂體而氣不稍挫嘻彼固何爲也哉且其辨壤埴區族種有若分封相陰陽物土宜

1 273

有若建國各戴其主各衛其域有若上古之世上下聯屬無有隔閡攜貳之病緩則儲糧暇則行陣有若足食足兵之朝有備無患而無怠緩泄泄之習嘻彼固何爲而能然哉將天地鍾毓之靈不厚於人而厚於物而此么麽小醜獨得禀氣之全歟抑古訓所謂土物心臧彼窟宅於泥塗之中而其樸氣未散歟胡爲乎善用其勇若斯也嗚呼若蟻者可謂稱其名矣雖然令蟻之爲蟻不別其類不畛其垤熙熙然同國而居焉久則與之俱化矣鬭云乎哉

伶人說

德州雖名邑而荒落固陋非衣冠文獻之邦南北往來者恆驅車過之余寓此經年足不恆出一日游於市聞有劇就視之一老生者演沙河關故事其聲噌吰鞺鞳宏而且清心識之居無何署中報神一淨演張桓侯過巴州意氣橫出躊躇四顧中挾不可一世之概及諦視之則前唱老生者也友人因言渠武甚嘗見其如兎起如鶻落蓋觀者如堵牆焉余不覺瞿然驚曰此菊部中全材也胡爲而至此憶前在日下見著名優伶都人士所耳而目者或以音勝或以技勝或以形容勝各擅一長而已而皆澤車褕服意氣揚揚今斯伶獨偃蹇傺侘挾絕藝而人不

知負全材而世未識風塵潦倒若將終身則又何說且伶之爲道日炫燿於稠人廣衆之間非空山幽谷者比也而尚有遇不遇之異知己之難固如此哉伶人姓曹名慶

市韈說

予來德州二載凡巾絇之屬悉求於市而韈敝尤數歲必數易焉一日游於市召韈人而詢之曰何不稍昂而價而稍韌而物乎韈人曰余業此數十年矣其始也凡入市者先觀其物之堅緻與否然後論價其繼也猶物價兩持今則不求物之固而惟其價之廉是問予獨不見東家某乎良其縷密其工足其尺度過其門者恆曰是價高嘻去之余區區一市人利則已耳烏能與世爭哉朱子聞之曰旨哉韈人之言也此以苟求則彼以苟應天下日趨於苟而不知誰之爲豈獨一韈也歟

治河私議 幷引 癸酉二月

大河自神禹後四千年至銅瓦廂之潰大治三大變亦三堯之時鯀陻洪水績用弗成禹嗣其功厮爲二渠順而導之民不知有河者七百七十餘年而爲五遷之世周之時溝澮大闢脈絡互注岸不待堤流因渠釃所謂井田之世民享河潤而鮮河患逮後東遷見於策者有穀洛之溢定王五年河南徙失故道卽後世考據家所謂礫溪者春秋戰國壞交地錯各起隄防壅遏百川以自便利河失恆性滋爲災沴西漢之世河屢決漸移而南浸冀及兗波及於揚大災凡六七書而爲永平之世王景修渠築堤自滎陽

抵千乘入海德棣之間流播爲八立水門約其出入以相洄注水有所洩制合夏周終漢代閱魏晉南北朝隋唐國不知有河者千有餘年後周顯德始大決於東平盪張秋河之宅張秋始此宋與河患代作東流西流之議迄於汴亡熙甯十年大決澶州分入南北清河南與淮併北與濟併河之入濟始此金明昌五年河注梁山濼循熙甯之轍入南清河者與沂泗會今淮徐之故道也入北清河者自東平歷東阿平陰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靑城濱州蒲臺至利津入海今大河所經之道也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河由是與漕相終始歷勝國迄我朝六

百年雖頻次北徙而卒不敢議及改道者四百萬漕儲所係故也道光之季及咸豐初　國家循有元故事帆江浙之粟自滬達沽以實神倉南運河斷漕艘者三年於是咸豐五年中州有銅瓦廂之決大溜由曹濮直衝張秋挾汶入濟由牡蠣嘴入海故道斷流河之全入於濟始此蓋嘗論之夏爲一大治至殷中葉而變周叉一大治變於春秋之季西漢屢變至東漢復一大治終六朝五代不爲變宋元明以來河變極矣大治之機或在今日我

皇上御極之三年復金陵越二載粵匪平同治七年捻匪亦平東南大定

天子閔二東之民重罹昏墊也而又深思却顧念久安長治之基非復河運不可而欲治運必先治黃爰乃咨嗟於朝於是中外臣工咸有獻納河隄使者亦以策進 采 名不掛朝籍㑥口言天下事得毋僭越非分竊念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而蒭目時艱者往往作爲私議以備採擇 采 雖不肖庶幾斯義謹抒崖略以資蕘獻

今之譚河者一復淮徐故道一就今河築堤二者孰勝曰就今河勝也何言之蓋行水者必明於古今之大勢廣輪之高下山川之幹絡與夫國計民情利害之大小事機之重輕緩急而又稽於衆者無我斷於獨者不搖夫而後可以言治河古之善治

河而有文可徵者明代推潘季馴我　朝推靳輔序潘氏之書
曰其功皆成於因河防述言首以行所無事爲言是知善言水
者未有拂水之性而能底於成者也河自勝國潰北隄者衡張
秋爲多正統景泰宏治其患尤劇徐有貞諸人塞之皆興鉅工
始復故道劉大夏至更其名曰安平我　朝順治初河射張秋
楊方興障之數年而蕆功康熙六十年決武陟注濮范壽張由
張秋入運齊蘇勒塞之乾隆十七年河決陽武祥符分爲二一
穿曹濮入張秋一自金鄉魚臺濟寗至南陽東注大清河嘉慶
八年決封邱衡家樓河由張秋趨大清河其季年馬營壩之決
大溜分注張秋黃承元作安平水利記曰曹濮河之腹張秋其

尾閭也況下游又有濟瀆爲之容受故黃之衝張秋者其災恆在上游而下游爲緩若夫淮徐之道乃矯揉造作而成隆隄於天防水若虜昔人已言其弊故自元明以來雖以賈魯白昂劉大夏劉天和之才費國帑至千萬役軍民至數十萬而不能數十年無事潘季馴三仕三已於河事尤專且久我　朝若朱靳於張白齊高稽皆深曉宣防之術然不旋踵而金隄又告潰矣昔北宋北流之議雖以文富呂諸賢惑於異論爲之開六塔鑿二股置軟堰設搿水百計以挽之東曾不得一旦安寢起視河干又滔滔北注矣歐陽修曰大河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復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知者之

所擇也蘇軾兄弟上言黃河勢方北流而强之使東任伯雨亦云爲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致大段漫流識者謂六塔二股之役爲非而歐蘇任之論爲是今日之河得毋類是雖然元明何以皆復故道不知當時隨決隨塞祇有堵缺合龍之勞而無挑沙築隄之累今則年閱十九槽之淤者益淤堤之圮者益圮其勢又非昔比又從前或漫溢四出或分股橫流卽有奪溜之時故道必不乾涸今則一南一北兩道如風馬牛不相及一則刷成巨槽一則淤爲平陸名爲復故實無異於闢生地開河如放火豈得不愼且有明一代雖重在漕運而亦以皇陵龍脉黃淮合襟爲言此尤與今無與前哲有云

國工制勝之著倒用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誤施之則殺人無算明識之士所宜鑒此夫河行今道有二大利水生於山而亦制於山壓於山者多伏滇黔是也束於山者多怒川陝是也河自塞外入邊寧靈之間築渠建壩引以灌田其流未濁其勢未盛迨行秦晉之郊受東西大川以十數而叉峭壁巉巖層層束迫自滎澤廣武出山而大梁首被其毒禹導之自大伾而東北經豫域者前人謂惟鄭鞏孟津三縣由是過洚水至大陸出渤碣入海實遙行西山之麓後世所謂載之高地處之堅地者蓋北支之山自崑崙迤邐而東恆山九邊包絡遼海是謂北幹以河與山即以山約水自非神靈焉能辨此賈讓之上中

二策亦云傍西山使北出然則山之足以制水明矣今大河所經自張秋以下部婁屏列直接東阿由是而東北實繞泰山西北之麓近山之土磽确而堅波不能齧禹行北幹之陽今行中幹之陰道異而轍合歷觀史策凡衝張秋者多入大淸詎非水有所歸不致橫決四出故歟至若故河自開歸而東經豫境獨多豐碭至雲梯關千里而遙惟蕭縣至邳州一帶連岡環峙俗所謂銅幫鐵底者其餘皆疏鬆沙土堤埽縱極高厚一經汕刷立見蟄陷直河伯波臣之窟穴耳自元以來幾無十年不變之局以彼況此其便孰多此謂形勢之利禹陂九澤後世言隄防者祖焉今之蕩溢東境爲甚直境次之屯銅瓦至東阿南北牽

算必須隄者約九百里東長開濮壽范之間古隄參錯因其舊趾度可用十之一二以隄高二丈爲準頂須寬四丈趾須寬十丈用句股法折之得七丈按土方例價每方銀八分取土遠者遞加水中取土加一倍上方土加一分夯硪工每方二分曰今百物昂貴夫工頓增難用舊例以每方銀二錢爲率凡隄一丈爲土方一百四十方合銀二十八兩隄一里土二萬五千二百方合銀五千零四十兩以七百五十里而論土一千八百九十萬方合銀三百七十八萬兩若置小車輦土以二夫推挽之一車可抵三夫除制車費外約可省十之二凡實銀三百萬有奇長淸以下兩岸牽算約千里舊有民埝祇須加高培厚兼用陳

宏謀放淤之法以次填實利濱海口兩岸建隄以衛鹽場藉以收束下流散漫之水使聚以攻沙出口有力大約須銀一百五十萬穿運之處塞堵大小諸決口立套塘設攔水垻層層鈐束其上下游多建滾水垻置石涵洞並挖引河以資洩漲大約須銀二百萬通共六百五十萬以三歲計之每歲出銀二百十數萬以三省計之每省派銀七十數萬尚爲國力所能舉或謂昔隄崇高數丈尚不足恃今祇二丈豈能制水是又不然昔河行地面今河行地中行地面者不特大汛之時藉隄爲固即伏槽之水亦賴隄而安故隄雖十分高厚而終屬可危行地中者藉隄禦漲耳其勢自易又隄之取於遙者亦兼節費假令隄寬十

里須二丈者拓至二十里則一丈之隄亦足以容此水矣苟縮至五里則非四丈之隄不足以容此水矣故自古及今平水能臣每多捐地以與之者蓋有所不得已也又隄卑一倍其頂趾各嗇一倍名爲減半而實四分之一此謂省費之利設行故道其大患有三故河槽身已六七百年年積一寸已崇六七丈勢同築牆儲水履其地者輒爲危慮故北徙之後江南山東之民廬稼其中至相械鬭若使地處窪下彼民雖愚其肯樂業安居以待馮夷之一浪查銅瓦至雲梯關較今河身遠三之一關外漫沙又百餘里但有五六百里之地有事挑挖以槽身寬七八十丈深二丈計之土功已及千萬況淤塞者不止五六百里查

桃源一帶有軟沙其細如塵極難挑挖若改河身又須挖生地而礓砂磐石淮徐最多又隄防之處視東省加長一倍計費亦須千萬鉅口合龍費又不知凡幾此一患也興大役動大衆必度時局乃出萬全從前黃陵岡之潰賈魯役民兵十七萬開南旺之役宋禮調丁夫十六萬挑朱旺口之役曹時聘用夫五十萬今若復故道必挑槽築隄堵口三役並舉工程更鉅於前縱緩以歲月亦必數十萬江南瘡痍甫定伏莽猶多久聚大衆事恐非宜此又一患也奪溜已久槽必深通合龍最爲不易銅瓦口門近有測量者深至四五丈及六七丈不等闊至七八里查至正河防紀載合龍事最詳夫以賈魯之智力尙費如此經營

倖而威功勳祭至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有奇錠去歲山東侯家林乃旁決水口之一東省竭力從事始能合龍用款至數十萬金而況長河全派鉅口滔天設故道已成而龍門難合將置千萬金錢於度外乎此又一患也夫以復故道之害若彼就今河之利若此而或者曰子獨不聞棄地之說乎攷自漢以來二千餘年治河諸名臣偉績豐功嘉謨緒論見於載籍不可殫述而以惜地爲言則無一人及此治河策首言棄地徙民大學衍義補深韙其言河防一覽亦云當繹賈讓不與地爭之旨蓋黃河來源雖云萬里然大汛異漲亦祗有此數有以容之彼固行所無事必欲與之爭尺寸之地勢必至鼓浪騰波尋隙而潰何

如先與以游衍之所使得順流歸壑耶若云移之江南則不棄
於此即棄於彼在江在東均　朝廷供租賦之壤非若戰國時
齊與趙魏各隄其疆也若以齊河諸城逼枕水濱礙難築遙隄
則有牽算迎讓之法如濟陽則展於南齊東則展於北餘城仿
此查東省瀕河之區皆非繁盛富庶必難搬移者齊東縣治黃
河未來已被水淹移卑就高於民亦便隄內民田或別給或豁
免廬舍遷移量給徙費或令五月移駐隄外霜落復故有宿遷
縣遷城事理可倣且大清河槽身深通隄根不必過遙捐地無
幾苟復故道則必徙湖團之民利害亦適相等若以水利爲言
考泰山以北之水入大清者繡江河差大濼源玉符及諸泉水

涓涓微流非洪河大川可比誠慮河身擡高有妨水利查繡江去小清河其源祗隔一嶺形如背弓導使東連挖生地無幾置閘節宣兼以洩下游之漲不更一舉兩得若以鹽場爲言樂安壽光縣治皆在小清河以南利霑之間有隄擗水尚可保全惟黃水回潢頭潮甘甜必待二潮方是鹵汁斯誠無法然所損猶小鹽艘之利涉或開引河以避之亦無不可至以畿輔爲慮固屬遠見但以地勢而論近京一帶西北高仰東南卑窪禹河載之高地漢代已不能復其舊豈非地勢爲之限隔雖人力有不能迴之蘇轍云契丹之河南注於海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可謂明證惟德滄恩冀深瀛之間宋河所經故道猶有存者爲

可慮耳然河之決不決在下游之淤不淤下游苟淤雖決之南猶將北也下游深通自無旁出之患總之此數說者在東言東不得不然非所論於天下之大勢也或者又曰以若之論河則得矣其如運何夫河之病運非以其泛濫倒灌奪流耶泛濫則梗舟倒灌則淤運奪流則張秋以北無以浮送不知泛濫之病在無隄苟無隄雖江南亦泛濫也今日之濮范壽一帶猶昔日之宿桃清一帶河在南則多北潰河在北則多南行就下之性本無所擇豈得罪河若夫倒灌之病嘉慶時屢見於吳璥百齡奏疏道光丙戌清口淤阻裏河淺澀運道阻梗暫改海運咸豐之初運河被灌磨淺艱苦然則黃高於運南北同形亦在禦之

之法何如耳查灌塘渡運權輿於嘉慶九年至道光七年而其制始備有攔黃以遏於外攔清以束於內水行沙落入濁出清節節泌漉自無淤運之病惟挾汶入濟使漳御以南閘河水涸誠爲病運然亦有數策案今之沙河即古魏水起東明之李連莊至河灣大壩入運長三百五里匯范濮等五州縣合四小河二坡之水伏秋水勢甚大乾隆二十年建平水三閘以洩其漲濟運之功在棗趙二河以上自黃河泛濫此河爲濁流所併然河身尚存時見清流現在南閘已圮若築隄於中閘之南將此河與黃水劃淸以復前制似勝引衞東出蓋一則河身現有一則須挖生地又荆門閘至元城集東昂而西卑恐不能倒流惟

此水湊合而成漲縮無定浮送恐不能遠再案東昌府治西北運濱有積水潭曰白家窪周圍約二十里其上游曰蓮花池受濮觀莘之水若稍開濬作爲水櫃以濟下流之不及似爲蓄水濟運之正辦此外或用河臣之策閘衞濟運或造極淺之駁船俟黃漲啟閘節節浮送運罷閘封掛淤不久挑濬亦易必不得已則仿唐河陰柏崖明淮徐臨德轉搬之制建倉於張秋臨清二百里內用車輓運昔元會通未成時由中灤陸運至淇門百八十里後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皆水陸遞運凡天下事久則變變則通固不可膠柱鼓瑟致誤事機也總而論之昔之護故道者就已成之局而言而又叔制於歲運不得不急

治以通漕今則北道已成經流復故若闢生地而又南運無多得以盡力治河二三年後堵築已就塘壩已成在北在南漕艘同一渡黃若使元明及我　朝治河諸名臣生今之世必不力主南行之議也況復故道役大費鉅就今河役小費少返故道當一氣呵成就今河可分年緩辦返故道而不成前功盡棄後患方滋就今河則疏寸則寸築尺則尺無慮勿成者卽以經費而論如復故道彼江南官民豈甘罄竭公私以召此滔滔黃水而仍今河則江南之樂輸固不待言而山東藉此隄防以衛田廬於理亦順推之災害而言黃流所在必無不潰然亦有輕重之別今河所經祗大名曹濟所屬下流不過偏災若復故則由

豫之歸德江南之淮徐占地較多一有潰決東省之曹濟竟仍當其衝此又往事可徵者也元余闕云河即北徙會通之漕不廢禹貢錐指云但得東北流入渤海天文地理兩不相悖而河無注江之憂斯亦足矣孫嘉淦欲減黃入大淸河裘曰修亦有挽河歸大淸之策孫星衍云河名大淸百川之所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神京勝於屈南東注之勢地理也省南河設官歲修億千萬之費涸出東南億千萬頃之地兆百年安瀾之慶轉禍爲福之機也魏源有河當北行之議而銅瓦之決猶見及之夫此數臣時黃固未合大淸如今之安流者而尙作此論況於今哉抑更有請者蓋聞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問今有如朱

之錫靳輔張鵬翮陳鵬年嵇曾筠其人者乎設有其人能以空拳赤手力障狂瀾者乎古之任人者既予以權卽予以財不與以權是猶伐木而無柯也不予以財是猶使炊而無粟也軍興以來都水一官畧同閒曹其選既非知水之人其職亦非治水之事徒以事機相遘不得已而問諸水濱而又庫藏如洗呼應不靈求部撥則往返須時待協濟則大權由彼縱有長材其何由展今則幸逢

皇上親政起九載之汨陳咨四岳而熙載以采所見謂宜

明詔在朝大小臣僚暨各督撫推舉通敏忠幹之員

聖明擇其尤者再令推舉明晰治水者隨同贊畫假以大權許

以撥款俾其躬親荒度博採諮詢長年三老中安知無白英柏叢桂之流爲之獻策効用一俟議論既定責成任事之臣事成功之事敗罪之准其奏調文武指揮効用多撑老於河干之武弁少用文員蓋武弁於疏築之事皆其素習一有實弊立予棍責較爲得法幷許以全河大定分設廳汛不拘文武專用勞績最著通曉堵戧之員使之感勵向來河工習氣痛行删除查從前河臣所轄管河部員分隸司道皆受節度今値鉅工之際法宜稍復舊制地方官聽其調遣准其保參庶不致掣肘此尤任人之要務也謹議

時務策 癸酉五月

今之事莫急於治河與利運莫要於練兵與防洋然而無上下古今之識操縱天下之機通權達變之才總攬統籌之用則言治河者必不能利運言練兵者必不能防洋而言利運與防洋者尤格格不相入不知斯四者有宜分有宜合則試先論河夫治河之必須築隄堵口建閘開引固也然言築隄則取土難言堵口則合龍難言建壩則杜倒灌難言開引則關生地難就令有大力者出不畏其難毅然爲之而張秋以北無以浮送引衛東出既多窒礙別求接濟苦無水源河治矣而運仍未利 國家數千百萬帑金不幾一擲乎再以運論我 朝監元明之制

轉東南八省之漕以裕兵儲兵餋以後仍由會通河者祗大東三十萬江浙之糧僱募沙船自滶放洋番舶夷艘縱橫出沒以不戒之舟行重險之地而两湖江西皖省之粟漸次規復舊制由裏河則僉丁造舟既屬不易而運道阻梗尤寸步難前欲放外洋此數省者地居腹內與江浙濱海不同數千里長江難於傳送而沙衛各船亦虞缺乏是則言治河則以礙運爲難而言運則河海皆艱則試以練兵論綠營之卒疲不任戰汎防之兵散而無紀欲加餉團操經制未敢驟更經費亦無從出即令變通其制簡練其師而防內有餘防外不足蓋自廣至遼一萬餘里海疆口岸不知凡幾夷艘處處可至夷兵處處可登我處於

分彼處於合分則見弱合則見强一隅失利全局皆震即令精兵馳援悉銳合力而彼已鼓輪他去如此數四我勞彼逸勝負之勢正難預料再以防洋論夫防洋則必堵於洋是非輪船不爲功矣即七省論之津門爲最要若廣若閩若浙若蘇若山東若遼左又次之長江貫皖鄂西江之中海船出入已成熟徑以十省計之分布東南二洋及護江口非得堅利輪船百號不可無論無人建此宏議肩此鉅任即令有之此項經費何從籌畫是則練兵之難在不能防洋而防洋之難則苦經費無所出且夫天下事非害即利不去因循固執之弊則不能得轉移變化之方　國家之規河運也爲有備無患計也而議及治黃也爲

利運計也無論功不易就卽如其意以與之曰河治矣運利矣東南之儲登於太倉矣一旦海上有事我能卽安於內地乎彼若以颷輪橫截於金焦之間我之片帆能飛渡乎故非練兵防洋則運不可保而欲合練兵防洋爲一事則非藉漕運之力不可河運之弊至道光季年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京通勒索幫丁幫丁挾制州縣州縣朘削糧戶節節侵漁勢成積重而書差閘壩車盤剝船賞恤守候之費亦日增月盛總而計之何翅數千萬昔人所謂十石致一石殆非虛語道光五年暫改海運其末年竟改海運所以然者積弊已叢非改絃而更張之不可也第今之起運祇江浙耳若東南全漕而竟恃沙衞各船其勢

不給且以　天庚常供歲歲懸寄民船亦非鄭重　國儲之道則欲爲經久永遠之圖以成後日富强之效非造輪船不可雖然如經費何愚又爲通籌天下之勢而知其經費有餘也查各衛各所各幫官俸公項書吏差役飯食丁伍頭舵水手行坐糧銀津租造船歲修動支州縣錢糧及道庫者除山東河南不必行海運外以六省約略計之總在一百數十萬之譜若改海運則此項自可全裁令各直省各州縣按欵清出造册報部一面仍令各州縣如數徵解存儲藩庫就中屯田一款以六省論計五萬數千頃略仿莊田之制責成州縣召民承租其有幫丁願佃者與民租一律截長補短以畝收銀一錢四分爲率計得銀

則買購造打其用之船輪辦造爲作俱庫藩存亦兩萬十七六

六七十萬兩亦存藩庫俱作爲造辦輪船之用其打造購買則以海防之六省江防之四省責成督撫分任其事曰直隸衛額船十五號曰山東衛額船五號曰蘇衛曰浙衛曰閩衛曰廣衛額船各十號曰皖衛曰江西衛額船各五號曰兩湖衛額船十號海防之船略大江防之船略小除江蘇福建已設局打造外如廣如兩湖皆宜設局自造如直隸如山東如浙江如安徽如江西或購買或請他省代造約計一船之費及炸礮火器軍裝須銀十萬以外計全漕款項所入歲可得十六船始也以六省之漕項分給九衛之船局繼則以九衛之輪船分運六省之正耗無事轉輸巡梭有事分護海口利則連檣逐北不利則縮入

內地固本衞邊制敵扼要可大可久漸强漸富之方無出於此惟屯田一項初年清查侵占隱漏及召佃墾荒不能按數徵收三年以後方可按照科則批解此款須各省籌墊後日歸款而經始造船之省擇地設局置器試造經費甚鉅不在每船十萬之數亦須先行籌款以後逐次歸還大約三年之後款可籌齊十年之後船可造齊查一船可用二十五年以八十號計每年輪造新船三號計三十萬兩又歲修大修小修之費每年約共需銀三十萬兩通計每歲漕項所入約可餘銀一百萬兩餘又十年後至二十五年此十年中無須輪造新船又可餘銀數百萬兩專爲海上用兵之費至每船用煤每月以開行半月計每

十二點鐘以燒煤十噸計及暫泊之留火大約須銀一千八百兩若設法開採煤礦旺出尚可稍省以一年行十月計每船須銀一萬八千兩以八十船而論共銀一百四十四萬若養兵之費每船設船主管輪管氣管舵水手礮手以一百人爲率初則召募繼則傳習五船爲一幫幫設營官衞之大者設統將十衞設總督軍政一員其一切薪水公費口糧分別等級立爲經制以一月計大約每船須銀千兩以八十船計每月需銀八萬營官統將薪水公費每月需銀五千兩每年總計須銀一百零二萬連煤價共二百四十六萬查八省共漕米四百萬石除山東河南及江浙減賦大約起全運二百八九十萬石以每石運價

六錢核計共一百七十餘萬兩除兩款相抵外所短之數取足於漕款贏餘之內其選將募勇挑取湘淮精銳及海濱居民漁戶熟知風濤沙線暨久住輪船之人嗣後營哨闕員專用洋防丁伍升補不用陸營統將則不在此例且不必拘定文武至總督則以文武威風者任之體制養廉官俸仍視漕督專司軍政海上之事或駐津門或駐上海輪巡各衞督率操防其內地漕務責成糧道將來沿海水師及江防水師亦可逐漸改爲輪船附入衞中至自造輪船則非士大夫講求器數之學不可然其風氣亦自上開之果能別創一格勵之以功名誘之以爵賞使夫才能志節之士不鄙爲藝事而奮然願出乎其中安見我中

華之聰明才力不如西人聞歐羅巴算學初名東來法然則彼固非生而知之者彼師我而勝我我師彼奚必不能勝彼特患無精心與果力耳至造船之式介乎兵船商船之間或於一幫之中商兵兼用一以任載一以備戰專取樸素渾堅勿飾外觀蓋我之爲此舉者不過剝牀滅頂形勢日迫不得已而爲此自强自救之謀非欲誇多而鬭靡也或有疑其啟釁者不知河運阻而改海運因海運而造輪船我之措詞甚正且彼安能一旦毅然以開邊釁哉聞泰西諸國公家皆貧用兵之費出於商人仇讐之幫協謀圖我已屬不易而商人尤不願以已成之夷場變爲戰場故凡要我者恫疑虛喝之辭爲多然此就現在情形

而言若數年之後則未可逆睹蓋諸邦之國勢雖强而其主均非雄才大略足以籠合各國且其舟楫兵甲未多中國人民未盡協言語未盡通故爲此狎而玩之馴而化之之計取中國之財以繁其生聚結中國之心以廣其黨援數十年之後我愈貧而彼愈富我愈弱而彼愈衆我之人心日渙彼之羽翼日增而彼之中復有雄桀者出焉其爲我患可勝道哉又泰西諸邦以强翦弱以小覆大兵爭之局正未有艾一旦有如穆罕默德之崛起挐破崙之併吞席其雄强之勢因爲蠶食之謀中國其得安枕而臥乎況東酋舉動輕躁銳意練兵門庭之寇其禍尤切故凡言練兵防洋者皆爲十年百年計而非爲目前計此賈生

所以痛哭於文帝之世也或者又謂專恃海運一旦搆兵輪船方事防剿安能運粟京倉不立匱乎是又未觀其通也查目前南運祗江浙百餘萬及江北試運數萬耳若運全漕每歲可餘百數十萬以三年計京倉已儲四五百萬停一二年之運以與彼相持在我未有所損在彼豈能曠日持久於數萬里之外耶且十年之中我之船益多器益精士益習練則生息營運之事我亦何憚於彼而不爲夫貧則必弱富則必强無論漕項之日見贏餘也我以八十號輪船縱橫江海攬貨圖回以利生利以息生息商船何不可日增兵船何不可日盛我之武備日修即彼之兵威日戢我之智勇日出即彼之氣燄日熸盛衰消長循

環往復之機自古如此陳龍川所謂天地之正氣我不起而應之有應之者矣故夫練兵防洋關係　國家安危爲今日第一要務就令無款可籌猶當竭力爲之況乎河運阻塞丁船無存取彼侵牟剝蝕之款以立此遠猷大計即借轉輸營運之力以馴致富國强兵化無用爲有用轉積弱爲積强審時度勢計莫便於此者顧或謂河運經制所在丁船歷代相因內憚改絃更張而外託老成持重是則護已敗之甑而猶思保全乘已敝之舟而不圖變計非愚之所敢知也且河之所以難治者以賊運耳若別運於河河亦易治亦可緩治則此治河之費又可移之於先務之急矣

海防議 甲戌冬

夷狄之患自古有之而於今為烈泰西之入中國自前明中葉廣州之澳門始我　朝以來番船遊弋海濱時時不絕迄於道光英夷始熾移兵而南陸梁海上侵佔內地且商且寇然斯時法美諸邦猶服我威德未與之合從也庚申之變則英法同惡自是以後通商之國愈多外夷之交益固乃至咇嚕小邦日本鄰壤皆萌狎侮窺伺之意處今日而言海防人人動色人人束手何則禍根深而挽回難也康熙雍正之世皆以西洋東洋為慮

仁廟嘗言觀西人氣象數百年後必為中原之患復以日本可

慮屢遣密使夫以中華全盛之日子孫百年之計猶廑
聖慮如此則處今日而言海防其艱難危急爲何如其盡心竭力又當何如各海口夷場夷館田園喬木已長子孫而又溯洄我長江盤踞我　京輦其不驟發者徒以各夷本爲仇國勢均力敵彼此相持有連雞不飛之形爲待時而動之計乃其狡焉思啟者又各開門徑以利蠶食法翦安南英通緬甸俄噬新疆及規取東路尼布楚等城犄角互進有如合圍東倭始見西國之强亟圖自立繼見中原之弱竟啟兵端所慮東西合從此倡彼和而我兵疲於外餉竭於內奸民乘之揭竿並起患有不可勝言者今則臺事議款大臣建言

皇上特發綸音以南北二洋防務爲問竊謂外夷雖强敵國雖衆以我
皇上聖明誠能奮發於上內外大臣殫精畢慮於下聚天下之精神材力聰明智勇日夜以安內攘外爲事譬如羸尫之夫內寡嗜慾而日服參苓調攝之劑未有不能復振者臣浙西下士世受　國恩每欲有言無因自獻茲伏思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六議及局外局中同心切籌博採衆論集思廣益等語深切著明言眞摯無諱飾彌縫之習有虛公無我之心不禁涕泗交頤中宵興歎以爲値此邊疆多事之日
天子淸問之時內外大臣虛懷如此任事如此而猶無一言以

抉當代之弊以攄區區之忱此心何以自安爰綴大略以備採
擇其
咨詢所不及與草野所不宜言者不敢及焉竊以就六議而論
有人而後有餉有餉而後兵可練船可造器可簡故以用人爲
首籌餉次之練兵造船簡器又次之若持久則無事可指而貫
徹於五事之中終之以
新聖德者亦大學修齊而后治平之意也
請言用人之要今之世若以禦夷滅寇危疑大事另責之一流
人而富貴爵祿則以備甲科諸途以資格而得之者享用位置
之具夫是以人才不出而時事日壞宜丕變其局以才德俱優

能當大事能禦大敵爲第一等而輔以忠實果毅樸魯英銳之士其以勤能勞績文翰資序進者皆限以常調而不得特擢使天下之士各出其心思材力以應天下之務大才辦大事小才辦小事一月課一月之效一歲程一歲之功庶空疎庸懦者無所自容而眞實幹濟者得以彙進若籌餉練兵造船簡器諸事不待諄諄告誡而彼固措之裕如如湘淮兩軍之平粵捻 朝廷不過與以大權初何嘗遙爲節度故中興機括以
皇上能破格用曾國藩而曾國藩能破格舉左李諸人以成鼎足之勢而收戡定之功今外夷鴟張東西交鬨或盬我腦或據我腹或披我與國或蕩我邊陲外有箍逼之勢內有竊發之憂

而　朝廷猶欲守常格用庸人是何異駕駑負重陟峻坂渡江湖而無知風信識水性之舵工其有不顚蹶覆沒也耶方今天下人材爲急而所以用之者皆失之計典之設皆具文其待庸愚也似寬資序以外無特擢其處異材也反窄駁詰之部檄紛然其守定章也似拘保薦之倖門大闢其進雜流也反濫寬之弊在大吏不得人窄之弊在登進無其徑拘之弊在胥吏操其權濫之弊在攷覈無其法今欲矯之計惟有嚴黜陟之典開茂異之科省文法之煩行保任之法而其目有三首在作其氣次在廣其途終在盡其用人之才知束縛之則斂阻抑之則消困阨之則變方今仕進甲科爲首捐納軍功蔭襲勞績議敍次之

苟非出於數者之中雖有奇尤莫能進也即幸而出於數者之
中皆以資格限之條例拘之見焉而不能舉舉焉而不能先天
下之心日趨於頹靡輭熟而無所止極積弱之病殆由於此夫
資格之說承平無事猶可用之然南北朝拓跋氏之亡說者歸
罪於崔亮之停年格況乎處至變之局爲濟變之人而猶日日
習常蹈故事事牽義拘文是猶救焚拯溺而仍復雅步從容也
且資格云者聚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視之謂也甚便於庸
愚而甚不便於英傑甚利於私室而甚不利於公家今之京外
百官苟能積歲累月而不夭其天年無不馴至大位而富貴終
其身故於庸愚甚便而彼非常之才卓犖之士一格於例則有

下僚而已耳淪棄而已耳故於英傑甚不便忘公徇私之徒既榮其身以及其子弟親戚友朋鄉黨其始援例以進其既積資以升朝廷取賢斂才之具盡爲臣下營私植黨之媒故於私室甚利由是而官階之次序缺分之後先皆彼所默計自揣爲操券刻期之事而不復知官守尙有何事迨既得之固知無顯愿大惡永無失職之日蓋其身既入資格之中卽不能擠之資格之外而彼固終身享資格之利矣人材之高下器局之臧否當局者卽欲轉移而莫由故於公家甚不利且今日人材如練兵籌餉造船簡器出使銜命皆無資格可守亦非資格之人所能爲力應請暫行破格廣羅人材以備任使此後局勢振興外患

稍紓再議經常之道變通之之法破之之道有三一任勳勞德望之大臣而衰庸輭熟在所先黜一收立功之文武而濫竽倖位在所必去一拔草莽之英奇而欺妄詭誕在所必除此謂作其氣人之資性不能兼長治繁劇者未必嫻軍旅習韜略者不必擅文章多其途則羣策進膠於一則衆長廢宜更設數科曰學通中外曰精熟韜鈐薦而試之超卓者不次擢用其鄉會第三場與頭二塲並重專取切要著明有裨於時務者主司不得以迂泛陳腐及小學命題其　朝殿諸試關係尤重刪除忌諱格式令其剴切敷陳勿以小楷試帖爲棄取蓋此二者無用於世無關於人盡人知之而工此者亦復不易耗有用之日力開蹶

進之梯階夫今之翰院科道軍機章京即他日之內外大臣取之以此而用之以彼何怪其斂手無策也武鄉會加技藝一場如擊刺鎗炮之類與騎射並重其道德方正廉退卓犖勇畧絕藝之士無論仕與未仕內外達官皆得隨時舉　奏此謂廣其途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專其病或在讒忌擠排或在持疑拘泥其不能收效一也宜大破成格全刪掣肘灼知其才則用之任之灼知其大才則任之專之即予以用人之柄其或治兵而兵不精主餉而餉日匱用人而人不當則隨而譴之黜之甚則誅之夫前有千金後有猛虎而不勸者必非人情此謂盡其用

請言裕餉之要嘉道以來洋禁日闢利源日竭重以軍興益形凋耗關稅釐金捐輸歛財之途已備於此而更求羅掘之術推廣之法不特元氣朘削立見僵仆而且有無可羅掘無可推廣之勢救急之法二曰盡取洋稅曰暫取釐捐與鴉片稅久遠之計五曰崇節儉曰淸吏治曰興農桑曰汰冗員曰去游民何以盡取洋稅也洋關之設　國家非本心也徒以兵力不足驅之不能任之不能不得已因而征之乃浸淫既久直視爲大宗正款所在如取如攜而忘其鉅患之隱伏夫唐宋元明之番舶祇以通互市易貨貝初非有行教販鴉片占土地居　京師足跡徧天下日夜圖吞噬之事而今何如哉以縱而論自燕至滇以

橫而論自吳至蜀以人而論自士農工商以及仕宦皆有其教以事而論自城市鄉鎮以訖幽遐皆嗜其物然則所謂洋稅者以中原之膏血易之　國家之土地人民酬之其可等諸尋常之物而泥沙用之哉且出口之貨絲茶大黃皆彼必需而進口之貨呢布外淫巧爲多我愈貧而彼愈富亦有日蹙之勢須知洋稅一項今日斂財之處即他日伏禍之處欲弭斯禍惟有勿貪斯財應請將十五口洋稅悉數提出以辦洋防庶心安而理得亦事捷而易行勿分撥勿提取涓滴存公專爲造船簡器練兵戰守之用而以其贏餘者從事貿易或推廣公司輪船之制或令管船武弁領銀服賈彼以貨來我何不可以貨往彼之船

抵我港我之船何不可抵彼港兵賈兼資西人入中國之勝算我何妨師其長何以暫取釐金與鴉片稅也平世而斂釐金本非政體然與其病民不如病商則今之釐金猶幸沿而未革可仍取爲軍需之用第日久蠹生不免侵蝕中飽浙省釐局委員有歲餘萬金者釐卡胥役有歲得千金者不惠國而惠奸員堪髮指宜通飭各督撫剔弊興利竭力整頓昔胡林翼撫鄂李鴻章撫吳月費軍餉數十萬皆取給於此以今之休養生息況昔之喪亂凋殘不宜懸殊但當大彰曉諭此款專爲洋防軍需之用不得已而仍其舊此後餉項日增防務日減　國家決不斂此無名之財則商民息肩有期必踴躍樂輸矣至鴉片一項今

既不能行外禁其販內禁其吸之上策則廣種以敵外來亦補救漏銀之一法乃明來於外尙征關稅暗種於內轉不升科則下受其害而上不獲其利查各行省之種此者縣官差役里書皆有規費而其地畝則仍有報荒者以收成較早官役得規故也宜明定章程每畝視本則五倍起稅隱瞞侵吞者罪載入考成取中飽以裕餉仍重斂以示懲亦權道也一曰崇節儉天地物產祗有此數一人華服必有數人受其寒者一人鼎食必有數人受其饑者一人作淫巧必有數人傾其產者饑寒迫而盜賊生盜賊熾而亂階伏方今疆吏固少貪黷然浮華汰僭之習自朝市以至細民有相習成風而不覺者有彼此效尤而日甚

者以故富者奢而貧者亦奢貧者奢而富者愈奢欲革怙侈之
風不在誥誡而在身率欲得廉潔之士不在明索而在隱求而
其源自　朝廷始停宮室園囿之興作戒盤游曲宴之流連屏
聲色服御之玩好節左右近習之賜與
天子恭儉於上大臣匡救於下中外有不承其流億兆有不革
其舊者乎此謂節其流一曰清吏治財之衰旺民爲之民之聚
散官爲之自官之不廉不明不勤而民之聚者散財之旺者衰
欲救其弊非清吏治不可清之之術不在分流品而在別貪廉
不在計班資而在辨賢否責成監司毋撓其權而大吏督察之
其徇庇者并罪之以清心寡慾爲體以去請託破情面爲用大

吏之精神注射於監司監司之精神自注射於守令守令之精神自注射於百姓民食有不裕民財有不阜者乎此謂開其源一曰興農桑財賄之類此贏者彼絀公聚者私散所謂善言利者損下益上而已惟土壤所出人力所殖其息耗之數利則均利害則均害自來賢君良佐席衰耗之餘爲生聚之計未有不致力於此者興水利開稻田植桑棗廣樹藝東南闢汙萊西北修渠堰山國蕃畜牧澤國阜魚鹽隨地之宜盡地之力勸考核之法分勤惰之科嚴督察處分之例月要而歲會之優獎而嚴繩之所謂生之者衆也一曰汰冗員前代之冗員在閒散我朝之冗員兼在候補一差而數十人爭之一缺而數百人俟之

其未得差與缺與受代以後之日用悉取資於差與缺試問今之候補有家輩金錢以給用者乎故候補名爲不食於官實則舍官無所得食各省大小候補通以千計合之各部曹則二萬矣以三百金贍一家共需六百萬夫以如此鉅款若爲取賢斂才而設固無不可而今之官箴壞於候補者多何也候補人衆事少非鑽刺夤緣請託求乞不足合上官之意而動其憐而又困於擠排以故工巧之術輭美之態百出其途以求迎合爲大僚者又無術以救正之因而相習成風中材之質盡入下流以爲固然而不可易非其人皆無良也勢驅之也汰之之術在停捐納覈保舉減各項之出身捐納一項或以爲籌餉權術而不

知蠹餉之源何也自百金千金以至數千金一日入官終身域於四民之外即終身食於官之中官之稍大者族戚賓客羣食之故凡入官三四年後其所得之數未有不浮於所納之數而得缺後之十倍百倍之利更不必論假而戶部年收捐納百萬各直省必年增候補數千百員耗餉必數十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大約以十償一譬之中人之產不知節衣縮食貸倍稱之息以給用數歲之後必至產業蕩盡而後止而或者行甄別之法夫以財進之而以文藝退之其心必不服且所謂捐項者未必盡繳實銀也多捐票借獎之騰挪未必取諸囊橐也多公項官餉之移湊故捐輸不停不特吏治日卑而坐食之病已足以

瘠國是則今日之捐輸無益於餉源人人知之而不肯議停者
京員候補數千百人皆賴印結費戶部堂司各官又別有飯銀
照費之類一旦停之無所得食故明知當罷而相持以爲不可
誠使
皇上乾斷立令停止度支雖稍見支絀將來必漸充裕猶之借
債負息之家若時時忍痛償本必有一日輕鬆一日之勢且捐
納旣停冗員旣減候補京員亦可漸少或另籌經費如　國初
京官漢人給公費錢之例則一錢一粟皆
皇上之恩非如印結費等類在彼有自取之嫌在我非施恩之
舉若保舉之濫宜

詔諭中外力圖更始勿蹈舊習考功司核之科道覆審之皆勿假手胥吏冐濫者有罰而其本自京師始天子不私近習督撫敢有私人　朝廷不啟倖門封疆敢濫名器各項出身正途宜先復學校鄉貢舊制恩蔭承襲及謄錄教習供事議敘之類概從刪削其現有之候補逐次甄汰之遣歸者提公款以償所納之數候補既清然後及於實缺其無職可舉者與有可兼攝者無論大小京外或歸併或開除務使一官有一官之用而無耗蠹之弊凡此者所謂食之者寡也一曰去游民古者佛道而已今又增教民而爲三此外復有士而游者騎而游者託身於吏而游者繫籍於仕而游者而訟師棍徒教

會梟販打降包攬娼優博徒無業之輩更攘攘焉不知其數而爲四民者方且舍其業而從之夫從之何也以不游之不得食而游之得食也以游之得褕衣美食也道在培其本正其俗置忠信之師以教之選慈惠之長以牧之開孝弟之科以風之行鄉約之法以糾之而又厚饔飧以廩儒生廣開墾以招壯勇清胥吏以免擾害慎名器以杜把持而於剔奸化莠除暴緝匪之法以次舉行務使爲民則榮爲游則辱爲民則安爲游則危爲民則得食爲游則不得食數期之後民習必爲不變此亦食之者寡也

請言練兵之要夫兵之不如勇者餉薄也勢渙也將領不得人

簡閱不如法戰鬬未嘗習也天下之人皆知其弊而不敢言者祖宗數百年之定制十八行省所從同一旦而議變更其說必不行然而不能不變者時爲之也我　朝入關之初滿洲精甲鋒銳無匹天下旣定立爲經常之制綠營額兵六十餘萬推立法之意不過守承平之業使戎備無廢而已故雍乾之世猶足鞭撻四夷自泰西强於海外駸駸入中華迄於今有不可收拾之勢東倭應之兵禍之開但見其首而不知尾之所在夫重洋數萬里火輪飈馳如行衽席已創古今未有之奇我以安常處順之道支海外崛興之强敵以積弱不教之卒當鴟張梟特之雄師綏未交而勝負固已判然矣番社之役彼之南渡者三千

人耳臺軍一萬四千閩之額軍六七萬沈葆楨且募勇於粵及淮軍渡臺而氣勢始壯兵之不足恃槪可知已雖然勇可暫而不可常兵可練而未可去宜參酌其制變通其法以去其弊而收其用或謂果大更兵制敵必生疑懼開釁隙夫有國有家者不慮安危之大計而慮鄰之有責言乎近歲東酋力圖自强西人欽之是之未聞其開釁也更制之目一曰右武令之頌　朝
廷美
聖德者動曰右文夫文之道柔而持久懦而無患能化剛暴之氣而使之帖然以安自來定天下之主胥以之爲紹治平貽子孫之計而不知沿襲既久則有弱而不振之弊夫治平之天下

而尙武是禍亂之階也戰守之天下而尙文是危亡之基也今之文員以勇略爲不足學其視武弁以爲粗人行間之卒伍不得與厮役之下者齒志節之士無復厠身其間夫儒以治天下農以養天下工商以給天下而無兵以衞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矧外患內憂之世積薪厝火之時故英武之主有視戰士爲心腹者誠以兵者天下之樞得其用則昌失其用則亡天下有存亡所繫而不加之意者乎右之之術一　朝廷無軒輊文武一文員皆留心武備一百僚勿藐視闒將一官府無役辱卒伍而復羅其梟桀精悍者於伍以備選鋒貢其勇而知義者於　朝以充宿衞如此則行間之氣奮折衝之勢成矣一曰練京軍古

未有寇仇而錯居城內者今者夷巢鼎鼎逼近　皇居崇臺巍巍俯瞰　宮掖國門莫能禁其出入金吾不能詰其行蹤彼之肆然而無忌者我之兵弱而無可畏故也查滿洲披甲前鋒護軍驍騎梭巡捕步軍等營十二萬綠營健銳火器等營三萬神機營則選鋒之軍兵額較兩漢唐宋元明不爲甚少八旗之制寓民於兵其法本善乃承平久而銳氣消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今欲强之之宜設總理京營滿漢戎政以王貝子領之而設參贊戎政一員爲之貳以曾立勳勞威風文武中外推服之漢員充其選軍中之事悉以委之其統領統帶滿漢互用綠營則練足七萬人而止滿營則復　國初八萬之舊額汰其弱者以充屯

田簡其銳者以爲軍鋒其束伍布陳坐作擊刺之方視湘淮營
制而參以西人步伐
皇上舉行大閱之禮以震動之管兵者勿預他事他曹亦不得
兼攝專其責成覈其實效一立江海水師自廣至遼七省海疆
萬餘里長江之可達火輪者江蘇兩湖安徽江西五省口口而
爲之備岸岸而爲之防愈分則愈弱且臺瓊孤懸一有警報立
須援應故前代但言海防今日當言海戰惟有盡更舊制另立
大枝水師直隸福建廣東江蘇各三四萬人浙江山東各二三
萬人奉天及江防四省各一二萬人臺灣瓊州各萬人省設總
統制視提督而不分文武與以節制各鎮之權左右翼總兵擇

要扼駐購製鐵甲火輪以備衝擊裁併艇船舢板以節經費選用丁伍專取海濱蛋丁漁戶兼招洋盜亡命習熟海程礁島風雲沙線及久住輪船之人參以各營精銳日習航海戧風火攻水戰之法設三大臣以總制之一南洋主兵管餉大臣轄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水陸軍政一北洋主兵管餉大臣轄直隸奉天山東三省水陸軍政一長江主兵管餉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四省水陸軍政皆帶欽使之名皆主通商之事司道任其舉劾巡撫受其節制務使分之則一鎭有一鎭之職一提有一提之職合之則三數省聽命於一大臣而三大臣共辦一事其西路晉陝甘蜀滇桂六省邊防亦宜照此辦法如是則軍威壯

氣勢全操縱變化其權在我倭若入寇我以遼海之師躉其北臺澎之師擣其南如兩臂之合抱彼自救不暇焉能深入卽泰西有變我亦可以行襲安南攻印度之計而所謂三大臣者非當今第一流人物不可一曰併塘汛夫兵之勢猶髮猶水聚之則强散之則弱今之營伍單寡由塘汛分撥之多夫要害險阻誠不可無專轄之弁分防之卒若專爲巡防緝盜而零星分佈於各鄉各鎭在承平之世以之彈壓地方則可爭戰之世以之實營伍時簡閱備戰守供調發則不可宜飭各封疆閫帥統籌地勢除不能不分防外其餘塘汛弁兵概行裁撤歸併如是則兵力厚而氣勢壯至於解犯護餉巡緝地方各牧令自練民壯

如宋明打手弓箭手之類既不虛縻兵精而汛弁汛卒亦無預公事擾地方之病豈不一舉而數利乎一曰立軍屯海國迭强視我若肉盟約屢和而屢壞兵端旋寢而漸開休兵之日無期養兵之費太鉅非行屯政不可惟屯田一事節目甚繁而功效甚遲繁則怯懦畏難之士有所不爲遲則欲速見小之人有所不肯不知仇國鼎立之世非此不足以持久曹操開屯於許下諸葛亮雜耕於渭濱以故進可戰而退可守東南各省大亂甫平荒疇滿目西北列郡亦榛莽相望宜分地而軍分軍而屯無事則散有事則聚官給牛種籽粒計其地之肥磽與力之勞逸而斂之其將領之督率有方者獎勵之否則繩之如　國初屯

鑾都督之例藉足兵以足食計莫便於此一曰選將帥將才之不出患在上不求而下不習令之閫外拔自行伍者祗擅差操起自甲科者僅嫻弓矢惟軍營出身往往拔十得五夫以差操弓矢而禦强敵稱將才人人知其不堪今欲矯之惟有嚴剔而精選博收而約取時時若戰鬬之至時時求戰鬬之人小者祗論技藝大者兼論智勇方略而衰庸軟熟浮滑貪鄙及習於鑽營諂諛工於承應趨奉者皆黜之其武科以韜略爲上選技勇爲次選另設將才科不拘文武令中外各達官有則舉之治兵之法則以教練精器械利伍籍足軍令肅爲主大閱之黜陟亦如之夫在上懸格以求在下日習其事人才未有不出者一曰

增兵餉粵捻之難遽平之功歸於勇而兵不預然則有什伯於
粵捻者而猶恃兵以禦之耶然而非兵之過也有使之然也我
朝兵餉本不爲厚乾嘉以前地產豐腴猶足以給至於今百
蠹耗之日用無不昂貴爲兵者非特不能贍家且不能餬口其
入籍者非詭冒兼充卽疲弱羸老無聊賴之輩壯勇之夫託身
無所流爲盜賊棍徒夫勇與力天下可貴之物也今取疲弱之
輩而捨趫捷之材則彼之挾其具者安得不猖狂而一試兵之
不足恃地方之多事職此故也頃　朝廷有意練兵各直省有
抽選精壯另立一軍夫選鋒之法取一而棄十補苴之術而非
遠大之圖今欲爲掃地更新之計以成百年不拔之業宜大更

其制大約以二兵餉一兵而其額則海防之省刪三之一江防邊防之省刪五之二腹省刪二之一損益通計大約增餉三四百萬夫驟增此三四百萬之餉似於大計有所損然不增此三四百萬之餉則以幾二千萬之錢糧養此六十餘萬不能戰之兵其計不更左乎夫兵毒天下者也時平則減時危則增要在禦敵保國家而已古來中興謀國之忠無如諸葛亮李綱于謙亮惟以仇國不兩立爲事綱惟以招兵買馬爲事謙惟以立團營改軍制爲事誠以處積弱之勢非改軍制則兵不得練而不精兵不精則無以支大敵而延國脈安危存亡所繫當以全力注之何有於數百萬之餉況乎兵精則勇可裁浥彼注茲並

無不足而且兵精則足以應調發壯聲威伏莽不能起大盜不能生乾嘉之際湘黔苗變三省教匪軍需皆數千萬近歲粵捻回苗諸匪首尾二十年費帑至萬萬皆緣其始無精兵良將以折其奸萌令各閫帥早練精兵何至釀此大患耗此巨款今之各直省伏戎纍纍徒以勇營林立而握兵之大臣足以讋之然猶時時竊發數載以後局面稍變內訌之憂必將復起夫兵正也勇奇也有正乃有奇以靖外患以杜內憂先務之急莫切於此

請言造船之要欲造船先籌費造船之費取諸洋稅船成後煤斤歲修輪造諸費取諸漕項洋稅之當取毋論之矣海疆之遼

閩臺瓊之孤懸要口之設防南運之護送非得輪船百號不足以資周轉除已成二十號外須增八十號以每船十二萬計已及千萬又經始開廠及拓展閩滬各廠以便限年告成大約須二百萬計年提洋稅三百萬四載之後即已報滿此後可爲添備兵船鐵甲船之用若煤觔諸費之取之漕項者黃河不歸故道萬無河運之理黃河即歸故道亦有萬不能遽行河運之勢則海運亦當今牢不可破之局夫既行海運而猶戀戀於河運所設之官弁丁伍等類使之糜無益之餉殊爲失計除山東河南不便行海運外竊計江浙皖兩湖江西等六省各衞各所各幫官俸公項吏差飯食丁伍頭舵水手行坐糧銀造船歲修動

支州縣錢糧及發自藩道二庫者以全運論總在一百數十萬
以上令各省藩司糧道州縣照數清出造册報部滙解藩庫又
津租屯田五萬餘頃召佃承租其運丁願佃者聽以畝收八分
計亦可得三四十萬此項清理不易三四年後方可起租又海
運裝糧每石六錢以三百萬計共百八十萬以半運計亦九十
萬總上三項約得二百數十萬計行船之費以煤斤爲大宗兵
餉次之歲修又次之煤觔歲修合計每船每年二萬金若八十
號則一百六十萬能廣行開採煤窰旺出尙可減省又火舟之
例廿五年更造計每年輪造四號須銀五十萬又每年提二十
萬以備漂沒之缺以上數項共二百數十萬以漕項相抵未甚

懸殊且取侵漁剝蝕之款仍爲運漕之用尤名正言順至於養兵之需每船每年約萬五千金若百號則百五十萬則仍取諸洋稅於練兵條中備論之矣若夫分配之法直隸奉天共十五號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各十號山東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五號俱分轄於三大臣五船爲一幫兵船二商船三以任載一以備戰海防之船略大江防之船畧小其船主管輪管舵管氣機礮手水手伙夫初則召募繼則傳習駕駛會哨日有程課運糧之暇兼事貿易由近及遠自中達外立提舉司以經畫之亦隸於主兵管餉之三大臣制造之地廣鄂蘇三省皆宜設廠以取木鐵之便閩滬宜擴充以期迅速其餘各省或購買或附造

於各廠統限五年觀成督撫任其責三大臣總其成造船之式如氣機低出水矮及磨盤礮臺寶塔礮臺面施網絡首銜巨錐鐵甲鋼包之類皆無難如式製造別出新意其要在轉士大夫之習不以戰事爲可畏藝事爲可鄙而凝神壹志以圖之則事無不成而功無不就又煤觔爲輪船至要之物如人之於足不可須臾離輪船氣機盛行以來厥價日昂購諸外洋徒使彼攘其利莫如自行設廠開採奉天直隸山東閩廣臺灣近水之區均有煤窰廣爲開採不獨給用兼能裕餉而或者以風水爲言夫開鑿莫盛於西國而彼且隆隆日上聞英國煤窰將竭耽耽於此久矣一旦硬行開採如法人　西安門外夷臺之例斯時

阻之不能分之不能兵端必由此而啟夫臨制外夷要貴權自我操如煤礦旺出亦利權中之一端中國已失之權尙當思挽回補救獨此區區者未爲敵據而尙猶豫持疑豈非大惑至一切海疆形勝扼要及口岸淺深寬窄敵攻我守禦礮阻船之方乃各大臣將帥因地因時臨機制變其言有不能更僕數其事有不能預爲擬者不宜遙爲制度但當責其成功若令各大臣督撫將地形敵勢及施設之方備禦之具隨時陳奏亦無不可

請言簡器之要外國器之精以其併精神而注之也我　國器之不精以其不併精神而注之也西學之講求不及十稔其法又未盡善有緩而不及之勢急就之法祇有購辦如美之格林

布之克鹿卜英之亨利罵梯你俄之皮爾打拿之類然購辦則權與利皆操於彼可暫而不可久夫制器尙象其材智別有一種猶之小楷試帖有兼擅其長者有專擅其長而他無所能者武之步箭文之時文小楷試帖皆所以範天下之才使之循循於規矩準繩之中而已非謂治平之道盡在此也緩則用中庸之士以守成急則取技能之長以禦侮今之求簡器造船諸事猶昔之用時文試帖小楷也但得在上崇尙之意與在下進取之途有如此三者十分之一將專精於此者爭出而効其長爲

國家之用矣一設藝院於京師及沿海各省專講求造船簡器測算製造海程輿圖槍砲攻守之法設院長齋長內外學生

之類視其高下而廩之日有課月有程歲貢其尤者於　朝有成效者官之仍主其事能出新意者厚賞之其非攻守車火及利用前民者有禁與機器局互相切磋各省鐵廠亦宜嚴定章程駐局員紳皆當手自配搭留心製造勿徒諉之洋匠粵工仍延請能造機器之人以廣傳授以中華之大而不能與西人角一手一足之烈我不信也一用西人各國之人爲我用者可謂衆矣然我有外之之意則彼之心不堅而有後顧之慮其與我相周旋者皆皮傳耳我　朝開國之初外藩之酋長明之降將無不招徠非特優賞厚撫高爵重祿也有寄心膂而尙主者其用意可謂深遠今之用泰西亦宜大破成格俸祿官爵之外與

之田宅家室以安其身而攻其心使之一意於我而不復返顧不獨强水電報之類彼無所惜且可以得敵情行間諜以一國而制數國其機緘莫要於此若徒泛泛延請彼不過圖得薪水耳其能傾肝披膽爲我用哉

請言持久之要一曰定議凡發大謀定大計必中外一心上下同德方可泯異同而收實效今則海防之舉內外諸臣其心未必盡同必有歧異之說觀望之慮此時不權度於至精將來必多方以掣肘宜將所有應辦事宜令政府擇其至要至切者自用人籌餉以至練兵造船簡器持久共若干條下廷臣集議何條當宗何條當駁何條有窒礙何條宜變通定議之後王大臣

復審之請

皇上特旨通飭內外各衙門卽行遵辦其有陽奉陰違視爲具文通套及辦而不力與局外掣肘者皆坐以違

詔沮格之罪一曰專責成數人辦一事有推諉之病一人攝數事有不及兼顧之病宜申明職掌以撫禦外夷總持大計歸何人以海疆軍政戰守大局歸何人以整兵籌餉防禦佈置歸何人勿以一人兼數事亦勿以數人共一事庶人之精神出材智全僨事者無所卸責任事者有以見長天下之才自足以供天下之用矣一曰久任天下事有先難後易者有先見害後見利者有事前若多事事後賴以濟者宜勿求速效而核成功至績

效顯著之後但當遷其階級以寵異之勿遽奪其職以盡其長

一曰攷績辦海防於今日已爲桑榆之補若再因循玩愒振興更有何日宜

詔海疆諸大吏隨時攷察勿沿計典軍政之具文每人治軍勤惰若何每人治餉贏絀若何每人造船堅窳若何每人簡器利鈍若何其應黜應陟者隨時陳請不得姑息苟且庶不材濫厠者無能側足於其間而覈實之政舉矣

一曰開言路制事之宜有因時變通者局中之事有局外更明者自來建立大勳未有不集思廣益以成其功我　朝監有明言官把持交鬨之弊待言路稍嚴然內而卿貳外而司道皆有建言之責

世宗時有外府丞而賜摺匣者以故官民細事外番情形無不周知耳目闢而壅蔽除所以成久安長治之業也宜申明舊制凡軍國大事及有關興利除害者許直言無諱機密者許達軍機處及總理衙門言雖不當勿遽譴責以招其來言路一開外而大吏不職內而政事闕失皆得上聞尤裨益之大者也一曰布公道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陰飴甥立圉王孫賈畔晉皆朝國人而問之故上下一心無所疑阻以能定危疑而捍强敵泰西各國有所興舉必君臣僉議而後行猶有古之遺意我
朝於洋務一事專尙祕密總理衙門而外無一人能知其情狀故震爲機密重情絕口不敢道者有之疑爲媚敵辱國不可告

人避之若浼者有之不諳其中艱苦逞臆妄談阻撓大計者有之敵情敵勢天下茫然而留心時務者無從而講求通才達識之士無從而建白皆過於祕密之弊也應飭下總理衙門除必須祕密者其餘一切中外交涉事件通行知照京外各衙門使天下共見共聞人人得以切究其利害卽人人不能故立異同亦人人知爲切身之圖而不敢置身於事外以中外數人之聰明才力籌數萬里外之强敵則不足合天下億兆人之聰明才力禦十數國之遠夷則有餘或謂我方與之通好而籌所以防之機事不密懼生戎心不知自主之國於國中行事局外本無干預之權載在彼所行萬國公法而防强守平又各國之通例

彼斷不能執爲口實我能自强雖明告之彼亦無如我何我不能自强雖曲諱之彼亦在在可以尋釁且夷情詭譎工於刺探我即祕之彼已知之轉不如明目張膽而爲之之理直而氣壯也一曰新

主德邊疆有好督撫不過辦一省之事政府有好宰執不過辦一時之事然則永命祈年之本恆久不懈之規非我

皇上其誰與歸

皇上而振乾綱求自强天下無不振之人心

皇上而崇節儉戒逸遊天下無不轉之風俗

皇上而兢兢業業永終是圖內外大小臣工自無虛應故事半

途中止之陋習故持久之要在　朝廷而　朝廷之本在
皇上臣朵謹議

人事說 甲戌

自來老成謀國其所以安內攘外者不外人與事二者而已人者何邪正佞直是也事者何兵農錢穀皆是也重人而輕事者虛而寡效重事而輕人者勞而無功輕事之弊必致天下皆人材天下竟無一辦事之人於晉宋為近輕人之弊必致天下皆辦事之人實則舉天下無一能辦事之人宋末之籌餉明末之治兵皆是也雖然輕事之弊極於功不立績不成而止輕人之弊必致求治而治日敝求功而功日隳其利害成敗之數有甚於輕事者是不可以不辨我故舍輕事之弊專論輕人之弊夫輕人非不知人之謂也不知人者庸流之病也輕人者豪傑之

1 273

病也其才本傑出而又挾吐棄一切之概以爲齷齪者無足當人意但取能了我事而已乃此藐視之一念伏於中而順逆親疏戚於外於是能不能有所不及計君子小人有所不暇辨其病將與不知人者等浸假而逢迎阿諛者視爲通達任事矣妄庸誕謾者目爲折衝能事矣迨至歲月浸淫根株聯絡即闒冗無能之流亦竊附於因人成事之列於是衆小人盤互於下而一人獨立於上卒然有不測之事立見其敗矣是以古之善用人者有慮遠之識有要終之見忠實而有才智者上也有才智而忠實不足尚恐其變遷不定況於才非眞才智非眞智以口舌應對取之以久故因循任之以諛言日至信之如此而望其

集事冀其得人是猶却行而求前也是猶航海而無知風雲沙線之舵工其能免顛蹷覆沒也耶

論款敵 乙亥冬

日本之於我敵國乎抑與國也我能自强而馭之得其道則爲與國否則爲敵國或者曰子獨不聞甲戌臺灣之役乎以通問之國與無名之師復處心積慮求逞於高麗以翦我東藩而與泰西諸邦深爲要結此其志不在小子倘以與國目之乎則告之曰敵國之於與國形定而勢不定春秋戰國之忽離忽合無論矣東漢之季魏蜀吳三國鼎峙爭荆州戰猇亭蜀吳之仇深矣諸葛亮爲政釋憾結歡終其身無東顧之慮以區區之蜀抗强大之魏數十年而後亡則和吳之力也今之中國爲我藩籬如越南緬甸之類皆削弱而不能自存區區高麗勉强支梧其

勢岌岌必不能自立獨日本奮發迅厲崛强東海泰西諸國陽與之好而陰伺之其終能自立與否尚未可知而今日視之則固有爲之國也越南緬甸高麗之不足恃既無術以拯之矣而此號爲有爲之國者復不知先事籠絡使爲我用而惴惴焉仇敵視之彼見我之外彼也其圖我日甚其親西亦日甚海嶠弄兵特其見端後事之憂未知所止假令早發信使早申盟約而我復能自强彼之倚我豈有異吳之與蜀耶我之視彼不願其爲泰西所併而益東面之敵猶彼之視我不願我之併於泰西以益泰西之强而召震鄰之患特我不能自强則終無以自立而終將爲泰西之所併彼既籌之熟計之詳與其爲泰西獨得

之不若彼分得之與其爲泰西各得之不若彼先得之是以一逞再逞而有儳焉如不終日之勢也我誠能自强則泰西不能裂我而我可爲彼西面之援彼亦何憾而不親我彼又何隙而思窺我故處今日而權大計自强本也遣使標也兩者相附而行相需而成既自强矣復用忠信才辯之士與之開誠布公告以脣亡齒寒利害相關之誼而復時時警備之能使彼有憚我之心則和可恃而高麗自安聯東以禦西當今之大計無出於此不然彼將先泰西而發難矣款云乎哉

昔與海客談瀛嘗謂五洲既通泰西日逼吾之守國當遠及孟買而以錫蘭蘇門答臘爲屯駐海軍重鎮新加坡爪窪爲

次鎮聯日本朝鮮爲吾東蔽北蔽然後東西之鼎立以成惟北營盛京吉林黑龍江之牧圉驅俄羅人於大興安之外斯華夏晏然今讀亮生先生款敵一論作於乙亥歲冬距甲午之戰先二十年而倭人今日之形狀若預燭焉非老成瞻言百里歎時陛吏南方亮翁幕北直雖固知舊音問闊疏曾不得合二說以印證一堂思之憮然

徐賡陛識

論治海口以下六篇己卯夏代周中丞勘河作

爲治海口之說者其方有二一曰疏二曰攻以船繫器以器櫛沙謂之疏築隄逼水聚水刷沙謂之攻疏之說始於黃懷信之濬川耙李公義之鐵龍爪裘文達之百龍搜沙宗之攻之說始於潘印川河防一覽所載築隄逼水諸法靳文襄之治雲梯關外築城萬八千丈宗之斯二方者歷代皆承用之然混江龍諸器或行之數年數十年而明驗大效卒無能言之者何則海口淤高之河底沙含鹵氣凝結堅固俗謂之礓地又謂之板沙下椗抛錨皆不能入是以泊舟者避之夫以一齒向下之錨又有船力相助尙不能深入何況浚河之具兼海口停淤地皆寬闊

用船多則費不貲用船少則效無幾即令有益亦如九牛去一毛何濟於事疏濬既不能行則以水治水之法不可易矣愚以爲築海口上游之隄當法潘印川築海口下游之隄當法靳文襄查河自張秋以上兩岸隄防林立張秋以下至歷城南岸近山地昂無慮漫溢北岸惟齊河一帶潰洩可慮歷城以下南岸地勢稍高隄防猶易北岸如惠民濱州利津內地窪下間段皆有汛水漲發時潰時溢夫上決下壅千古不易之理爲今計者惟有致力於隄工地窪工大之區民力瘠薄之處官爲津貼一律加高培厚而於利津寵壩以下兩旁擇地築壩逼束水勢使之不漫不決全力沖刷查海口新河口一帶向分東西兩溜中

卽板沙去歲秋汛甚大爲近數年來所未有板沙沖去不少今已無東西溜之稱此亦足見聚水之效潘印川所謂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濬海理不誣也某此次沿河出海自利津以下東大灣一帶凡河槽寬拓之處卽有淺滯之處新河口以下河身愈寬有淺至三四尺者至河海相錯之處有沙檻一道不汛不潮之候去水祇一二尺然其地寬展至一二十里雖能阻海舶之出入而於出海之水似無所阻所謂下游築隄者當於河口上下河水初淺兩岸可立隄防之處爲之約攔水勢其取土必須仍在河底庶幾卽築卽濬不分兩事工程雖艱不可憚也至若草頭以下嫩灘若鏡何從施功此則不在築隄之列

又此行正值汛水漲發一望汪洋尚有測量未確辨認未眞之處伏祈鈞察

論撫卹被災民居 己卯

民受黃河之大災有二其一淹沒其二塌陷然淹沒之處水退尙可耕稼築隄尙可抵禦地方官尙爲之報災上臺尙爲之請蠲請卹獨一經塌陷永付洪流如齊東之塌去北城半面利津之塌去東南隅二百丈其尤著者某此次足所歷目所擊如歷城以下臨河鎭市村落爲水所齧往往敗堵壁立戶闥淩波瓦木雜糅荒煙滿地二三遺民猶呻吟匍匐於其間問何以不早遷或曰已三遷矣或曰力已竭矣祇有坐而待盡及至利津縣治以下五六十里有韓家垣者正値黃流環繞吞噬之際但見舟楫縱橫器物狼藉壯者少者或負或戴如鶩禽駭獸之亂竄

老疾婦孺愁慘呼號聲不忍聞此種光景度印官未能一一上
聞某竊以爲明公新政所及如河干塌陷村落民居當嚴定章
程通飭各州縣凡蟄陷十戶以內者由該縣自行撫卹其被災
十戶以外情形稍重者准其一面拯救一面飛稟派員勘明量
地撫卹諱災不報及報災不實者均罰如律夏侍郎請坍地豁
免錢糧計將來必須覆　奏此種塌陷情形及量爲撫卹之法
似宜附入一二庶　朝廷知民生昏墊之苦亟籌拯救之法又
坍地免糧自是正辦然隄外之地所在多有雖未坍去歲經湮
沒若與上地同科徵斂殊未平允應一律減去以順人心又小
民惜地惜糧往往逼河築壩易致決裂若因減租之故築爲遙

隄亦與河防有益

論開引河建石壩分盛漲歸徒駭河

夏侍郎以黃河下游盛漲難洩因有開支河建石閘之議廣錢兩星使覆勘擬改減水石壩推夏侍郎之意以爲禹疏九河漢王景師之德棣間流播爲八治河有以分爲貴者攷禹疏九河乃因本有之河而疏通之其下游入海仍歸於一故曰同爲逆河王景於德棣間流播爲八亦僅分之以殺水勢非分之以各趨海口蓋入海之處河順而下潮逆而上若非勢盛氣聚卽有壅塞淤滯之患自來河勢分流口門淤塞往往釀爲大患前鑒不遠從前雖屢有減水壩之設良以河身甚高稍一潰決卽成建瓴之勢大決衝數郡小決灌數邑自不能不變通其法然必

有天生堅土足以立壩基而減下之水或仍歸經流自黃河改道後水由地中行即有漫溢潰決亦無關大利害去歲白龍灣之決淹沒村落田稼已過百餘然究與南河情形有間誠能謹修隄防倘可得數年之安若遽效南河開引築壩辦法徒駭與黃流最近之處爲惠民縣之白龍灣相去二千六七百丈開引勞費甚鉅築壩無堅地可擇而面寬十丈過水一丈之壩減下之水不過三十里間減水一尺勢必開數引築數壩而後可此尤事理之至難而當至慎者況徒駭一河關係至重若容黃流濶入其患有四查此河下游雖經挑挖然河身寬而不深淺處祇四五六尺即令再挑所容無幾黃流驟至必致漫溢爲患一

開引過於通利壩基又非老土倘致奪溜患二黃水多挾泥沙其在本河迅駛若箭兩旁時有掛淤若減出之漲流緩沙停掛淤最易不挑必塞歲挑甚費患三徒駭河自東昌之博平起武定之霑化止經行七八百里上游東昌濟南二府藉以宣洩雨水下游武定各屬受其腴潤所關於東省者甚大若因以淤塞誰執其咎患四自開河議起委勘之員皆以為未便有識之士皆以為可慮沿河之民或驚疑而未定或迫切而上陳衆情若斯尤當熟慮總之分盛漲入徒駭小益於黃流而大有損於徒駭加以地勢不宜民心不順愚以為不開引河不建石壩便

論大清河兩岸隄工辦法

統計大清河兩岸隄工就某足跡所至自齊河治東起利津灶壩止南岸有次要之工無最要之工北岸最要之工五次要之工二十餘其餘常隄小埝不可勝計大約內地高者雖經漫溢其患猶小內地窪者一經潰決其害甚大故受害之大小以內地之高下爲輕重如歷城濟陽境內有水長築隄水消平隄者皆內地高仰足恃故也其內地最卑最窪者隄工卽爲最要在惠民境者一爲白龍灣一爲譚馬案在濱州境者一爲李家集一爲李家口在齊河境者自城東至邱家灣一帶連延相屬皆是白龍灣新隄高大絕倫坦坡合式然係新隄譚馬案老土隄

堅而車馬通行間有缺損齊河以下有殘缺處有倒塌處未能整齊李家集與李家口相等而李家集上連卜家口下抵新開河段落較長查此等隄工皆係民捐民辦然村鎭有大小居民有貧富白龍灣隄三十六莊承修工程最大民力拮据其勢已可一而不可再譚馬索隄有富民魏姓獨捐鉅資而承修者六十四莊其餘各處亦均情形不一某以爲調劑貴於均平防守期於久遠法宜將所有隄工分爲最要次要常隄小埝四等大約高至丈內外面至二丈外者爲最要高七八尺者爲次要高四五尺者爲常隄其餘皆爲之小埝常隄小埝工程無幾民力能辦次要中之無力者當量與津貼最要者當概與津貼應請

遴派實心耐勞之員會同地方印官查明境內河道共袤長幾里沿河村落共幾處自某鎭至某莊自某村至某集區別最要次要常隄小埝及無隄無埝一一開載里數丈數隄高幾何面寬幾何底寬幾何分別老土新土有樹無樹某段爲某村修某處爲某莊管村落貧富經費優絀逐一詳細繪圖貼說俟彙齊後然後再派賢能耐勞大員挨段細心覆勘查詢如果一一合符然後酌量津貼民辦官督大修一次此後歲修仍歸民辦其修隄取土宜遠夯硪宜堅向外宜坦隄成後隄外隄旁隄面遍栽柳樹以相去二尺爲度一不準車馬通行二不準插種禾稼三不準多開道口每歲春初委員查閱一次三汛過後印官册

報一次果能法嚴令行事事核實十年之內若非非常異漲某
敢保其無事

論逢灣取直

黃河受數千派之水行數萬里之遙慓悍駛疾愈激愈怒大溜所注無堅勿摧況鬆浮之土壁立之岸哉故溜注則受衝受衝則成灣久衝則灣深灣深則溜移乃水性地勢之必然非人力所能參也大清河本無甚大灣自黃流闌入而灣曲至不可勝計臨河之民類能言之夏侍郎逢灣取直之說兩經

聖祖仁皇帝訓諭遂寗張文端曾用之於南河然彼時

翠華親涖河干文武大小員弁如林之立發　國帑動至數百萬合天下之力以有事於河故事無不行而動輒有效今自銅瓦箱改道以來幸有濟瀆爲之容納河帥之節未移也河干之

官未設也河防之絡未發也而河之成灣者卽以利津至海口百數十里問計之已二十有餘使必一一取而直之無論工役大極經費鉅極此時此局萬不能行卽使傾天下之力以爲之又幸而有成然而河性溜勢亘古不變今年直而明年灣矣再數年而灣如故矣是以取直之說祇行於一時而

聖祖寶訓朕意如此爾等直奏不得以朕言爲必是朕亦是一時意見亦不保其必然

聖言沖虛如此

高宗純皇帝亦有取直去灣之諭而戒其開引易淤工費虛擲否則引邪刷正竟成痼疾

聖言深切又如此萬世臣子所當善會豈容拘泥惟沙嘴挺生最易挑溜成衝必當切去此則保於未灣之前爲河工不易之法亦取直之一說也

論保護利津縣城

爲今之利津縣城謀者一曰遷河二曰遷城遷河之難有四一無把握二經費多三工程鉅四有怨聲遷城之難有二一經費太鉅二安插難籌爲遷河之說者曰八百六十四丈之河槽非甚難挖也一千一百九十餘處之墳墓不爲甚多也易灣爲直利城永安不知鬪生地不易開河如放火昔人畏之矣河槽深則及泉而取土艱河槽淺則不能容水而漫溢四出而且土方至二百萬方以外經費已須四五十萬役夫亦非數萬不可彼臨河之民既捐其墳墓矣復有淹沒塌陷之患能無怨咨此四難之當慮也爲遷城之說者曰江蘇有宿遷之遷山東有鄆城

范縣之遷與其戀舊而難全何如一勞而永逸遷河費大而事險遷城費小而事穩查乾隆間發帑修城利津用銀八萬六千有奇今即多方節省加以衙署學校倉庫監獄總在十萬以外而城內外居民數千戶富者戀土貧者無貲縱勸導與津貼兼施恐亦甚難措手此二難之當慮也遷河遷城即甚難行則所謂保護者惟有就地設法查利津縣治東南門外正值黃流坐灣之處上首斜對十餘里之遙有沙嘴灘斜挑河流以致溜勢直衝城根東南角城垣塌陷約二百丈近來溜頭漸移向北東門城門關王廟階前正當喫緊之處迤南大寺廟基一帶雖尚有回溜淘刷而已掛新淤再迤而南近門之處長成新灘究其

原故頂溜坐灣之處日久灣深往往下移又斜對岸之沙嘴灘
雖能斜挑溜勢然爲日已久刷去不少是以漸移而北爲今計
者當於東門迤南溜勢初逼之處擇地建築石壩或一座或二
座上窄下寬三面用坦坡包護壩基再將對岸沙嘴灘切成川
字溝以殺水勢兩項幷計總不過兩三萬金之數一俟石壩穩
立然後逐漸添建以戢河流之怒以收掛淤之效數載之後城
基漸復然後建築石塘重恢垣堞庶不致慮隳帑項總之利津
縣城當黃流初逼之際即議遷徙亦是辦法今則圮者已圮陷
者已陷溜勢漸移水勢稍定果能建壩切灘辦理得法若非異
常盛漲之年似可無害愚瞽之見未知有當否伏維鈞酌

治小清河說 癸未二月勘河作

古之治清水者因利乘便善爲蓄洩而已矣山左之有大小清河地勢泉源有非藉此兩河而不得者大清河承泰岱西北諸水匯而注之海小清河受泰岱東北諸水亦匯而注之海並行而不悖兩利而俱存數千百年於玆矣自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黃流併入大清而大清壞自黃流由大清以溢入小清而小清亦愈壞今欲治小清固非先治大清不可然小清之失治已百數十年非黃流至而始壞也於此而籌小清固有不能緩治者查小清河源出歷城之濼水挾岱陰七十二泉而東鶩南山之泉勺水不入大清入章邱境繡江自百脈泉來瀿川自長白

1 273

出來由山頭店東北至萬家口土人名萬丈口再東北折東南至段橋再東經滸山泊之北清河溝尾閭在焉再東北至舊口豬龍河自東南來會再東北至長山新城交界之陶唐口沿清沙泊而北又東至高苑之軍張閘口支脈溝吸水之首在焉支脈溝者因小清盛漲難容闢以分水經高博樂三邑穿寬闊晉仍入小清長約二百餘里小清正河由軍張閘而東河身南界新城境北界高苑境高民懼其泛溢憑長隄以守蜿蜒數十里再東至灣頭已在麻大泊之北與博興之猴子窪夾河石村湖時離時合再東至倉頭閘其南即預備富民兩河再東南入壽光之淄河下即羊角母豬兩溝羊角爲正母豬爲引正如弓絃

引如弓背再東北入於海此舊時小清河從歷城之華山自西南而東北起經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壽光九縣屈曲六百餘里之大略也歷城之小清自西而東間段淤塞成平陸河形僅可辨認章邱之小清爲繡江沖斷繡江迤東五里山頭店漯川自南來始擅小清之名自萬家口決後故道淤爲平地新河導入滸山泊山水暴發河狹不能傳送入泊以後清河溝又不能暢洩而章邱鄒平均受其患鄒平之小清自王家口以下間段淤塞長山之小清大約相同新城之小清河身久涸今爲黃流所灌高苑隄以南雖尙存南隄而河身久成麥田大約自新城以溯歷城小清河身爲園子房室墳墓占壓所在

多有博興之小清署成溝形或築壩以截之雖不寬深尙爲通順然其源自烏河而來非小淸正派也東與麻大會城猴子諸窪相連樂安之小淸來源太多去路又不暢以致宣洩不及近又爲黃流灌入自齊東鄒平長山北境滔滔東注高苑博興樂安之間諸河皆爲吞併占壓汪洋一片淺不容舟深不能涉河身極難攷認樂安小淸之委入壽光之淄河經八面河羊角河入於海口淺澀不能容大舟則河水之不能暢出可知矣此今日小淸河之情形也入小淸河者自歷城迤東訖樂安泉源以百數章邱之繡江長山之孝婦臨淄之烏河爲之魁容水之泊鄒平之滸山泊長山之白雲湖新城之淸沙泊博興之麻大會

城猴子石村諸湖皆足以吐納洪流與小清利害相關居今日而統籌全局計惟有清其源分其勢暢其流使蓄不失其爲蓄洩不失其爲洩而已矣然而事有先後工有緩急三者之中尤以疏海口爲第一義夫疏海口之法治濁流非築堤束水聚水攻沙不可若清流也則挑挖而已矣今之小清上游決口固是黃流而經行數百里節節水緩沙停及至下游水勢雖盛依然清流法當濬使深通以暢消不滯爲度樂安之民前懼衆流之交匯而已地爲壑今見尾閭之暢消而窪下可田行將隨歷章鄒長新高博七邑後而請開小清何梗議之足慮海口既暢樂邑自免水患然後由倉頭溝以上一律開寬直接石村湖由土

壩西至軍張壩幷於北面馬家樓莊一帶引河挑濬深通使之穿寬闊筲以達博興高苑交匯於軍張西閘上接陶唐口使支脈溝上游可以吞下游可以吐不致中飽而橫溢博興高苑新城三縣有此一正一引宣洩盛漲自少泛濫之患鬬訟之端陶唐口迤西長山鄒平之間上接章邱以舊河爲正新河爲引務使開挖深通足容岱陰諸水再於歷城西循小淸故道或因或改務審地勢自西而東穿繡江再迤邐而東由小淸之北擇便地匯入小淸如此省垣積水可消而小淸兩大股綺交脈注亦可分殺其勢矣所謂淸其源分其勢也若滸山淸沙麻大會城猴子巨淀諸泊皆容水之區秔稻蒲葦魚蝦之利彌望皆是博

興臨淄樂安壽光之間沼沚相連溝渠交錯悠然想見七萬戶霸國餘風徒以蓄之無方洩之無路水利盡變爲水害然博興柳橋一帶疊道往來湖河互注卑者足以儲水高者足以奠居窪下之區盡成稻田水大之年害獨輕水平之年利獨擅想見前人規畫之精而民生在勤效自可覩推此以例凡有泉源足瀦者即可普美利於無窮又不禁爲斯邦之民慨然興歎也大約滸山麻大諸泊與小淸宜離不宜合蓋小淸主洩而諸泊主蓄其間又非設閘建壩不可至小淸河身上游歷章宜曲下游高博樂宜直或蓄洩並用或專取疏通各有所宜不必同也或者曰洵如是小淸則得矣然繡江方病倒灌黃流源源而來河

不及洩泊不能容則如之何攷之志繡江本入小清今繡江下游黃水年年倒灌填淤清水不能出黃水反藉以入已成害多利少之勢小清河既深且通直堵之耳總之泉源所以生水也宜引淀泊所以鍾水也宜蓄正河引河所以行水分水也宜疏通閘壩所以節宣也宜相地勢海口諸河之尾閭也宜暢出黃水清水之賊也宜堵之勿使通水本有利而反以成害與水害盡去而水利大興亦視當事者之經畫何如耳

子壻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三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題趙忠節公遺墨

咸豐庚申春金陵粵匪決圍趨廣德泗安略湖城而過直撲武林浙西大震禾城一空采請於當道謀於郡人爲固圉計有咈者有哂者有笑以爲狂者杭城失六日賊自去復完郡城解嚴士民欣欣喜於得免文武嬉恬如故采念賊之圖浙也爲解金陵圍也兵既分矣圍既解矣大營既潰賊勢既張能從奇道以犯杭獨不能從正道以取浙復請於當道謀於郡人應者仍如

故既而聞忠節公設湖防局於郡城賊則自常而蘇以及禾若破竹然官紳無一抗者采閒關賊中謀起義旅卒無應公於時招潰勇團槍船立柵平望以斷蘇禾之衝賊甚驚惶嗣後每戰殺賊以千百計賊不敢犯無何僞忠酋李逆挾數十萬衆自江西圖浙圍省城而蹴之糧絕而破於是浙西三郡惟湖岌然存蘇浙之賊麕集城下水陸並進寸寸節節而圖之糧絕半載始破公死之蘇浙各城東南半壁盡爲賊有方公之倡建義旂也其時張提軍玉良之師方圍嘉興得輔車之勢湖軍柵[illegible]望即在其時迨張軍潰而賊勢熾吳軍再熸石門不保湖已成孤注至杭州失本根已撥雖有智勇無所施矣論者謂嘉興與湖猶脣

齒也嘉紳士中有如公者出而捍患不過半月張軍已來官紳守於內客軍戰於外禾郡可全也兩郡連衡與齊之莒卽墨何以異哉杭於其時猶臨淄也三方鼎足　朝廷可免東顧之憂數百萬生靈亦不致遭焚戮之禍厥後恢蘇恢浙軍事亦不致如許之艱迺有權者無志有志者無權使我浙糜爛至此豈非天哉所可異者粵賊聯百萬之衆戰勝攻取蹂躪至十六行省陷郡邑六百文武大吏以死固守與城存亡者寥寥不多覯公以一書生倡率義旅無隔月之餉一旅之援奮臂一呼士卒奮起賊當之輒靡困守孤城首尾三年之久未嘗少挫　朝廷下詔城不能守全師以出公誓死與城存亡卒以身殉嗚呼若公

者可謂取義存仁之君子矣朵展誦遺跡回憶當年歷歷在目信筆書之不覺言之長也

樊川陳氏族譜序 己巳秋代譚司寇

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邑之有志也所以溯本始區脈絡別親疏植綱常推廣仁澤維持風化故仁義之道備焉自周禮春官有奠繫世之掌而民族相承有條不紊沿及魏晉隋唐譜牒之學不絕如縷廬陵眉山各創體例歐氏依漢年表蘇氏以大小宗爲次敍於自出則加詳義例雖殊要歸於親親而已故世之盛也士大夫必敦厚其族上以昭　國家子惠元元之意下以承祖宗數十傳涵育之休爲之圖以攷其世爲之宗以敍其源爲之傳以詳其蹟爲之像以肖其神相陵也爲之別尊卑相混也爲之序昭穆祭則合食爲之聚也事則相聞爲之聯也疾病

必親爲之睦也無告有養爲之卹也親睦之化洽仁讓之風行君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矣其或不然齒繁則莠生誼薄則本漓輕去其鄉而易以爲非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賢士大夫必明收族之誼譜而刊之以垂久遠誠非侈閥閱之盛與枝葉之茂以誇耀桑梓也蓋將以其詩書禮樂之氣孝弟力田之澤日陶月甄漸摩其鄉之人鄉之人亦翕然化之秀者讀愚者耕以少以長以生以死沐浴涵濡於光天化日之中古人所謂觀於此而孝弟之心油然生者良不誣也樊川陳氏爲我越鉅族家居時見其敦睦無間言心愛之重之及官京師南來故人言家法之深厚世澤之綿遠必首陳氏益爲之欣慕不置茲世

講蒓卿孝廉出其家譜丐弁其首孝廉之叔祖慈圃中丞爲余
婣家故陳氏家世在昔已耳熟今覽是譜益怦然於中其何能
已於言耶蓋是譜斷自富四提舉而導源於太邱相承之血脈
王文成諸序已確鑿言之無待贅已若其世閥之累累則又
國史傳之邑乘載之浙東西人士津津道之亦無待於予予獨
有深喜且厚望者竊觀宗譜之作類富貴崛起侈然思亢其宗
閱數傳而泯焉滅者比比也今陳氏自元以來昌於浙東閱五
六百載而蓬蓬勃勃如鼎之盛蓋其忠厚之澤有以固結而維
繫之非僅得天獨厚也夫國以民爲本而民又自有其本風俗
人心之壞非朝夕故也水火盜賊饑饉時有也迫而爲流民激

而爲亂民其咎果安在耶嚮使一鄉一邑其秀而傑出者皆有敬宗收族之誼賢父兄提倡之佳子弟率循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和平康樂之休非異人任矣又安有不率教之慮哉余故閱是譜歎其世德之永有以貽樂利於無窮者而猶冀聞風者之興起也是則區區贅言之心也

送金子陶歸黃陂序 癸酉

子陶與予同客平津館者累年觀察福陔周公精岐黃術政暇必手攜一編走且誦有疑則與衆共析之嘗誦范文正公之言曰士不爲良相當爲良醫座上客感其言或輟其業而業焉余亦怦然動讀靈素抄藥錄朝夕孳孳然以所嗜多時作時輟獨子陶研討最力歲再易得其途所從入出應世求時有效顧自喜益甚每活一人必綜其疾病之原委與證治攻補之節目默識於心詳書於册而尤津津樂道於口觀察公喜曰他日升吾堂嚌吾胾者獨斯人耳雖然不可以不慎也夫醫不外乎表裏虛實陰陽寒暑然非極深研幾至於至精至密至變至賾之處

終無以窺其奧窔而得其髓腦喻嘉言氏云以我身化病身以我心化病心殆張子所謂民同胞物同與者夫必有如此見地乃不愧司命之責今世之醫不讀靈素甲乙之經不參張劉朱李之旨冥冥焉按寸不及尺問表不及裏相對須臾便爾握管其黠者復敏語言工揣摩飾冠服以相耀於世古語云學醫費人子其慎之居無何客久將歸請言於余曰何以規我余謂之曰是猶學也心與之追力與之殫形神與之適寢饋與之俱天下事未有不得者世動謂古今人不相及抑知其弊固安在耶蓋古人之爲學也雖小大華樸不同而本於性情一也所業一定終身以之毀者譽者雜出於其旁其心湛然不一動念故其

成也卓然自立於世身既沒而道益光世愈遠而名不滅若今之學者所攻非所好所用非所長而猶恐譽不流聲不赫凡可以震乎流俗者皦皦然爲之故其存也非不斐然一時及身已往則亦隨而泯沒矣爭一時流俗之譽以奔命於衆好之場而吾身之足以千古者反忘其所有事故也雖然學之不成祇自誤耳若醫則未有不及人者子其內審於己而無自褻自足之念而又優而柔之饜而飫之以求其自熟而無似余之時作時輟也其於費人也必寡矣言既畢書以贈之

送琉球生歸國序 庚午

東海之國三朝鮮外惟琉球爲恭順其通中國也始於隋大業其遣子入學也始於明初我

聖清入主中夏琉球率先稽首臣服迄今二百餘年請册封者遣子入學者六而琛賮之泛於海筐篚之陳於庭者間歲無曠今

上御極之七年琉球復遣其世臣子弟入監讀書而某於己巳歲司教是館館凡官生三官生者其先中華人而仕於其國者也其二不習水土遘疾卒其一堅忍不去是時大司成爲長白寶公四明章公少司成爲某公某公某公皆體　朝廷柔遠之

義訓有加某於詩文外亦日有詔告生每敬聽忘倦今年秋
生學習期滿將歸因念海外諸邦類桀驁自恣不可以覊勒相
磬控獨琉球奉正朔受　册命雖在滄溟海外而一如乎采衛
要荒今生歸以其漸染悅服者詔其國之人其感戴誠服必有
深焉者矣我知東瀛以外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者必是邦也

山谷誕日贈黃先生序 名彭年乙亥

黃先生子壽今之古人也於何見之於其契古人見之於其似古人見之於其常若有古人於其心於其目見之余來自保少所疇酢顧數數從蓮花池遊蓮花池者先生修書展席之所也先生嘗於東坡誕日設讌召賓余以事不及席月之二十四日山谷誕日先生前約設像高芬閣瓜蓮蟹豆列進所嗜薦以清茗案陳宋槧本全集一禮既畢文讌開先生出七古一章座客皆顙蓋先生詩律精邃而此篇則於梅村為近既賡和者若笙鏞之相間先生則告余曰閱三年矣得詩數十篇吾將聯之以為册子不能詩則以文子其毋辭余重不獲命乃自忘其陋而

爲之言曰自來世道之隆替惟士君子之進退爲之樞紐而其或進或退均有命焉者存乎其間東坡之才大矣迄今讀其文者類無不曰宰相器天下才而何以早歲登科盛名久負天子歎之執政援之天下之人望屬之而乃立朝之日少守藩之日多卒至一蹶不復振攷其設施固不能十之一耳山谷之遇尤蹇於東坡內不過侍從外不過郡守而文字之禍身沒而猶未解噫彼二人者於今觀之名滿宇宙矣俎豆不祧矣而當其遭讒遇譴坎坷無聊欲歸田而不得懷忠憤以安陳則固不若遯世无悶絜身長往之爲得其天也先生黔產甫冠入翰林卽負時望緣葬而歸旣而諸名公爭薦起之海內士夫引領以望而

先生立朝卒未久也先生既退垂意纂述爲百世業而忠憤盤鬱時時流露偶及時事常慹焉於其中苟有所見必達之當路以期萬一之補其憂樂休戚之意視當代之柄國鈞膺重寄者殆有甚焉噫若先生者可謂進不求名退不忘君之君子已夫肥遯之士類仕進不得志或秉性膠執與時拂戾因之沈冥而不悔先生宅心和恕學純業尊人無賢不肖皆知敬愛而所值又非熙豐元祐黨錮之世麟鳳其身而麋鹿其志抑何高哉獨是先生之望甚重先生之年未衰異日者中外交章鶴書赴召吾又將以斯人之出卜世運之盛也矣

蒙養俚言八則 甲申春

小學之教前人成法粲然備矣然或立法太嚴未見意趣今但就童子性情所最好者引而誘之以至於善順而導之以成其材思慮所及得若干條有專恃師教者有師之所不及教而父母可教者有父母所不暇教而兄長朋友可教者略仿王文成公訓蒙要約之意而以淺語發之以其語無文飾故名之曰俚言宏通明達之士或不以余言爲兒戲也

一蒙童好華當以圖畫教之也嘗見市肆售鬻花紙孩童輩趨之若騖購回黏貼滿壁盈牆或向人指問此是某人此是某事

少時天性未漓所記者至老不忘而今之花紙多繪無益雜劇甚或雜以淫畫春圖非特孩童閱之種下惡根爲一身之毒藥而家人婦子寓目之際尤易感動究之售此者廣造惡孼天道好還必無好報何不摘取古今忠孝節義實事倩人工繪精鐫印板施以五色廣佈流傳爲功不小不特此也凡恆星日月五星地球鳥獸草木器具儀制各圖尤宜廣爲翻印加以文彩使兒童觀玩習熟多識其名他時知識既開博學詳說毫不費力此爲蒙養第一切務但卽花紙一物化無用而爲有用變害人而爲益人轉移風氣之機莫妙於此除淫畫春圖業由本府出示禁止一律廓淸爾士庶等亦宜留心茲事每逢歲朝年節兒

童欲購花紙者須同往肆中擇其有益者與之其餘一概禁絕若鋪戶人等果能如以上所言屏除舊時俗畫張貼有益新圖盡態極妍使孩童見而喜悅者本府定有重賞名利兼收報在子孫尚其勉之

一蒙童好玩當以器物教之也市肆所鬻要貨或揑作或泥作或漆作或以竹木或以絲革孩童入市爭購羅列滿前愛不釋手雖無大損究屬浪費然正不必拂抑其情但須改製有益於人之物如渾天球日月五星球地球及各種異樣動物植物奇形怪狀千變萬殊博物君子允宜廣爲考覈創成各種要貨不拘揑作泥作漆作銅錫竹木絲革布帛皆可隨宜製造藻飾精

工卽於物上鐫上名號俾覩其物者卽知其名爲父兄者隨物指示使兒童撫弄其物目覩其形博洽之基未始不裕於此至於各種軍器農器禮器樂器儀器機器及一切有益於人各器尤宜仿製小樣供其把玩此時戲弄之資卽爲他時經濟之用宏通淹雅之士有能遵我言而創造於前使衆人步武於後者我必有以寵異之

一蒙童好鬬當以戰陣敎之也孩童無事之年往往引類呼羣什百爲伍上下邱陵馳逐原野或分黨相攻或合羣較藝或徒手而搏或挾彈而遊或灣弓注矢或持戟揮戈爲父師者不知節宣其性但目之爲頑劣富貴之家更禁錮約束不准出家門

一步以致氣血不舒筋骨脆弱有事之際百無一用夫使但任其性戲游放蕩誠屬有損無益若使加以訓練習學武藝未始不可備禦武之用今本府已延請教師來郡爾士民等有志習武者准其來此習學但不得倚恃氣力好勇鬬很而兒童之獷悍不馴者正可投其所好順機設教先教之以拳法所以增其力授之以假槍假礮而教以演放授之以假刀假矛而教以擊刺齊其步伐而教之以陣法嚴其號令而教之以軍法陸地則教以騎射山鄉則教以履陟水國則教以舟楫既可以發揚其志氣又所以節制其强梁當今要務莫急於此且古者禮樂射御固並行而不悖亦無人而不習教學童習武亦猶行古之道

耳

一蒙童好唱當以詩歌教之也兒童入塾讀書無不拘苦迫束視爲畏途而俚俗歌謠則一唱百和此亦天趣之自然洋溢者也但恨其鄙俚無文不堪入耳莫若因而導之取古今歌詩之關繫人倫世道擇其音節和美者如孝弟歌八反歌木蘭辭越人歌羅敷辭及丹鳳來儀大地春之類約取若干首使兒童循誦習熟每於放學之前令各童子齊聲歌唱不准參差每日歌唱一二首輪流往復一日無間久之出口如流無論家庭村市隨處皆可吟父母長幼同聽之志意可化焉鄰里鄉黨同聽之風俗可正焉此乃自然天籟較之老師宿儒講道論德尤易

感動儻有才人學士情深救世編製歌謠授之童蒙資其吟詠
本府遊衢問俗之暇必洗耳以從
一蒙童好問當以故事教之也童穉之年最喜聽人講說遇有能演說古事者嬲之不離聽之不倦但世俗流傳小說美惡不一大約美者少而惡者多最壞者淫書穢曲遠之當如猛獸毒藥其次則子虛烏有膚庸淺俗之言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兒童聽之雖無大害徒足以亂其耳目而已其中惟列國演義前後漢演義三國演義等書雖多子虛尚存崖畧以之引誘童蒙使之漸識古事尙爲有益而莫妙於選取古今忠孝節義可歌可泣之事待其傾耳之際爲之陳說最易收因勢利導之功夫童

子之心如素帛染之以黑則黑矣染之以赤則赤矣童子之心如良田播以稂莠則稂莠繁焉播以嘉穀則嘉穀茂焉有父兄師長之責者奈何不於茲加之意哉

一蒙童好動當以技藝教之也童子頑耍無所不至遇匠人則弄其斧鑿遇縫人則奪其刀尺時而埋鍋造飯時而繪物描人苟一任其所爲則樗蒱鵶片等事亦將接踵而至不若因其好動之性順便使其習勞或力役或手藝或佈算或習樂收其心於此即不至奪其志於彼若近日之管機器駕舟車傳電報試化學辨金石工測繪尤爲有益之技試觀堯典之定中星分四宅爲歲差里差之祖舜典璿璣玉衡即今儀器曾子四角不揜

之語早知地圓緯書地有四遊開地球繞日之先聲神氣風霆早該電學木牛流馬已闢機械他如工虞之司六府之修周髀之傳治塗之職指南之車重譯之言皆聖人所鄭重講求者後世政教失傳不考古制一切格致等事動以西學斥之是何不思西學之理無一非中國聖人所已言者乎且即以爲西學西學亦非一端也鴉片煙來自西洋流行中土學習者爭先恐後不假師傳正是西學第一大宗今人於鴉片之西學則習爲固然而於格致之西學則羣焉指斥殆不可解我願爾士民等深思中國貧弱之故外國富强之由當有憬然於我言之不謬者彼訓蒙者尙其知所先務乎

一蒙童好戲當以禮文敎之也兒童遇見所未見輒歸而私自倣傚或觀於宴會之地或遊於歌舞之場莫不記憶在心成羣扮演由此見小兒之性本無適莫惟在示之者何如耳所以孔子有里仁之敎孟母有三遷之訓今欲使童蒙循習禮文亦無他法惟在爲父師者躬行作則參考儀禮一切冠昏喪祭鄉飲相見諸儀務須遵照涌禮其俗禮之可仍者仍之其不可仍者定當痛與埽除不得自安鄙陋凡事當儉獨於禮文所繫不可簡畧蓋輝煌耳目使童蒙歡欣鼓舞而不能自已者其機實在於此大禹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亦是此意而更遊之於冠裳俎豆之地示之以鄉飲禮讓之儀不泥古而違今亦不習常而徇

俗蒙養之事思過半矣若夫尊重聖賢歲時習禮使婦人孺子耳濡目染皆知聖教之爲美而不惑於誦經禮懺燒香結會之陋習是尤士人分內之事不可一日不講者也

一蒙童好語當以應對教之也童子之言天機清妙娓娓可聽然或雜以市井浮滑爭吵詈罵之辭則齷齪可厭矣今欲救正其失亦不外於慎其交遊身教言教之理而莫妙於使弟子應對傳言出入將命此闕黨童子所以有成也此時教以辭令克循小學他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由此其選也況今日

皇恩溥博殊方異域無不麕集通商若能博採方言究心字母各國語音無不通曉足以備　國家器使之用亦爲當今急務

此不必人人皆能而不可不有其人者也此文及門計羅瀚屬草

西河書院條教 甲申春

四書六經皆條教也自是以來賢哲相望立言垂訓代有其人後之人果能身體力行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何待後人之贅言然語云言者心之聲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我之面非古人之面我之心非古人之心則我之言亦何必爲古人之言今但擇我心之所欲言而不能已於言者爲諸生親切言之

一曰發憤　昔大聖人發憤忘食而垂萬世之型秦孝公發憤修政而禦六國之侮推而言之張子房發憤於韓讐賈太傅發憤於七國武鄉侯發憤於漢賊祖豫州發憤於渡江郭汾陽發

憤於安史韓昌黎發憤於佛老岳武穆發憤於黃龍于忠肅發憤於也先試思今日之世何世乎堂堂中華同列於島夷之盟會而猶復受其脅制壬寅之役忠臣竄逐庚申之歲先帝蒙塵俄英同惡割據我邊疆各國效尤占踞我口岸通商以擅我之利傳教以蠱我之民販煙以竭我之財四海困窮岌岌乎懼爲印度安南之續此正中國臣民痛心疾首之日臥薪嘗膽之秋也諸生目擊時艱深思所以致此之故當有皇然勃然不能自已之念故本府今日孳孳然振興書院屬望諸生者第一要諸生放開眼去立起心來

一曰窮理　天下有知其理而不能行者未有不知其理而能

行者程子格物十六條先後有序鉅細畢賅詳哉其言之矣今以數語括之曰經史百家窮理之資也省察體驗窮理之本也倫常事變窮理之要也天地萬物窮理之地也才能技藝窮理之具也道德仁義窮理之歸也且天下之理日出而日新我心之知愈擴而愈廣爲國貴自强爲學亦貴自强人果有志未有思之而不能通者願諸生開拓心胸掃除俗見曠觀宇宙之大還求切近之圖即人而觀其微即事而會其通即物而探其奧明體達用之功不外是矣誠哉格致有基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耳

一曰力行　爲學之要固當窮理然非躬行其事亦未有能眞

知其理者所以天下事不入其內者多見爲易而身入其中者始覺其難見爲易即難之本覺其難即易之原今俗人之病大要有二一則忽其易而不行一則畏其難而不行夫視之太易非特心粗氣傲不復能窮其曲折而燿己之長形人所短吐棄一切莫與抗衡其視天下大事皆若蕭然無與吾事者此所以一無所能也其或視之太難則又淺嘗輒止縮頸而退以爲宇宙大事豈我輩常人所能勝者不知人之心知血氣相去亦不甚遠惟其役志於聲色貨利之中紛馳於酬應逢迎之際習於彼而不習於此此所以一無所成也誠能除此二弊篤志不倦天下無易事亦天下無難事古人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與

諸生共勉之

一曰通經　古者通經將以致用原非若後世之明經者專鶩口耳徒資博洽已也迄今談經學者首推兩漢蓋其時以經術飾吏治茂才博士與掾史卒吏往往更迭爲之而不以爲忤誠以經術吏治原非有二經術而不以吏治驗之則無以見諸施行而經術亦不精吏治而不以經術正之則無折衷至當而吏治必不純所以經術惟兩漢爲盛而吏治亦惟兩漢獨絕職是故也況諸經經宋儒闡發義蘊益明我　朝

御纂七經集漢宋之大成折衷至當窮經者果能深通大義按諸實事無論漢學宋學皆足名世若夫聚訟於名物之微而無

當日用爭辨於派別之殊而不切身心皆非通經者也

一曰考史　自伏羲至明末六千餘年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具見於史顧史之爲書也博而其爲類也繁學者望洋興歎往往畏難而退然亦視其人質性爲斷不必以一例相繩有博覽無遺者有畧觀大意者有擇要精習者有分類專攻者有因事稽攷者讀法不同收效亦異而總以多讀一卷則有一卷之益多讀一日則有一日之益願諸生勵囊螢映雪之功懍尺璧寸陰之語積之久久自當一旦豁然若夫

列聖訓諭本朝掌故名臣奏議外夷情勢尤當博覽旁稽了然心目讀書之際即存用世之想庶不至泥古而違今亦不至執

常而昧變此讀史之要也

一曰學文　言者所以達我之思也文者所以存我之言也言之爲用也虛而靈文之爲用也實而滯然言者使人聞十步以外無所用之而文者使人見雖千里而外百世之遙皆可以達且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聖人固已言之矣特言非一端也文亦非一格也至理名言訏謨碩畫關繫天下感發人心者上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熟諳體製足備世用者次也選聲設色雕琢詞章足以賞心悅目者又其次也若夫傷敎悖義之辭非聖惑衆之語則斷宜深戒不可偶爾下筆矣

一曰尙武　晉俗儉嗇其爲人也多厚重而少文畏葸而能忍

比之燕齊之勇敢吳越之靈敏淮汝之伉爽閩粤之輕銳楚蜀之精悍秦涼之雄壯似皆不如然嘗觀春秋之世晉國之兵天下莫强焉西拒秦南擊楚東服齊魯意古之民或未必似今之民耶既而思之則晉地民俗固未始有古今之異特以其時策勵有人訓練有法故一有節制其兵安固而不搖審勢而後發試觀先軫韓厥欒書知罃魏絳諸人莫不老成持重謀定後戰正與晉人情性相合近者天下亦多故矣惟晉省地勢完固數百年稀見兵革積弱之勢厥有由來正當奮發自强同心敵愾有志之士儘可習練騎射槍礮創辦民團堡寨守望相助聯絡一氣近可以爲身家之衛遠可以備　王國之用他時衆志成

城將才輩出安知今必異於古所云耶又安知三晉之勇不克如湘勇淮勇之爲國宣勞耶願勿以余言爲河漢可也

一曰游藝　古者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皆童而習之所以服其敎和其志勤其手足練其心思故及其成也皆有能文能武之才至纖至悉之慮而風流儒雅所不待言後世棄此不講所習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習故一旦出膺民社而兵刑錢穀皆屬隔膜抑知今與古情勢雖異其理則一夫禮隨時爲損益者也而孝親敬長之儀事上接下之誼冠昏喪祭之節殊其制初不殊其意也誠不可以不之習也樂則雅士所尚古樂今樂不必過泥然或作樂以化民或好樂以蕩志此則存乎其人耳射

者所以備戰今之演槍礮試地雷皆射之類也御者所以備用今之造機器製鐵路駛輪船駕火車乘氣球傳電報皆御之類也窮六書之源工小楷之體諳重譯之文皆今日學書之要務也九章之數創自聖人後世愈推愈廣若幾何微積等類名目繁多學者淺深惟其所造要不可不知其崖畧推而言之則化學重學聲學光學皆數之類也若夫醫卜繪畫等事雖不可附於六藝亦濟人利物之先務擇其所好者習之可也

一曰訓俗　民風之厚薄係乎士習士習克端亦庶民所由觀感也爾多士讀書明理圭璧束身凡攬訟抗糧諸惡習固當疾□□諒不至多煩告誡惟念市井小民往往輕易犯法本府

於聽訟之際見有愚民無知陷入罪戾不覺爲之惻然今本府
於每月朔望宣講
聖諭亦無非欲啟其良心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然官之所
講說有限而多士之勸導無方誠能於閒暇之時酬接之際隨
機開導多方曉譬或剖析性情或陳說古事使鄉黨鄰里羣知
忠孝節義之可貴姦惡偷盜之可恥而又勉其勤警其惰或導
之以蠶桑紡織之利或惕之以鴉片嫖賭之害移風易俗之休
當有無難馴致者民之有恥豈惟本府之榮爾多士與有榮焉
民之無恥豈惟本府之辱爾多士與有辱焉爾多士尚其三復
斯言

一曰黜邪　吾儒之教至大至精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無弊溥之四海而皆通然自七十子既沒而莊列楊墨之徒已紛紜於天下厥後楊墨衰熄而釋道漸盛中國愚民翕然歸之凡慎終追遠之事無不有事於仙佛於是遂成千年不變之俗韓歐程朱極力攘之而其勢未嘗少衰迨天方入中國而教門益繁今則天主耶穌等教佈滿各省設立教堂引誘愚民一入其教即心焉向之而不復知有君親神明甚或作姦犯科恃洋人爲護符地方官不敢過問者此尤有心人所深思遠慮而惕然滋懼者也閒嘗怪佛教景教回教皆流行廣遠民之從之也如流水而吾儒之教祗中國之士大夫尊之而愚民每多去此而適

彼或以爲聖道廣大諸敎淺近之故然聖道雖深而近切世用
何嘗無淺顯語既而思之夫諸教所以易行者以其城社村里
皆可隨意立廟而未嘗擇地鄉愚婦孺皆可隨時瞻禮而未嘗
擇人此所以親而不尊也親故易從若夫吾儒學校除府州縣
外家塾黨庠蓋罕見也且又嚴其禁令非學政取進之生員不
准入學瞻拜平日黌宮深鎖惟春秋二祭有司數人行禮每值
朔望府縣行香而已卽身列膠庠者且經年未嘗致敬更何論
乎商賈農工負販婦孺耶此所以尊而不親也尊故難近然則
求鄉愚婦孺之先入於此而不惑於彼莫若使其尊而親之之
爲得矣何以使其尊親曰士紳躬行禮儀以爲之倡丁祭必與

朔望必瞻拜

先師掃除延請僧尼誦經禮懺之錮習紳富之好義者慷慨捐資廣設學堂城鄉村鎭多多益善農工商賈孰非聖教中人其願入學瞻拜者弗禁也學堂中或立卜士以寓神道設教之意或立醫師以示救民疾苦之情或肄習樂歌或練習武藝以興發其志氣婦女拜佛燒香者嚴禁之莠民傳習邪教者痛懲之彼天主耶穌等教更當無自而入矣雖斯言非一人一時所能行但使人同此心時存此志勉勉焉馴至於斯不難也是深有望於有志之士

跋瓊州府圖 己丑

是圖每方縱橫十里各州縣分界以紅線隔別山用綠色處鉤河道用雙鉤有名者注之無則闕之各州縣城俱繪方形成垜式各巡司分駐處所用方圓形單圈各處往來大道及新開黎峒各大道俱用紅點虛線全瓊山多田少州邑居民多在沿海一帶中間悉係黎峒北則黎化爲民南則民變黎籍東西南北縱橫約四五百里黎分生熟熟黎無異齊民生黎尙有刺面文身亦體袒裸者崖州黎峒最多亦最富強陵水則悍而不富其餘多寡不等文昌會同先本有黎　本朝二百餘年積漸變化與編戶無異臨高樂會化者大半定安六峒均遵約束昌感之

黎向不滋事儋瓊交界各峒自南豐設局後强梗漸戢惟儋屬西偏黎村尙待勦撫客民多散處儋州臨高澄邁之境近山地方以那大和舍爲總滙抱舍爲最多四方山爲最雜累次嚴辦鉅魁多殲其餘或亡或竄尙稱貼服至一切村墟黎峒海岸港口與夫山川道路觀是圖者俱可瞭如指掌感恩昌化海外有泥埠一帶長數百里泛海之舟必須繞至盡處始能出入萬州外洋有千里長沙萬里石塘之險海舟觸沙立碎俱相戒不敢近文昌海中有七洲洋銅鼓角之險海船最易失事由儋州至越南東境輪舟朝發午至故海防最要

罪言 甲午臘月祀竈日

古今之大患莫大於外夷蝕中國蝕之不已必至吞之遠者未發近者先之迨吞之之形已成則羣起而共吞之於斯之時雖有智勇無能爲役矣故善於謀國者必於兵形已露兵端未開之先爲之先事預防夫所謂預防云者非依樣葫蘆徒飾外觀已也必將以求才爲根本既得其人復用羣才以輔翼之然後法可稍變而事可立行十年以前尚有抗疏之臣自强之議立功善戰之將夙稱知兵之帥自法越事竣而置緬甸於度外撤高麗之防兵中外恬嬉殆將十稔乃者三韓事起兩軍相見有識之士憂其不振未幾而平壤潰矣奉天一潰再潰矣兵畏死

而不畏將將畏死而不畏法天下事竟有不可問者於斯之時將才最急唐之郭李宋之韓岳但有勁兵數千無待中樞指揮帥臣驅策自能克敵制勝挽回國命下此者非有大帥以節制調度之則不能成功宋之景德契丹入寇寇準決策親征宣和之末金人入寇李綱獨任軍事建炎之初金師日逼李綱復建大策明之正統乜先入寇于謙力主親征寇于兩人上能用之則國勢安於磐石李綱前後兩次皆爲奸臣所排旋用旋斥設能始終信任其却敵保邦較之寇于有過之無不及天下後世可以共信是則當大任夷大難非有命世之才不爲功昭昭明矣君子觀於李綱旣罷二帝蒙塵汪黃柄國倉皇南渡孟子所

謂不用賢則亡殆非虛語又昭昭明矣且夫古今之局有常有變天下之才有正有奇整綱飭紀者才也承流宣化者亦才持正明體者才也曉事適用者亦才然此四才者以之當平世佐治理則可矣若夫敵國外患變起倉猝軍鋒沛然而莫禦邊疆瓦解而土崩於斯時也非有李綱諸臣之才不能勝也人第知天之生才不易而不知世之用才更難用才而能盡其才尤難乎其難今試標一格於此一曰經文緯武之奇才一曰戡亂保邦之大才一曰包羅萬有之通才若此者非蜀漢之諸葛宋明之寇于諸人不能任也胸中有此才目下始能識此才用此才此其間有天秉焉而學問閱歷亦足以濟之中庸論知有生學

困之分及其知之一也方今
聖天子勵精圖治求賢若渴樞府諸公廉謹自守用人必愼草野之人皆知治平可翹足而待然而上不聞求賢之詔下不聞薦賢之章豈今日時局無待此三人者歟抑灼見此三人者世無其人而但取官階已隆者歟夫此三人者誠難必其有然但得其半亦足以排難而解紛若逆意世無其人而姑淡漠置之斯則有心人所不解也至於求才之道應責成中外臣工各舉所知或搜求巖穴或保薦屬僚或留心庠序或旁採雜流取之欲廣擇之務精其無所舉者必其不留意人才者也其舉不當者必其顢頇阿私者也若而人者當在錯之列方今僞妄庸劣

之徒布滿天下去之不勝去也莫若隨時甄汰之新進者雖未必才然而草茅進則賢路寬敍遷速則人心奮舉錯當則吏治肅文武得人則敵國不敢輕視羣策羣力亦治天下之具也版築市獄之流或者出乎其間未可知也日本越國內犯謀之二十餘年猝然稱兵不可謂不預乎壞一戰而渡鴨綠不可謂不銳其主親駐廣鹿島竭公私之財以餉軍擲生民之命以逞志不可爲不强然而眈眈有虎視之强鄰特久有不貲之軍餉糧運軍火倍極艱難冰雪嚴寒士氣不振力小謀大後患方長特我之人才未裕是以屢失事機轉瞬春融輪利彼若捲土而來何以禦之坐失於閒暇之日宜奮迅於急迫之時古語云拔卒

爲將拔士爲相在斯時矣周宣王中興方召仲山甫佐之漢光武中興雲臺二十八將佐之下至晉唐宋元諸中興莫不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用能攘寇扶危克延國祚我　朝龍興遼瀋統一中夏武功盛於前代道咸之間粵匪倡亂捻回迭興天下之勢已成岌岌迨曾文正胡文忠諸人出羣才彙征新進爲多識者謂曾胡諸公應運而生若非我
皇太后
穆宗毅皇帝不次超拔大破成格不能收戡亂反正之大勳然則一時禍亂必有一代人才謂當今之必無人而無待旁求者非愚則迂也某錮疾篤老無所冀倖亦無所避忌是以倚枕濡

筆而質言之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子壻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四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上樞廷書 同治庚午孟秋

津門之事都中言和言戰計必紛然然以愚見觀之不籌全局利害遽開大釁其見固非苟且了事不顧虧　國體失人心亦不得爲是惟有外示和內嚴備而以衆怒難犯脅之庶幾折其欲逞之氣而伐其藐我之心和局仍可以定　國家和外夷名爲懷柔實非得已兵食果足勢力果厚戰亦何嘗非策而就今日時勢而論則和亦當今權宜也大計在和小釁忽戰誠爲矛

盾然我之計果出於和彼知我之計祗辦一和其狎我玩我要
我以難從之請無厭之求亦何所不至哉厚集兵力撐衝駐紮
酌召一二解組知兵大員以備任使從容佈置而外若行所無
事者一面密諭海疆各督撫示意有夷場州縣令民間編造討
夷公檄揭之通衢大畧言天津因法國洋人挖小兒心眼致釀
事端令夷人不知自反索取官長暨百姓頭顱以洩其憤朝中
顧惜大體仍講和好我等衆百姓聲天同怒不甘與挖心挖眼
之虎狼同國而居遭其荼毒今已團集義旅若干俟津民與洋
人開仗有日我等約定日期同心滅夷云云而我各督撫仍明
白曉諭令衆百姓毋妄生事端以安其心夷情雖悍既知有備

且憚衆怒勢必消沮然後斬囚以抵之計値以償之皆可從容設法矣姍彼或持强挾勢所請難從則當明告英俄米布等國云曲在彼人釁非我啟事與和約無涉以伐其連衡之謀然後簡將帥集兵力結民團竟作戰計彼未必不轉出於和也就令不和而我有以待之矣往年朝鮮江華之役論者咸憂彼國不支卒以背城一決然後立國可知和戰兼權剛柔迭用乃爲綏內攘外之大策抑又聞之古之論欵敵者曰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則今之亟亟求和惟恐不得者得毋戰守之備未固乎戰守無他練兵而已夫京師天下之首也而今日之京師又非昔比夷巢鼎鼎逼近皇居出入　國門曾無限制寇仇在

臥榻之旁有投鼠之忌而輦下滿綠各營疲弱已極何能鎭壓攷漢唐宋明京師宿重兵皆十餘萬少亦八九萬今以兵籍計之除滿營外綠旂近三萬人率不任戰推原其故將弁乏才簡閱不精耳計惟有加餉足額選將領行賞罰訓與練兼施技與勞並習整頓數年庶或有用各直省中酌調精銳二三枝輪流番休宿衞譏訶挑其精卒以爲兵樣此亦古人踐更之遺意也各直省責成大吏以足兵足食爲考績勿事至而怯勿事解而弛以冀日起有功目前則惟有如此辦法彼亦人耳豈有不計利害者又聞法國鄰邦中有挾深仇者將開兵釁以甘心焉而未知其確否宜募結實可靠而有權變者不拘官民給與

重資赴泰西遊歷速即歸報或附密電到香港再飭兩廣督撫慎密派員候電設法轉報但願事定之後時時以戰事爲念而務求自強自治之術斯則萬全之算也

致夏詹事書 名同善辛未五月

子松先生閣下瀕行時蒙三次枉顧竟未一晤歉甚罪甚朵人事疏嬾最不喜作泛泛文字亦最不善作泛泛文字以故近年來嘗登貴人達官之庭及其既別則鴻沈雁斷世俗所謂不見以書常至為敬眉山歎為未能朵亦云然雖然尋常問答之書可簡而德業相規之書不可簡朵嘗三至都門矣耳目所及隱然負天下之望者幾人慨然以天下為任者幾人懷忠告之意而作不入耳之譚知者不為若其人之量與識與學皆有卓絕一世之概而其意氣之謙謙常有察邇言詢芻蕘之意於此而猶靳吾言焉彼古人之拳拳於吾君吾相者抑獨何心哉不揣

謭陋逕獻其愚惟大君子留意焉竊謂當今之患患在人材而人材之不足則自科舉始以言取人末矣時文之於言淺之淺者也若試帖與楷書可以不論乃　朝廷既以之取士而士之雋於斯者遂以爲治天下能事盡在於是幸而無事相與雍雍乎揖讓太平一旦有小利害則羣然不知所措矣又何論乎非常之事安危之機此無他不講求於平日者不能判剖於臨事不審度於事先者不能從容於一旦今時藝取士之法已閱七聖矣積重之勢既不能驟改士之有志當世者獨有力自振拔不爲流俗所囿而尤必高放眼孔統會古今凡列朝之治亂得失中外之消長盈虛人心之向背從違國勢之强弱衰旺曉

然於中得其窾要因而學術吏治之源流兵農政刑之綱領以及海防河務軍政鹺綱凡爲國家實政之所關皆當一一究心以期有體有用鉅細兼包夫而後無愧爲士即出於科舉之內仍不域於科舉之中獨奈何斤斤焉守程式酬應之長溺考據詞章之末而曰我學士也我通人也無乃識其小而忘其大乎雖然士之遇不遇未可知也求志達道三代後有幾人邱壑終身因而藏拙後世何責焉若既有位於朝有聞於國積資而進之苟循循焉無大過皆可以造乎其極於此而猶曰我極我位爾他非所知也不且爲樵夫牧豎之所笑乎然而其人非天下之所宗則其責亦非輿論之所萃隨班伴食自古而然彼固庸

庸自處世亦庸庸目之斯其人亦可以不論今有人焉亦既不世出矣幸而猶未大用其歲月尙優游而有餘苟於其時不究極古今之變事物之宜用人行政孰爲得而孰爲失安內攘外孰爲經而孰爲權一旦
聖天子勵精圖治前席而咨之枚卜而登之其何以從容獻納譚笑受成爲子孫黎民造無窮之福哉凡事豫則立小道薄技苟有可觀皆經簡練況乎體國經野之大知人安民之方而可以不學無術之躬鹵莽試之古之儒者莫不儲之於暇豫之時而出之於徵庸之後夫而後爵位所至功名隨之苟不然者吾未見其勝任而愉快也閣下沈潛而高明其於天下事豈未之

深思而深猶若不能已於言者良以事理無窮精義尙徙研之愈深養之愈純則出之亦愈光大而篤實而投分之誼亦以陳善爲敬故不敢憚其曉曉云爾炎暑方熾諸惟珍重餘不盡言

報趙桐孫書 辛未秋日

九秋道出津門荷枉駕見臨清譚暢飲數載闊悰得以略敘解維而後胸中所欲吐者猶觸緒而來轉恨邇時分手之速也月初復蒙惠書踵至開函三復無量欣愉大文四篇書五代史家人傳後議論純正於大家中南豐爲近書區田冊後尤爾雅典核一畝三甽擧自后稷趙過代田因之近世江南水田直其耳孫耳農政諸書侈言區田然畫塍隔區得地四分之一而欲畝收數十石恐無此理陸桴亭云可得五六石斯言近實且必濱水近廬之地而倍致其人力乃可不然豈有厚利如是而農不趨之哉送沈觀察序起宏偉結肅括中間敘述詳而不繁簡而

得要殆昌黎所謂泓演涵迤以蓄其有者記移先妣柩事句有不古處要無害爲大醇弟奔走無成所學日陋爲之既不精言之豈能入肯承索舊作因覓鈔胥稍稽裁答玆奉去三首若蒙大匠糾其不及感且不朽中山祧廟議彼國羣臣有大禮疑問都爲一書中多騎牆文主析疑故盡意而止其時在都人事正忙且無藏書可發搜索爲之未滿處甚夥幸爲摘出官輪船招商議必有卓見祈於暇中錄示第所謂官廠者馬尾乎抑大沽乎閩中船政幸有端倪而任事者外畏謗言內憚掣肘知難而退委付庸流面目猶存精神不屬此等艱大之業非豪傑力肩焉能支拄津門若踵其役當有一番氣象第木鐵諸料不如南

中爲便耳風便亦祈示知

致譚方伯 代周福陔觀察壬申

天下之官上則撫藩下則州縣撫藩尊其權大州縣卑其任專此四官者權自我操盡一分心力見一分功效若道與府上不預政下不親民不過一碩大之閒曹耳偶有作爲州縣已羣起而譏繼而上台疑之同列阻之卒歸於斂手坐視而後已嗟乎道乎府乎豈國家設官之意乎湘陰宮保才大如海氣勁如鐵中興名臣中湘鄉益陽而外實無其比西陲軍事如此其棘不數年中次第剷平功業之卓偉固不待言其堅忍盡瘁而不急近功尤近今所罕有昔湘鄉相公稱之曰用意甚遠審機甚微早有以信其素矣來諭以受恩之人謗言四起爲之不平某思

此種宵人背德造言固其常態目今天下無公是非久矣中外大臣不滿於湘陰者何限羣疑滿腹蜚語流聞功高得謗良不誣也雖湘陰不因此而損益然利口鑠金亦殊可畏幸政府中有力持公論者故得無恙耳此實西土之幸也亦社稷之福也

復趙桐孫 癸酉秋

昨奉手諭拙作過蒙推許轉以爲愧就中疏謬之處復蒙摘出一一甚感甚感反覆循誦具紉切磋相長之意第其中有不得不辨者造船練兵經費籌及漕項者原以 國儲支絀無大宗餉項可提不能不指定此款因思既爲運漕之艘取漕款以給之名實尤爲相應若不將此項劃出將革之乎抑仍之乎弁丁坐食書吏侵漁迨二十年雖所發不過三分之一然 國家之帑果關大計鉅萬不惜若其虛糜分文不可閣下謂現發祗二三成因有杯水車薪之說八省全漕京倉命脈所繫李唐不以安史之亂而廢江淮發運我 朝豈得以髮捻之變而罷東南

輓輸特兵燹之後民氣未復故遲遲耳全運必復則衞所之款亦必復何慮州縣無可清藩庫無可撥耶策中所籌各費不過銀二百數十萬耳除屯田所入五六十萬所短二百有餘萬以起運全漕計之不過每石派出一兩即足集事嘉道之世河運正盛公私統計有每十石致一石之說有用銀十八兩致一石之說雖所言不無溢實亦總在十兩左右昔以十而今以一尚謂必不能行我不信也今江北試辦之漕由河運者每石准其開銷二兩餘江南路遙脚價當增必在三兩之譜河運以三而可行海運以一轉不能行乎江西之敢違部檄懼河運耳若竟行海運而皖湘鄂皆行舉辦彼敢以運費無出爲辭乎中外大

勢已開數千年未有之局天時地勢人事三者皆變 以幅員論
俄環我西北翦滅日聞藩籬日撤英裂緬甸與我滇 蜀鄰法割
安南與我粵鄰倭酋革封建爲郡縣佳兵之端已兆 東南各口
夷房窟穴番船縱橫已見不可收拾之勢及早圖維 尚恐不能
補救若待有事而議設防恐火舟非嗟咄而辦之物 也策中四
者設廠五衞購買原以製造不速故推廣其制以一廠造兩船
論四廠已得八船餘省購買八船適得每年十六船之數兩湖
廣東創始設廠約需百萬寬以十年之期其前五年之款正謂
設廠之用去歲閩廠用三百數十萬六舟已下水未成者三舟
亦不致一船未造而已用費二三百萬且閩爲創始中之創始

故有廠地壓沈之事若滬上則已大省此後接踵而起當必更省惟兵船馬力宜大誠如尊諭似不能限以十萬有餘又水旱災緩恐不及額所估宜寬籌之說本與劉晏造船之意恰合極有見地將來明定章程自當妥爲籌定總之弟所言者其大致耳節目次第及核算細數固不能云無遺議也又屯田一項六十字下萬字上脫一十字係胥鈔之誤而五萬數千頃則從漕運全書查出似可徵信台端誤覩頃爲畝耳匆匆書此

復劉方伯書 癸酉冬

接展賜書盛蒙奬許愧無以當朵秋間輭紅一遊兩月而返孫山而外甘之如飴所懼者齒髮漸衰修名不立耳離宮之役前輿爵相譚及非特經費甚鉅抑且流弊滋多而沈游兩侍御後竟無昌言及之泛泛河中木殆今日朝右之謂矣關內粗定金甌似已無缺然而泰西諸夷窟穴我各海口傳子及孫寖昌寖熾已見不可收拾而又俄環我西北英裂緬法翦交南荒已成牙錯倭酋銳意治兵尤為門庭隱患在我為孤立之勢在彼成打圍之形而奸民之待釁者彌布於廿一行省若奉省口外之馬賊直東之梟匪教匪皖豫之捻餘閩粵之會匪湘鄂之教匪

游勇滇黔陝甘之回匪其尤著者此外如客民棚民嘓匪刀客幅匪會匪之類更僕難數禍機一發內外交訌雖有善者不能挽救設賈長沙處此當不僅痛哭已也采夏間有時務策一首大致分省造輪船寓練兵防洋於轉運之中草茅發議姑就可言者而言而爵相復陳黃河不能歸故摺內海運一層又經部駁悠悠歲月不求自強天下事伊何底耶鈞臺碩望宏才豫章十餘郡已見受福愚意謂惇大之中當具嚴肅之意蓋牧民之長以慈惠爲本而馭吏之法稍近慈惠則彼之不才貪庸者皆得濫厠於其中而生民之元氣凋矣且矯姑息因循之弊非嚴不可眉山尙威亦是此意千里將忱惟希鑒納是幸

上李中堂書 甲戌春

少石於差次回轉述鈞諭命留保陽與渠共事當即搬入署中所有收發公事均過目一遍以資習練公餘之暇仍以圖史自娛昔歐陽永叔令夷陵悉取往牘閱之故能周知民情洞悉物理歸震川尤留心於文移邸報學問經濟之道苟會其通固無時而不在也俄人不遵條約任意闖邊志在別開生道以便馳騁蓋兩國邊界惟庫倫一道爲斗入尼布楚一城東枕黑龍江溯源而南可避險沙山磧多倫諾爾一帶尤饒水草自較西路爲捷利異日中外有事若以奇兵出此直扼京師之背何異從天而下也倭酋銳意治兵東南之禍爲期必不甚遠臺郡膏腴

尤所垂涎異日兵端當始於此法人窺伺南交爲日久矣朶昔歲遺友人書曾言及之見者以爲妄譚去夏子壽太史亦謂越南必不能自存敝同年李比部承客遺書相告謂越南貢使甚腆於昔國必有故機緘已露人得知之而不料其火速如是也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不識政府曾念及此否朶年逾强仕一命未膺而早夜所戚戚者不在歎老嗟卑而在積薪厝火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中堂得毋嗤之也耶

致趙桐孫 甲戌春

銘老來得悉文旆駐嘉會堂中濟濟多士連袂揄裳飽聆鄉音載聯文讌友朋之樂可勝健羨比者揭曉在卽辰維掄元擢魁鬱爲選首董江都天人之策駱賓王帝京之篇照耀藝林傳爲盛事從此績學好修之士恍然於學優則仕如左劵之操未始非梓鄉之赤幟也心禱何如弟月前正擬赴津中堂命留保署料簡文牘與少石望衡而居公暇仍以圖史自娛每逢五十手談一二局公私優閒差足告慰惟愴懷時局則有不能已於言者亦繞朝贈策之意云爾法人窺伺南交客冬又爲鄭裂用劉黃思歸之衆乘機蹈隙鼓行而前嶺南數牖帥能禦之否乎卽

不然陽畫鴻溝之界陰肆蕩搖之謀虎狼爲鄰終是南朝病塊俄人注意尼布楚多倫諾爾等城意在別開生道以利直達庫倫大吏既不能遏典屬國恃一紙約章杜其闖越能乎不能異日中外有事敵以鐵騎長驅直搤幽州之背不知何以禦之蓋尼城東枕黑龍江爲八斯科斗辟之地溯敖嫩而南山險較少且在沙磧之尾多倫元上都地諾爾者華言泊也地平足水草取徑自較他甲城爲捷彼之眈眈於此其心實不可問印度東北之境本與藏鄰而路途彌迂英人近復經營緬疆火舟溯怒江而上鐀輪越阿瓦而西銅壁鐵壁諸關恐非一丸泥所能封矣斯三邦者各闢門徑以圖吞噬蓋有見於沿海各口公家之

產無從着手也泰西之於我既如此矣而彼倭酋者發憤自雄兵政寖强復深結西人以爲遠交近攻之計東南之禍爲期必不甚遠台郡孤懸尤所垂涎兵端之開必在於此異日者東西合從各戰其地而我各直省之奸民如雲而起天下事尚堪問耶然而　朝政清明人材彙進則彼之狡焉思啟者固將有所畏而不敢逞斯則折衝樽俎之術也弟客歲曾言方今局勢略如打圍干戈之運未知所終又云西禍大而遲東禍近而切不圖年未及期機括全露天下被其害而我受知言之譽能勿愀然也耶獨坐無聊偶發狂論竹篔來可以示之

復夏侍郎 甲戌夏日

子松先生閣下月之初八日捧到手書猥以芻言盛蒙推許且將拙作轉呈合肥爵相想見大君子志在利濟造福蒼生而不沒鯫生之片技猶其小也來諭謂疏重於築即平氏決河浚川而無隄防之義一語洞見癥結曷勝欽服前己卯歲寓都時適固安四工漫口曾作疏築永定河議亦謂築不如疏頗爲譚司寇竹崖翁司成叔平張編修香濤所許可蓋時寓於譚而此爲成均試琉球教習之題若香公則以燕產而質之也惜篇幅稍長舟中不及錄呈前議不及疏浚蓋此篇主腦在闢復故道之異論故齦齦於可北不可南至如何治法實未詳備大約疏築

二義相輔而行劉莊襄問水集頗詳浚河之法器用賅備他如裘文達百龍摻沙及川字溝去淤灘之類全河底績廳汎歲修疏浚實爲至要至切其功用遠勝築隄若氾濫未定築似重於浚蓋築隄束水水行駛疾淤沙遄行河槽日深似較寸寸節節而爲之者畧勝有明隆萬間淮河噴湧四出淸口逐陻時有議開浚爲要者及潘季馴總河事則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及高堰隄工成而淸口深闊如故又有怪其專於治隄者印川應之曰河底深三四五六七丈闊者二三里隘亦里許沙飽其中不知千億萬斛卽以十里計其工其夫其歲月已不可計以水刷沙如湯沃雪潘氏治河近代推爲第一手

其言似不容忽又承以德棣八流見詢蔚宗書王景本傳並未臚列續漢志併無河渠書他書中亦未經見昔王景欲修禹舊迹而不可得今去景時與永平至中天其年代相若似在不必深究即如禹河漢得其三唐得其六歐陽忞又得其一不過備博古者徵引而已考據之學愈古愈貴經世之略愈近愈切兩者故相背而馳師古人者師其意而已不在迹也

致朱桂卿 甲戌秋

兄奔走長安道上已七八年不知者謂役役求進耳郭林宗周旋京師別饒深意世俗那能解得去歲引見後以教職用秋杪回東今春見中外諸臣河議尤怪柬撫一疏悖古荒今茍從其說將爲禍階輒作治河私議一篇約六千言以折一是不意見賞於合肥爵相蓋時方奉勘黄之命也既而運函相招夏間赴津復蒙堅留運次商榷復進時務策一篇力主行海運造輪舟寓練兵防洋於轉運之中爵相入告略用其意不復故道一層雖蒙允准海運一節又爲部格習俗相循牢不可破天下事不可爲矣目今中夏名爲無事然奸

民之待時而蠢者正難指屈若回若梟若教若會若捻餘若客民若馬賊彌布於各直省時起時熄不知所止然此猶可懾以兵威也泰西各邦窺穴我各海口傳子傳孫寖昌寖熾已見不可收拾而又俄環我西北英逼我西南法占我南交統觀大勢犬牙相錯漸逼漸緊譬如打圍又倭酋崛興銳意治兵門庭之寇其禍尤切特爲阿骨打與完顏亮則未可知耳西禍大而遲東禍迫而切湘淮迭起力幹中興我浙一鉅瀆也自待不宜菲薄黃爲巖邑其人勁武閣下秉鐸攸司然牢籠傑俊以備　國家有事之用自在深心人耳顧我弟之留意也兄初秋入都與士大夫周旋竊見人心浮僞如江湖之日下盡焉憂之陸沈之

嘅又將復見於今日閣下在南中亦同此浩歎否

致夏侍郎 甲戌秋

子松先生閣下都門揖別易箑而爐翹企生平欽遲無已辰維政福日隆榮問休暢至以爲頌采跧伏案席忽忽歲月近隨節返保陽惟以圖史度晷而已在都時聞閣下大本在農一語歸繹其旨誠有味乎其言心折者久之因思某所建沿海各省造輪舟之議與尊見不同者形迹耳其旨意則固未嘗不同也蓋當今急務莫要於强兵而非富不足以致强農也者富之之本也謂祇求力農足用而不必强兵閣下之意必不然也若采所謂造火舟藉漕運以練兵防洋其意亦不出於富强而語不及他者蓋就一事而言至於正本清源則必自 朝廷始矣草野

之中何敢輕議此間夷務而外河務爲急浚河築隄開引闢淤印委奔走於下爵相督籌於上勞心焦思已閱三載而今歲遇澇中澤之鴻仍哀鳴不已實以河道湮廢方恪敏後已及百年而近歲横流直爲數十年所未見西沽有新垣一周未及築室屹立水中央是其明證某數月以來仰稽往籍俯覈故牘旁採衆論覃思其故折以獨見始知受病所在遂以輕重緩急先後之說進且力贊開陳家溝引河往復辨論齟齬久之陳家溝者海河分洩之尾閭也直省及晉豫塞外之水大者數十小者數百而以五大河爲經總匯於三汊口是謂海河夏令測量狹者十五六丈淺者一丈四五尺以測土方之法測水絜之各口門

寬深之數實不能容道光初年程月川督直隸以爲北河既溝上游諸工皆可次第舉辦云云水害除水利興農田營田皆有端緒倉廩實而兵甲强理本一貫但恐經費奇絀事力不繼耳圍場用兵之說想係傳誤歸時已將尊意轉達中堂留爲後日張本咇魯使臣葛爾西耶經爵相四次駁詰其理已窮其心未折竟至拂袖而去鄙意謂咇魯小邦虐民大仇英申其禁我與以約毋乃爲西人所竊笑且彼國戰船不多與歐洲臭味差池絕之必無所慮未審卓識以爲然否

松老素不以輪船爲是嘗辯論移晷彼此面赤而猶未已余忽憶丙歲入都時松老曾有函來云會考恐其移早必須乘

輪即以此詰之始無以見難然默窺其意猶未爲然後交頌
裕如廉訪於輪船不加貶而鐵路則以爲必不可行一若輪
路既通後遇開釁彼即乘輪而進疾雷不及掩耳矣其堅持
太過甚於松老二君皆當代正人君子素蘊忠愛所見則如
是甲午秋三韓釁啟遼左爲戰場我之援兵抵津後得以稍
迅全賴鐵路之力師行以五十里爲率輪車日行千里以外
不能相提並論設自鄂至都之路不爲羣議所惑早見竣功
軍行不更迅耶鐵路利害已成聚訟識者自能辨之至藉口
一層獨不知世間有强水耶暢銷土貨初年誠所不免然我
能振興商務安見土貨之不能暢出去秋日本自平壤長驅

北犯並非得輪路之助天下事以得人爲第一義輪船鐵路皆所用之器也人非水火不生活以其溺人焚屋之故而遠之可乎丙申自註

復許竹篔 甲戌冬

蕭齋岑寂接誦手書暨銘青子峨兩函驚躍而起精神頓增如對笑言如聞慨歎尊意謂善辦與不善辦僅分喫虧之多寡及竭力籌海此裕則彼絀弊仍有所歸等語皆剝膚存液探甕叩底之論彼排場門面者何能夢見及此淸吏治爲目下第一要義台端及子峨剴切言之與鄙意適相符合停捐一事極小極易尙牢不可破其十倍百倍於此者更不必論矣故居今日而言振作萬不能行之事而尙齦齦不已者恐繞朝笑人耳今之天下欲弭外患非自强不可人能知之而自强之要之本人固不能盡知也簡器造船防陸防海末也練兵選將豐財和衆方

爲末中之本修政事革弊法用才能崇樸實本也正人心移風俗新主德精爰立方爲本中之本得末中之本者尙難勉支强敵得本中之本者足以永奠苞桑若僅從人云亦云着手而復雜進奸巧佞諛之徒以敷衍之亦徒見其耗財速禍而已至政事之當修弊法之當革才能之當進節儉之當崇拙議已畧言之特未詳備耳若正人心移風俗似與海防兩不相涉不知人心未正則是非不明風俗未變則志趨不一雖有整齊之政嚴實之法精嚴之治通達之才而得於前者仍失於後利於彼者或塞於此百賢俊成之而不足一奸佞壞之而有餘自來羣枉曳輪一蹶不振者何可勝道彼其時人心風俗必已頹極壞極

胥天下如醉如癡如夢如魘或酣歌漏舟之中或譚笑危堂之下見有識議異人志節殊衆者無論是與未是概目爲多事好名而爲君子人者亦知風會所趨不能以人力挽相率引退枯槁顑頷而不悔淺中弱植之徒隨風而靡其心則喪盡矣其俗則頹極矣氣揚志得者非庸妄即佞巧而國非其國矣人心何以正躬化導尊名教其大綱也風俗何以變崇師儒辨學術其大要也顧其事　廟堂主之宰相輔之夫而後振裘挈領之勢得以之修政事則無名實不覈之病以之革宿弊則無陽奉陰違之病以之進才能則無奔競擠排之病以之崇樸實則無飾僞行巧之病而練兵選將諸事更無論矣今有羸瘵積弱之夫

欲與强有力者鬭將先固其體耶抑遽使之習拳棒握弓矛而逞志於一擲耶一步十喘而求其跳踉距躍拳未奮而氣先窒矣何有於鬭若謹養我身力去我病元氣內固精神外充然後再求手搏之法角勝之方彼强有力者將戢其雄心而不敢逞且天下之勢盈久必竭强久必弱秦西勃興已數百年盈滿泰侈旺氣已發洩無餘我中原誠能自强數十年後氣機自可徐轉遼金初興皆有雄據神州之勢迨其後葉幷弱宋之不如脫奇渥溫氏不興於和林中夏豈能爲外藩所有耶雖然本中之本

九重主之處臣下而言補救縱盡十分心力不過收五分功效然能盡心力究有幾分功效曾文正恆言君子之道莫大

乎以忠誠爲天下倡誠有倡者必有應者而奈何聞其語罕見
其人也滇事兩奏
明詔畧爲結束威使不久復將入都免稅一層總署已允許於
英租界內豁去信否滇中來函已拿獲野番十餘名辦案竭力
可謂無以復加而彼仍嘵嘵不已統衡大勢緬甸腴要盡爲英
佔貧國用者惟臭油井寶石廠二處越南又失三省河內繁富
海陽口岸山西一水可達滇南皆屬形要已與粵邊牙錯俄之
窺我暫緩於西而亟營於東庫倫黑吉等處始尚以遊歷爲名
今則乘馬持械不藉護照不受盤詰一似踹營探路之狀日本
復有事於朝鮮以翦我東藩其遊歷內地者由津門抵都出盧

龍塞歷渝關登醫巫閭山憑高遠眺大有立馬吳山之概敵之圖我可謂日蹙月逼勇猛精銳而我之所自强自立者僅僅從皮毛下手是猶弱症已成色脈皆變而庸醫尚以清描淡寫之劑戀藥資冀天倖也豈不悲哉聞各國告急請援之文絡繹而至總署覆文不過各守疆界無得生事等語而已曷勝浩歎夜永無事振筆直書不復有所顧忌除子峨外望勿示人

復趙桐孫 甲戌冬

昨展還雲並諸公議稿及拙作過蒙獎許徒增負愧某於去歲作此文時擬寄至津門爲採擇之備匆促而成罅漏頗多來示摘出數條皆足正我疏誤若崇節儉則部款少撥諸語尤見完密謹當一一改正而其中尙有不能無言者謹覼縷陳之想閣下不以爲好辯也尊意於六條中獨扼重籌餉故言之最詳而辯之尤力鄙意方今大病在不究民困國貧之原而祗言籌餉二字夫所謂餉者不過軍需之用而所謂籌者無非籠取之方一人倡之百人和之上下交征利而百弊皆伏於其間何則前代之患或上絀而下贏或公散而私聚尙可以挹注斂取爲救

時之策今則中外朝野同一空虛若再竭澤而漁決裂之患必且隨之弟所陳崇節儉清吏治興農桑汰冗員去游民皆非籌餉之事於本義似遠必爲流俗所迂不知足民足國籌餉之本也民不足國於何立國不足餉於何籌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帝王之大戒若第於籌餉二字着力賢者處此尚不免苟且之政朘削之術況於不賢者耶今之天下窮則極矣而爲時尚暇苟不凝神壹志以講求體國經野之道而常行衰世苟且之政將來有急何以加之譬之乞鄰貸友家有急需則然耳若時時行之倉猝必有不應者故祇言籌餉而不言足國足民今日之大病也尊意又謂必籌餉一層確有把握而他端始可下手即以

籌餉論將取闒茸無能者而籌之乎抑取廉幹有心計者而籌之乎閣下必曰吾將擇人而任之然則用人之急於籌餉概可知矣明之末造府藏匱乏可謂極矣我　朝入關定鼎締構經營征伐四出費帑浩繁然當時大農無仰屋之嗟有司少掊克之政而軍餉自裕經費自充其故何哉國勢方盛人材衆多故不言利而自足也雖中興之於開創一則值掃盪之餘易於更始一則承積弊之後難於挽回然大致要自無殊聖經云有人此有財後之經國者豈能舍經常之道而別開奇捷之端故培人材以立國爲今日第一要義雖不僅爲籌餉用而籌餉實統乎其中閣下論鹽關稅釐四項欲剔弊興利恐轉以厲民因之

輾轉而無長策亦不得其人之故設令有陶文毅兪陶泉者爲之剔鹽務之弊有胡文忠閻丹初者爲之興釐稅之利宜無不欣然從之望溪謂常利坐失於伏闇之中歸獄於遂甯張公子此亦用人急於籌餉之一證也請爲閣下轉一語曰必人才一層確有把握而他端始可下手卓裁以爲何如捐班一項閣下謂方面宜停佐貳雜職不必停捐職果無害於吏治正印亦何嘗不可若其有害佐雜亦何嘗可蓋正印出治之人也佐貳佐治之人也不過害多害少之分且既爲佐貳矣能限其不爲正印乎若云方欲籌餉而舉助餉之門而塞之弟於停捐一條不列於淸吏治而列於籌餉爲之通盤算出固知天下識大體之

人少貪小利之人多閣下既知收一耗十之弊而必欲留此一途毋乃未之思也乎若以雜差猥役有科目中人所不屑爲查舉貢就職吏員差滿彼固自有出身唐宋簿尉皆進士爲之未聞有不願就者即捐例未開之時亦不聞供職乏人仕進一途積重之則末秩亦榮積輕之則達官亦辱時實爲之目今書吏塞入仕之徑自棄日甚作奸亦日甚亦開捐有以致之至游民勢不能去固也然蠹國釀亂此輩實厲之階自來識治體者每齦齦於此而俗吏忽之不獨孫可之去羣髡蘇子瞻去奸民近代惲子居有游民日多之論曾文正亦有三游之說謂游士游民游騎也若夫學通中外精熟韜鈐則不得以游士目之必當

收錄以備國家之用忍令其終身流蕩忘返耶如斯之人而仍令其游亦宰相之過世道之憂且弟所謂游民乃游手好閒之徒而尊意專以游歷之士當之宜其牴牾不合也特此種措置皆在治道整齊人材彙征之後操切圖之轉滋流弊玉瑳救時私議閣下謂設御史監察師傅非治體誠然誠然第預教所關實大無論中人之質可東可西卽上智卽下愚亦當盡匡輔之義施補救之方元祐之世賢奸倒置元氣日傷然較之苻生石虎猶爲勝之若論材質苻石二主未必在哲宗之下然則哲宗之僅成爲哲宗未必非預教之力昔人謂漢高祖若能讀書講道其造就必不至此魏孝文何獨不然盡人事以格天斯言近

之矣少石前月二十九履新近得其來書以與京中交涉事件太繁不無掣肘文旆何日入都幾時可以來保臨風翹盼溯洄深之

致劉方伯書 乙亥

月初接奉賜書猥以縱譚時事歎爲忠言許爲至計噫言者非難聽者爲難采其可以無憾矣采今歲中堂命留保署料簡文牘公餘之暇仍以文史自娛而愴懷時事則又不能已於言者法人乘越南內亂乘機進取駸駸乎與强敵爲鄰自古與國見吞未有不災及己者俄人捨恰克圖常行之道任意闖越意在別開捷徑以便馳騁尼布楚一城南枕黑龍江爲敖嫩北界循源而南可避沙磧山險多倫諾爾一帶尤饒水草奇兵出此直扼京師之背自較西路爲捷敵之注意於此其情可謂至險印度東北之境本與藏鄰英人近復窺緬以近滇疆泰西之於我

既如此矣而同居東海之倭主年少氣銳兵政寖强鐵甲飈輪日見增益東西合從必爲首禍異日者見利而動各戰其地而我四布之奸民乘時而起斯時雖得師尚父爲帥韓彭爲將亦無以收戡定之功矣雖然朝政清明賢才彙進彼之狡然思啟者固將有所戢而不敢逞此則馨香禱祀以求之者也采馳驅半生日月云邁尙無歎老嗟卑之戚空抱積薪厝火之憂嫠不卹其緯而憂宗周之隕鈞臺得無啞然乎

復施均父 乙亥冬

接九月間惠書且慰且感閣下蒼茫四顧杖策西征意將得天下第一流人與之共事今既如願矣稍爲委蛇劍氣珠光豈能終掩西陲軍事畧知大概狐裘蒙茸之喻實切時要巴城既設總糧臺烏科兩城設局分辦足供諸軍否前敵有無戰事南八城究竟若何情形聞已受土耳其之封土於歐州本非强國素無長駕遠馭之畧以愚意度之殆俄人詭謀藉同教以相連絡而已得徐徐安集招徠以爲有事東方之張本恢復之計誠爲伐謀惟既辦東南萬餘里之海防復辦西北萬餘里之邊防國力實有所不逮論自强者以練兵選將簡器造船爲主知本

者推原於用人變法目今人才凋喪極矣方正廉潔之士但知謹身才猷發越之流類少實際卽間有非常豪傑而畛域意見皆不能無求其通天下之志合天下之才以世道人心爲念以安內攘外爲心誠戞戞乎難之尊函爵相一見極爲賞歎東邊洋務如有建白弟可轉呈

復許竹篔 乙亥

來函抗論時局拈謹小慎微襲常蹈故八字洞見癥結其取人必使合己以外概薄爲多事蔽賢之隱衷與畏事之積習數語寫出可謂切中膏肓籌餉爲當今急務然第言籌餉而不講開源節流正今日之大病蓋餉之爲名第供軍國之用而籌之爲術不過籠聚收斂之方末而非本可暫而不可久拙議崇節儉淸吏治興農桑汰冗員去游民數條實爲補腦要着當代知此者鮮西陲協餉大約每歲九百萬而不能解足時虞匱乏若經營關外轉輸愈遙經費愈大古城糧石十三兩舊額必不敷用袁司農所以有增餉之請然猶就烏魯木齊及烏科等處也倘

欲進規伊犁及南八城因而與强敵搆兵則邊衅愈大收拾愈難不獨餉力不及人才亦有未逮然則將棄之乎非也審時而動量力而進古之明訓今既防東南萬餘里之海復防西北萬餘里之邊而我之所自强自立者不聞有大振作大經畧則藉此至弱至孱之國勢而欲其肆應不窮難矣然就邊海兩防而論似東南更急於西北蓋一則猶荒涼沙漠之區一則爲繁富形要之地地勢不同緩急亦異若以既有之國力支拄東南而於關外扼紮要害開屯積粟逐漸進取猶得中下之策鄙見如是未識有當否議禮草考據詳明斟酌平允佩服佩服稱謂一層既有濮議辯以祖訓爲則將來或不至滅裂歲時相見一層

三國魏陳留王奐嗣明帝後父猶稱燕王魏臣議燕王稱臣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及詔命制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稱王名上書文書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諸條似可爲法

鄙意深宮燕見及歲時問安

皂上宜行家人禮而醇邸則當答拜致敬以尊祖統庶父子君臣二倫皆不相背書生僭議不知其妄

致趙渭卿觀察書

春杪奉惠書正在臥牀有稽裁復頃又奉手諭敬悉壹是此間黎客漸就安靜各黎峒均有納租輸賦之意弟意尚有勉強不如俟以歲月使出自然方無流弊惟外患迭起環生有加無已夏初法國哥美得兵輪忽至海口云已准極峰允諾譯署准行許其在海南之陽測量海道已由白提督派其往崖州之榆林港旋得制府來電大致相同弟念海南之陽四字包羅甚廣且榆林港去歲法輪駛入佔地造房已有陳跡豈可再令前往嚴詞拒絕一面派隊飛紮榆林港以杜覬覦該船知弟意堅改稱往鸎哥嘴北黎（皆崖地）測量弟復嚴詞拒絕正在相持而制府已

得譯署電並未准往其復法使之電則云地方官必不願意噫
瓊台　王土也地方官不過守之今乃引以爲詞然則測量之
舉　朝中固無不可耶措詞失當可知中國之無人矣礮臺一
節去冬屢次爭執並上牘傳相至今春始有轉機海軍提督丁
軍門之來蓋奉合肥之命四月初西人復申測量之舉譯署始
幡然改圖香帥之見褒未免遲矣然制府之意終不甚堅春間
卽聞大礮已改訂小者弟與鎮會復均照香帥奏案尙未奉批
准大約北洋有洋弁來粵再行定議會垣政以賄成無可言者

致趙渭卿觀察書

月初奉電當卽作復計已傳到弟五月間歸里後料簡行裝摒擋家務身體益憊惟是舍下既無族親之可靠又無得力之友朋而經營新舍措置一切均屬勉强從事入秋以後病又大發迺至耳腦皆鳴飲食少進口喎目斜已近危殆據醫家云氣血虧極脾胃脉又壞服藥百劑臥床三月始能小瘳然飲食從此減半矣目下精神疲憊心志若灰不過延年之局難望復原之期迴思在羊城與我兄抵掌論事鼻端火出大有舍我其誰之槪今已瞠乎不及矣東陲肇釁師徒屢撓不知者皆以爲失先發制人之義不知此誤於平日因循中外上下當共任其咎特

身膺重寄者厥咎尤重耳海軍自東溝一戰匿影潛蹤抑若天壤無此一軍不知是何肺腑　中朝亦無大處分以警動之尤不可解

明天子在上而臣下敢於蒙蔽如此可歎也嚴寒驟至倭所不耐此時不敢深入自在意中所慮當軸者專意求行成不以選將練兵爲急務轉瞬春融掃地重來必將倉皇失措大可慮也弟錮疾杜門能延歲月卽屬幸事香帥到甯卽以電招後又奉到公文已辭覆決絕矣

致趙渭卿觀察書

讀我公正本清源論以公實爲本而深斥私虛確切不磨片言扼要從離民想起因欲去離民之官識見尤卓漢代太守令長得擅徵辟之權與尊議相符顧亭林郡縣論九篇惜無人顧問之者亭林深識治體爲一代儒林之冠乃中國蔑視之而日本明治初年幡然改藩鎭爲郡縣雖由西法亦立本使然卽正本清源之意也眼紅不能作字一手撐目一手寫故潦草至此

致趙渭卿觀察書

去歲夏間大旆到善暢譚兩日稍慰離悰别後奉手書俱已領悉此間於臺端行後隔三數日寄上海天寶一函伊棧云業經回鄂將函打回隨後得接篆之信具復一函致賀適有劉通判鏞者弟之舊賓客也道出嘉善將赴楚謀事即託其帶去不料此人中途折回此函又付洪喬忽忽已歲餘矣今歲正月弟因肝血太虧致發腿疾臥牀三月纔能舉履而肝火上炎之症又發耳腦皆鳴飮食俱減屢經名醫皆不能奏效大約氣血益虧精華將竭無可挽救矣時事無可言但就財用論之付息歸本每歲幾二千萬爲時須二三十年之久方能還淸比來銀根緊

極後將無可搜括無可羅掘海關爲質恐不甚遠先稅後釐蘇浙財賦之區恐不能保自主之權而西南徼之蠶食鯨吞必有駭人聽聞之事俄既得志於朝鮮鐵軌縱橫東三省已縱敵入室得眞豪傑而用之尚不過如余玠之在蜀毛文龍之據皮島我恐豐鎬京積衰之舊俗無能任其事者矣惟是禍端既大時日稍紓此則深中畏難倖安之積習弟於二三十年前屢爲大聲之呼深韙其言者固不乏人而目爲病狂亦復不少前歲東事棘檢舊篋漆室沈吟頗多胳合爲黯然者久之天下受其禍而我得先幾之譽悲夫去歲來教有泰西數大國瓜分中夏之議今已屢見西報而我之當路如醉如癡但求永享其富貴以

爲得計酣歌漏舟之中古有其語今見其人沿江沿海皆伊川也趙家乾淨土未知在何處鄂中有同志者否薛次申其人何如鐵政僅圖脫卸乃至用及此人考語破格奬許令人齒冷聞摺中許以國士信否祈密示太原爲羣僚領袖一變已足並之以及第花盛德之累乃至於此可歎也鐵政現在如何辦法有何起色亦希隨示爲幸文郎現讀何書資性何如

子壻趙之駪敬校

清芬閣集卷五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遺夏侍郎 丙子春

子松先生閣下甲戌春夏之間曾肅一函言外夷事語致激昂未蒙復答諸葛一生惟謹愼閣下殆過之矣邇來三載事變百出鯫生妄言竟爲先事之讖感喟何極去臘閱邸鈔知鈞臺與虞山侍郎同膺保傅重任近復日日

召對不識　朝廷僅以翊善堂相屬耶抑將諮諏外務大有所委任耶中外士民企足瞻望采誼託交末敢獻一言自來帝王

之爲學與士庶人不同値多事時之帝王與承平時又不同其體在使之明理其用在使之習事而所謂事者有常有變至於躭玩文藝吟詠性情則覘其才力有餘與否時事優閒與否固不可虛費日力爲無益之事聞

毓慶宮程課詩論各一閣下宜商之同列奏明

兩宮刪去試帖庶可騰出功夫多誦經史早通事變敝同鄉桐鄉勞進士乃宣有救時私議一首後半專論預教語多可採未段用御史監察非政體不可行茲抄錄呈政所可慮者今

上冲齡聰明如漢帝英達似唐宗自在意中然總在十數年之後而此十數年中實有迫不及待之勢統觀大局安南日削緬

甸將吞西南徼寇在戶庭俄人環東北而南侵闖邊關地日長炎炎日本復用兵於高麗俄必乘機瓜分區區一朝鮮豈能支南北之夾攻或降或裂均在意中從此陪京重地與強敵爲鄰恐無休兵之日彼黑吉二省之孤危又無論矣英之在滬瀆者方且擅開鐵路攬利權而便長驅復又借滇事以刼我釐稅一夷得志羣夷爭先彼日闢而我日蹙已成削肉飼虎之勢頃
朝廷有意自強亦嘗令疆臣僉謀廷臣集議矣而所設施者僅撥海防經費數百萬與簡出使數大臣耳彼見我不能振作所用非才其輕我日甚去歲日本使臣森有禮抵保定謂合肥相曰貴朝辦事人少如有中堂者二三十人列布內外則封疆政

府皆得人矣其言至爲輕薄夫政府者天下之本也總署者外藩之樞也二者皆不可以無才齒髮衰則有得過且過之意閱歷深則有畏首畏尾之譏責無旁貸而曰權由他人事在必爲而曰且俟異日謀身則得矣如國事何欲挽斯禍惟有斥庸妄而進賢才去諉卸而求擔任宋之建炎其禍亟矣李綱入相而成朝廷明之景泰其禍亟矣于謙柄用而却外寇即我

朝龍興遼左沛然若江湖之莫禦而朔臣孫承宗輩猶能力扼危疆

當

眞人龍戰之師延殘明數年之命是則賢才之於國誠有如鳥之於林魚之於水人之於氣舟航之於帆梴馬騾牛之於銜轡

一息不容相離一刻不可偶無者也然而疏遠之賢一時勢不能驟進莫若先就勛望共見者而進之如左湘陰彭衡山之類左雖失之褊彭雖失之隘然更事多而用心專其幹濟之才嚴肅之氣足以振起一世處之鈞軸彼必日夜淬厲以拯此危局或可得數年之安若因循自誘日復一日彼今年通雲南明年通四川今年攻高麗明年逼奉天今年開鐵路明年開鐵礦今年刼釐稅明年刼關稅數載而後勢必與國無存藩籬盡撤邊疆形要盡爲彼佔長江口岸盡爲彼據利源竭而人心去君父受其刼制封疆任其指揮雖欲自强而已無從措手矣我公受國厚恩不可自同泛泛趁此宵旰焦勞時勤淸問正宜不顧忌

諱剴切密陳宗社安危間不容髮倘得翻然感悟或可收效桑榆如以爲國是不可妄譚同列不宜招怨循循焉盡我分所能爲默默焉聽事機之自轉獨不思此等局面尙有幾時可以苟安耶卽以高麗一事徵之彼若得志遼東豈能獨存中原豈能高枕其利害豈僅關一隅卽緣此獲咎亦不過放歸田里而止必無大咎幸速圖之唐太宗嘗謂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有一得免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滅私勿雷同也又金之末造朝臣低言緩語謂之養相度卒至都遷國覆宗社淪胥史册炯然可謂至戒朶甲歲冬間曾作海防議一

首爲合肥瀋陽兩相國許可瀋陽謂有甚可行者有未易行者頗有覘止之意采以科第尚且息心詎可他途倖進遂不復行此稿冗長至萬有餘言且無副本是以未經錄呈若蒙索取誼不容吝

致李蒓客丙子春

別來三載時繫寤思一昨爽秋到保詢悉梗概以先生之學之識而久居輭紅落落寡合夫豈待言然而德業以盤錯而益進志節以磨礪而益堅未始非蒼蒼者默相我先生以爲都人士矜式也方望溪姚惜抱皆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然而處昌明之世爲名賢之領袖其道易先生則處其難區區固不能不爲重惜也朵落落塵中無可陳術猶憶癸歲秋間獲親雅教縱言天下事卓識謂安南貢篚甚腆國必有故鄙見亦謂日本銳意治兵殆將內犯已而交趾果削地大半日本亦有臺灣之事然此猶小小幾兆也橫覽九州緬甸安南既不能自存南服藩籬已

撤滇粵兩邊畧同孤注俄人佔踞黑龍江復得庫頁全島設埠造船開屯建廠如烈火焚林洪流齧岸勢將爲原之燎而波之及庫倫一道越境闖卡項背相望入寇之期必不甚遠日本復將有事於高麗東陲兵衅復動中原必爲震動一夷得志諸夷羣起而爭先故時賢之所憂在滇事而杞人之所憂在大局也采甲歲冬間曾作海防議一首爲合肥瀋陽兩相國所許可而不能見諸施行其稿稍長且無副本爽秋處錄出一分借以奉正又前歲蒙索治河議爲寄書人所誤未能得達茲特補寄此稿亦無副本法眼閱後仍乞交爽秋爲禱海水羣飛天戈孰挽朝無江統徙戎之議野有伊川被髮之憂采已安置笠屐將從

故鄉諸先輩如李屺園巢端明者遊於桑柘之間矣

上李中堂 丙子

禁種鴉片一事譯署來文一則曰斟酌再則曰妥籌沈吟四顧若未恐言之盡者書生愚魯莫由窺測高深以意揣之或者因禁止恐不能行該夷另有所挾其始則稅釐立絀其終則禁絕爲難斯四者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請得借箸爲中堂籌之從來敵國相持雖以强弱亦以曲直彼族植害人之物以牟我利中國無不痛心列邦無不非議私計雖得公論則慙夷性沽名一倡百和下有激昂之請上無遏絕之文其不先禁栽種販鬻而遽請中國之自爲禁若明知我中國之不能行而姑以言餂之果不能行是中國煙霞之癖深入膏肓初非英國之有心貽

害也數十年瘠國蠱人之惡一朝而湔洗大半從此通行無忌後有善者亦恐無從措詞蓋此物於彼有大利於我有大害彼能發一正論其塞已責我則如疾疢之在身苟有救全之望必當挾全力以赴之僅僅具文通套似非救疾之道爲今計似宜先由總署致書該國議院外部略述郭劉二公使奏議緣起並業經通飭各行省照辦情形令其轉達女主共籌會禁期限章程合同辦理我

皇上重沛綸音立予嚴禁先布彼國爵紳輸誠之意繼定我國官民違犯之科急起直追一氣趕出此後果無異辭豈非至願如有齟齬因而中止惡聲所歸人能共諒若乃簡淡其語敷衍

其辭不獨隳專天公憤之忱且將貽列國笑譚之柄各埠新聞
紙中必謂中國自上而下逸惰成風鴉片一物實關氣運必不
能去之語此禁止恐不能行之不可逆料其說一或者謂印度
孟加拉孟邁地方鴉片名波畢一收四稅利多歸公厚兵力而
鎮印夷英實賴此一旦裁去必將取償於我或另發難從之請
皆未可定夫難從之請誠不能無故而發然自通商以來其要
求何翅數十百端初非因有德於我而然而江浙兵事頗得助
順之力不聞因要求而起衅至取償之說此時尚無所聞彼即
言之我尚可以理折以情懇必不得已償以十一之稅亦不過
數百萬以三年五年爲限西陲軍事烏垣復後軍勢中止若截

西征各協餉自足敷用新疆不全復手足之疾也鴉片不能禁心腹之憂也孰輕孰重辨察甚易且中原果能塞此無底之孔數年以後立見充實恢復故疆尙非至難人材輩出必有能任之者此該夷另有所挾之不足畏其說二或又謂餉源支絀已極若再禁止此洋藥稅釐兩項驟短數百萬京協各餉計無所出然祗計數百萬之入而忘三四千萬之出恐非經國者所宜譚獨不思今之天下其困窮之狀爲史册以來所未之見推原其故實以漏銀外洋使然觀道光時太常卿黃爵滋所奏陳及邵陽魏源海國圖志所核算皆確鑿可據幸而道咸以來天心仁愛絲茶旺出泰西復値水災此盛彼衰尙足相抵然植茶養

蠶之法比年來彼族銳意講求徧處種植東洋復與我爭利駸駸日盛是銀之來源日見其絀可以指屈計數而耗銀之物如鴉片者無物可代無時可離較之粟米水火尤爲緊要以歲出三四千萬論再十年則三四萬萬矣勢必困而益困艱而益艱餉絀而兵譁民飢而盜熾患有不可設想者前歲議海防事宋於籌餉條中有廣種以敵外來爲補救漏銀起見與中堂所陳暗相吻合然內禁開而吸洋土者未能驟變利仍不敵害且開禁終非正辦豈如今日之有機可乘乎誠能禁止民氣必爲蘇復物產必爲豐盈商賈必爲流通稅釐必爲興旺數載以後所失之數必可取償此稅釐短絀之可無慮其說三或又謂方今

自上而下嗜此者多法有所不能加令有所不能及辨理殊多窒礙上之弊虎頭而蛇尾下之弊陽奉而陰違既恐遺譏且虞開衅與其阻於既禁之後孰若慎於未禁之先斯說也爲尋常而論則可爲鴉片而論則不可蓋此物禍之烈害之深凡有知覺者類能言之無待贅述若就今日之天下而論誠欲延國脈而救民窮舍此更無下手横覽列邦日本高麗暹羅禁鴉片者也安南緬甸通行鴉片者也日能自强麗能自守暹能自完安緬二國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將如印度之土君而後止能禁鴉片其效如此不能禁鴉片其效如彼堂堂中國不能與日麗暹比肩顧循循焉遵安南緬甸之覆轍亦足悲矣故居今日

而論扶危救敗自以禁鴉片爲第一義而論自強之機亦以禁鴉片爲第一事所患者視明詔爲具文等國事於兒戲至緊至要之事不過行一紙文書可痛可哭之端不過付一番譚笑恬不爲怪習而相安積習之由莫能自振誠即禁鴉片一事與天下更新令出而勿返雖久弗懈也可以見朝廷之有恆法立而必行雖貴弗赦也可以見疆吏之盡職而且尅期勿逾可以代考績嚴繩勿擾可以覘人材爲斯民去一大蠹仁也爲中國塞一漏卮義也因其禁而禁之知也一舉而數善備何疑何慮而勿爲此至禁止之法其始當寬其繼當嚴其終則無論栽種販買吸食一言以蔽之曰殺無赦而已伊昔成周之世羣飲必殺

無損於周家之忠厚矧鴉片又非酒之比此禁止爲難之不必憂其說四以上四端以書生率爾之譚發慷慨不平之語原不必出而問世惟念中堂山海宏深菲葑不棄而斯之所論撰之情事尚不致相背而馳是以欲默而終獻之伏維鈞察

上李中堂丙子春

節鉞行部後地方如常安謐月前得雨粗細糧食市價清平民志益定乃二三日前紙人翦辮一事巷議街譚紛紛傳說謂確有其事雖不致十分惶惑然已囂然不靖矣采細心察訪乃知宵人所爲非妖人所爲曾有親見之者惜未拏住因思此事啟於江南既乃流毒東南各省駸駸自山左入京都近復煽及省垣周流幾徧寰宇如果實有其事實有人爲之主持實有人爲之奔走四方各處獲案不少何難窮其巢穴抉其根株乃獲案雖多而犯供不一則所謂九龍山者盡屬子虛烏有從可知矣雖然妖由人興災不虛作果其民心堅定何至聳信謠傳蓋自

軍興以來各直省風俗人心日流浮僞無業思亂之民不知億萬計希覬災禍捏造謠言以期一逞而士大夫之無學術者復一倡百和墮其術中而不覺去秋江南諸郡晝夜警畏者數月四民失業奸宄橫行采以爲當此時局惟有靜以鎭之久將自定其有獲案者不置重典以示本無其事不過莠民乘間作過耳似亦鎭定人心之一術也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維採擇再此間未謠傳之前二三日有嬰堂印刻符呪張貼通衢采與子壽太史方哂其愚乃未幾而謠言起矣又翦辮小兒初有三日致死之說後竟無恙益見莠民所爲非的是教門黨羽挾深心奇術者也又聞周筱棠之郎其辮實同學所翦至今無恙幷以

附陳

1
973

再上李中堂 丙子春

省垣翦辮一事昨已稟陳大概發函後采復不敢自信其說息心靜氣向士人之有識者細詢實在情形始知正月間因京師訛言四起小街僻巷即有小兒一二被翦去辮梢二三寸四五寸者既翦後起居如常毫無所苦亦遂付之不論不議之列看其光景係匪類所爲嚇人取笑雜出其中自育嬰堂於二月杪張貼破妖符呪措詞危悚證據確然遠近士民觀者如堵遂以爲妖人已來矣初一日適有博野道人降神治病一案爲印官獲住由是觀聽益淆衆情熒惑惡少匪徒乘機作孼幼童翦去辮梢者絡繹不絕西街稅務角一帶一日失辮者七人城外尚

無所聞現清苑縣令派差巡邏四街若得拿住一二匪類問明後明白曉示予以枷責使百姓曉然非妖人所爲自然一定百定聞去歲南中諸郡妖訛盛時地方有司輒拏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刑逼成供草草正法四鄰聞之遂以爲實有其事實有其人毒波四流至今未已皆學識不定有以致之妖由人興殆非虛語且采不敢信爲妖人所爲紙人所翦者其說有九請爲中堂陳之事無論邪正必有命意所在然後爲之力而行之遠剜眼剖胎皆因合藥所須若辮梢則無用之物割之何益其不可信者一如果紙人所割宜在深宵獨處乃近來所聞多在街上白日卽偶有在家想割時不覺醒始覺之遂以爲昏夜紙

人之據世俗好怪往往如是其不可信者二妖術攝取魂魄以爲役使理所無者事或有之今祗能割辮而不能攝魂不將勞而無功乎其不可信者三既爲妖人則必有頭目有黨羽周流四出經費浩繁其勢力已甚大矣何事不可爲而必爲此無謂之事若爲煽惑人心而設結黨燒香造謠惑衆自有教黨之故事在割辮何爲耶且自來妖術邪黨皆諱匿隱伏深畏人知是以根柢固歲月深而其事可集如割辮之事偶一有之舉國皆知究詰紛然邏者四出果有其人安能倖免耶其不可信者四既有頭目黨羽必有巢穴聚會之所各處獲案累累果何難一訊而得豈有獲者自獲剪者自剪一不吐實一無波及彼固挾

何術而能使其徒一一視死如歸若此哉其不可信者五教匪之所以祖父相傳流行郡國者以其能歛錢惑衆也若割辮一事既無錢可歛又焉能流播四方是以各處地方辦理善者旬日而定辦理不善者亦數月而定並未釀成大事可見土著之匪聊爾效尤既不能惑衆復不能持久偶有敗露畏懼而止所患印官無識舍本地之匪捕客來之民張皇甚而皂白不分殺人多而其勢益熾獄詞既具流聞四鄰他匪幸災又復繼起流弊伊於何底其不可信者六查九龍山與封禁山連界閩浙江西之交明正統時劇盜鄧茂七餘黨曾踞其地經官軍滌蕩髮捻平後思亂之民造言煽衆猶稱僞幼主洪瑱福僞小燕王張

總愚藏匿其間近聞福建大吏派員往查草屋數百椽民風樸厚並無所謂教堂者至粵東之九龍山有司官管轄近來亦少匪類藏匿乃知前次獲犯所供不過畏刑誣服豈眞有其地哉如另有其地而其徒抵死不供又必無之事也其不可信者七自來妖異不經之事一方一邑容或有之若徧行天下自古大亂之國尙不至是何況今日其不可信者八查失辮之人無一致命則攝去魂靈三日必死之說全屬子虛與他處又不相同其不可信者九有此九說妖人紙人之誣似無疑義惟符呪一層名爲救人實則惑衆蓋被剪之人衆咸屬目實見其無災無害疑團已釋今舉歸功於符呪眞僞轉莫能辨即如先剪小兒

符呪尙未施送竟亦無恙又近日小兒辮懸一符剪時幷其符而同去之符呪之不靈從可知矣今則自上而下紙妖爲祟萬口一譚牢不可破若再求其人以實之不且止沸而益其薪耶我中堂聰明天授萬里之外猶能洞燭無遺區區含沙射影之術豈能上翳照臨聰聽之餘必已灼知情僞如以爲贅言可採乞撮其大旨劄行兩司飭於省垣明白曉諭其有犯者果係土匪先行枷號以釋羣疑外方可疑之人尤當虛心研鞫弗挾成見庶不致以訛傳訛流傳滋廣或亦解惑安民之一術也出位妄譚伏維原恕

上李中堂丙子夏

煙臺之約中堂奮不顧身冒險犯危毅然上請誠忠臣憂國之苦衷有不如此而不安於心者局外紛紛陳說轉覺其遠於事情而鄰於怯懦夫亦可默爾息矣朶數日以來反復籌思終有不能釋然於心者敬爲中堂陳之無論夷情狡譎是其常性卽令眞心議約詐虞不生事關大局斷非旬日間所能定議 朝廷付中堂以北門之管實使之拱衛神京設彼瞯我空虛以兵輪鐵甲橫亘津沽誰爲調度誰爲備禦大局不可問矣朶以爲中堂如必不可已於行應請 朝廷派員暫攝督篆其總統淮軍亦宜派員暫主其事昔唐代李抱眞會王武俊於南宮臨行

謂司馬盧元卿曰此行關天下安危設有不虞勒兵以俟朝命惟子雪恥復仇亦惟子史載其語以見危疑所係必當操水落石出之算庶無噬臍不及之慮若以煙臺口岸輪船不過一晝夜可到且陸路通內地可以進退自如不知海中之事專以船堅礮利爲主一有阻隔雖近在咫尺遠如萬里至以形勢而論煙臺既僻且遠大非滬上津門可比多設防衛不足示信否則無以制夷甲天下事少精詳審慎之思卽多鹵莽顚覆之患想中堂必籌之已熟采不過效其一得之愚耳

致朱肯甫 丙子夏

別來四載去歲閱邸鈔知文旆抵都久欲致書夏初家兄試回辱蒙念及益怦然不能自已敬維起居安吉令聞日隆陳古誼於　彤庭敷英辭於丹管退方逖聽頌禱深之朵自癸歲冬隨節抵保陽留襄署事於今三年知己之感欲去未能素食之譏欲留不可退遂得觸藩之象閑閑生桑柘之思知我者何以教我耶滇案披猖已極彼如剝胡桃層敲層食我如逢猛犬愈退愈怯一昨赫德函致天津稅務司邀合肥相赴煙臺暫充全權大臣與威使會議相意欲行因諫阻者衆而止朵意斯案彼百方要求所得已多且聞該夷與歐洲諸大國爭土耳其兵端將

啟勢不能東西並舉小爲結束似在意中第恐應之者胸無定見又喫大虧耳聞今之議者有以啟衅歸罪岑中丞其意以爲謹守和約縱彼侵陵日甚當可得數年之安不知彼之緩我非憐我也勢也卽彼之圖我非惡我也亦勢也試觀周秦以來强弱大小相屠相滅有以無衅可啟而延其國脈者乎戰國之末齊君王后事秦謹四十年不被兵迨燕楚滅而秦卽加兵矣可知齊之後亡諸國阻隔之功非謹事之效今我於泰西雜糅參錯幾無界限之可畫門戶之可防一夷進步諸夷隨之一夷得志諸夷釁之此波未平彼波又起釐稅可奪也關稅鹽課何不可奪督撫可罪也大於督撫何不可罪詔旨政令可刼也朝廷

官府何一不可刼無事則爲五印度之日𨓜有事則爲土耳其之紛爭欲弭斯禍非有命世之英不可閣下以爲然乎否乎使星四出未見大名意者仍在畿疆左右耶軺車過保時能謀面否

復李鑒堂 丙子秋

違教已久馳系頗深頃得手書幷蒙飾序感戢曷勝爵相煙臺之行本出意外采初有書諫阻及後偕子壽太史赴津門相節已行留言命往勢遂不能中止遨遊海曲匝月而還壽老力辭剡章采亦未敢叨冒而銳進者已嫉娼紛然矣抵煙之初威酋頡頏作氣勢力以提辦岑撫軍及入覲游歷禁地等款爲請爵相據理辯駁辭氣不撓彼此相持不下適諸國使臣麕集爵相故示整暇一再登其鐵甲兵船看操陣法後於

萬壽節大會英法俄美奧德日七國公使於潮州會館觥籌交錯禮意融洽既而各公使輸情於我謂通商係各邦共主之事

威使一人不能專擅且其女君主無意用兵渠伎倆不過調飛游幫兵船數號而已不足畏也威酋自知寡助漸就屈服然猶新開口岸多至四處停泊輪船馬頭添至六處內地交涉洋人鉅案准其派人觀審游歷所至設有不測惟該處地方官吏是問釐金不減而自減自主之權不削而自削司農又增仰屋郡邑官吏將無所適從而游歷靑海西藏至印度一層經歷土司番族回部喇嘛異言異服難保其不再出滇案總之此案因循遷就受病甚深處無請不從之後爲安危一決之時明知敵不開衅而我自不能不委曲以從事挽回補救百其力而一其效殆非局外人所能喩者以閣下洞達時務故縷悉一言之耳來

諭致力本原一語誠當今第一要義惜言之爲公而聽之者爲
采耳貴轄俗敝民頑重以奇歉若非借重大才幾何不揭竿羣
起然而亂民易定貧民難拯無米之炊左支右絀采與岱東慰
農兩君譚及尊况每爲眉縐乃前見台端報到任揭娓娓譚民
生休戚及政令所設施未嘗及瘠苦之狀視彼無疾而呻者相
去何翅逕庭耶承惠節儀竊念相知頗深斷不藉此阿堵物往
來其間且貴况清淡異常固不可減賢宰官之膳爲幕中人揚
已沸之波也

復王璞臣 丙子

來示英國人士丹拏羅元䄷於英議院條上禁止洋煙議其心可嘉其事則不能行也查鴉片入中國每歲約七八萬箱銀數三四千萬兩不由香港漏稅者亦不少此外安南緬甸及南洋諸國合而計之與入中國之數尚難核計再合之波斯土耳其等國則更多矣其得利愈多則其禁種愈難英之所以雄於海上者以餉源厚而兵力强也當此歐洲多事之秋彼方求推行盡利而不得尚忍禁絕之耶威妥瑪曾云我國鎭服印夷非藉此稅餉不可猶淺言之耳且英人豈不知惡名之所歸哉徒以既收其利復弱其人其有益於兼併之局甚大近歲安南緬甸

入貢使臣枯瘁無人色入其館煙具羅列正在煎熬遑遑如急務而安南爲甚其國勢日蹙亦安南爲甚其間强弱消息之機實有與呼吸相通者彼方以緬甸安南視我豈暇爲我計耶前者總署致英人書其言非不娓娓動聽而卒不能行何則一國得請他國繼起事關全局豈能以口舌爭也上治之法莫若自禁泰西諸國不禁而自絕上也日本禁而後絕次也堂堂中國不能自禁而望人之代爲禁亦可憫矣夫復何言剪辮一事自山左流入京都迤邐南下如瘟疫之傳染如時雨之流行畿南各郡國流毒殆遍行蹤所至將匝寰宇窺其命意所在無非惑衆糾黨藉幻術爲蠱惑扇誘之地必有奸人爲之主持用心深

而資力大故無敗露之虞詭異至此可謂極矣又辮髮爲　本
朝氣運所繫似挾厭勝之術然乾隆間鄂中曾有之後竟無恙

上李中堂 丁丑夏

省垣左右得雨過遲秋稼多萎既雨已後又復斬澤補種晚禾全然稿死人工麥種化爲烏有鄉甿困苦萬分糧價驟然騰貴麵每斤六十餘文者昂至九十餘文小米每大斗二千文左右者昂至三千三四百文大米每斗亦驟增至七八百文雜糧蔬果日見珍貴昨關東砂子米到此初價不過二千四百文左右市民爭糴頓漲至三千餘文朝騰暮踴駸駸乎有如玉如珠之慮耳目爲之惶惑人心爲之動搖查畿輔連歲中稔今年麥秋實已豐收積儲未必全空徒以荒象已成人思牟利殷實之戶囤積而不散經營之徒深藏而居奇而統衡畿疆全局稔歉相

參已無望源源接濟兼之山左山右仍歲凶荒百穀雜糧久已不脛而走本省之糧愈少則閉糴之志愈堅若不亟爲設法深慮市價日增饑民思逞不免滋生事端然禁抬價則有商販裹足之弊嚴遏糴又有奉行不善之虞轉輾圖維殊無善策聞奉天向爲餘米之區今歲收成豐熟斗斛甚鉅價値亦平若暫時挪借鉅款十萬金遴委賢員採辦接濟往復輪流周而後始成本水脚經費之外隨時折中定價不取贏餘幷不設平糴名目圜戸殷商眼見移粟泛舟市廛充溢亦必羣焉改計糴不閉而市儈無權價日平而人心自定然後徐圖綏輯之術拯濟之方事定後本銀歸還公家毫無所損惟經理之員似以習氣少而

條理多者爲上選就所見而論無如署寗津縣李秉衡者矣李牧爲人幹而潔介而通且又遼產於斯役最宜惟現值署缺未敢擅請耳撫躬雖居局外僑家實受一廛蒿目情形惄焉如擣不得不迫切上陳伏惟鈞納施行

上李中堂 己卯閏三月二十四日

日昨在差即聞琉球翦滅之説及至都又知琉球爲日本廢爲縣駐日星使行將返華獻議者曰宜責成駐日使臣邀集各國公使按照萬國公法據理力爭即無興滅繼絕之實庶幾以大字小之仁不知事已如斯即總署毅然邀同各公使詰責日使行文該國與之理論恐無救於琉球之亡總之已成之事可以不言而將至之禍則當預弭度中堂已熟籌於胸中犖一得之愚不能自已謹縷悉以陳伏維清聽及之臺灣地大物博環抱海中各國早已垂涎日人尤爲鄰近我無臺灣不但東南數省如芒刺在背即粵海遼海亦防不勝防敵據臺灣則駐兵有地

進取隨時卽可爲噉噬中華張本日人若再入寇必非初次之游移可冀其因事撤兵彼若佔住一隅各國必以代防爲名分佔臺中口岸我之全局將爲掣動無論其不能支也卽使竭天下之力與之角逐海上幸而無事兵餉耗費不知幾千萬矣近聞西鄉從道復主兵柄此人於本國尚敢稱兵犯上豈有能安靜之理日人惜其才而收其用亦如烏喙大黃取其猛厲峻烈斷不取其坐鎭中書彼曾至臺灣者今見中國經營數載敷衍多而實際少詎有不乘時進取藉報赦宥之恩夫以年輕喜事之美加多爲之君又以素喜弄兵之西鄉爲之將其國中稍知大體之臣如大久保者不甚用事甲戌之事殆將復見此臺灣

可危我必當早爲謀者也高麗於日本論勢則日强而麗弱論地則朝發而夕至以故自唐至明屢被其兵甚者君竄國危中國或以偏師援之或以全力爭之葢以藩籬之不可撤强敵之不可鄰救高麗卽所以自救存高麗卽所以自存形勢顯見智愚同知然而侵軼之患雖亟而兵不能久分裂之形已成而國終不亡則以當日之高麗非今日之高麗當日之日本非今日之日本今之日本自改封建效西法以來日以吞噬與國爲遠交近攻之計始阻其貢繼封其港終縣其地於琉球已見一斑以通商爲發難之端以減稅爲責言之地於高麗又將尋衅又況俄羅斯盡佔黑龍江吉林奉天東邊沿海之地已與高麗隔

江相望圖門鴨綠之間布置經營駸駸日盛咸鏡一道如兩眼之在腹中日人若擾其南俄必侵越其北朝鮮天性柔順樸陋而不修武備區區孱國何以兩支瓜分之局可以預決德人注意大姑山必將乘勢據爲埠頭我之東三省如瓜斷蔓斯時雖有良將勁兵恐難紓數寇交至之禍此高麗可危我必當代爲謀者也欲彌交爭臺灣之禍莫若移閩浙總督於臺灣建爲軍府使之永駐於此閩浙兩省各有巡撫本有專責閩中少一總督於地方無所損臺灣駐一總督足以規畫經營指揮如意英人於南洋各島嶼關形勢者皆設總督俄人於中外邊鄰之地亦設總督近又崇其官階以重其權以邊事爲重者自當加意

於邊地因時移置實爲海疆全局所繫蓋制軍職大權尊事可專爲苟得其人形勢自壯窺伺自消此籌臺灣之急務也欲彌互噬高麗之禍惟有設大枝勁旅於奉天精其器而足其餉明示以援高麗之形養兵之費則大裁奉省冗員如各部侍郎暨各項旗員之類不但兵以此强即吏治亦因之而肅我　朝龍興遼瀋不過彈丸之地本無外省協餉但能得人而理事事覈實本地所生自足以供本地之用鄭成功據臺灣斯時臺地尚未盡闢不過三分之一而成功養兵至十餘萬樓船至數百艘竊據三世之久無他亦不過得人而理事事覈實故今日之奉天以聚重兵爲目前之急以祛宿弊爲裕餉之源以救高麗爲

自救之計此籌高麗之急務也至於兩處任事之人必須破格旁求廣擇精選庶幾遇之誠得其人尤必用之專而任之重使之興利除弊掃地更張然後有濟總之臺灣高麗眉睫之禍與李揚才得志安南然後內犯同爲中國之大患此時若不籌臺灣籌高麗不過旦夕之安也臺灣有警豈能不救高麗若亡奉天岌岌與其噬臍於事後何如補救於幾先與其奔命於他時何如力爭於此日中堂身任天下之重朶受中堂之知於情於義有兩不能已於言者事迫詞危伏維垂察再日本與我同處東瀛勢當輯睦以禦西人乃日人於泰西則親之法之於諸鄰邦則虎視鯨呑亟亟不可終日豈豺虎性成歟抑見中國日弱

不足與立是以甘爲戎首而不辭我誠能自强日人豈有不親我之理籌臺灣援高麗自强之先兆也若不求自强日以對付爲事如郭筠仙侍郎所云者自古未有以對付立國也秦檜主和議斯時强敵祇有一金今環而伺者如林之立欲如南宋之苟安恐亦無甚把握堅持和局而以自强自治爲制敵之本今日大計無有急於此者

覆朱鼎甫 己卯夏

契闊檮儀忽忽三載臨風懷想有甚輖饑昨嚴資屏兄來津展誦教言幷惠珂鄉珍味婦孺同饕彌深感泐貴恙連緜數月近始霍然自係元虧所致尙望隨時珍攝東征之議始於鄧侍御張宮庶重申其說大約重定高麗償款及責問球案以爲激怒之具李相覆奏仍以購船購械籌款二千萬展限五年合樞臣疆臣部臣幷力圖維爲歸宿洋務秘密不過聞其大畧也來書謂新疆形勢在北而不在南誠扼要識時之論湘陰建議改設郡縣其時伊犂尙未准定贖回自然就南路而言今則玉斧畫疆版圖無恙自當統籌南北路形勝扼要建置惠遠九城爲西

域臨邊重鎭毫無疑義塔爾巴哈台西控哈疆北臨巨泊亦爲
要近來哈薩克三部服屬於俄時有馬隊躪我邊隅齋桑泊
額爾齊斯河一帶輪船往來淪爲異域尊意但鎭以豐鎬京子
弟非長久治安之策誠爲至論鄙意宜設軍府勿限以滿漢文
武取材非狹威聲自張大抵畫疆分界草創規模非卓識長才
不足定經制而規久遠乃耳目所及殊覺平平無奇過此以往
又成陳迹更張更無望矣星使制軍各護其局言不能盡折中
宜在　朝廷弟以爲此等大舉錯宜集廷臣會議非可草率略
過不知有人發其端否弟精力日衰學殖日落雖無歎老嗟卑
之陋恆切鄉人未免之憂不知天涯故人有以進之否

致過竹潭 己卯冬

頃譚李揚才赴越南一事非僅申報及西報言之也弟曾見兩廣劉制軍奏稿亦言其變產招勇由粵西邊界經過並在上思州向印官索取路費現在廣設方略並行文越南國王云云此事兩廣地方官失於察覺疏於防範之罪自不待言獨念李揚才素蓄逆志今已挈二千人出鎭南關而去無論其能逞志與否用其思歸之衆乘隙內竄自在意中況粵民之流入北圻率皆亡命黃劉之黨羽遺孽伏戎不少李揚才號召其間數萬之衆可以立致風聞李逆已佔該國兩省地方幷有內地奸民持檄四出招誘閣下謂速發禍小遲發禍大眞獨見之論兩粵大

吏視此事太輕奏草及夾片語多敷衍粵西如何辦法尙未得知大約正李揚才叛逆之名卽應自請失察養癰之罪蓋其變產募勇臨行致書將軍固明目張膽爲之非一朝一夕事也與其坐待竊發留爲他日之患不如遣將討之馮萃亭軍門素爲粵人所服交人所愛可勝此任閣下寒溫之暇盍勿爲松老剴切言之目下粵中至亟要務無如封疆將帥其次司道有其人自可彌斯禍否則一發而不可遏又將爲粵匪之續松老爲

國重臣必能圖維及之也

復某公書 庚辰春

手書播首暢譚動中肯綮病者寬平數語尤令人三復十讀低徊不置宗社存亡所繫安危樞紐所關而在廷羣工視爲尋常會議事件如老地方官之畫例稿署一舉手隨聲署諾是誠何心哉國之喪也必先喪其心心已喪矣何以爲國聞都中三品以下尙有議論尙有建白以上則木偶其形而金緘其口意者閱世已深身家念重無暇他及乎京中如是外間亦何獨不然風氣所趨可怪可歎威使到此小舟往來形蹤甚秘合肥相與之登樓密議事甚嚴密幕中委員均未知其詳或者設謀疑敵耶戈登來華之信想卽從此發端然土耳其與英約堅而交固

利害相關甚重及至寇深國蹙卒無一旅以援之可知恃人終不如恃我君子求諸己學問之道也帝王立國豈能異是伊犂爲我疆非宋之越巂乃唐之維州棄之無名且地據上游精華會蔚敵人得之足爲吞噬山南北根本收復誠不容緩獨是一部廿一史中有敵人已據之地我以口舌求而得之否況據此者爲普天最强喜事之敵

廟算宜何如預定使才宜何如訪求而乃鹵莽從事一至於此潰敗決裂意中事耳夫復何言夫索伊犂而不得伊犂未爲我害也直在我我誠能自强伊犂終有歸我之日今則伊犂不足言矣懼全局之將壞而毅然罪使人廢成約復懼邊釁之由是

而開而皇然再遣使臣挽回廢約試問今之當軸能通籌全局灼然有定見否不過枝枝節節敷衍目前襲侯本非能任艱大達權通變之人彼即不拒亦何能爲總之資格用人安常處順則可否則未有不敗事者而能破資格非英雄不可此亦天地自然之數非口舌所能爭也天山南北路形勢大略雨蒼都護所上西陲事畧畧具送呈尊覽錄有副本不必還也大約進烏孫有四道由烏魯木齊自東而西經精河爲孔道是爲天山北路共十八站由阿克蘇沿特克斯河而下約千二三百里爲東一路由烏什冰嶺竟趨伊城稍爲徑捷爲中一路自噶什喀爾穿布魯特約六七日程共十八站至伊城約千二百里爲西一

路此天山南路三道也中路最險西路與東路略相等布魯特叛我已久假道不易聞左侯相以劉毅齋京卿從西路進張朗齋軍門從東路進金和甫將軍由烏魯木齊進扼精河防其東出蓋精河有俄兵扼紮其餘諸隘均設卡把守伊城俄兵不多逆回爲俄用者亦不甚精强湘陰陽言三路進兵意在設疑聲恫喝未必卽進西事無甚可慮所可慮者仍在東耳至於防海自以經營臺灣爲第一要義事急而思其次則山東之登州奉天之旅順口亦一重鎖鑰查兩口相去不過二百餘里而暗礁淺灘不能行舟者居其大半尋常通行者不過六十里中間如崆峒島廟島皆扼要之地廟島有善澳可以泊舟山上有泉水

可以備汲尤爲中頓要地誠能以鐵甲船數號橫互其間輔以快碰兵輪扼其要害駝磯崆峒等島擇其可屯兵泊舟者分佈防營旅順煙臺兩口各駐精兵五千良將統之水陸倚護互爲聲援此謂扼敵於險較之縱彼至沽震驚京輦其算多矣庚申之役英法連兵其臺煤汲水皆在廟島爲軍需尾閭不竭之源我誠先事經營立爲重鎭亦足以伐敵人之謀蓋輪船煤水不能多載必有中頓之地英人置埠徧地球所以輪船橫行四海而莫敢誰何經營遼海口門俾敵不能深入誠爲今日至急至要之計斯事北洋應辦而山東亦不當漠視尊論詢及自是當務之急如能上達

朝旨促辦則其成可速畏事者亦不敢諉或於事有濟耳快碰船已於去歲在英廠購定二號明年秋間方來鐵甲定購與否不得而知弟於海防最爲究心而終不能一見施行灰心已久尙口何益許仲韜爲公論所扼幼樵侍講爭之尤力改爲水師營務聊全顏面並無事權新統領爲丁提督汝昌幫帶劉步蟾閩廠學堂出身此二將者未知其韜略若何能否勝外海水師統領之任李雨蒼氣質似粗究是奇才惜無用之之人劉省三陳慶雲亦同此病愚意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孔有德孫可望皆輔佐　興朝總之正氣大盛賢才衆多無人不可驅使反是則無人可使康延孝劉整何嘗無才但不甘爲庸人驅策耳此間

營務處有黃培卿觀察饒有血性惟智術識畧皆有不足獨能
慨然以戰事爲念聯絡鄉團保甲畧有端緒津人好義尙氣如
能辦理得法亦足以助虛聲同知姚小坡廉正不阿直牧戴孝
侯饒有智畧戴爲吳清卿所邀已定招勇往吉林矣聞津產有
王雲舫者翰苑中人有心用世閣下想識其人弟從事釐局業
將半載今歲津滬謠傳時商民裹足關稅釐金大爲減色弟思
歲之不登海之不靖天爲之我不敢尤至於人事不敢不盡乃
收數雖未短絀而此身幾如怨府矣時値晚近辦事之難如此
弟寓天津北門內鼓樓北大街路東寓書由華洋書信館速而
且廉都中近事亦望隨時詳告爲盼

復某公書 庚辰春

客秋都中小住月餘適逢皇華西邁未及暢譚仲冬征軺過保弟已到津又復相左何相見之緣慳也平遠公減夫馬禁節壽掃數十年之積弊有造於是邦不少力矯積習沙汰大僚尤近時封疆中所罕見然其用人砆玉同珍泥沙並下蓋此公有過人之血誠無見事之遠識有無前之銳氣無知人之定衡志有餘而識不足者也黔岸鹺務領袖唐姓雖非專長頗爲得人其開辦時有奏定章程十條詳定章程十五條立法甚周辦法亦好迨與星使牴牾不得不張大其辭以求勝此則騎虎之勢使然自川黔來者有謂冗員太衆設卡太多與來書大畧相同大

約丁之所短在好矜負氣至其忠忱勃發見事勇爲並世殊鮮其人星使遄歸鑄成大錯誠如尊諭欲圖挽救恐無善術乙歲春間初擬遣使鄙人曾有五難之說私以相告猶憶之否銜命四出以子峩爲差强於是服閣下之知人然其請撤使之舉當軸已不悅矣一味遷就趣過目前是謂知近而不知遠鹵莽從事馴至開衅是謂能發而不能收勇怯雖異誤國則同皆非識時務者也皆非善於謀國者也爲　朝廷計通籌各款忍痛曲從暫保和局從此臥薪嘗膽斥庸流進賢才全神貫注於命相得武鄉侯則必有治蜀之效得清河公則必有治秦之效所謂天下安危視宰相也爲預議者計亦惟有統籌全局以定謀暫

忍喫虧以紓禍力陳日蹙之勢以激其憤訪薦不世出之士以挽其機請罷庸懦苟安之當國以作其氣蓋樞臣爲廷臣之綱領外臣之樞紐用人布政之本原以下稿失

復王晉卿 庚辰夏

客冬得手書正値文旆旋里未及作復歲序匆匆已半載矣來書以憂深思遠爲戒深中竅要不但銘座且將銘心豈敢再有所陳然弟之長戚戚有自來矣國無有恥人喪其心學以鑿而日僞文以華而日浮醫國者祗一味甘草處世者祗兩字鄉愿可憂一禍之發似循環災之近似剝膚日蹙百里而中外不知日言自强而泄沓如故清議不要其終小夫但見其睫病須藥而藥不治病醫誤病而病轉戀醫可憂二才力不足以副志尙口適所以終窮意外之譽不敵意中之謗望世愈切轉生遯世之心太息無救於陸沈中流將逢夫舟敗可憂三前二憂天下

之公也後一憂一己之私也觀世觀我眞有憂從中來而不能已者閣下何以開我時事無可言夏過半矣秋正方來恐有軒然大波起也

致黃太史彭年 庚辰夏

別久矣鄙吝復生奈何每憶孟東野與昌黎書未嘗不思先生也此間鮮可與譚幼樵侍講三月杪在幕數日四月中旬僅來一轉議論不甚合去如黃鶴矣呂庭芷觀察近始晤譚數次戴孝侯又爲吳清卿所招帶隊將往吉林每一出門輒懷刺而歸甚矣論交之難也都中大僚過隨庶僚過激議論不衷一是勇怯皆有所偏俄兵艘之遊弋者東雲見爪西雲見鱗駸駸已達遼海而我之主戰者手無一兵當國者胸無一策握兵而任戰者又身任轉圜之責而不能撒手辦防甚矣時局之難也秋間能不警否吃重者當在何路乞先生爲我決之

復戴新齋 庚辰夏

昨接專勇手書敬聆壹是台旆溯運北旋已抵濟垣駪征載詠跋履多勞至爲繫念弟三月杪請假赴東雖未允准而語氣尙活循可勉强成行乃此次得信後方幸小恙漸痊可以就道昨晨上院請假相意大不謂然且云淄濰礦務東省旣允合辦嶧縣豈有不願之理前此批令速謁周中丞何以遲遲至今弟代陳粹甫兄丁艱及閣下往滬訂購機器溯運察看水道以爲轉運機器地步等情幷詳陳前此謁見嶧縣李令之難尙有與中丞當籌商者而相意毫無轉機看此光景赴東之行祇得暫緩弟向不宿諾此次不能踐約負疚良深方今之計應請我兄速

謁中丞中丞風裁和藹言必盡情且其復相書及復弟書均已坦懷相待所微不足者以台旆到東已久未通典謁弟上中丞書已將粹甫兄丁艱及閣下到滬購器及溯運察看水道各情陳明似晤面時必不致一見索然籌商各事無妨娓娓而道如有話問亦不妨婉轉覆陳大約與中丞所籌商其要有三一曰派員會辦派員之說始於中堂致中丞書而中丞復弟書即以爲言今若堅執不肯必致大相攖拂似宜分任責成以彈壓等事歸東員經理礦務仍由閣下及粹兄主政如中丞能允尚無大妨不過多所耗費若中丞必定要會辦一切則不免牽掣之病事必難成蓋嶧縣礦務與濰淄不同濰縣淄川之事商權在

先彼此合意馬中舍可與張樵野觀察會辦棗莊之事絕而復續離而復合情形不同故不能也如中丞執意不從或用寬緩語答之後再挽回亦是辦法爲今之人生今之世不能行三代之直道世道可歎一抽釐助餉抽釐之說始於孝侯弟兄致書弟以抽釐呆而助餉活因於上中丞書中添入助餉兩字蓋抽釐以見煤之日爲始而助餉則必成本已敷然後斟酌捐助兩者迴相懸殊見面時如中丞不及此層即不提起說到此層則以將來辦有成效必當捐助等語籠統回答若中丞必欲考究到底推在弟處可也一中丞若以聚衆滋事爲疑當告以棗莊本係產煤地方煤戶窰夫皆係土著居民習見不驚非招聚外

方游手可比且此番改用機器聚人不多可保其不滋事端又中丞素惡洋人當告以雖用機器不用洋人以上海機器工匠能運機器業已訂定以上各層姑就愚慮所及擬議數言聊備採擇是否如斯仍請大裁酌度總之礦務爲開創之舉愚者驚而智者疑又擅大利之名貪者求而忌者忮必須籌劃精詳照燭幽遠而又才能肆應方足以彌隙罅而底成功台端與粹甫兄皆弟夙昔所欽佩者故盼之殷而言之詳望勿以狂譚見責弟臥疾月餘今已痊可附上中丞復信一紙

復某公書 庚辰夏

朔日晚間肅復一函旋又奉手教敬悉壹是前書所論購鐵甲快礮扼守遼海口門原爲後日久遠之計俄事火已及眉誠來不及然旅順與登州煙臺各口礮臺自不可不建精兵自不可不紮良將自不可不調廟列各島駐營防守亦不可緩南北洋本有兵輪亦不得不擇要扼守譬之窮荒患病珍藥在千里外祇有取小市山店以供用斷無聽其病而不購藥之理無奈病者已劇而子弟猶憚尋醫訪藥故愚以爲必家督有人庶家人知畏而服勞恐後否則終無着手之處蓋旅順煙臺登州乃牽制之兵營壘不破兵力不屈彼終有所顧忌屯糧蹇煤汲水修

船敵皆不便勝則恐扼其犄歸敗則虞斷其後路韓蘄王黃天蕩一戰金人自是不復渡江亦不敢深入南宋百數十年之命實延於此今即無蘄王其人亦不可不作是想煙臺登州陸師宜責成東省旅順陸師宜責成奉天各島防營近東者歸東近奉者歸奉現有兵輪仍責成北洋奉天現有宋祝三軍門八營移緩就急扼禁可速山東有防營而無良將祇有責成撫軍嚴擇精選必得其人而後已統領兵船亦責成北洋必得而後已內外大臣誠注意於選將亦一時救急之着大約今日用人之弊在徇情面拘資格有退無進故局面全呆選才無路非有大豪傑不能出而挽之吾恐資格情面之天下相與終古矣大沽

口現有一千八百人統帶爲羅副將榮光身軀太肥上礮臺甚喫力盛軍步隊十一營馬隊五營統領周鎮盛傳威嚴有志病在馭軍少恩未能疏財北塘練軍兩營統領唐鎮軍仁廉勇而寡謀督轅護衛營四營統領黃鎮軍金志津標練軍三營統領鄭鎮軍國魁即所謂鄭小老大者也有暮氣此五軍者或駐沽或駐津長年不移其餘如張秋銘軍及保定馬隊練軍正定練軍大名練軍古北口練軍春杪挖斬官屯引河者共三十四營呼之可集總之或水戰或陸戰總以得人爲第一義能得人總可拚命總可挫敵不能得人雖有奇險雄師利兵堅甲委而去之矣淮軍精勁雖遜於昔較之各省猶爲彼善於此大約用將

帥者封疆也用封疆者樞府也樞府得人萬事就理漢代以災異策免三公猶爲虛而無薄今四夷交侵日蹙百里實實見諸行事何憚而不改絃更張耶遼海口門如法布置猶恐事權不一彼此觀望宜專設大臣一員統之節制煙臺旅順登州三口及海中兵艘一時急計如楊厚庵者可勝此任古之良將以精兵扼要地而敵不敢越之而進者非守禦如牆一人一騎不能偷過之謂也良以地居形要復駐重兵敵不破此總不放心雖防海與防陸不同然牽制自是當務之急不得上策中策而用下策猶勝於無策津郡風氣剛勁團辦鄉兵足爲虛聲之助然欲其不隔閡不張皇則非本地人爲之倡率不可曹藎臣軍門

戰畧素嫻鄉望亦好責成此君必可稍壯聲勢軍門位望已高
若由合肥相派辦恐其未能鼓舞另出中意又恐弄成兩橛若
譯署函致相國商定後由相國奏請督辦庶兩面皆圓曹公日
昨奉委往古北口看地勢鑿礮臺頃已回矣旅順口亦擬礮臺
相度者許仲韜也至於戰守方畧或扼險堅守或縱敵登岸乃
將帥臨時制勝之術非平日所可預言不然熟讀兵書即足以
制勝何必求將才耶相國屢致人言事本難說第勛望統兵大
臣原非和事人乃譯署事往往外推轉圜之責全在北洋於是
因籠絡而往還因往還而款密其間通事傳言類皆儇薄小夫
而浮言因以起矣然煙臺之役弟所親見不可謂非多助之效

威使嘗謂人曰李某朝見一洋人暮見一洋人究竟何益蓋忌其以陰事告我也他事不敢說若其馭夷實勝前人數倍崇地山時領事官何等猖獗今則恭順如屬員親密如僚友其得法處在此致人言處亦在此航海書弟有之專言風雲沙線爲人借去未還篋所存祇海道一種取卷七卷八二本送呈尊覽閱過後並乞擲還鼇務承規感甚第現所整頓不過鼇剔中飽涓滴歸公所謂致怨者乃被斥見棄之人及嫉妬妄求之輩至於商民較前似爲體卹輿論亦尚許可足慰綺注

復戴孝侯 庚辰夏

昨奉二十三日手書敬悉壹是大旆出關登車攬轡相川原之脈絡籌飛輓之良圖抵吉垣後又將率部進駐姓城櫛沐多勞至爲佩仰三姓疆域本不甚廣自封堆改隸玉斧畫疆東北兩面當敵誠爲要衝雄麾駐此自可屏蔽東疆然以地勢敵情而論俄既於琿春海參崴聚集兵艦建造行宮儲貳親臨行省將徙復於密邇琿春之嚴杵村摩闊崴駐軍儲械水陸兼營蠢然欲動琿春一路較塔姓兩城更爲吃重更爲注意誠恐開釁後敵從輝發一路橫截而出吉奉之氣不幾如瓜斷蔓姓城偏在東北尤爲孤懸可慮郭副戎兵力甚弱喜都統尙未成軍愚意

必有良將勁兵駐此方無中斷之患尊見以爲然否邊塞荒涼轉輸悉資內地終恐不足以持久若屯礦之利興則可久亦復可大聞吉地近來天時較暖不似前此之奇寒土脈膏腴亦非若瘠天時人事大有轉機變荒服爲重鎭趙充國之屯田在此時矣所慮者中朝之於邊疆不甚注意自立尙不暇何有於久大之業耶一歎此間安謐如常而兵差絡繹曾宮保小住半月初四日遵海而東計抵關門鮑軍門卽日可到前隊已陸續來津俄外部布策聞已緩行曾徹侯尙在辯論未有端緒劼侯患癰服十全大補湯而未愈乃叔亦患足疾扶掖而行叔侄爲國宣勞而同病相憐何也李雨蒼都護微服到此與曾九帥譚不

合而去左湘陰聞須催劉毅齋到哈密交卸然後起程其有所待耶此間定購毛瑟新鎗兩萬桿其七十桿歲內可到

1

273

復許竹篔 庚辰夏

昨奉手書具悉壹是謙卦罪重於山世人欲殺久矣不幸而膺使命又不幸而伊犂之約適成於是議者但知殺之爲快而國事有所不暇計當軸者爲清議所持亦漫然應之但以得免庇惡爲幸不知既已充使既已訂約則不可殺且不能殺南皮經權互用一說頗有頂上圓光惜未能用試問下旂之時遞哀的美敦書之日斯人能不釋否尊見相同誠不刊之論俄兵船軍實之在吉林境者聚於東北之海參崴迤南之琿春琿春本我地自咸豐八年畫疆以後如蠶之食琿春廳關門二十里以外即俄境中國人之在其境者不能隨便行走此次譯署行文查

1
273

詢旗人之官斯土者亦不將地圖呈送上游含糊入告天下有政府而不觀地圖者乎天下有譯署而不閱條約者乎琿春河既係分屬俄自可佔琿春之名況入江口之琿春村爲俄所據已二十年何聵聵之甚也斯事雖小已足爲後世留一笑柄且召敵人之侮自强非一端去要地之弱而昧者亦其始基也昔文文忠在譯署課章京讀約章閱成案識者竊竊然笑之今乃知瀋陽者亦不多覯矣聞俄兵艘已巡至漢口閣下方以度外險爲慮彼已深入堂奧後事之出人意表恐將絡繹而來矣至此而謀急着祗有忍痛吃虧四字急救崇厚急求使才急令偕往但願於十八條中爭還小半卽算便宜總以不開釁爲第一

義事了之後因事誅之泯然無跡至於自强本計不過求奇才退庸相破資格新正一書言之盡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前訂美廠之鐵甲船本都魯機物後作償俄兵費美人恐俄乘便取之其價本廉今已居奇中堂電李丹崖購定未識能有成否至英廠所定造之艦恐非期年所能來也英將來華卽幫同收復蘇州常勝軍之戈登其人頗乃心中國攻蘇州時與程忠烈不相能程故後乞其大旂以爲記念西人服善有足多者新疆客勇太多轉輸悉資內地將來海疆有事餉需支絀此數萬人去家萬里譁潰堪虞湘陰老矣此一席接手甚難李雨蒼所言不爲過也

復張幼樵 庚辰夏

日昨台旆涖津匆匆未獲聆教頃奉手書就請籌祺康勝靜篤自將無任企慰弟一官落拓無狀足陳昨以敝局捐章與日本領事攜訟至今未已此間綏靜如恆關門諸軍亦無甚大擾遲軍在灤樂之交驛騷殊甚其馬隊紮蘆臺者民怨尤深且司餉者刻核太重軍無冬衣簡退美卒又不貲遣押解大有囂然不靖之勢鮑固健將置之行隊前敵尚可收盪決廓清之效以之環衛畿疆則用違其才矣聞俄於琿春左近之嚴杵河摩闊崴一帶聚舟結營其數不少後到之兵皆持新式後膛鎗綏芬河口及海參崴建有行臺成為聚落覩其光景非西佔我境即南

拓麗疆已成持久之局此次即能講解後患方長爲今計者似宜用慮遠智深之將久任而專責成師趙充國之屯田仿羊祜陸抗之息兵保境待時而動務以威信招徠方爲萬全之算非僅驍果武健之徒所能勝任籌防尙未及期司農早經仰屋餉竭於內兵譁於外最可危慮如能擇風力綜核之大臣如閣侍郎者巡閱各省盤查倉庫錢糧稽核軍實每省當可省數十萬漏巵亦當今急務卓裁以爲然否

復許竹篔 庚子秋

前月杪奉手書正値敝親邱子蘭患癰作古比來釐務正在暢旺又與日本領事竹添進一因釐捐辯論舌敝唇焦致稽裁復甚疚於懷聞閣下近有建白爲政府所許可已行知曾劼剛如果有其事請示知大略或將疏稿擲借一觀更好曾襲侯推薦出使人才閣下與張香翁並列當軸以爲何如又不知此說果確否布策緩來朝野欣然以爲行成可冀電覆剛柔互用及非違訓越權原可照准之說措詞過於超妙竊恐重起波瀾比聞俄之載兵備械往琿春者絡繹不絕去琿南七十里之嚴杵村紮有俄營再三十里之摩闊崴亦紮俄營紅臺雙城等處均有

屯兵而總匯之地則在於綏芬河口之海參崴春間建有行宮擄高麗人以充役夫其二世子者常往指揮又將移彼之黑龍江行省於此似東路防務以此處爲最要開釁後橫截而出吉奉之氣中斷此時駐琿春郭副將兵力甚弱桂亭都護尙未成軍侵軼甚爲可慮卽幸而和局有成而彼已於此注意我若稍弛防備終是日蹙之勢高麗爲東藩近在肘腋又豈可視其危而不恤凡此遠圖皆以人才爲主從吉奉來者皆言彼處吏治民風無改於舊語以强俄之逼處侵佔之可危漠然不以介懷

閣下所謂肉中詎有血者又見於此大沽礮臺前後膛礮共計二百六十一尊守備不可謂不嚴盛軍所用後門士乃得槍五

千桿其餘各軍亦多後膛近又購毛瑟新槍二萬桿年內可到
七千桿督宮保保定新募之勇鈍刀朽械較此殊不及矣

致某公書 庚辰秋

奉二十一日手書敬悉種種許學士疏空廓不切脈理誠如尊諭邦交斷不可不聯樞紐仍在譯署堂上官十人排班濟濟師師臨事如金人木偶但見伴食畫稿而已胸中何嘗有軍國大計愚以爲欲辦外務先當廓清斯署擇威望素著夷情素熟者爲之長而以英敏開濟通權達變之士副之無事專以講求聯絡爲主有事任以辯論排解之責簡書將命亦於是出其大處分與政府會議如此則可得譯署之力而不致失　中朝之體不然親則褻疏則睽平時素無往還事急而款其門入其室徒爲所輕何益於事如吳江款威使之門拒而不見卽其前鑒各

公使紛然解勸威使亦恐不利商務雖係實情究無實際所慮者我方希冀自寛日盼電音之至而彼之布置已定忽然拒絕凱陽德聲言下旂我之手忙脚亂殆又甚於初五六等日不如早籌一轉手之計如前書所云者合肥相夷務之熟當代一人以諮詢方略爲名推誠商榷當有解紛之策幸與識時務者熟圖之俄兵船之來華者由彼得羅堡保而迭海出英法交界海峽其道迂由黑海逕達紅海其道捷英法霸業漸衰黑海之約久成廢紙寶詹事俄兵船不能出黑海一步之說未符事實既出黑海皆取道紅海而東邁日本又以船塢借之礮械資之泊長崎者十餘艘之多尙源源而來惟既抵海參崴以後不但不

能進松花江抑並不能達烏蘇里江之口黑龍江內之舟亦不能出海又聞土耳其於大得𨁂而海峽修築礮臺俄船出進似添顧忌其現在長崎海參崴之船多由黑海而來固的的無疑者也日本滅琉球而我不能存之是我與日隙非日與我隙此時若因釋嫌之故重議分地竊恐轉生枝節總之俄不決裂日亦不能陡然稱兵來書後一層是也戈登仍回國供職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可歎聞在都謁恭邸正值葬稿晉拒不見信否

再另牋評量凊望諸公如權衡如鏡照不失累黍大有水鏡先生之風湘陰非懵於事者陡主用兵明知朝廷必自轉圜揑兵

之重臣不宜過於退朒初不料清議因之而氣壯中朝因之以廢約又不料驟然內召爲之計者力陳時局艱難才力衰薄朝廷尙可覺悟若徒以棄已成之功無接手之人爲言而於時艱才短僅帶輕筆則此中委曲終未宣露誤事不小湘鄉湘陰合肥就三公者之才力而論初未甚遠湘鄉於天津教案敷衍了結望實俱損合肥於斯事却顧徬徨並遭唾罵曾李所捉衿肘見者湘陰斷不能勝任愉快且其所恃者如老湘嵩武卓勝之類與銘字盛字伯仲之間卽全置新疆於不顧撤西陲得勝之師以防海安見必有把握所慮此老好勝自雄不甘退避果其于于而來絕續之交更易推諉大有遠水近火之意尊意以

爲過慮否

復孝戴侯 庚辰冬

孝侯仁兄大人麾下昨奉手書具譾雄麾已抵姓城堅壁練兵規模斯定竊念足下本書生爲知己牽挽投袂出關提一千之軍戍窮邊之地所當者又係至强大敵較之鹿伯順茅止生在高陽幕府其難十倍遠近聞之皆當欽敬無如大旆甫出關門而責備之論已紛至沓來羣起而齕之必使不得展其志而已若而人者肉中詎有血耶來書及稟稿循誦數過爲之掩卷太息昨日呈傳相相云有弋什哈某近自吉林回已將尊處情形陳述大略卯金求賄不得百端排阻迫邊防糧餉處差使撤去而彼此嫌隙已成其續調唐元圃之摺若三姓一路空虛無人

其意可見摺尾雖畧爲周旋而清翁實未之知現聞已請假一月揆度情形彼此已有不兩立之勢況俄約已定清翁求退自在意中足下既爲清翁所牽則去留亦當視清翁而定相又云唐元圃不願去此間亦不令去唐既不去此時無可措詞將來清翁果不能留足下求退後祇須一稟順水推船自非難事天下邊事方棘爲疆臣者宜如何延攬人才共膺艱鉅乃無端墮落入我彀中必欲齮之使去世局如是可歎可歎俄約初定刪去松花江行船專條曾侯此役頗爲做臉使昊戶機拂意而去以意度之遽爾興兵彼未必敢而臺灣不可不防許竹篔太史簡日本星使正值其艱現尚無啟行日期吳江捐館半爲毆氣

湘陰初二在蒲州動身開印後可以抵都去歲十月在哈密啟行時附一片謂俄人輪船尚未如閩廠所造之多兵力亦不如髮捻回三逆十分之一捐銀六百兩購備水雷云云中外均爲駭怪臥龍聲價減去不少此間盼雪甚殷大局均尚安謐

附錄來信

亮生仁兄大人閣下小春奉手教碌碌未即具復南望析津時增離索敬諗綜籌權政贊助訏謨獨居深念中定有忠言至計佑我平章跂念無似弟到防月餘佈置營壘盡搭泥棚犄得就緒自九月至今滿山積雪處處凝冰餉不時發運道殷遙士卒甫履嚴寒之地皮衣鹽菜俱不完備

於申明紀律之中仍須慰勉拊循較內地行軍艱苦實倍也銘鼎臣將軍在省疊次晉見於練兵佈防選卒擇將諸事切實與譚外國情形並船礮機器必須創設乃可稍立根基亦經指陳大畧彼時頗蒙聽納以爲逐漸開悟邊事尙可圖也不謂去省以後由津去之洋槍後門礮爲邊務局瓜分星碎十三響槍五百桿畝處僅分一百七十桿兩磅後門礮經弟再請於傅相始肯撥給本帶八尊作爲一哨亦爲撥去四尊他軍並無能操熟手竟成虛器來福槍八百桿亦僅給四百四十桿至今步隊兩營尙有三百人並無軍器弟之正營亦尙少百餘件省中存械抑勒不發

實不可解鄙人臨行時鼎帥面囑十月初京餉不到必設法接濟及至十月杪領餉委員稟見稱病不出三次具稟言防務公事全未批答此等舉動視邊防直同兒戲東三省辦事與津門眞有霄壤之懸矣將軍心腹爲翼長劉晴嵐遇事持把招權納賄殆非一端清翁初到時吉省竊竊私議商辦事件無不費力嗣經開誠論列將軍之意漸解而奏刊關防加以幫辦邊務地方事概不令與聞每月僅給公費二百金已有甚難敷衍之勢清翁乃心王事一意從公不以介念翼長於營官統領皆非饋贈不行鄙人在省時亦推誠與之計事比尙融洽迨拔隊赴防扣減軍火

槍礮皆渠主持及與清翁晤譚公事語言不遜遂將邊防糧餉處差使撤去其翼長原差如舊將軍雖隱忍不言心甚悒悒從此交涉事件更多掣肘弟凡事踏實雖有宵小睥睨其旁亦何所畏惟糧餉軍火重件措不給領孤軍無繼後路斷絕亦足制其死命矣茲將前上稟稿寄呈台端所云不見批答者此其一也弟歷覽昔人成敗之由多以讒佞在內孤孽在邊撓權僨事弟僅挈二千人當邊防一路力小任重不待智者而知三姓距黑河口八百里過此即爲俄界彼族由東海而來輪艘直達伯力以抵烏蘇哩江再上即黑河口自目下言之則琿春一路俄人兵械屯

集較多若至開江後大幇兵船徑出松花江毫無攔阻則三姓尤爲吃重也清翁與顧緝亭觀察在巴彥通設立水關經營百日不甚得力江流深處不能置樁下牌淺水雖無樁牌亦難暢行岸上既無礮臺守礮江面亦無水雷守具一無可恃即孫吳復起使領偏師亦何術而能自全耶弟以傳相奏派清翁交誼牽挽而來以身許人本無返顧現在議款未成義無可去萬一舊約改訂防局將議撤減亦決不可留吉林現有喜都護之五千人郭副將劉副將新募之三千人足敷分布部款歲撥百萬亦難久不欠缺屆時清翁將有他命必求傳相設法調回即相愛如閣下

亦當代爲援手不令鄙人獨處其難也郭副將屢次文報頗涉張皇弟揣封海以後彼之兵糧礮械皆無來源似無大舉動彼族用兵最爲愼重凡運解不通之處不肯輕於出奇來春議再不決恐挾制所不免耳玆因專丁回津拉雜奉布謁相時乞代陳一切敬頌台祺不罄顒言

復某公書 庚辰

頃誦二十九日手書敬悉英人藉口講解其權能抑我而不敢拂俄威使函囑戈登不預軍務畏葸如見曾襲侯聞早起程以日計之已到俄都折回之說此間未聞德美兩使齊抵津門與相國往還數次美使有太遲可惜之言俄與日人合謀前者赫德曾密以告並言糾約西葡兩國西班牙以古巴招工有隙葡以澳門有違言日人垂涎臺灣已久兵艘時遊弋其地南北果齊舉江浙爲虛驚臺境恐有實禍俄人進兵約分三路琿春津門伊犂琿津爲東路伊爲西路既肆於東西未必進不過遙爲牽制俄之經營琿春殆二十年開屯建埠製器練兵駸駸日盛

廢約以後運糧聚兵戰艦雲集查是處西北距吉林省城千里而遙西南至興京千里而近路非甚遠最難防遏論津門者皆謂海口甚淺尚有攔江沙之阻我之淮軍猶爲全力況又是各國通商口岸然以勢論之津門路捷近京庚申覆轍非遙奉天之迂自不如津沽之徑俄若圖小獲則進吉奉以要盟否則直撲津門何求不遂我之遼海口門毫無一絲備禦牛莊錦州關門內外各口皆可俟隙而登總之皆東路也聞俄於夏間向英借銀一千五百萬鎊合中國銀五千二百萬兩近又各處籌借貧而弱不足畏貧而强大可畏蓋將取償於我尊見以不戰而和慮各國之知我伎倆而計及於陸戰徼倖於一勝我之伎倆

彼之知我勝於我之自知何也彼之明白人多用心討論已久我則識時務者少也試問今日之俄與甲戌寇臺灣之倭孰强孰弱乃彼時廷臣噤無一語今則軒眉而談毋乃勇怯不得其當歟有懦夫爲衆無賴所侮將傾其家立意拚命以圖自立將擇未甚强者而拚之歟抑擇至强者而拚之歟無論倭寇臺灣曲在倭我廢俄約曲在我即全以勢力論亦萬不相侔不知兵機不知大局不知夷情不知地勢而貿貿然謀人國是毋乃貽笑將來歟今之論事者皆謂既往不咎專講補救目前不知將來之旣往即今日之目前奕者一二着之誤善奕者猶能救之至連連失着通盤皆錯雖有國手亦何能爲與其行

成於既敗曷若行成於未戰蓋既敗之後心膽俱破局面全變全權皆在敵手庚申十年講和於通州夷巢不至居京師通商口岸不至如是之多閣下以不戰而屈與戰而屈爲多一戰弟以未敗而和與敗而和爲多一敗戰事固難逆料然必須三四分把握而後可以一決度今之人才兵力餉力求一二分把握而猶不得尙何戰之足云弟於兵事硏之最久知之最深不敢不罄於知己之前若其言而不中則固國家之福尤私心所禱祀而求之者也此時英德各使尙在游言講解凱陽德亦未決絕揆其究竟終恐無成爲目前救急之計惟有立遣重臣予以全權雖則吃虧尙可望見其底止否則或爲海上之盟或爲城

下之盟十八條外必將大償兵費另立條款利權將爲所奪自主之權將爲所刼中國從此不能自立矣至於自强本計仍在朝廷否則一波即平一波又起終於滅頂而止轉不如誅使一決之爲愈也

再洋人積威已久談虎色變人有畏心戰而不勝必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欲背城借一而不能故此次若與俄人從事必須籌一制勝之策其法用輕兵兩枝更迭誘敵敵氣方銳勿戰平原曠野勿戰正正堂堂勿戰勿守壘勿憑城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使其去巢已遠怒氣已渫力疲而餉械皆乏然後擇險阻阨隘之地挑死士鬬將猱伏而猛進全力與之拚命一角可望一

勝既勝之後士氣始揚人心始振然後成對待之勢黃天蕩一役先勝後敗金人始終畏之自來潰敗決裂望敵先奔之會有名將出乎其間血戰破敵而機局爲之大轉自古至今不知凡幾中國此時未爲甚弱俄人之强實出蒙古金源遠甚拚命死鬭猶恐不足以勝之必須墮我計中使其全力減去一半夫然後不致多殺死士而勝算可決第此策須奏明在先則可不然朝失汎地暮掛彈章豈能誘敵數百里以外耶再勝俄如是之難乃爲目前設法果能樞府得人封疆將帥得人而又生聚三年訓練三年究竟彼客我主彼寡我衆禦之不難且中國果能自强彼將暫斂兵威留以有待不然繞地球數十邦何以朝不

保暮祇有亞西亞東半洲彼亞美理駕洲諸國先爲泰西蠶食今則復國已久窺伺全無豈非能自立故耶大抵强者食人弱者爲人所食介於强弱之間則兩不相食自然之理也來諭有陸戰之詢姑妄言之

此數書規畫俄事意不主戰觀於十年鎭南關之捷似覺其怯不知鎭南一戰法非大師且無倭人犄角之隱患再觀於去歲今春之東事敗壞至此設當日竟成戰局日本斷不袖手恐不能紓交至之禍也 乙未初夏自記

子壻趙之騬敬校

清芬閣集卷六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復海關道 辛巳夏

昨奉手諭合之十九日手諭反復循誦不解所謂竊以事上之道貴直諒不貴逆億蓄疑於心而不貢隱忍於懷而不諍坐觀大局之壞而退有後言習於善柔逢迎者爲之守正之士則不然理但求其是言不惡其激下之直陳與上之轉圜有交相成者是以欲默而終獻之惟憲臺之加察焉本月十七日臯府面稟該英商怡和洋行販運磚茶往歸化城以土貨冒充洋貨朦

1
273

領稅單各節並呈茶樣蒙憲臺面諭串通作弊自應懲辦曾否扣留斯時之憲臺猶知土貨之不能作洋貨也乃十八日之函曰局稟暫擱十九日之函轉以扣留多日爲慮卑府不解此其一憲臺十八之函拳拳以芙蓉山爲問及招牌有無芙蓉山字樣庶有憑據如果茶由上海稅司驗過發單必須咨查此茶是否由東洋運來進口抑係內地朦蔽影射斯時之憲臺猶知土貨之不能冒作洋貨也乃十九日之函則曰即欲查辦直是無可下手若勉强爲之始終說他不過祇得放行爲是不知土貨不能冒充洋貨不必博引繁稱即稅單約截寥寥數語有目共見有耳共聞我有何說不能宣諸口彼有何說可以自解卑府

不解此其二憲臺十九之函初曰據稅務司云係由東洋輪船逕到天津並未攏靠上海繼曰茶爲內地出產而販茶者明明納過漢口運出之稅夫既不攏靠上海之岸何以遽納漢口之稅既爲內地出產何以復自東洋運來稅務司所陳條議有云聞商人現擬販運內地茶出口一經出洋即作爲東洋茶此英奸商嗜利無恥者謬妄之談稅務司猶以爲不可行果充是說土貨出洋作爲東洋貨華人出洋將作爲東洋人乎卑府未解此其三憲臺十九之函曰既由東洋船來則新關收稅係屬照章既經收稅則收子口稅免內地釐亦係照章憲臺一曰照章再曰照章不知憲臺所謂照章云者將土貨不能冒充洋貨之

章耶抑土貨准其作爲洋貨之章卑府見聞淺陋　國朝憲章中外條約雖嘗流覽於目未能貫徹於胸所有土貨作爲洋貨之章實未經見應請頒示以豁朦蔽卑府未解者此其四夫此四未解祇就憲臺之二手諭言之耳及反復憲臺新關所給英商怡和行運洋貨入內地之稅單循誦總署酌定之約徵其開宗明義首四字曰眞正洋貨華洋商人均准請領稅單而猶恐駔儈陋夫不諳文義重言以申明之曰查有土貨冒充洋貨均將單貨扣留分別辦理顯明清淺雖不識一丁者臥而聽之豁然通曉卑府自憲臺札發單式即深慮洋行稅司之力量宏通洋貨廣貨如鐘表銅鐵等類之難於辨別悠然以思憮然以懼

因念卑府以教職散員蒙中堂知遇深恩提入官裏到省不及二旬畀以釐捐重任當此海防緊要經費支絀之際若不破除情面竭力整頓何以稍酬知己乃東洋磚茶之單突如其來卑府再三審度始敢派員查驗迨茶樣入手芙蓉名山招牌宛然雖該英商喙長三尺亦復何從置辨初不料憲臺之始勇而終怯也雖然天津釐局爲憲臺所轄卑府又係憲轅屬員明知非理非義違例違條無不黽勉以從第念各省各處皆有釐局皆有釐卡設亦如卑府之不諳時務甚且行文詰責曾否查驗其將何辭以對欲免釐卡之查驗釐局之扣留枝節橫生轉難收拾必將總署之約徵削去而後可憲臺以爲然乎否乎再今者

卑府扣留英商怡和之舉在以識時務自居者必嗤其不顧大局以卑府之官卑職小大局誠不敢知第念英商豔俄商之獨擅厚利歆華商之另訂新章起而相爭彼族之恆情無足深責我以袒英商之故明知土貨冒充洋貨毅然爲之變亂舊章肫然爲之減輕稅則但求英貨之通行英商之獲利而不顧其他獨不思內地釐金總計千數百萬雖解部無多各省餉源恃茲挹注大抵皆關軍國之用彼族既以稅單免洋貨之釐矣土貨之釐不及其半我方憂餉源之不繼譁潰之堪虞乃熟視稅務司以土貨冒充洋貨爲之給單爲之多方庇護是首先刼我大清國之釐金自津海關始恐無人當此重咎也稅務司整頓

茶稅之議卑府亦知大畧其言曰磚茶出口稅每擔六錢今再
進口須報明各關正稅外每擔再完半稅三錢另完行銷蒙古
稅七錢如果重定稅則　朝廷允准刊立專條自當遵照查此
次英商怡和之湖南省安化縣茶磚五百三十五擔完稅七十
三兩五錢六分三釐每擔完銀一錢三分七釐五毫有奇倘未
足半稅之半其進津關正稅曾完納與否關事祕密不得而知
縱令完納以子口稅加半推算每擔料不過二錢七分五釐兩
項合算不過每擔四錢有零之數即如洋商之意作爲東洋之
貨亦當完正口稅六錢子口稅三錢共九錢之數是掛東洋之
名專爲減稅而設夫洋商串通新關估價減稅是稅務司作弊

也憲臺不知猶可諉爲失察若業經稟明而力爲和解是憲臺甘爲稅司洋行分過竊爲憲臺不取也且俄商運茶恰克圖其來已久違約行銷各蒙古猶以哈城爲名稅務司所以有駐員哈城查點箱數之說正當設法禁止俾利權不至外屬乃以租英商之故使之逕運歸化城是明開以行銷內外各蒙古之例也尚能設法禁止俄商耶俄商之灑帶尚屬事出有因英商之專運弊更伊於何底竊觀泰西處心積慮無論兼并貿易無不以小化大以徵成著津門一口耳茶磚一事耳涓涓不塞將成江湖首禍之咎其誰克當是以欲默而終獻之惟憲臺之加察焉干犯憲威死罪死罪

再覆劉中丞 癸未

前接鈞諭知台匪金滿業已投誠浙東溫台各處從此均得安枕不禁喜躍旋閱邸抄果蒙

天語允許仰見明公威望素著先聲奪人使數年積寇聞風知懼變負嵎之故態思効順於戎行此固由　朝廷威德而亦明公謀畧獨優經權互用得以奠定此方也竊念明公知采有素而其事又有關於一時利害苟有所知敢不竭其愚忱以効千慮之一得惟明公裁擇焉竊聞金滿一市井負販迫而爲盜秉性桀黠慷慨好施尤能籠絡材技得其死力攘奪富戶以與貧民故貧民尤樂爲之用往往大軍到處未知所向而彼已得信

遠颺前此數年漏網職是之故今則不煩一兵不折一矢而束身歸罪投劾行間自非有悔禍之心者不克如此且以明公威望斷不至有所反覆然竊意其平時黨類散布山谷既已聯絡一氣深相結納未必此時遂能安分且金滿數載跳梁未遇懲創其志驕其望奢將視之爲走卒耶則恐其呼羣引類故態復萌而有投順之名者未必有投順之實將授之以職秩耶非特無以對數郡之良民亦恐有以啟將來之伏莽而　國家之刑賞亦斷不能如斯倒置也聽之既可危殺之又失信此事之當爲審慮者也目今法人肆擾安南邊疆多故竊意明公資遣金滿令其招引徒類前往南交立功自贖則一舉而數善備焉黨

類旣空不復騷擾鄉里其利一矣劉永福粤匪餘黨而獨能屢破法人支撑殘越金滿梟桀之材畧與相近發往越裳未必不爲劉永福之亞其利二矣果能奮志自强力殲强寇立非常之功則　朝廷自有不次之擢不必希冀無庸觖望其利三矣若其畏葸不前臨陣失事則是既漏法網又喪師徒二罪相兼戮之亦足以服其心其利四矣議者徒以前此劉蘭舟太守有誘戮降匪之舉恐其懷疑不前然以明公之德威開誠以示之必無此慮況彭宮保現在粤中一函推薦斷無不收錄之理伏惟採擇

丁亥歲余到粤東聞金滿在水師營雖未立顯功亦尙守法

自記

函覆高藩臺 甲申夏

敬稟者竊卑府於前月廿三日發稟後次日即輕車簡從沿文峪河而南至西河堡地方察看舊河新河交匯之地舊河上下均寬三丈數尺新河口門河面寬六丈底寬四丈以三四丈寬之舊河而陡加六丈寬之新河以大入小不暢則已如果暢消豈有不漫溢停滯之理王徐王楊四令之逞臆沮撓誠不知其何心也西河堡村有地七十頃光緒八年全淹九年淹其大半故開新河之舉村民疾首蹙額勉强從事附近之董家莊社首郭榮魁等三人不願開河經汾陽縣嚴押逼迫始允承辦今已告退矣諸令所謂歡欣鼓舞者大約不過如此此次卑府到

該處時村民聞有開下游之事喜色相告皆願襄事惟查自西河堡徑向南挑直達霍家堡入汾係去歲災水經由之地地勢稍窪並無渠道與新河形勢大畧相同且係肥腴之地房屋墳墓所在多有訪之父老紳士同聲以爲不便及至孝義境商之孔令廣熙及紳士等均以爲不如就正河加寬較爲穩當其時卑府前倩測量之友已將文峪正河自西河堡至霍家堡通行丈量一遍河身曲折大約長六千丈有零南路深八九尺不等北路稍淺河底儲水不過尺餘通計最深不過丈許王徐楊三令謂河岸深二丈數尺實非事實憶去歲十月間卑府偕馬守王令履勘至該處孝義工房呈河圖簽明河深二丈二尺二寸

水深一丈四尺卑府即斥其妄王令等所執爲此圖所誤也卑府現已倩精於勘估之友姚福鈞率同河工外委李平玉自霍家堡潮河步步而上確切估計大約再須四十天方可竣事至時再行通稟當卑府行至馬莊營地方接奉憲臺賜書迴環莊誦感篆莫名文峪新河果爲文峪河故道當時何不順其就下之性而必於東邊高處另開一河憲諭上下古今洞若觀火欽佩之至查西河堡新河口門底高於舊河底二尺迤北微高如坎級亦有二尺共約高四尺之數河水淙淙下注聞上游宣才堡業已開通羅城窪之水與文湖之水業已連成一片此時舊文峪河斷流已久新河去年災水今始見消尙祇淙淙而非滔

滔大概行水總以得地勢爲主要文峪自潞城村至西河堡潞城河底較文河底高九尺而下游西河堡較文峪新河底低二尺就下滔滔之勢有若建瓴所惜者河身窄而不寬耳若文湖一帶形同釜底平流而下雖消而不能暢其理易見將來山漲驟至必致移大水窪之災於文湖左近潞城義安及迤南各村將成澤國耳至潞村河底至西河堡新舊兩河匯流處之河底俟下游丈量估勘畢後即當遵諭測量再行繕摺稟陳

再稟者聞阻開下游之議者有孝義境內二百年來無水患之說今將該縣光緒八九兩年被水村莊開列清摺呈電

致張蘭同知周 磧口通判恩 甲申夏

逕啟者太汾兩府例食本地土鹽磧口蒙鹽下駛本干例禁無如府屬居民食慣蒙鹽該鎮夙稱巨埠亦即倚蒙鹽為貿易大宗騾駝船筏水陸販運不絕該處既非河東引地故或土或蒙聽從民便百餘年來相安已久自嚴申厲禁之後磧口鹽船絕跡該鎮市面蕭條大非昔比沿河渡口林立船夫脚戶遽失生計走險犯法者多卒無以禁別口之偷越嗣雖停止潞鹽而河保之卡員未撤磧口之令甲仍嚴縣差卡役不盡循謹之人難保不藉口緝私需索勒罰為害商民月前河東道丁觀察駐節府城語及此事深知汾府西四屬居民思食蒙鹽已有願弛鹽

船下駛之令之意日昨弟因公晉省撫憲深知其弊軫念小民失業令弟稟請出示開禁撫憲聲入心通無非爲恤商愛民起見弟返署後細思磧口蒙鹽內販已逾百年早成積重難返之勢從前試銷河東官鹽各處設局而買者賣者一以蒙鹽爲主官鹽竟不能銷售於河東鹾務毫無裨益轉貽不法丁役索詐之資此時及早變計仍循其舊自是正辦惟行鹽引地例有一定自非奏奉

諭旨未便顯給蒙鹽內販之示而河東引地與例食土鹽州縣犬牙相錯又不可漫無限制致將來浸灌他處鄙見以爲上憲肯給告示固好否則但弛鹽船下駛之禁嚴丁役之索詐水運

以磧口為止境若逾磧口而駛至軍渡者以私鹽論旱路以介休為止境若逾介休而至義堂者以私鹽論使蒙鹽只行於例食土鹽州縣不為河東引地之害庶幾變通之中仍寓防維之意磧口東西數百里之商埠亦不致因之廢墜閣下總司鹽糧釐務此中利弊必有卓識遠謀如與鄙見相合或別有卓見均希裁示並由敝處主稿會列尊銜詳請憲示尊意以為何如肅牋奉商鵠候回玉

覆高藩臺 甲申夏

奉賜書荷溫諭之屢頒實銘心而無旣西河堡河底較潞城村河底究竟高低若干憲意必須測量明白然後可定文湖消水分數洵探源不易之論欽仰莫名惟潞城村至西河堡約二十餘里測量實非易事卑府挈來之友明於測量者爲姚君函章幫同拉線測望者爲河工外委李平玉李外委先在郡城河工總局丈量下游無如李外委回汾張守鵬札調勘估文水境宋家莊工程卑府以同辦公事原無分此疆彼界飭令前往囑其早來無如李外委一去不回此時祇存姚君一人測量恐不能準祇得稍待再爲設法知勞憲廑惶悚莫名大約省南一帶地

勢北高南下汾州舊文峪河均滔滔南注即爲明證潴城村東爲文峪正河西爲文湖文峪河底高於文湖底九尺業經測量明確則西河堡舊河底必須低於新河口門底九尺然後開深後水勢自然下注乃西河堡新河底僅高於文峪正河底四尺即使兩底相平亦有四五尺之水不能消去故文湖之水至今未能涸復而文湖迤上迤下各村拖泥帶水至今未能施工亢旱如今夏汾河文峪河均已斷流見底獨此潴城窪仍然未能涸復足見水入窪地之爲害甚烈矣目前農田望澤孔殷若令此水居高地足可溉萬頃良田日昨沿舊文峪河一帶村莊紳耆公稟求分水利卑府以上下游劃界甚明未敢越俎婉言謝

絕然念守土之義未免歉然內疚現在西河堡新河口門上游河工總局慮大雨時行舊文峪河水漲內灌築堰攔河以備之亦不得已之計耳測量一事仍當商之姚君設法趕辦容後續稟

覆高藩臺 甲申夏

敬稟者前奉鈞諭以文峪新河西河堡出口之處能否暢消總以地勢高下爲斷囑卑府派人測量明確具報仰見憲臺實事求是之至意欽佩莫名月前河工外委岳峯麟到汾卑府即飭其挈同河兵前往細心一再測量茲據該外委測得西河堡文峪河底較文湖底高四尺六寸文湖水深三尺查西河新河口門入文峪舊河之處五月底上游河工總局張守等恐大雨時行文峪河倒灌築一攔水壩高六七尺閏五月初八日初次水發將堰衝破倒灌至乾河村一帶居民復於堰後搶築一堰晝夜防守十二日第二次漲發水與堰平復經加高培厚得不潰

決看此情形決無暢消之理也自文湖有圈築之議潴城望春等六七村疊次來府求免圈築言甚哀切卑府以不能越俎謝之將來恐不免至省曉瀆也

復張朗帥 甲申冬

日前旌麾過境本當遠出恭迓偶抱採薪徒深悵觸憲轅文案金大令西園枉顧承賜鈞函並傳溫諭褒嘉逾分既感且慚罙從公纖甸十有餘年徒負虛聲愧無建樹前年夏間忝叨典郡冬初接篆受任以來雖於吏治文教河工水利釐奸剔弊諸政頗亦留意而才力綿薄隕越時虞且以汾境民風懦而易治但使不拂其生性不蹙其生機即已相安無事念輿論之不苛每撫心而自愧耳當此海疆不靖基隆未復每一念至中夜不寐竊以洋人立國深固富強之業積之已非一朝迥非髮捻回匪之爲合一時者可比以法夷數十號之戰艦橫行海上莫之能

制此其弊在根本不立非盡將略之不優士卒之不勇也惟有內外合力文武同心各盡其職各造其至庶幾可以從事雖應變乘機用之祇在一旦而欲求一旦之功當定百年之計雖霆驚電發爭之祇在一戰而欲求一戰之利當規諸事之全想麾下負蓋世之略

宸眷方隆倚爲柱石其於厲兵選將察吏安民農桑學校之業商賈工藝之事以及理財籌餉諸大政必有超軼前人不泥陳迹爲民生造福爲中華吐氣者天下之幸亦桑梓之榮也

上李中堂 甲申

敬再稟者竊受業竊叨典郡彈指逾期自顧輕庸不能與地方有益所兢業自持者惟恃此不敢自暇自逸之心與上下相見以誠憶客秋叩辭時蒙中堂諭以實事求是四字受業履任以來奉以周旋勿敢失墜即以鹽務河工兩事而論潞鹽自去冬開辦路遠價昂其味又遜各州縣每月行銷數百斤數十斤不等經費不敷張升撫院啟行後又支持數月看來其勢萬不能行已於六月底停止矣然汾西各商埠因禁止蒙鹽下駛市面頓衰大爲閭閻之害卒之蒙鹽仍不能禁徒增關吏胥役索擾多端此亦足見變法之難古人云利不十不變法誠確論也文

峪河工受業以新河地勢首尾昂而中窪百金堡入境之處驟跌成險中段能入而不能出糜費多而後患長會稟時未經主稿甚拂上臺之意今年春間開辦河工上游尚能勉強挑挖中叚下游沮洳下溼拖泥帶水起一方土廢三方之力小民怨咨績用勿成而委員猶飾辭朦稟張升撫院瀕行時受業痛切言之香帥穎悟性成一提卽醒因有開挖下游文峪河之委迨移節南中任事者不敢輕於更改及至夏杪大雨時行山漲暴發上游泉水一湧而至衝入新河浩瀚奔騰從高跌下勢力倍猛郡東上下數十里蕩析離居胥成澤國加之尾閭高仰水不暢出數十村同時報災倡議承辦之員懼干嚴譴反以盛漲沖入

新槽新河業已沖成河流已慶安瀾朦稟上臺受業念水灾不可不報復爲據實陳明灾民亦晉省公訴請停新河工程上臺一再派人密查始知大槪民間得以報灾地方得以辦賑然倡議承辦之員頗有奧援不能加以譴也而沖成新河及安瀾等語聞者傳爲笑談當張升撫院瀕行時以受業爭執不已令開下游文峪河分任責成受業得檄已在四月底本非開工之時然上命不可違不得已併力經營以夜繼晷六月初山漲暴發河已挖成隄已築就救出頻年被淹之地二萬餘畝上游以成效可覩新河潰敗決裂復令開文峪舊河受業正在相度估工而新文峪河倡議承辦之員恥於相形見絀屢造飛語合力尼

之受業念汾郡水災汾河奪溜改道爲害最大文峪河其次也
不過列汪中丞屢派委員履勘勢成騎虎不得不辦其實汾災
四倍於文峪而汾濱村莊爲水所圍日憂陷溺者不下數十村
陡見下游文峪河保全有效紳民來郡求拯救者紛紛不絕受
業單車往勘竭半月之力盡得要領而籌計工程需三四萬金
受業念請款省中正值軍需萬緊之時必爲忌者所阻適有冀
姓者以貲雄於鄉其居亦在水中召與語首捐萬金不數日款
已集成因將相度估工籌款一稟直陳上游雖有不悅者亦不
能駁斥也此受業擬明春開辦汾河之大略也至於吏治極爲
歔欷南皮中丞極力振厲外面似乎改觀其實革面而未革心

帥節行後比又返其初矣即以汾郡而論其稍有才者大半浮
滑無實際其平庸一流疲軟因循無從鞭策其甚者乃凶頑狡
詐大爲治道之梗受業握篆逾期揭去八人內中正印四人一
爲中丞之婣一爲朝邑相國之戚新得卓異者一爲翰院出身
其餘均有奧援受業均毅然去之以故所轄尚肅然不肖者去
而來者未必賢斯誠無可如何之事矣闔郡文風在乾嘉時人
文蔚起科甲連綿通人學士前後繼軌其時閭閻殷富物產豐
穰邑人士之服儒冠者皆有所藉以餬其口一損於南中兵燹
商賈之挾資自雄者朝爲富人暮爲貧者再誤於鴉片之盛行
晉民最惰與罌粟氣味最投吸者獨多三誤於三四年之大祲

近又因禁鴉片販負四集而吸者如故內銀外漏日益其病有此數端小民餬口且不暇何暇讀書如介休一邑道光時考童幾及千人咸豐半之同治又加減焉近來不過數十人過此以往恐有不足額之憂矣去歲西河書院小課題爲法蘭西和戰議生童不知法蘭西爲國名居其大半亦可想見其謭陋矣書院傾圮不堪應課者落落如晨星山長由京寄題榜出在半年以後院事頹廢不堪受業倡捐重修煥然一新并爲延訂住院之山長增加膏火倍加獎賞另立小課專試議論考據詩古文辭遴生童之俊異者住院肄業經費不足捐署中陋規以足之并於城鄉各屬添設義學二十座以端蒙養之本然人文晦塞

習俗蒙昧錮蔽已深非期年所能振起所最隱憂者陝省花門年來生聚漸多蠢蠢欲動一旦竊發汾郡爲南北之衝而西鄙濱臨黃河口岸林立本省兵力弱而民風又柔脆不堪禦侮故此時海上用兵大局所繫在西人而陝回若作不靖晉中實有震鄰之憂受業以一廣文荷中堂教誨生成拔入班列因而倖得一官然以倖得之轉不欲以倖守之惟有脚踏實地知無不爲雖上游同列未必均能訢合無間而治下四民均能相信足以仰慰慈懷海防孔棘中外倚爲長城者惟中堂一人津門自無可慮臺海寇深援兵難達近又聞增添兵艦局勢已屈而議論猶未衷一是受業平日持議中國當無一日可忘戰事無一

事不作戰計而決意啟釁尙非其時聞者以爲怯足見識時務者之少也

復河東道僉 乙酉秋

再稟者卑府比以河工災務奔馳栗碌爲暑熱所中臥疾旬日尙未霍然而舊患痰嗽之症又復腹堅氣促不能安睡年非甚暮體已早衰大有遂初之志平遙汾沙等河工程六七月間迭次大漲大局保全而漫溢在所不免濱汾各村仍有受災之處水患未能全弭頗爲內疚文峪全河潰決隄防塌陷河身淤高與平地等汾平孝三邑均受其累汾邑乾河等村陸沈水中甚爲可慘長吏對此如坐針氈無術挽救徐丞汎至離工至今未還王愛亭比亦晉省伊等力倡此議當此潰敗決裂之後不到亟補救反逍遙會垣急脈緩受殆不可解今歲淫霖鉅漲自幾

輔迄兩粵受災之處甚多甚者水深二三丈淹城郭溺人民至不可計數昔北宋宣和之季京城大水入城李忠定決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未數年而靖康之難作今歲越事甫平災變迭出五行水屬陰外夷於中國亦爲陰據地潛師蓄謀待發皆陰象也懸象示警未知應之者如何耳聞 朝廷懲馬江之失將大治水師部署一切照德國章程發端宏大非鯫生所能擬議然鄙意無論何事總以得人爲先不得其人雖鐵甲猶敝屣也將欲得人必從養才始養之以預練之以時而人才出今取士官人之法尚鹵莽滅裂而無一當何有於練更何有於養卑府一官落拓兼以老病侵尋久不啟口論事以大君子垂愛逾恆

握管時不禁傾吐一二勿爲外人道也嵩臬憲十二到京已見邸鈔剛撫憲計可踵至剛撫憲是正派清介絕俗一路人其致藩憲書可知大概手此奉佈

覆高藩臺 乙酉秋

敬稟者十二日晚接奉賜書猥以文峪河工未能順軌仰蒙撫憲暨憲臺殷殷垂詢下及芻蕘卑府於文峪全河雖未經步步履勘頗亦粗知大略敬爲憲臺陳之文峪新河實因文汾交界地方高下懸殊迅流衝突最易成險現在百金堡一帶隄堰多有被水衝嚙將覆者防範維艱及至羅城迤南窪地連延亙數十里而西河堡入舊河之處地勢微昂雖出不暢今年汾境災水中下游實不爲輕接續再開新河似難見效至於舊河地勢較高亦較平上游既無驟跌成險之患下游亦無尾昂不暢之勢兩岸村莊多沾水利與新河之利少害多又不相同俯察地

勢民情舊河較爲正辦查舊河在汾陽境者大約七十里而近在文水境者中穿宜亭地窪勢渙難於挑挖築堰若於宜亭之上擇地另闢新河工段更長似不如就王令等所挖之新河自宜亭起至百金堡西北開新河里餘逕入舊河較爲節省通計經費大約四萬金之譜至汾陽文峪新河上游冀村盡善一帶河形已成兩岸村莊希冀澆灌仍應設法引水分溉以期不棄前功卑府與李令身任地方責無旁貸如蒙委任均當盡心力而爲之惟上游文水一帶雖經履勘究未十分熟悉若決計改圖尙須悉心相度以期盡善種種情形敬祈憲臺鈞察並懇轉稟撫憲裁奪施行是否如斯伏候憲示專稟縷覆虔敂鈞安

致景翰清 乙酉秋

忝竊典郡忽忽再稔居官大槪每逢歲時上傳相書附陳一二諒已靑及茲不多贅所耿耿者晉中風氣頹靡易治而難感較之閩粤之勍悍燕齊之剛强易於滋事亦易於振興迥乎不侔汾居晉腹其風土尤爲柔懦吸煙之民城居固多鄕間亦復不少深山窮谷禁令所難及之地罌粟尤多風氣更壞入其室孤燈一盞外他無所有竊刧諸案無不首列煙土數十兩昔日千家之集百戶之聚此時不過寥寥數十戶鳩形螬縮之民蹣跚其間兒童面靑皆是癮民子弟山居理應淳樸今乃枯瘠如此此種情形他省所無弟游歷各行省煙氣之盛未有過於晉中

者殆刲數使然耶晉民服賈遠出多在繁盛之區洋土入中國漸染最早晉於是乎一窮小民見罌粟之利數畝之家劃三弓以植妖卉且種且吸百穀不繁晉於是乎再窮當道知廣種之害嚴行禁止種者少吸者未能遽少西土暢銷銀錢外漏晉於是乎更窮當此局勢欲禁不能閉禁又未可或禁或不禁或種或不種朝禁而夕弛彼拔而此種州縣之不肖者頗樂於中取利而斯民之元氣已朘削殆盡矣四海困窮堯以警舜晉之窮極矣官斯土者能無愧死至於吏治歕敝已極貪酷昭著者固少而庸碌尸位麻木不仁者指不勝屈弟握篆兩載揭去正佐十人來者雖畏懼不敢爲非然求其振作有爲有益地方不但

無一人並無一事每去一弊必設法恫喝如西人之於中國然後從命新撫臺設課吏館意在培養人材然革面易革心難想非期年所能振起也英人呑緬之舉不騰口說不遞哀的美敦書已變從前之習其輕我實甚且又得步進步窺伺藏衛近得蜀中書丁制軍業已備戰恐道路遼遠鞭長莫及論者以越南義旗蠭起法廷朋黨互爭遂料其驟難戡定或竟委棄北圻然觀東京造鐵路順化設電線彼已極意經營彼欲圖粵斷不肯輕棄北圻弟於五六年前曾見法人之遊歷南陲各國綜其地勢人情河源物產著爲成書其用心之深若此更無因難而退之理法人甫踞越南英人已投袂而起西人著著爭先不似中

國之從容暇豫落落大方彼於牛皮大之地尙不肯棄況北圻耶惟其征歛太繁是以人心不附久之當自定也大院君歸國後聞仍受制悍妃日人睥睨已久俄人虎視眈眈有隙卽發其禍不遠中國全局如是而都中光景竟有已治已安氣象作事如同兒戲發言全不切題局面大爲可危閣下有心人且又在幕府居天津洋務總匯之地想亦同此浩歎也弟自到晉後無歲不病每至冬令恆臥牀旬月習以爲常去夏在平遙工次胃中受寒又得氣逆之症肚腹膨脹氣出如鋸喉中格格作響後用按摩之法百日以後肚脹全消及至冬令惴惴以二豎交侵爲慮幸天氣融和不甚凛冽比前兩年爲減而心氣衰頹不堪

擬作歸田之計刻下因剛中丞新到相待頗優未便啟齒春融以後當徐圖耳

覆袁農部昶 昶乙酉冬

再啟者去臘奉復書祗以抱恙未痊有稽裁復歉疚奚如大著黑吉奉東三省防務密稿侃侃而談如與劉越石王景略一輩夜話其中餉非不足兵非不多兩層尤爲不刊之論英人雄視地球考其兵額並不爲多數千里而畏人子輿氏恥之況版圖二萬里耶英人吞緬之舉何其直捷使中國措手不及可以自解其謀甚巧其手甚辣西人作事採訪甚精謀畫甚密不同中國之鹵莽從事也近又窺伺藏衛昔年布達拉王曾至倫敦爲所煽惑現踞緬全境怒江下游全屬於英宜其得步進步如此越疆久不定近聞義師蠭起然法之圖越積謀數十年近始得

其全境藉此可以窺伺粵邊斷無棄北圻之理李是應歸國後仍受制悍妃麗王守府戚畹持權加以日伺其南俄窺其北東方隱憂殆將不遠來諭文告太繁人材太弊積習太深三語實爲至當不易之論下文數語尤爲切確欽佩無似弟衰疾侵尋久無意天下事讀我公書深中肯綮不禁怦怦欲動偶書數語幸勿爲外人道也山左河務如何朗帥曾否奏復弟於光緒五年曾告周中丞謂不及今修治後將敗壞不可收拾九年又經周歷上下游知受病更深游匯東識見淺陋知其必無所成今則又數年矣河患日亟山左之民殆刦數未滿耶此間去冬頗不甚寒故賤恙未增剛中丞履新後函招入省以河事相囑弟

念到汾二載餘平遙介休孝義河工均已辦好惟附郭之汾陽連年昏墊小民蕩析離居不堪其苦亦屬胸中憾事今上游既知前事之非幡然改圖自不得不設法補救計此工夏秋之間可以竣事如能儌幸辦成則他日歸山又少一憾事矣賤恙起於去春或謂奔馳河干風寒所致或謂食時生怒氣鬱於中此間無名醫無從究詰歸田之計實爲就醫起見耳

復朱侍御一新 乙酉冬

得手書承示一切祗以賤軀抱病未能速覆歉歉英人吞緬之舉何其神速彼殆鑒於越南之曠日持久厚集其力作疾雷之發使彼此措手不及且又覘伺藏衛得步進步西人作事有進無退不似中國之猶夷跌宕專以靜鎮爲高也山左河務弟三年前曾閱歷一番大約海口高仰之說每逢河決久不能塞必有此種議論其實上游能一律順軌海口必無阻塞之患蓋海口相近其地必寬卽如今河二河蓋迤下地勢甚寬再下出口之處寬至十餘里以開立方計之能行一尺之水卽可抵上游百丈寬二丈深之槽從前河帥黎襄勤及百文敏均親自出海

始知高仰之非實弟於光緒五年亦曾泛海揚帆出牡蠣嘴直至去岸數十里之遙故知之較眞也大約今之黃河並非難治然朝中無人主持經費太絀此二患實屬不起之症弟衰病侵尋久不談天下事承殷殷下詢聊述數語幸勿宣也

致錢子密 乙酉冬

客夏奉到賜書承示一切祗以俗塵碌碌未獲牋候時通歉仄奚如宲叨竊典郡二載有餘亟思振起斯民與之更始無如汾俗偷惰性成加之罌粟盛行漸染及於老弱婦孺種植徧於窮谷深山頗難挽救地方之瘠苦山鄉尤甚對此疲民殊深焦灼去年春以汾河改道橫流四邑之民均遭昏墊村莊四被水圍者約六七十上下官吏習焉不察每歲報災率以汾河西移一語輕輕著筆省中亦不聞不問自宲修治文峪下游粗著成效濱河之民至郡籲懇者連翩數十起遂定修治之計二月開工九月竣事凡築隄二萬五千丈開河三十餘里春夏之交日役

萬人涸出民田十五萬畝皆腴壤也一切經費皆村民之富者踴躍願捐不動公項一文至汾陽之文峪河馬觀察力主續開十年分衆會以去就爭之續用勿成汾民受災十一年秋間又復潰敗決裂水患更亟糜款至六七萬金汾人之官京師若馮氏昆仲皆嘖有繁言承辦之徐丞烋始　奏請摘頂建議之王令煒始撤任然已糜爛不可收拾矣馬徐王皆與朝邑相有連故當道緩之剛中丞涖任函招入省以河事相屬然補救甚難而身任地方理無漠視祇有盡心力爲之其災害之能盡弭與否實未敢必也昔人云開河如放火又云如引賊入室彼等既引之使來此時約束之防閑之殊非易事也

覆馮侍御 應壽 丙戌春

客臘奉環章過承獎許非所克承文峪支河去秋潰敗決裂汾河各村受災甚重苞稂寤歎慘不忍聞守土之吏對此如坐針氈不得已據實揭參當道始知前言之不謬然已噬臍無及矣現在民地業已挖去河形業已挑成款項已糜六七萬金工程已及二三年而災害仍然如昨補救之方甚不易施弟身任地方理難膜視祗有盡心力而爲之至於水患之能全弭與否實未敢必也弟十年分開挑孝義文峪河以暢下游去年濬築平介汾河俾歸故道粗能有成均無後患至於文峪支河名爲順水之性實則縱賊入室昔人云開河如放火燎之方揚撲回殊

不易耳

致俞逸軒 丙戌春

客臘在省垣暢聆塵教感紉曷勝獻歲以來惟籌祺迪吉至符臆頌積口蒙鹽下駛一事弟回汾後即函商友賢司馬子嚴別駕旋准周君函覆意見相同恩君於正月初道出郡城詢以鹽務則云蒙鹽自神木對渡至磧又由河曲保德順流而下詢之王牧兆槐語亦相同旋據臨縣胡令永甯王牧稟稱該處素食蒙鹽深願弛禁兩邑紳民等願抽釐助課出具甘結稟呈前來弟前在省垣面稟撫憲就正台端原以臨永石數邑之民久苦淡食磧口等埠自禁止蒙鹽下駛以來行旅蕭條商民交困因有開禁之請其不及抽釐一層誠以弛禁與定章不甚相符合

若爲體郵商民起見似乎名正言順設再抽釐恐有議其後者
卓裁與部見若合符節則抽釐一層自無庸議昨又奉撫憲札
飭撤回磧口巡鹽弁兵不識此意卽是暗撤藩籬否子嚴別駕
在省未知撫憲曾否問及倘業經面奉憲諭則弟處可以不必
上稟現在恩君未回此間無從懸揣敬祈縷晰示知爲懇

復朱桂卿 丙戌春

再啟者月初接手書承示一切所云前函實未收到此函亦遲至二月有餘然後到汾洪喬誤人可恨之至山左河務光緒五年曾履勘一次其時河身尚未擡高宣防尚易朵密告周中丞當趕緊措置及其受病未深而圖之較易爲力中丞不能用也九年分奉命到東又至河干上下履勘已大非五年光景濱州識見淺陋無足與言乞病而歸忽忽又三年矣未知近來光景何如大約海口高仰之說每逢河決久不塞即有此種議論不過藉以諉隄防不堅之咎彼此傳播衆口一譚其實非也嘉慶時河帥黎襄勤江督百文敏均出海巡歷察看始知其誤包慎

伯借百文敏同舟泛海順流而下謂文敏曰如果高仰豈能順流而下采於五年代周中丞閱視河防揚帆出牡蠣嘴舟行甚速容與海中永日始回逆流而行日不過二十里始知高仰之說不足憑大凡海口相近其地必寬及至海口寬至十數里以開立方計之一尺之槽可以行內地二百丈寬一丈深之河故水至海口斷不致壅遏不前也然人之爲此說者亦自有故凡河水出口之交海水逆潮而上彼此頂托水勢一阻其行必緩沙泥下沈即成土埂一條積而久之愈積愈多足以梗舟昔日雲梯關外之五條沙現在天津海口之攔江沙皆是也靳文襄所以有海口迤上築隄之舉蓋取其有所約束能聚以攻沙不

致愈積愈多余於五年曾告周中丞必當效法前人無如不聽何今雖海口積淤甚多然上游能水不旁洩衝刷有力亦可漸次滌蕩余於十年分濬孝義文峪河去年開汾河期年之後深與寬皆過於原挖之數一倍如汾河工程挖深不過五六七尺開寬不過八丈現在深及一丈二尺闊至十餘丈大約人力有限水力無窮治水而專用人力天下之拙工也山左河防患在河身擡高所以擡高之故由決溢太多正流微弱泥沙盡沈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總之河非難治而經費支絀　中朝無主持之人斯二端實屬不起之症明識以爲然乎否乎余年來多病二月春寒又臥牀旬日案頭朋友之函堆積不堪近又因文

峪河工程勉力指揮一俟工竣當圖歸計耳此間地氣陰寒與

賤軀不相宜也

上李中堂 丙戌春

再稟者竊受業履任兩載有餘兢業自持於文教河工農田水利以及釐奸剔弊諸大政日夕圖維凡各屬暴征橫斂禁絕無餘官價陋規裁減殆盡各屬庶獄取其案情稍重有關家丁書役者嚴提到案分別懲處畢前府林守在任時每年呈詞不過十紙受業到汾十年分二百餘紙十一年分四百餘紙其中舊案十居六七足見晉中吏治之骫骳是非之顛倒民間最惡之習有所謂社首者交通衙蠹結納黨援私設公座弔拷平民每村每年至歛錢數千串花戶不堪朘削至棄產流亡闔省皆有汾府尤甚張香帥灼知其弊瀕行札行各屬受業先爲勸諭隨

後從嚴懲辦朝令而暮從立著成效者固屬不少而晉不畏法之流結黨造謠儘力抗拒者亦實繁有徒汾陽蕭家莊等處地大田腴文武棍徒聚集皆以村民爲魚肉每年攤村費至七八千緡少亦四五千緡現在滅存千緡訟棍社首懲辦斥革數十人審訊數十堂閱時年半之久近則奸徒歛跡社首已易正派者添設義學講求水利與民休息一變從前囂凌之習所慮積習已深此輩雖暫時跧伏然革面而未革心將來官吏局變仍然故態復萌耳文峪河前年潰敗決裂徒以承辦之員大有與援當路仍主其說不變去春重加修築夏汛方至潰決四出秋初山漲暴發益不可收拾自文水至孝義被災至百里而遙汾

陽東偏昏墊尤甚受業念守土之義不能不報災通稟揭參其
事始上聞會高方伯自　陛見回任汾人之官京師者議論藉
藉徐丞炑始有摘頂之請當道始知文峪河之萬不可開而糜
庫款已及七萬金剛中丞涖晉始決然改圖函招晉省密訪河
事然新渠業已挖成民地業已佔壓棄之可惜留之不能洩漲
徒增水患進退維谷補救彌難平介汾河自前年定議後去春
開辦遠近各村來助工執役者甚爲踴躍三月杪已將河身一
律開通決口合龍之日民情歡悅兩岸添築長隄二萬四千丈
另開新河一道長三千餘丈藉以收攝東南山諸澗之水夏秋
之間大雨時行山漲暴發隄防甚爲喫重幸在事人等異常出

力始獲保全計救出水圍村莊七十餘涸出良田十五萬畝斯役前後八閱月之久不動公項一文今春擬再將兩遙隄加高培厚以爲永遠保固之計而捐款已罄尙須再籌未知能集事否耳英人呑緬之舉何其神速彼殆鑒於越事之曠日持久故厚集其力迅雷一發中國無暇顧問彼族得步進步又將窺伺藏衞東邊隱憂其發不遠海軍之設誠爲急務然不專屬重臣又不徵求奇才引爲輔佐章京總辦不脫機營故套根本之地先無可觀外間縱極經營終恐不免掣肘際此時事艱難藎勞自倍臨風懷想溯洄彌深惟有祝玉體之多綏卜金甌之永奠而已宋自到汾後無歲不病去夏平遙工次又得氣逆之症良

因晉中天時雖不凜冽地氣固陰沍寒易生疾病耳

覆直隸臬臺陶 丙戌冬

送別長安嗣音阻闊雙丸遞嬗良用憮然頃展瑤華怳親矩範過承獎借深抱慚惶前者榮涖畿疆使麾過境禮宜恭迓藉吐積忱祇以奔走河干未遑擁篲歉仄何可言喻耶恭維弼教明刑舉直錯枉展鴻儒之素抱爲盛世之名臣豈第開府秉圻榮增桑梓行見功崇業廣績炳旂常弟覊滯頻年一麾出守正値雲飛風起汾水揚波已屆三秋殊慚報最此間地僻民貧風疲俗懦祇得隨時補救粗舉綱維方愧素餐未能盡職忽承

恩命驚悚殊常儋耳珠崖古稱絕徼然漢武至今開闢已二千餘年而五指生黎狉榛如故良以地處炎荒域居海外聲教遠

隔控馭難周瘴雨蠻煙經營不易官箴民隱稽考爲難或肆意誅求有以積窮黎之忿或齋居簡出無以防姦宄之萌釀亂於內客匪因而煽誘揭竿既成外姦爲之接濟屢平屢叛職此之由昔賢經畫之謀閱世猶難於舉辦前人創建之跡至今或轉就湮蕪地利不開教養無術古今積弊非一日矣賤軀多病艱鉅猝膺瘴癘炎蒸尤所深慮力緜任重隕越時虞惟有感激天恩盡其力之所能盡而已寗武吳翠峯明府瘠苦情形進省時當婉達上游冬間恐不及交卸明春道出保陽首當趨候崇階暢譚積愫所望周行示我藉作箴銘他時奔走天南或不至迷於向往也

復錢恕軒 丙戌冬

昨奉手書猥以叨竊一官過承宏獎迴環維誦非所克當慙悚之餘轉增汗甲珠崖一席去省垣幾二千里孤懸海中防海籌邊大非易事加以客黎蟠結內外交訌此時之戡定固非易言後日之撫綏尤難美善輕材當此殊覺囘惶欲辭則不敢欲退則不能閣下其何以教我耶此間地氣冷寒每至冬令即發喘疾與尊恙大畧相同初到時甚重年來較輕似水土稍稍服習之故彼中天氣炎蒸迫近瘴癘尤與賤軀不宜思之不禁戰慄然既已蒙　恩祇有努力前進以盡致身之誼其他非所計耳弟自丙寅入都去國二十餘年此次到滬咫尺禾中斷無不還

家之理祭掃先塋周旋故舊白頭昆弟作兼旬之聚皆窮年宦游者極愜心意之事履新約在五月以後矣知關錦注附以奉聞閣下身體素來結壯夏間忽得喘哮之症理殊難解昨汪湘帆通守過汾言陳伯平太守近亦患喘哮之症聞諸議者謂大同絳州汾州官相似吏治同故致病亦同殆有至理存乎其間耶一笑

稟李中堂 丙戌冬

再稟者竊受業昨閱邸鈔荷蒙
恩命觀察雷瓊非分之榮敢忘所自伏念受業一介鯫生遊蹤落拓仰荷中堂夫子招之入幕教誨而飲食之放論狂言不加譴責微長薄技立見褒嘉禮數既越等夷栽成不遺餘力甚至援納粟入官之例爲噓枯植瘠之謀俾司鐸閒員得以策名天府是受業年來之一再蒙
恩皆出中堂之賜其爲感戴豈尋常筆墨所能宣哉惟是觀風一席孤懸海外咫尺强鄰近復黎客交訌大軍進勦開山闢土供億百端籌餉設防規爲非易此時戡定尙非甚難後日經營

尤關鄭重況炎歊卑濕瘴癘熏蒸尤與孱弱多病之軀不甚相宜現在部文行知均未接到風聞粵中電催亦未得有省函而署任另補府博啟已到受業業於二十日交卸靜候部文省文到日再行啟程早則正月杪可以進謁崇階恭聆清誨

致大同府陳 啓泰 丙戌冬

接讀惠書並織紡局章程義倉記各一册欣悉閣下孜孜求治無刻不以民生爲念挽游觀之頹俗導以習勤抱飢溺之衷懷首謀足食雖荒寒之境邊塞之區而卓然有以自立古之循吏何以加茲至於記事之文眞誠懇切固知言其所得方不愧有德之言也雲中控制北狄自昔倚爲重鎭今雖中外一家烽煙永靖而實塞下之粟興紅女之利綢繆桑土備豫不虞有心者所不敢稍懈也昔王文成孫高陽躍馬塞垣周覽邊關形勢厥後功績炳著照耀古今人苟能隨處盡心不以偶焉棲止稍自畧逸固當如此矣善教得民早膺

帝簡超遷在邇無待煩言固不與趨時速化之流爭朝夕之華也弟三載守汾愧無表見茲復仰承
恩命問俗雷瓊儋耳珠崖開闢已二千載而內山榛狉荒陋如故近復客黎勾結狼狽爲奸大軍進勦猶未戡定地則孤懸海外逼近南洋諸島且與越裳鄰接歐洲各邦輪船東指此爲第一重關鍵海疆有事實爲要地而民貧土瘠墾闢爲難瘴雨蠻煙經營不易非若臺灣之物產豐饒人民富庶易於集事也自顧樗材當此重任悚惶恐懼能無將伯之呼耶未識高明何以見教幼樵學士讀書課子義命自安與陽明之在龍場青霞之居塞外情雖異而境則同惟望天眷重回賜環有日困心衡慮

積久彌光此公進退殊有關繫明識以爲然否弟擬於望前啟程進省倘賤軀犅適尙當繞道作塞外之游與閣下及幼樵諸君暢譚積愫但天氣嚴寒關外尤甚未知能如願否

致張幼樵 丙戌冬

幼樵先生閣下不接塵譚六閱歲矣甲申小陽節麾道出汾上朵以勘河覊絆未獲迎謁道周僅彼此通函一次此後箋候久疏然跡雖遠而心甚邇台端之起居進退固無一日不在朵意中也馬江一役爲中國與泰西海上鏖兵之始虞允文雖非夙將蕭撻覽實已陣亡功罪自有公論而先生以街亭之敗掇自貶之文　朝議因而罷李綱時局於是一變矣竊念中國自有夷患以來匿敗賄和久成牢不可破之局問誰是殄厥巨魁揚兵域外者自孤拔之殲南關之捷　國威已稍振矣迺一則抑而未揚一則存而不論四方忠義之士未免聞而短氣耳側聞

先生居塞上讀書課子暇則游行廛市樂道无悶足以自遣爲
先生慰者曰環回在即積久彌光朵獨以爲世道日亟時局日
新趁此閒暇併力以圖猶恐後時若再因循後將欲爲而無可
爲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古今有同慕也英之滅緬奇兵竟襲都
城虜其主而踞其地變蠶食爲鯨吞已破泰西往時舊例我所
以應之者宜何如而乃泄泄從事耶朵在汾三載碌碌無所建
立方懼素餐無具爲知已羞迺荷　朝命更進一階瓊臺爲海
外重鎮與强敵爲鄰加以界務方殷峒黎不靖折衝禦侮責任
非輕自顧輕材何能勝任惟有竭盡心力知無不爲以期無負
平生耳一切機宜倘望教而進之不致迷於嚮往幸甚幸甚朵

業於去臘交卸定於元宵日起程取道津門再行赴粵

子婿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七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覆直隸臬臺陶 丁亥夏

方之仁兄同年大人閣下保陽款聚渥荷垂青回首初春瞬更二季遙企政行畿輔化洽羣僚抱大公至正之懷建名世非常之業高山景仰北望神馳遠辱魚書備承策勵自顧何人膺茲重任彌自愧耳弟自三月中旬始抵羊城閏月中旬赴瓊視事其時黎客各匪大致已定然黎人向多愚蠢多係外來客匪引誘勾結中間亦不無一二桀黠揭竿倡亂此次馮宮保攻破堅

巢數處軍威所播自足震懾羣黎惟深峒黎村遭頻年寇掠之後牛隻被刦田土荒蕪每至冬間乏粮輙剝草根樹皮藉以果腹風餐露宿情狀可矜而本地刁惡紳衿又往往倚恃官勢入峒婪索釀亂之由大率以此至於客民則有新客老客之分老客寓居數十年雖良莠不齊尚易安輯新客則多係蔣敏果安置來瓊强悍性成習爲盜賊此次雖經拿辦匪首數十人然未受大創伏莽堪虞現馮軍俱已凱撤回欽方軍亦凱旋晉省留瓊者瓊軍六底營及劉淵亭舊部四營新募土勇二底營尚可資爲彈壓惟餉項支絀籌請匪易一切開山通道伐木招商搭橋治水建碉立卡屯田教學諸務非財不濟非人不行且溪峒

阻深叢林虧蔽水泉惡毒瘴霧溟濛深入者往往死亡過半其
棘手情形尤與他處不同惟念既受
聖主殊恩又蒙上臺委任祗有竭盡心力以圖報効所慮才力
綿薄智識粗疏誠恐隕越貽羞有辜屬望倘祈南鍼指示啟廸
昏蒙藉免愆尤不勝企望耳

致高方伯 丁亥夏

再啟者前在省垣頻叨塵教並擾郇廚銘泐之私匪言可罄揖別後十一抵海口十三履任此間民情蠻而不刁府城以外仇殺刦掠之事頻有所聞各港口亦囂然不靖武營辦案未能十分的確儋臨客民莠多良少族類至繁同治五年以前到者謂之老客蔣中丞劉辦曹冲以後安插來瓊者謂之新客更有無業游民關外散勇則時去時來頗難究詰老客奠居數十年置產赴考理宜安分然如陳贊桂輩皆老客也庇匪仇民狡焉思啟此外新客游勇野性未馴比戶思亂大有厝火積薪之慮去歲大軍進剿本爲辦客而來乃馮軍渡海而黎峒陳鍾明一股

出巢焚掠於是舍客剿黎後來兵勢遂有風利不得泊之象而開山通道之議以起棣生觀察專辦西路又與督辦不和以致兵機停滯變剿爲撫擒治渠魁不過十餘人匪類亦不過數十人未大懲創客民無所畏懼土民呶呶有言弟履新以後來府呈控者頗多不平之鳴此時客衆就撫已久不但不能剿而且不可剿祗有力圖補救而已舊屬以輕材處茲重任且恧且懼鈞臺其何以進之耶此間寅僚中應變之才殊乏其選欲籌客衆經久之計必得廉能老辣之印委久於其事始有成效督憲送行時雖允徐倅賡陛俟肇屬匪鄉辦竣即令來瓊弟思瓊事伏禍已深此時宜急籌消彌之術較之思開匪鄉尤爲要重敬

祈台端謁香帥時再提一聲如徐倅能挈帶所部早日來瓊俾得有指臂之助辦理可望有成海外數百萬生靈皆拜仁人之賜矣豈獨舊屬一人感泐已也

致礦務局 丁亥夏

弟自涖瓊臺苦無暇晷近萃軍既撤方棣生觀察亦將次回省塵務紛乘尤形冗沓開礦是瓊州極要事務大豔山一處乃其發軔之始辦理若能得手餘事方可擴充極應鄭重圖維使商人有利可獲自然聞風而至然鐵路機器等項價值工資俱極昂貴必需核計資本之盈絀比較工資之奢儉實在合算方可試辦若放手爲之不能持久則難乎爲繼矣弟意此山礦產本自不惡所以不免作輟者總以水土惡劣瘴厲炎蒸之故欲救其弊惟在多方設法解除瘴毒爲第一要義解瘴之法古今中外之人俱有言之者但效與不效未經試驗茲羅列數條擇其

便而易者用之可也一每人帶燒酒一小瓶用布沾酒罩於口鼻或微飲少許使口鼻之間常有酒氣一食葯醬可消瘴一食羊桃能解蠱毒嵐瘴一附近地方死屍汙穢動物腐爛及溲勃等類悉宜除去一附近地方如有毒蛇惡獸等類悉宜驅除一附近叢林茂草之區宜伐其榛莽酌留樹枝使疏落通風如有斷腸犲麻等惡草毒木尤須拔除一用外國漂白粉盛於盆內懸置空中使綠氣漸漸放散可解一切毒氣一用沙袋盛炭屑罩於口鼻能收毒氣一多種向日葵能收疫癘之氣一多種尤加立葛姆樹能收地中惡氣查此樹一名尤開力潑脫斯産於新金山一帶地方最爲高大極易長成種六七年卽可成材二

十年則成最大之料高者至十四五丈大者圍圓四五丈木質堅硬合於造船造橋等用以之建屋火不易燃蟲不能蛀如種此樹一畝則二十年內所得之利比種五穀多至四倍種之之法或培其枝或種其子俱可前阿非利加北邊法國屬地有鐵礦然一年中不過二三月能開礦做工後得此樹種之常年能做工矣西國醫士瑪高溫曾於上海試種因上海天氣寒冷冬間不善培護容易凍死又托德稅務司在福州廣東浙江等處試種皆已茂盛瓊州天氣炎熱種之必相宜也一所飲之水須用沙漏濾過但購自外洋者價值昂貴不若多購本地沙漏厚鋪炭屑上蓋以沙將水濾過卽已無毒而可飲矣一山係銅礦

恐有銅養雜質消化水內最易毒人倘中銅毒必致大吐久之力乏而死惟食蛋白可解其毒一礦洞之內最多炭養氣未必盡係瘴毒凡中炭養者多困倦頭痛而死救之之法急移至空氣通暢之處多用冷水澆其身用力擦其四肢可漸漸甦也驗之之法用石灰消化水內置諸洞中遇炭氣則水面必生白皮否則無之防之之法用新熟石灰或冷水置諸洞中皆能收滅其氣若欲使天氣流通莫妙於礦山高低二處並開二洞其下相通則此出彼入天氣自然流動至於抽風機器倘所費無多亦可參用一礦內地氣冬日必較地面爲暖夏日必較地面爲寒工徒於夏日炎蒸之際袒衣入內勢必忍寒受凍易生疾病

宜飭帶衣入內以免受病一備藥餌如金不換牛黃丸正氣丸痧藥紅靈丹等類以備急用以上數條皆為禦瘴而言蓋保工徒之性命即所以保礦局之資本保礦局之資本即所以保開山之大局惟閣下斟酌行之若夫實心稽察勤力督率無虛縻勿流弊則閣下固優為之矣幫辦撫黎兼福軍轉運事宜原是督憲倚重長才之意在閣下本非專責似可無庸銷差但實心辦事可耳

致潘孺初戶部 丁亥冬

日前蕭繕魚牋固請出山主講瓊臺諒已登及敬維道履綏和榮問休暢企仰清光如飢如渴弟素慚謭陋於士風民俗未能挽回萬一深用慚惶然頗思振興文教但得陶冶一二人才即可稍慰夙願從前瓊臺膏火積欠至二年餘未發生童應課者寥寥弟設法籌欵自本年七月分起月淸月欵現雖佳卷尚不甚多而應課者亦頗衆矣明年尚擬再加擴充脩膳膏火均須改章如欵項能籌尚擬立一通郡實學書院試以經史輿地天算時務洋學等類尙祈惠然肯來相與成此美舉勿再推辭昨香帥亦有來電詢問閣下明年尚往惠州否幷囑鄙人敬禮高

賢勸駕來郡爲瓊崖多士之矜式望閣下俯察微忱并香帥鄭重之意速賜玉音以便電復香帥專肅馳佈

復洪範卿 丁亥

接展手書并善後事宜八條識見宏達議論切實迥非浮烟浪墨徒事張皇者可比循誦至再欽佩良深惟事屬開創頭緒紛繁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上游命意亦有未能驟定之處尚須斟酌盡善確核詳議以期見諸實事稟請大憲批准方能事權在握辦理亦無掣肘之虞尊議一事權以專責成一條擬於寶停樂安南豐嶺門設立四局分派委員各專責成誠爲提綱挈領之舉惟人生才力不可勉强辦理情形卽難一律以閣下負明達之才具精核之慮辦理南豐一路自足勝任若以常才爲之則恐空文敷衍無益於事而徒有其名此委任之未能一律也

駐土勇以資鎮懾一條擬每路分紮兩營散處各峒以資彈壓查現在瓊軍除王奉龍一營業經裁撤外新舊尚存十一底營前奉督憲電諭在瓊祗可留十底營按之現在之數能減而不能增是添募土勇一事其理雖是極難啟口且餉項支絀亦屬實在情形如欲添募必須將新舊各營裁去數營方可支持然亦非旦夕易辦之事且黎峒瘴盛土勇散處稽察難周此募勇之尚須妥議也設官學以廣敎化一條所擬辦法極爲妥善所慮各村散處查察爲難須得本地可靠紳士相助爲理行之方有成效招商賈以阜財利一條黎中出產木料艾粉等類大利斯存其租山僱工往來販運之宜原可仍其土俗無庸多設法

禁轉滋擾累惟黎民愚蠢易受欺騙則權衡斗斛丈尺各物亦須較準製造頒行發賣幷飭各處義學師於教導書字之外仍教以粗淺算法則黎民知識漸開自不易爲外客所欺至於教導種植開設糖坊造水車築塘堰諸務繁多但視辦事者之精神力量行得一分即有一分之益耳開市場以洩瘴氣一條前已稟明督撫憲頒發專欵於南豐嶺門寶停古鎭州各設墟場一處將來俟帑銀發到之日或設總舖或設分舖或僱商幫理或借商營運再行察看各處情形辦理造排船以濟行旅一條聯竹爲排鋪板於上多用籐纜長繫樹樁此法極妙擬即飭辦至於開通河道炸石濬沙亦經稟請督撫憲發款興工清匪類

以安土客一條土客結怨爲日已久貴成州縣弭患無形自是知本之論然例文拘泥天下皆然欲得賢能州縣羣聚一處實非易事此時扼要之法惟有簡擇賢能假以事權使其逐漸清查嚴辦積案加以約束絕其姦萌積久相安自然化客爲土爭端悉泯矣節糜費以持久遠一條所言俱有至理然兵餉可計而開山善後之費不可豫定且欲籌定專款源源撥解尤非此時所可驟圖閣下立志遠大辦事切實倚重既切屬望尤深峒溪瘴盛尙祈善爲珍攝樹績蠻疆造瓊民數世之福也

復洪範卿 戊子春

昨接手書暢論墟市利弊深識遠慮欽佩良深所論利息不旺久無成效不能踐言及衆怒難犯等情尤爲知幾灼見深中題肯惟稟設墟場一稿原爲請領經費綜舉大勢約畧言之其實各處情形本有不同人之良莠亦不一致不可執此以例彼亦未可舉一而廢百奸商牟利欺騙愚黎重利盤剝固所時有若尋常舖戶畧佔贏餘亦自不乏官市之設所以輔尋常舖戶力之所不及而卽以奪奸商壟斷之權也天下事言之於前者如此行之於後者或未必如此凡以揆時度勢因地制宜乃克有濟若膠柱鼓瑟執持成見則去之愈遠矣現奉督憲來電所發

經費極微不敷各項應用徐次舟別駕已另議集股開辦一切
利弊自當公同商酌以期盡善惟商民固宜體卹專利固宜深
戒而官市既設資本既裕取利畧微於從前射利之徒必有不
便浮言之起必不能免次舟別駕實心任事不可多得要當相
與玉成仍賴高識遠見之士時以利弊箴之使其斟酌盡善暢
行無阻卽爲莫大之功前閱閣下致次舟書竊喜用心懇摯不
肯附和雷同虛糜歲月不失古人風義方欣幸之不暇何罪譴
之可干此時開辦墟場祇可先從嶺門一路着手閣下遠駐南
豐倚重之處正自繁多右營二哨明知不甚得力然另募士勇
大改舊規實非易事英雄束縛時會使然非可勉强經綸展布

會自有期終當逐漸進步使閣下一展長才也前議散給黎人
衣褲未識已散竣否便希示知專此肅復

上游撫臺書（庚寅夏）

敬稟者竊職道自保陽得識荆州敬聆清誨退而竊竊私議古人復見於今茲矣去夏旌節涖粵道範重瞻文潞國精神矍鑠趙清獻琴鶴雙清欣欣私喜此邦舊染腥聞久矣振而新之當在今日乃前月奉賜函知三月中旬業已拜疏引退嗣又聞中朝業已允准在憲臺引年求退歸志浩然於 國於民兩無所負進退誠爲綽綽然職道之所憂者有三天下無眞清官一百姓無眞父母二世間無眞正人三有此三憂不禁惄焉如擣而不能已也瓊台客黎土各匪均漸安輯惟外患相逼而來循環未已前月初竟有法國哥美得兵輪欲至崖州昌化一帶測

量職道嚴辭拒之渠以業奉譯署允准爲辭幸督憲電至譯署並未允諾該船始展輪而去查榆林等處爲我腹地並非通商口岸兵輪不應駛入無所用其測繪測繪者佔踞之先事也彼族公然啟口明欺中國之無人矣職道一病數月至今未愈以孱軀膺重任實非所宜一俟防務有緒卽當求退不敢戀棧也礮臺工程正在履勘估計未獲躬送行旌至爲歉臆

上李中堂書 己丑冬

敬稟者受業去年染病閱歲未愈本年二月初進省醫治調理并請派員接篆四月中旬蒙香帥委顧道元勳代理篆務省垣天氣稍好水土亦較平善自夏涉秋醫調漸愈正擬引退以全愚拙迺崖州屬境法輪登岸佔地官民惶惶顧道稱病垂危迫求交卸朵遂於九月中旬回任瓊地黎客各匪現已敉平不復滋事惟儋昌交界之間尚有未經歸化之生黎鬬殺刦擄習以爲常尚須派營勦撫儋屬民俗强悍往往聚族互鬬傷殺多命經時不休積久則其仇愈深丁戊兩年尚畏法不敢逞志本年又日尋干戈現方飭文武會同查辦儋事既了全瓊當日就平

靖內山就撫各黎開市設學漸知向化黎山物產運售日多廿餘年兵燹凋殘但得從此盜賊稀少商旅通行荒壙日開流亡復業便可冀數年無事所慮者瓊地孤懸逼近越南法艦游弋窺伺可虞近數十年來法人時時到崖登岸徘徊光緒初法輪抵榆林港登岸估地已成久踞之勢後因瘴癘太重傷亡相繼而去故榆林港至今有法夷墳塋該處岸闊水深甜泉足用自西貢新嘉坡來者實中頓善地英德垂涎已久法人惟恐先我得之故時有踞爲己有之意此次插標建屋名爲開埠而無明文意極叵測幸聞信尚早即飭地方官會營驅逐拔標撤屋示以不畏遂颺去不復至香帥有電詢總署匝月未得覆現尚不

知若何瓊地不加全力經營恐兵端緣起卽在此病塊此則私衷不無耿耿耳受業年屆花甲衰病侵尋有死綏之志無捍敵之才默默自愧現方議築礮臺款尚無著觀成未知何日耳

致趙渭卿 己丑冬

再啟者前在會垣時時把晤台端議論英發孑孑不阿宦海官場實所稀見握手論交有同針芥蔦蘿竊附永以為歡弟回任以後察看地方情形客匪巨魁經徐次舟嚴辦於前徐虎臣擒治於後巨憝刪除祇存餘孽近來頗安分守法看其光景可保三五年無事若後來之人政刑修舉可冀永遠相安此則非弟所能預操其券者陵崖悍黎自七弓破滅後凶徒以次伏法漏網跧伏深林重事耕鑿定萬各峒南豐各黎皆有蒸蒸向化之機廖二弓嶺門南豐等處設市場開義學伐木通道五指山以下已成四達之路邱文莊俞武襄海忠介未償夙願已幸覩成

功堪以告慰惟儋州一屬黎峒最多土民亦悍大兵渡海倘未壓境凱撤以後頑梗如故弟前年曾至該處稍稍誅其魁桀粗安兩載本年春間北岸鬬風漸起至夏而肆海頭黎境尖嶺可好石坡福技福發等數十村擄刦仇殺日尋干戈鄧牧炳春知難而退新任杜牧友白雖有志地方上游無主持之人亦不敢輕於舉動弟回任後徐鎮杜牧均來請命各出匪單權衡大勢似應先辦鬬案以除近憂然後用兵黎境誅首要而宥脅從聞北岸械鬬各村均有會匪竄入主謀煽惑並有暋不畏死之徒爲之幫鬬若輩但求多事即可收漁人之利主人入其彀中後且欲罷不能辦鬬案當辦主謀糾鬬之人並須嚴辦煽惑把持

之人方有實際徐鎮人極勇往杜牧有志地方已責成該文武確查的訪先將起釁情由及主謀佐鬬之人約其主名並勘明地勢勒令交凶庶不致首要遠颺又成敷衍之局此方綏服全瓊庶幾大定閣下於瓊事力主嚴辦與此時情勢實爲對症之藥理相同則心相同不覺言之長也弟鹿鹿終朝舊疾幸未舉發差堪告慰

致額裕如 庚寅

敬再啟者采承乏此間忽忽四稔本年瓊地時和歲豐視上年之炎熱亢旱疾疫流行大相徑庭惟累年多事之後裁撤之勇安插之客屢經資遣多有潛回游行各處者仍賴防營巡察幸免滋事至三合會匪則粵東通省之病源沿及雷瓊徒黨亦盛然惟犯法搶刦得治以罪其並未滋事者蚩愚無識所在皆是勢難盡辦沿海洋盜刦掠視往年亦已稍戢而越人禦貨曾未盡絕由其巢穴遠在越南狗頭青崙等山由盜首借給資本槍礮軍械沿路刦掠飽則回山分贓高廉雷瓊一帶多被其毒近派輪連獲大夥當可稍遏其流若欲窮源竟委則非掃蕩巢穴

未易廓清蓋該處劃界後已隸法轄有關中外交涉視力所及祇可爲見症治症之謀未暇爲釜底抽薪之計自越南既失法夷近在戶闥隨時窺伺上年至榆林港插標本年又詭稱總署允准測量幸審其詐先事喝阻又適該國商輪在瓊洋失事感兵輪救護之德頗亦歛戢而隱衷正不可測然近今通商各國環伺邊疆得步進步擇肥覬覦隱患方大疆宇袤延亦何處非垂涎之地瓊島其小焉者也邇來賤體雖尚足支持然久處炎方精力日耗杖鄉之年將屆不朽之業難期瘴海炎荒日親醫藥惟有急流勇退耳

覆額裕如 辛卯冬

再肅者日前余守來郡奉賜書并惠人參及滇茶海外得此如獲瑰寶感謝不盡鑑堂中丞處之參貨太好價太昂不擬購也聞鑑堂存款在茶葉舖者大受折耗渠在桂陋規裁盡宦囊本空再有意外之失何以度日代爲扼腕前單開五牧令田杜最次已蒙鑒察查肇慶張守曾歙前聞其名今蒙賞鑒果不虛矣程守望曾未經謀面亦無提及諒係新到大約中人以上視風氣爲轉移登高一呼羣峯畢應苟無其權不過維持一二竹銘方伯聞是和謹一流采早決其必非己出惟是書吏作祟委員妄爲亦須精神照察否則怨歸於上至於公事偶有錯誤亦賴

省局駁正采斷不敢護過飾非前事尚無甚要緊已分別遵辦可以不必深論矣京都雅道陵遲倖門大闢有似漢熹平晉大康之世本實已撥何能攘外巴麻一事西人藉藉而　中朝若罔聞知得毋事關密勿外臣不得知耶將官在防爲敵無故逐回從前尚無其事此而不爭後之守土者競相效尤人無固志矣近來各行省吏治可觀者少民窮財盡盜賊滿山亂源已伏固不待强敵之渝盟也采承乏此間忽忽五稔雖地方粗安於風俗人心全未轉移萬一私衷負愧莫可陳告此間地中有火外江人處此皆得熱疾采爲熱氣所中五內受傷肝氣大旺明知病源所在而不能遏抑香帥在日累次負氣紛爭幸大度優

容不加譴責事後自訟愧悔無及將來脫離此地或可少減耳否則臨事不知亦無可如何之事然他人處此不盡有此病則性情之偏意氣之盛根株先伏於中有不能自恕者矣仰蒙訓誘殷肫當力自懲戒庶期寡過

致錢子密 辛卯冬

再肅者姪承乏此間忽忽五稔雖地方粗安於風俗人心全未能挽回萬一私衷負愧無可爲長者陳告今春晉省已決意引退適香帥前購訂之二十四生克鹿卜大礮已到筱帥舍鎭而專屬於道因念謀之數年成於一旦未忍決然舍去而回顧阮囊彌形羞澀誠有如尊函所云其勢不能不再住一年於是偏歷虎門內外礮臺周諮中外精熟礮臺工程之人講求水池水溝之蓄洩子庫藥庫之深藏業於春間開辦臺基踞平岡之上其地東北庳而西南昂剷高墳窪用鐵路運土牛車運料臺橫寬一百丈縱徑五十丈於泰西新製藏字受字兩義不背查省

垣諸臺舊者無論矣卽如近十年張靖達彭剛直所經營於藏受兩義仍未精求有削山頂以爲基者不知西人造臺必取厚土之岡削山頂之土以培後其穴則在老土故堅而能受若臺形矗立無論彈入臺中卽擊中其腰業已傾覆有背靠小山者敵彈中高處土石崩下臺中已難立足此後高之弊有團圞礮而用於暗臺者棄三面而用一面近於笑柄有暗臺而開門見敵者西人礮臺多明少暗其置暗臺之處必在陿隘險要香港暗臺在山脚下外蓋土皮種以莎草不令外人進觀甚至殺匠以滅口瓊臺香港一水相隔訪求華匠之預修暗臺者竟不可得則深藏不露可知已開門見敵何取暗爲徒使煙氣不散不

能多放何爲耶有用鉅木支架成臺者有排木井於礮架下者不知敵礮中木臺卽崩下粵東多白螞蟻地氣潮溼木易成灰臺上除棚外不宜用木以上諸病皆親目所覩前車之鑒後事之師道光壬寅間英艦闖入虎門一礮而毀三臺迄今過其地者舟子猶能指視臺牆猶有存者瓊臺現築之臺在邊海之秀英灣離府城海口各十里泰西輪舟入中國恆取道於此中流停輪用遠鏡測驗或放舢板登岸閱看英法兩國尤爲注意甚至專輪來瓊暗中測量其用意殊爲叵測大約從前礮臺之失皆誤於臺之一字以爲名之爲臺務必矗立高聳不知高則易危顯則易見礮的之誚已無可解免矣此後礮臺當名之曰礮

穴則一言而隱括無遺吾叔全局在胸諒必不以鄙言爲河漢也今歲瘴氣甚盛築臺員弁兵役死者已及百人病者尤多朵拚此命以成此臺未知能竣工否耳

再礮手教習關係至重如一礮能中敵船紅旂報捷在此保全境土亦在此否則不堪設想矣泰西最重礮手王公將相與之握手共食誠得用人之道我中國則不然以粵省論各臺礮手隊伍中人充之錢糧無分毫之加除哨官教習外無人知其名姓彼亦頽然自放無異於衆人每遇操演不能望見大帥顏色卽使中雋不過得例賞些微其所植之靶閱五六任督撫而不離其處海防頭緒百端卽以打礮一事論亦足以啟寵納侮闢

下關心事務用直言之采又啟

覆朱侍御一新 辛卯冬

昨奉惠書猥以賤恙荷蒙垂問感紉爰如弟所患頭暈神昏胸腹脹滿諸症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若天氣稍和事務較簡猶可勉力支撐今歲入夏後鬱蒸炎熾迄今仍未涼爽礮臺工程各營將士死者累然不絕陳魏兩鎭皆以勤事而亡殊可危慮長江教案陡興大波各疆吏辦理不爲不力迺西人責言無已此變局也竊謂法之滅越南英之呑緬甸皆與公法相背然英之於緬奇兵襲擊較之交趾之亡遲速懸殊可知天下變局愈出愈新非常人所能測識也我中國誠能奮然自强此時弭變於未形猶勝一籌莫展方今當路泛泛河中木耳瞻烏爰止於

誰之屋郭林宗所以慨然興歎也粵中虎門內外各礮臺於受
礮藏礮之義皆未講求是第知我礮可以擊人而不計敵礮亦
能還擊弟於海防諸要不過粗知大畧一旦承辦鉅工不得不
熟思審處大約從前礮臺工程之不善皆誤於臺字之義以爲
居高臨下可以及遠攻堅不知今日夷礮之大且精我用二十
四生白謂無堅不摧矣不知彼用三十五生五十生其鉅乃倍
於我故藏與受兩義乃今日絕大要旨此後礮臺當改名曰礮
穴則一言而賅括無遺矣我公衡鑒素精以爲有當萬一否此
工稍竣即擬引退瘴海生還我願已足不求他也
再日來海口地方有井中種毒之謠藉藉指目泰西初九等日

適遇竈君會幾致釀事幸預先訪知分派文武扼要彈壓得以宴然而謠傳仍不能息甚矣民之思亂也撫治數年民頑如昨負愧之至

上李中堂 辛卯冬

敬稟者受業承乏瓊台忽忽五稔雖地方粗安於風俗人心全未能轉移萬一私衷負愧莫可名言秋杪滕鎮嗣林到瓊傳夫子中堂諭令安心服官勿萌退志受業一介庸愚荷蒙拔之泥塗之中不數年間監司忝任復蒙筱帥青眼相加逾恆獎許人非木石何敢言退惟是此間瘴氣年來甚旺築臺弁勇工役不及半年已斃百二十餘人勇丁千人病逾大半瓊府齊守一月之內署中僵斃相踵自己小病卽故一如崇前道絢故事聞者相戒譚者寒心署中內外均有去志受業當此時局不得不勉强奮厲以定人心然私心惴惴不知顛蹶何日也礮臺工程年

初蒙筱帥親定秀英大礮三尊護礮二尊大礮用二十四生克鹿卜圍鬮礮護礮用十五生克鹿卜圍鬮礮孛蘭泥在德國塞門德廠購訂一萬二千桶試驗每方二寸之泥墜力一千一百斤秀英西場地基蒙筱帥批飭先築秀英查該處地勢西南高而東北卑計原高離地面之度四丈五尺即爲最高之度迤東而南至窪田塡高四丈八尺二月初開工臺基寬一百丈進深五十丈四周馬道寬三丈臺前加小馬道寬二丈操場寬十丈長一百丈總計臺基馬道操場引道子藥庫房兵房水池水溝運土在五萬方以外土工大極非勇力所能勝借得鐵路三百丈鑄鐵輪每車載土一百二十坦六人挽之曲折奥阻之處以

牛車人車幫運人力較省臺膛甚小寬僅二丈七尺周圍隱身洞四子洞二十鈴鐺圈十臺前三和孛蘭泥厚一丈五尺土厚十丈坐底孛蘭泥厚八尺兵藥房深四丈四尺寬一丈一尺子房深一丈寬九尺大引道深四丈四尺寬一丈藥房引道長一丈八尺礮臺引道長三丈八尺水池長二丈三尺寬一丈一尺深不等有至三丈五尺者大礮每臺二池中礮一池攝水管通於臺前之水溝儲水櫃在臺內海南卑溼磚易剝落均用大石磚購自海濱價甚廉馬道前排舊洋礮邊種竹臺前斜坡種小樹水池旁種中樹均覆以莎草其餘一切規制丈尺容築成後繪圖貼說詳晰稟報秀英一臺在雷瓊兩府分界海峽之間去

海口府城均十里泰西輪舟入中國不由外洋者恆取道於此中流停輪眺望用遠鏡測量甚或放舢板登岸閱視英法兩國甚至專輪來瓊暗中相度測量居心叵測有不能不加意鄭重之處受業竭盡心力爲之冀得一當藉以固圍查虎門內外各礮臺遠者無論已卽如近十年彭剛直張靖達所經營皆於泰西藏受兩義未甚講求有矗立高聳者有背靠土山者有暗臺而開門見敵者有用巨木支架成臺者有臺底用木者有團圞礮而用於暗臺者皆未合法度貽笑外人道光辛丑壬寅間英艦至虎門一礮而毀三臺迄今故壘猶存過其地者舟人猶能指點采材力薄弱多病身孱不能常川駐臺明年夏秋之交秀

英一臺當可告竣嗣後西場卽可照做專肅稟陳

致藩臬司 壬辰夏

逕啟者崖州陳署牧虞書拂戾性成操守本壞去歲到任以後尙不敢大肆近來其門丁劉盌用事該牧倚爲腹心爪牙於是賣案索賄無風起波雜派催科罔不嚴刻宷三月間自省回瓊漸知其不法而陳帝恩林纘統之事接踵而起該牧劣跡甚多茲擇其尤者五案撮要抄摺呈覽伏希派員密查如確有其事應請商同廉訪方伯會詳兩院以洩民忿瓊臺僻在海外崖州斗絕一隅輶軒所不到採訪所難周宷既有所聞不敢不告幸加察焉謹將陳署牧信任門丁貪婪凶惡諸劣跡擇其大者撮列數端開呈電鑒

一崖州三亞黎目王亞亂因與其兄爭鑼小釁被人控告該牧利其家資連次稟請稱其聚衆百數十人傳箭滋事建立木城將搶割鄰黎田禾有不軌情事因三稟前後矛盾經敝處派員密訪王亞亂向不安分近已改過並無傳箭聚衆各重情嚴行批駁陳牧將王亞亂拏到門丁劉鋆索賄數千元並令濫紳稟請抄家又經批飭不准該牧竟令劉鋆抄其家產割其田禾牽其牛隻爲數均不少事在去歲冬間至今春敝道赴省回瓊該牧又恨王亞亂上控用嚴刑毒打逼其出具種種不法供招册結存案此事大失黎人之心關係至重現已由敝處提審矣

一陳署牧派勇下鄉收糧至長山村地方勇丁蔡玉標等十餘

人闌入開雜貨藥材生理陳帝恩家見其妻少艾用言調戲陳帝恩斥駡該勇等用刀砍傷赴勸鄰人周金榮遠近鄰右不服並以勇等無票疑其假冒拏住四勇陳州牧聞信親率勇百名至該村獲住帝恩夫婦並鄰右李遠香等六人封其房明日門丁劉鋆僱船率勇至帝恩家抄其店貨家產一共計値千金以外其時遠近居民見有官勇驚惶竄逸州中差勇乘機肆掠刼取陳世文等十四家家貲財物嗣後差勇時時下鄉居民奔避失去物件不少陳署牧回署將陳帝恩嚴刑酷打幾瀕於死門閣羅劉兩家人索賄屢次刑訊

一監生李湘誥一案因佃戶起衅門閣索賄將原告李湘誥刑

押書吏吳子傑手業已書券尚未繳錢經瓊州府佘守派感恩蔡令光岱往查大畧相同

一崖州三亞港海邊沙坦地方遼闊秋末魚汛最旺原有草瓦房二百間屆時新添蓬寮亦有百數十間聚人集衆至數千之多難免匪類混跡歷任印官辦理淸查畧有所歛多寡不等陳署牧改擬每茅屋收三四十千瓦屋收一二百千給發印照該處居民以所派太多均不願出幾至釀事佘守派蔡令往查大畧相同

一陳署牧考縣試意在賣案首十名前衆童知其情將游前署撫憲通飭禁買案首碑從他處擡至學前豎立並連名傳單不

許各童買案首生員林纘統均預其事門丁劉鋆慫恿陳牧鎖拏林纘統以威衆正在刑訊是日文童三覆衆童見林生員受辱一時衆忿莫遏擁至二堂花廳拆毀門戶飛磚走石門外武童亦會集趨入搶出林纘統并及陳帝恩夫婦監生蕭國欽林姓四人後來練兵前往彈壓勸解始各散歸此事瓊城文武士民無不知者

覆聶稅司 壬辰秋

敬啟者頃接貴稅司復函敬悉壹切生豬出口一事本道既奉督憲電諭理應照會貴稅司遵照辦理貴稅司顧乃遲而有待豈以本道之言爲不足深信耶此等緊要公事斷非可以意造貴稅司亦何疑而不之信也如果未信貴稅司何不電詢總稅務司是否總署實有此電亦不難即日而得覆電顧乃使商人徘徊觀望停止貿易延頸企足以待上命似亦非體恤商情之道矣貴稅司生長泰西筮仕中華傳電等事諒所熟悉顧不藉電以商要公耶來函所引華美條約無論與此事不甚貼切本道與貴稅司又共事一方非有中外之分又無論瓊口現無美

國商船來往也卽以條約論之所謂不額外加征者謂正稅外不加征也本道亦何嘗謂須加征也所謂一律征納者謂百貨之稅鈔也本道亦何嘗謂不應一律也惟生猪一項出口已久前既不照條約稅則未賅載之物值百抽五征稅矣是固非百貨比矣茲之開辦征稅者因洋商之不完釐幷不完稅也因前稅司之不守條約任洋商之漏稅釐也若華商之遵章完釐則固皆奉公守法之民亦何忍悉改舊章而強以完稅哉且瓊口人情浮動亦貴稅司所深知也若因久延之故滋生事端誰執其咎區區之見惟高明慮而裁之幸甚幸甚肅此順頌日祉

附來函

敬復者頃准貴道來函具悉壹是此時生猪既由釐局收釐則凡商人販猪均到釐局完釐領票即持完釐票據來本關呈驗屬實概免完稅由本關換給准單於填發時必註船名今日有何船在口即填該船名字該販猪商人本關向派人役在輪查驗從無貽誤是釐局所給收釐票據既由商人持赴本關驗換准單此後即係本海關之事釐局可無須再過問矣至收釐票據之上應填明每猪完釐若干某日某行某商運猪若干完清釐金若干請貴道劄飭釐局遵照辦理加蓋約戳一事可無須限以三日只須諭知販猪商人於今日有輪在口欲運猪者即於今日赴

釐局完釐領票隨時赴本關呈驗換給准單則事歸便捷而無歧誤矣貴道以爲何如務請酌妥速將各節詳細備文照會本稅務司方能憑以查照施行也至前函所請於准單上註明華字一節今可無須蓋既驗有完釐票據概免完稅放行此皆海關事耳釐局何能與聞耶專此奉復專候貴道照會爲盼并希賜收釐票式一紙以便存案查照辦理也

復聶稅司 壬辰秋

敬復者昨准貴稅司來函業經閱悉查日前貴稅司傳總稅務司來電祗有查驗放行之語幷無換給准單之言不特督憲電諭無釐票換單之事也何以貴稅司忽欲重生枝節耶來函謂換給准單辦法甚爲妥捷然則不換准單祗由貴稅司驗票蓋戳豈不更妥捷耶又謂本關向派人役在輪查驗從無貽誤在貴稅司奉公守法本道固所欽佩然如前者瑞昌洋行之豬前稅司不收關稅擅給准單以致纏訟累年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又豈貴稅司之所能逆料耶且以豬釐局之人查驗出口之豬係其職分所當爲幷未嘗侵貴關之權釐局又非貴稅司所轄

貴稅司亦何能禁之不過問耶至加蓋約戳一事係遵照督憲電諭辦理更非貴稅司所能擅改貴稅司前詢釐局章程本道竭誠相告原期和衷辦事利便商民乃貴稅司又忽變一說强本道以所難行將使違督憲之明諭務從貴稅司一己之意本道實未敢遵教也近日販豬各商停待已久心如火急惟望貴稅司近情體察勿膠成見盼甚幸甚

復翁尙書 壬辰冬

敬再稟者夏間接奉賜書敬讅獨具藎懷深籌 國計居度支之重任權出納之盈虛殷殷然詢及芻蕘受業雖愚亟思効一得之慮迺積思半載竟乏良策大約生財之道不外地產人工用財之方最患虛糜中飽當軸之權可以仰贊疆吏之任可以經營大農所能爲者不過酌盈劑虛挹彼注此不但不能開其源抑且未易節其流何則權不屬也即使劉士安處此亦不過仰屋興嗟而已惟有默祝夫子大人簡在
帝心樞衡重贊用一賢才政成而財亦足得一名將兵少而勝於多中外相通本末並計國之幸也民之福也受業尸祿海外

忽忽五稔雖地方粗安於風俗人心全未能挽回萬一私衷負愧莫可名言春間開辦礮臺工程在雷瓊海峽之間泰西入中國恆取道於此地勢甚爲扼要規模仿照北洋計明年春夏之交可竣堪慰藎懷

上張香帥 癸巳夏

敬稟者竊查瓊地近年土客相安民黎綏靖間有海盜亦復隨時緝獲匿跡銷聲又幸時和歲稔人民樂業市廛闤闠日益增拓商旅往來亦漸繁盛從前往來香港瓊州海防各口之輪船不過三四艘今漸增至十餘艘一月總計至四十餘艘黎山出產木料艾粉椰榔牛豕等物亦自不可勝用最奇者嶺門內外天然絲一種比前增至數十倍其絲粗而韌專銷洋莊每年值價銀六七萬圓聞係用爲釣竿之緡琴瑟之絃此物初出荔枝園一帶近則南及紅毛水滿各峒北至南閭楓木等墟蔓延漸廣於新闢黎疆大有所益崖州陵水儋州各黎均尚帖服但得

後來者不加擾累可冀永久相安前年潘主事存林紳桂里有添建州縣之議采以爲時尚早止之前奉憲臺飭建之昭忠祠蘇公祠五公祠及齋房學舍等累年陸續創建於上年一律竣工昭忠祠在洞酌亭之北奉祀近年勦辦黎客撫黎開山之陣亡瘴故人等及十五年以後撫黎築臺續行瘴故諸人共一千七百餘員弁蘇公祠在其西奉祀蘇文忠公附祀斜川居士瓊人歲時聚集拜祭飲社仍其故俗不爲禁阻五公祠又在其西奉祀唐李衛公宋李忠定趙忠簡李莊簡胡忠簡諸公崇樓高峙皆用暹羅文木擅一方之勝境祠旁環建學舍考取高材生二十名肄業其中惜乎潘孺初先生於六月初去世此邦人士

未免失所矜式耳瓊口秀英礮臺自光緒十七年春間開工至本年三月一律工竣計築成二十四生礮臺三座中曰拱北東曰鎭東西曰定西兩旁十五生礮臺二座東曰振武西曰振威除塞門德土一項由省購辦飭發應用不計外共計築臺經費銀五萬六千四百五十九兩零總辦工程者陳游擊良傑幫辦工程者錢令振逵姚縣丞福鈞也一切佈置方位房屋數目工程丈尺謹詳細繪圖開列清摺並雕木礮臺式一座恭呈鈞鑒臺成以後即飭陳游擊所帶之瓊軍右營常駐礮臺改設礮目礮勇擦洗礮位機件時常演習以備禦侮之用附呈礮臺圖册一本敬請鈞誨采自顧非材幸蒙知遇置之重要但盡其心力

所能爲以期無負裁成之至意惟久居瘴地精氣暗虧時時害
病去冬以來猛復不支當於四月中稟請交卸進省養痾幸蒙
兩院恩准派委周道炳勳署理篆務於五月十七日卸事累年
積存庫銀七萬四千兩一併交清六月初進省醫調月餘宿疾
仍未能減惟有杜門謝客一意調養以冀復元專稟肅陳

致許竹篔 癸巳八月

竹篔仁兄年大人閣下海南一病憔悴至今腕弱不能握管以致牋候久疏瞻望海天曷惟悵念辰維宣猷海外忠勤日彰至爲頌忭弟連歲抱病臥治自慙去年決意引退上游亦憐其久處海外六月初進省養痾兩月腹中又起新症從少腹至臍其形不甚可辨自臍以上長約四五寸其大如中指去心坎骨不甚遠不疼不動推挪則能運動遍徵醫生皆云氣血痰三者凝結所成服藥幾及百劑去病不過一二分而氣血素虧之本證愈積愈厲近來飲食漸減疲苶不堪將來抵禾以後安心調理未知能否起色耳瓊台水土極惡加以瘴癘前乎弟者爲崇子

嚴觀察兩旬內夫婦雙亡全家幷殉至三十人爲服官者駭聞之事後乎弟者爲周曉丹觀察半年之間賓從內外物故十五人日晡後署中閉門不相往還鬼聲啾啾然徹於四隅此則瘴侵之外又加鬼厲矣弟居六年之久只殤一女較之崇周二公可云倖矣然闔署老少婦孺無不減餐抱恙鳩鵠其形卽極壯之僕極結實之弁瘦損者十居八九弟年已六旬有三竟能內渡幸矣哉現在摒擋行李下月杪計可旋返

致李制臺 癸巳十月

竊惟粵省盜風充斥甲於天下自節鉞臨涖嚴督緝捕照匪鄉章程辦理自是以後萑蒲衰息閭里獲安業已數載迺日來四牌樓旂下街一帶徒黨糾結旂匪爲之魁而土匪盜匪從而和之刦掠頻聞肆無忌憚地方文武礙於情面拘於文法無從措手復蒙親商留守繼將軍興都統嚴飭辦盜各印委懸立花紅賞格先獲崩牙牛續獲連根一犯商民稔其惡而識其面弋獲以後歡忭同聲受害之家願具甘結如有寃枉情甘償命候補祥令林亦謂該犯罪惡貫盈死不償責該令旂人也其言如此足知該犯之情眞罪當矣迺該犯到堂恃符狡展而留守來文

請釋羈查連根一犯罪重於崩牙牛而次於白頭保南番兩縣並有盜供兩次牽連可以質訊就擒以後盜風頓息再將白頭保等加賞購緝必有攘臂而往擒者正省城治亂一大關鍵如其釋放不但獲犯之關殿彪必遭報復戕害花紅懸賞之匪從此不能過問員弁幾同虛設盜風從此大熾恐於大局有礙且省城者外州縣之表率也省垣獲盜不辦何以示遠目今盜賊滿山逐漸擒治尚恐不及若一縱弛人心從此動搖訛言從此傳播粤人士之在都者必有起而議者矣留守性極和平徒爲屬下所刧制耳不然前此復文何其明晰而此次來文忽又變卦耶似宜切實函告動以利害責以大義或可幡然覺悟如其

固執大臣之職各盡其分耳正不必徇人而失己也至於連根一犯似應發營務處提訊閱實即行正法策之上也如有可疑暫行監禁亦可城外各鄉似宜派安勇緝捕以冀由近及遠栥流寓此間且托葭末安危與共不覺言之長也

復錢子密 甲午季秋

疊奉手書敬聆壹是尊處春間寄粵之函其時呆已起程想無從投遞矣惠書借獎逾恆不敢當不敢當承詢及行藏具徵關愛呆在瓊多年受病已深去歲求退實因孱軀不能支持尚非全因時局也本年初間又病數月直至夏令始克勉強就道抵里後五六兩月稍好交秋已來諸病皆發迺至嘴歪眼斜臥牀六十日服藥數十劑始愈其半看此光景恐不能出而問世矣東事甚棘朝議紛然不知此誤於平日因循中外上下當分任其責勛望隆而事權屬者責備尤重耳婭甲戌歲因倭犯臺灣作海防議一篇暢論中外形勢藩籬日撤近聞繆小山詞林刊

入續經世文編此間未寓目也處心積慮倭誠有之甲戌以前即聞美加多驅其叔姪子弟至英法德各國船廠礮廠學習戰事其臣依籐博文山縣有朋等皆在泰西執役數年逐漸任用今之入寇主兵者即山縣也又聞舍其王宮為禮賢所歲減御用數十萬以為經費巴夏禮在中國時何等倔强狡猾及至東瀛為美加多所牢籠旬必數見常偕其后至巴使署與之欵洽巴使亦偕其妻至宮內共桌而食日本關稅能復自主之權由巴使入彀中也美加多梟雄過於平秀吉秀吉垂暮尚思由朝鮮以窺中華美加多素蓄雄心豈甘保境自守所可笑者自甲申與法講解以後緬甸滅亡曾不介意旋有撤回高麗防軍之

事從此中外恬嬉共樂昇平殆將十稔人才之剝落兵械之窳敗非一日矣此次倉猝開釁實屬鹵莽知彼知己武之善經倭酋積慮處心已數十年國制兵制更改數十次日日講求訓練而我不知我之人才日銷武備日弛而我亦不知從前粵捻迭興皆我之亂民不過有梟雄者爲之魁耳與之角逐將才自出然猶歷十數年至曾文正諸公當大任而始盪平東夷性本凶暴善於弄兵見於前史此次傾國入寇非有節制訓練之大師不足以制之宋祝三軍門戰將中謹樸者耳名號等夷且又年老恐不足以驅策羣帥遼左督帥萬不可少當代有孫高陽其人者乎名位未隆亦不能獨當大任南洋可以聯絡湘軍而雄

略尙少所可希冀者倭人生長溫和驟更凛冽必大減色軍火糧食轉運至艱宜設法邀擊但得杜其接濟可望困敵劉淵亭可勝遊擊之任至於大帥實難其人狂瞽之譚未知有合於時用否敢以正之我叔欣甫世兄視學山右德門之慶梓里之光采雖在汾州三歲株守一隅並未通知全局大約晉士謹飭居多而有平庸鄙陋之病振而新之大非易事文風平定最勝汾州近來稍有起色然不過就文藝而言其於實學眞品尙有待也

覆徐次舟 甲午冬

來諭爲采代籌出處幷及歸田娛老之計具徵愛我情深采之決然解組實因瓊臺六七載水土不善瘴癘交侵至孱軀不能支持腹中塊壘在汾州辦河工周旋於沍陰固寒之境寒氣凝結釀成河魚腹疾去汾後根株猶在年邁體衰加以外侵乘時發作固在意中惟是錮疾嬰身眠食久減迨至今日竟有江河日下之勢來書謂入冬甚不耐彼此同病相憐一笑現已結束行裝三月中旬後計可乘輪旋里暫住嘉善周勉民觀察故宅如有音書可寄彼處也炎荒久處腠理不嚴稍遇寒涼即如蜎縮到里幸値夏令將來嚴冬未知能耐否耳承示山左萑蒲

竊發桴鼓爭鳴官辦無功改爲民辦迺當途慈祥成性大有縱因之意武夫力而拘諸原大吏仁而免諸法不第葉有之倖逃法網也粵中盜賊素熾閣下素知去年秋冬之交廣府所屬如南番三花等縣連刼數十家習爲常事南韶惠州陽江等處均有大股揚旂裹巾結隊而行此猶外州縣之寇盜也省垣四牌樓旂下街一帶旂人之匪者起而效尤土匪盜匪羼入其中刼奪頻仍一夕數案甚至夜入民家淫其婦女次宵復至毫無忌憚五點鐘以後滿營左右路絕行人旂街公館逃避一空當途礙於留守情面無所措手中丞廉訪素稱持正亦不敢昌言拏辦甚則廻護之目爲搶賭輕咎毫不經意兄居在天平街追盜

過門者恆人聲鼎沸大恐波及知好中亦慫恿出頭不得已謁兩院直陳其事聳以危言筱帥心動傳詢兩縣四營將始知大概乃力主持其事事過後頗得美譽廣府張潤生設法挐辦營務處林觀察訪西督訊不放鬆兄局外將行之人本不應干預公事奈爲勢所迫不能不始終堅持留守統制皆有恨望後來粵紳之在都者將發其事留守始幡然悔悟勒令參佐領交匪於是薩參領之姪白頭保及白頭其等皆收押理事府緝捕營李令家焯兄所推薦亦入滿營挐犯獲三四匪大局始定滿營界劃甚嚴先不敢入也白頭保等罪不容誅本應懸首國門爭而勿聽礙於情面故也都中賄賂公行愈出愈奇可駭已極而

新政頗見嚴肅決非樞府所贊成似已大有轉機林下餘生得扶杖以觀太平則幸甚矣

致某公書 乙未春

近聞臺端　國事繫懷讜言屢上風猷遜聽景仰彌深東夷猖獗如此實出意計之外罙於甲戌年因日本犯臺灣總署臚採芻言曾作海防議以答六條之問當軸頗韙其言擬爲代陳因毅皇帝賓天匆忙　國卹海防諸事遂不復提倭主睦仁自削平藩鎭後銳意自强驅其叔姪昆弟至泰西礮廠船廠兵輪學習軍火戰事後又驅其幼子至泰西其臣伊籐博文山縣有朋皆在泰西執役多年窺其要領軍制師德海戰師英甚至易服色改制度交結慕仿具有深心己卯吞滅琉球特其見端然彼時尙有興滅繼絕議論迨法越事竣緬甸旋滅遂有撤高麗防

軍之舉從此文恬武嬉共樂昇平者殆將十年日本知中國之厭兵內修武備而外匿其形方且設興亞之會以餂我而我之無識者乃爲所愚眞以爲從此弭兵矣查自乙亥倭犯臺灣至乙酉英滅緬甸十餘歲中丙子則有英國馬加利之案戊子則有日本滅琉球之事己丑則有索地廢約與俄責言之釁甲申則有與法爭越南之戰俄法兩事皆閱時一二年而與日本爭高麗閱時稍久敵患邊釁紛至沓來讜論封章隨時不絕斯時之人才斯時之兵將斯時之吏治較之於今似勝一籌自高麗撤防至去年八方無事

詔書日稀因循粉飾之習苞苴賄賂之風流貫於中外上下而

東方之兵禍釀成矣

復趙觀察 丙申冬

渭清仁兄親家大人閣下前月望日接尊處十二日電當即電復計早達到復於月杪接到手書此函遲兩月之久始能到禾何其遲也中國事事不如人即郵政一事觀之亦足以知其大凡矣宜城忽逢水灾地方官淡漠相遭確是當今府縣一師傳受辦法我兄出而拯救且爲之購米以備春撫斯民之幸也時務報所列中俄條約近忽更正想係當途所囑來教謂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之天下一旦送於斯役痛哉其言之也南皮之用斯人也圖鐵政有託也而不知斯人尤善於脫卸得鐵路則鐵政自輕矣　新命方膺國門未出即有學堂銀行之議練兵

育才之疏居然以大才自命是即脫卸鐵路之嚆矢總之鐵政也鐵路也學堂也練兵育才也皆非彼之本心也奸臣作用大約如是尙非難窺所患居高明之地大都瞢然耳日本戰勝已後侈然方逞其雄心初不料俄爲倡首德法合從以勢相逼驅令反國旣迺幷高麗而亦失之其君若臣欲傳刃於俄人腹中者已非一日仇讐之積深則報復之念切彼相伊籐忽然去國殆爲此也聞伊籐於甲午開讐之時即以勝我不難勝我以後與俄逼處爲難是則今之解組殆與盈廷意見不合從可知矣日人之決意舉兵必欲俟戰艦造成海中一決所以本國之議有在喪服中之日本之謂若俄則西伯利鐵路造成以後長驅

而來必有一番征戰此五年內鐵路未成之前正中國從容祈年永命之日若徒從皮毛落手以塞其責如弟之病身或可不見耳

子壻趙之駃敬校

清芬閣集卷八

嘉興朱　寀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稟海關道鄭論土靛冒充洋靛應與日本理事辨明 庚辰秋

敬稟者竊卑府等昨奉憲札本年九月十一日准日本理事烏村久函稱云云等因奉此卑府等奉札後當即札飭西北河卡委員試用州同王前彰查明實在情形據實稟覆旋經該委員王前彰稟覆稱查卑卡頒發捐例靛類祗有三種一洋靛一水藍靛一土靛此外並無別項名目其時常過卡者土靛之外洋靛用箱水藍靛用桶裝簍裝此外亦無別項新樣卑職及司巡

人等所習知而習見者此次津枝洋行洋靛過卡一事七月初九日卽蒙總局函告囑爲查驗當卽格外留意以防偷漏旋聞總局以津枝行不肯補捐送天津府憲訊明補交該商情愿遵斷照洋靛補捐迨二十三日貨物過卡卑職查問船戶點驗箱數果係洋靛因思各靛之中惟洋靛最貴且經天津府憲訊斷明確該商業已遵照補捐自應放行等情據此此津枝洋行洋靛過卡經委員王前彰驗明之實在情形也憲諭以新鈔兩關旣均寫東洋水靛而釐局則指爲乾靛關局辦法兩歧似難令其心服查新關所收者洋稅鈔關所收者進內地之稅卑局與鈔關尙可比擬而不同之處甚多其所以憑關單者專爲比較

花色件數藉防偷漏亦如鈔關分卡進口貨之以局單爲憑也
又查卑局收捐全遵憲臺衙門所定捐例例本所載洋靛之外
祗有水藍靛水藍靛産於內地由東河卡進口爲多此次津枝
行所捐之靛爲日本商所運又不從東河進口自係洋靛而非
本地之水藍靛及查核關單係東洋水藍靛字樣東洋兩字鄭
重分明與卑局捐例相符揆度情形自難捨去洋字實義單提
水字著想勉從本地水藍靛之捐且該津枝行之貨果係水靛
何不於天津府訊斷時聲明請驗乃彼時俯首無詞甘心補捐
既斷之後遲至五日始於二十三日出卡又何不於五日之中
具呈憲臺衙門驗明果係何靛以明曲直至貨全出境證驗毫

無始藉理事之勢嘵嘵瀆請獨不思貨雖出境是乾是水固無憑證而底簿比銷存案可攷且該貨由東洋運來其爲洋靛毫無疑義該商人初稱曾經報捐四次每東洋水靛百斤收銀三分及經駁回又稱銀三分即錢百文之謂勉強支離今姑勿論但其所稱三月初四日五月二十六日六月初十日六月二十八日皆已如此辦理有案卑局自應澈底考究應請飭將字號花色斤兩錢數一一開載明白並四次捐單一並交出以憑查核再查日本通商章程第十四條內載日本國商貨進中國通商各口在海關完清稅項後任憑中國人轉運中國內地各處售賣逢關納稅遇卡完釐日本人不准運入中國內地違者貨

均入官並將該商交理事官懲辦條約甚明誠以貨入內地遇卡抽釐應由中國爲政日本理事不能過問該商人張守先究竟是華是洋此綻如是華人所辦日商事不干己日本理事亦不應越俎而謀如是洋人所辦自應照貨均入官之例將該商照條約懲辦二者必居其一該津枝行商夥許雨亭來局卽以洋人不願爲言該日商問庭朝光所稱因該名將納稅運搬等事件全託楊杏橋經理明係洋人之貨華人代運否則係華商辦貨洋商包庇應請憲臺函復日本理事查明此綻進內地究竟是洋人之貨華人之貨張守先楊杏橋究竟是華人之夥洋人之夥詳細覆知庶曲直分而流弊自杜矣卑府等既奉憲飭

2 273

自應明晰縷陳以憑核辦合肅稟覆

稟關道論土茶冒充東洋茶請照約查辦 一 辛巳春

敬稟者本月十六日有英國商人怡和行持稅單來局掛號查看單填東洋磚茶五百簍五萬三千五百斤販運歸化城其內地稅業已完清七十三兩五錢六分三釐卑府以東洋向無磚茶來津疑有影射冒充情弊飭令取茶樣呈驗十七日早該英商之船戶李姓來局取單大肆咆哮口中謬妄之語不一而足而茶樣堅不肯呈驗卑府知其恃强妄作深恐闖卡而去無據可憑當派委員試用巡檢姚福鈞會同紅橋卡委員王前彰前往查驗該商船果已越卡而過泊於西沽地方當卽查驗明確其單開之東洋磚茶五百簍果係內地茶磚並非外洋之貨經

2 273

卑府面稟憲臺並呈茶樣蒙憲諭此等串通情弊自應懲辦在案竊思稅單盛行洋貨收釐已成弩末所恃者土貨耳若任奸商串通洋人包攬土貨冒充洋貨磚茶開其端百貨隨其後內地釐捐所存幾何不但大損餉原抑且深傷政體查英國條欵如查有影射夾帶情事貨罰入官又善後條約若進出有違此例各貨均罰入官倘有匿單少報將單內同類之貨全數入官稅例綦嚴如此應請憲臺查照約章盡法嚴懲以保釐務而杜弊端除船戶李姓業送天津府宜守懲辦外謹瀝情稟陳伏惟核奪施行

稟關道論土茶冒充東洋茶請覆詰英國實領事二 辛巳春

敬稟者二十三日接奉憲札內敍實領事來函據稱此茶確由東洋運來且謂釐局委員並未詳慎查察何謬誤若是云云查關卡查驗百貨是洋是土以目覩貨物爲斷而不以口舌爲憑此次英商怡和之貨釐局之指爲內地茶磚係實在查驗的確是湖南省安化縣芙蓉名山之茶每塊有招牌三紙經委員提出一簍分存各處以備證據並將茶樣稟呈督憲復經憲臺驗明收存在案實領事謂來自東洋能指爲產自日本某縣某處乎不過信口妄譚有何憑據將謂自上海出口經行東洋卽名爲東洋耶則凡貨自上海放洋皆可名之曰東洋貨英法各國

之貨自蘇彝士新開河而來經過埃及各國之境卽可名埃及貨再過廣東江蘇之境卽可名廣東江蘇貨不意堂堂領事出語支離若是謬誤兩字轉以奉贈日昨奉憲諭以此貨業經由漢口完稅稅務司之函曰向來辦法凡由外國運進口者皆按洋貨征稅概不究其何地出產語意顯然非東洋之茶實領事與稅務司業已兩歧更覺無從置喙若但以來自東洋四字强詞支架更屬謬誤之至實領事又謂東洋磚茶在本署涉訟領事署之事領事自知之外人不得而知也豈能作爲憑證至磚茶已運送張家口夫張家口爲磚茶聚會之地遠在數百里以外悠謬之譚說他何益總之英商怡和之茶總以現在驗過爲

斷明明是安化茶影射冒充已成鐵案釐局自當遵照總署核定紅截扣留憲臺自當遵總署核定紅截辦理寶領事之函末云嗣後如未查明的有冒充影射情事不應擅行扣留是寶領事猶知冒充影射之當扣留也與稅務司概不究其何地出產等語竟將影射冒充視爲向章舊例下語有別寶領事之函憲臺酌覆可也

稟關道論土茶冒充東洋茶查請詰責德稅務司三 辛巳春

敬稟者竊卑府於本月二十二日接奉憲批二十三日復奉憲轅同封二札其粘抄實領事來函之憲札憲函末句結束即希飭諭該行將因何以中國茶充東洋茶緣由稟由貴領事見覆以憑核辦等諭與二十日之鈞批語氣一貫仰見憲臺洞屬刁商情僞片言扼要欽佩莫名其粘抄德稅務司覆函之鈞札雖與前札同日同封而語氣各別似照德稅務司來函鋪敘成文有不能不畧爲辦論者伏希聰聽及之稅司來函有云查各關向來辦法凡由外國運進口者皆按洋貨征稅概不究其何地出產斯言也如南洋各國之貨則可若明明中國湖南所產之

貨一經出口卽名之曰洋貨此條約所無總署核定之紅戳查有土貨冒充洋貨均將單貨扣留行查原關分別辦理稅務司不閱運洋貨入內地之稅單乎不遵總署核定之紅戳乎夫海關者中國之海關自當遵照中國之憲章按照中外之條欵稅務司豈能袒護英商不遵條例且其所謂由外國運進口一語尤屬笑譚將以湖南之安化爲外國耶抑以出江海關以後至津沽爲外國耶土貨既可作洋貨則洋貨之存儲天津棧房者作爲土貨完釐亦無不可應請憲臺嚴詰稅務司明明土貨何以冒充洋貨並何以不遵善後條約第一欵徵稅是否如斯敬求鈞裁酌奪

再稟者二十二日奉憲札內開同一磚茶在新關則爲洋貨經釐局則成土貨洋土毫無一定關局頓涉兩歧中國辦事不能一氣呵成事關釐務究應如何辦理令卽體察妥籌等因竊以新關係稅司代辦不免洋土通融釐局係確守定章難任洋土混冒似只應辨其貨物是洋是土乃爲一定不移之辦法此事卑府等查辦之始亦慮關局兩歧迨再四躊躇兩歧之說於事無妨冒充之弊所關實大蓋自洋貨盛行華洋商人准領子口稅單運入內地而各省釐金已去其半所恃以敷衍要餉者惟土貨一項若再將土貨作爲洋貨則此端一開何人不思取巧何貨不可冒充釐金恐無可收大局有礙匪淺若果關稅有益

猶可收之桑榆今則從輕估價計其所交正子兩稅不及約章十分之五而他處稅釐亦復無著殊覺得不償失所謂英商如此運茶中國相較俄商多收一正稅者乃彼族之飾詞非實事也近因俄商運茶日多華商生意大減憲臺方擬輕華商之稅漸收中國利權以裕華民生計乃英商別出新法攘臂而來若遂其所欲各國必踵而行之恐俄商之運茶不少減而所奪者皆華商之利是更於民生有損也憲臺轉頒單式上有紅戳載明眞正洋貨驗明放行如土貨冒充即應查辦委員等既於廣衆之間查出冒充實據若仍含糊放行不特顯違定章且亦無以服中國商民更啟洋人藐玩之漸又慮前途各處局卡查出

轉相詰問無詞以對故不得不稟請懲創以期將來斂跡藉保餉源非敢分外苛求尤不因津局些微釐捐也至新關作爲洋貨乃稅務司之錯若謂由外國運進口者向皆按洋貨徵稅係指新關辦法而言今旣入內地則應遵是否眞正洋貨之專章聽候驗明分別辦理未能一概而論似不妨以此駁辨若謂新關委員已經查過給單則覆以向謂英商要好可無弊混故委員亦不拆驗予以體面孰知以土貨冒充洋貨我更有詞以對並可笑其荒唐似不致因查辦認眞反爲所笑且定章於新關發給單之後又須局卡查驗是否眞正洋貨原恐給單時或未分淸故必層層考察此正關局一氣相與有成釐局查出卽與

稅關查出無異似不必慮涉兩歧爲所藉口也至土貨運至外國復運中華和約雖無禁止專條亦無准作洋貨領單運入內地之例定章又有驗明是否眞正洋貨特筆自應照章辦理況其並未言明本係土貨乃竟冒充洋貨其情更無可恕洋人來華通商只能照約而行若非約中應行之事卽屬違約一予通融放過後必援爲成例卑府等愚見擬請憲臺據理駁斥凡洋人遇理曲之事其初必强詞爭辨迨無理可說亦自就我範圍此茶爲湖南安化所產確有字號牌記爲據其勾串混冒亦衆所共知和約既無土貨運至外國原包復運入華准其作爲洋貨領稅單入內地之章則例以冒充實不爲過我既理直氣壯

或無須委婉其詞如能辦到入官固屬幸事卽或不然亦應將貨退回不許領稅單運入內地並照違背各口章程之事首次照例罰辦以後不准冒充否則重辦庶我之藩籬不爲彼族撤去稅釐皆可無妨至船戶李姓兄弟聞係地方棍徒宜守責懲枷號不僅爲咆哮一端或先行釋放一名亦無不可所有奉飭事宜有正稟所未及者謹加單縷晰議覆是否有當伏候鈞裁核辦示遵

稟丁宮保論嶧縣煤礦地方官稟陳失實 壬午春代

竊卑職於光緒五年開辦山東嶧縣棗莊煤礦係奉前北洋大臣爵閣督憲檄委赴東自到棗莊後租地蓋屋招工製器凡與民間交涉彼此和洽兩無間言查本地土窰向來惡習如强拉夫工下窰做活遇有疾病不准醫藥至死方休最爲慘毒卑職首嚴其禁遠近貧民莫不驩欣鼓舞本地公正體面紳耆王曰智李偉金銘等數十家皆願入股棗莊一村煙戶數百家爲嶧境著名强悍窮苦之區號稱難治該前縣李令素謂可慮自前歲開辦窰工以來商賈流通民人安業新增房屋鱗次櫛比閭左無盜賊之警窮檐得傭趁之資卑局之於地方似亦不無少

補乍蒙發下嶧縣江令瑞枀稟愛民之忱慮遠之識溢於楮墨初讀之令人欽佩迺按之事實及目前情形不相符合不得不瀝情上陳剖晰一二江令稟稱與民爭利一節查該處煤窿向用牛皮包滑車戽水馬騾拉挽迫開挖稍深人力與牲力汲水不及窿爲水淹無可取煤便成廢棄無可如何天下煤窰情形相同嶧境亦如是卑局所開挖之窰自元代以來廢棄已數百年井深三四十丈至六十丈不等水深且大若無機器取水斷無涸日是以稟請前爵閣督憲李購用泰西機器竭數年之力十萬串之鉅款始能吸乾積水挖取層煤是卑局所取者該縣已棄之利並非該縣現在之利謂其與水爭則可謂其與民爭

則寃矣開辦之始雖徇士民之請亦因洋煤盛行中國利權爲
西商所擅亟思收回以爲自强根本該縣局於一隅見不及此
尙無足怪獨不思數年前棗莊凋敝情形比來生計有資行商
坐賈得囤積懋遷之利無業窮民得食力餬口之所卽望族紳
耆殷實行戶亦皆入資搭股按日輪班相與扶持共沾樂利該
令獨未之見未之知乎卑局將來果能煤觔旺出輪船機局日
用所需無待外求漏銀之弊可杜一端謂之與西人爭利所不
敢辭蓋土窰所挖淺土浮面質鬆少油原不敵深井所產爲佳
輪船機器非大窰好煤不辦固無待言卽民間日用亦多願用
好煤昔所患者寶棄於地今以暢出之故而忌之阻之良有司

宜不出此也且卑局機器祇能抽出深水其他工作皆用土人比來礦井較多施力較大核之土窰所用人夫不翅倍蓰計在嶧用款已逾三十萬串非出自嶧境之錢而散之嶧地無業窮民藉以得食此尤利之顯然可見者假令卑局因事停阻此等窮民立即枵腹縱法嚴不敢爲匪而飢餓自是可憐該縣所稱迫於飢寒鋌而走險及窮迫爲匪等語似宜在官窰將停之候否則在諸窰未開之先方爲遠見卓識此時出煤正旺用夫正多該令所謂投充煤夫冀得工價藉以贍其身家又謂無業之人亦得傭工餬口不致窮迫爲匪是則如願以償正在此時夫復何憾假令官窰停止此等尋常土窰能籌鉅款接辦乎不但

窰戶不能卽豪民亦不能何則本地無機器無鉅本其理易明也然卑局汲水雖用機器而一切工作挖煤運煤仍用人力其理又易明該令所謂與民爭利其實與民興利耳大約卑局在嶧採煤於紳民商賈皆有所益而無業貧民得以自食其力尤因利之大者獨一二窰戶相形見絀及土豪衙蠹未滿欲壑因之忌嫉百端勾通爲幻所不可解者該令以牧民之長官發愛民之莊論而按之事實適與相反亦可謂昧於所愛者矣至强勒鬭毆各節卑局煤夫重價訂僱皆有擔保凡礦上礦下所用之夫頭役工食最優各夫願領餼値爲常工者名正掘班每耦先給制錢自二十千至三十千不等每名火食另加制錢百文

挖出之煤又按每斛給制錢四十五文每日輪班替換不領傭價按日記工者名公令班日給制錢二百文亦按斛給制錢四十五文其擡筐滑車各役均逐日給工食制錢一百四十文有田虎者領價做工一去不來夫頭二人前往跡查一被土窰拉去一被多人用洋槍趕走反將田虎硬作微傷砌詞誣揑卑職與江令晤譚該令亦頗知其情僞蓋因官窰傭值重而程課寬民夫多樂就者土窰夫工日形不足故借田虎一事以相傾陷其實卑局夫工欠錢欠工時時有之並未追究該令稟稱官窰用人本少土窰用人較多違心之譚本非事實又稱强拉民人下窰工作動輙尋毆實則土窰情形如此官窰適相反也卑局

前以小機器房烘燒嗣又滑車棚被焚一傷工匠二人一燒房
屋三十餘間外人皆謂忌嫉者暗中播弄不得不移請備案借
本官以作彈壓卽李蒼等被小窰勾去移請究追亦不過欲警
將來仍是求彼彈壓之意卑職初到嶧境察訪時有崔姓土窰
一處所用夫工上上下僅二百餘人次年夏季停工至冬日崔姓
復開一窰梁姓王姓相繼連開二處其用不過千人逐日相爭
鬩鬭毆縣控不已累累上控直至八年春始行完結其事可查
可訪該縣所謂目前情形既已如此深恐日復一日仇怨日深
不能相安以土窰之事移而加之官窰何其愛土窰之甚而嫉
官窰之深也至煤觔銷路亟應遵照憲批辦理惟查卑局自八

年二月見煤以來因局中並未置有船隻車棚祇有金陵製造局自運一次其餘皆歸商販承運嶧境頓戶坐賈數十家以卑局煤好爭先購買卑局恐其釀成爭端與之立約排定日期每號値日煤歸每號共計三十家週而復始皆先日付給定錢惟恐後時該商販得煤到手擇利而趨有由運河出江售與輪船機局者有民用所需到處行銷者卑局既經售出似難限其所至此種情形江令知之素稔故作劃清界限近理亂眞之說迫卑局以必不能行不知商情交易願買願賣皆出自然似難限以法制禁令直隸開平煤窰旺出西山煤爲之減價居民蒙其利若欲劃清界限何則爲西山之煤何則爲唐山之煤一一分

別其勢不能嶧煤亦猶是也此後果能窰事無阻煤層旺出卑局自當逐漸添購船隻車輛自運自銷數年以後或可劃清界限此時實在未能種切下情伏求鈞察總之卑局徇嶧境士民之請奉前爵閣憲檄前往開辦原期有利於國有利於公而卑局與紳民商賈以及工作貧民亦共享其利開辦以來忽忽四載始見大煤用力多而需款鉅出資入股在事勤勞之人利與否尚未敢必而貧民之餬其口贍其家者其利顯然易見與江令所禀各節相反而適相合江令素以愛民爲念自當爲目下在卑局工作之貧民計爲嶧境之行商坐賈計爲紳民之附股卑局者計似不宜專事阻抑俾卑局無所措手足而取快於一

二窰戶棍徒串同牟利之人也惟卑局在嶧境辦事事事仰仗
地方官斷不敢拂逆其意致以後荆棘橫生但江令辯言亂政
卑局若不一一剖晰山東撫憲亦何從得知爲此瀝情稟陳

禁賭告示 癸未冬

出示嚴禁事照得賭博一項妨正業耗貲財敗風俗壞子弟胚胎百禍流毒無窮　國家定例於同場共賭開張賭坊造賣賭具通同徇隱之鄰佑出租包庇之房主知情不首之保甲莫不區分輕重嚴定專條汾屬大祲之後民力彫殘凡所以朘民之脂膏陷人於匪僻爲民生習俗之害者亟應分別從嚴示禁本府風聞府屬軍民人等偷惰自安往往以擲骰鬬牌爲居常游戲之具馴致山村僻壤相習成風甚或男女雜坐曉夜不輟絕不警戒併聞此間購買賭具甚便難保非地方無賴造販牌骰寶盒陰爲賭徒之接濟更有頑民地痞賄通兵役欺瞞不察之

地方官窩場聚賭累月經旬專以勾誘子弟抽頭得利爲生涯或擺攤明場在於集會戲場城市繁華之地公然白晝聚賭毫不顧忌入其局者比匪類曠日廢時富者一擲數千貧者終歲勤動或不足供一夕盧雉之歡其甚者迷惘沈淪江河日下因而傾家蕩產引盜勾姦無所底止又有一種掛籤匪徒廣布黨援麕集歧路專待過往行人慫恿猜掛以決輸贏不知一呑其餌有負無勝衣物行囊盡被搜括若輩氣焰洶湧受害者低頭喪氣不敢爭較名爲賭輸實與攔路刼掠無異似此種種不法爲害地方殊堪痛恨除飭各州縣一體嚴拏究辦外合亟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府屬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務須遵

諭力杜前愆但能改過自新所有往日咎譴並不苛求追問倘敢視爲泛常告戒始終怙惡不悛仍前聚賭其或房主鄰佑保甲人等徇隱包庇則是愍不畏法自外生成一經訪查發覺定即照例分別從重治罪刑章具在有犯即懲決不能爲奸民一再曲法寬貸也爾軍民人等其各一體凜遵毋違特示

禁止賭博小告示

汾郡弊習莫如賭博老少男女胥染惡俗自今伊始痛與洗濯嚴拏賭棍掃除博局一家一室一鄉一曲互相告誡嚴行約束舍舊圖新勿再怙惡如其不悛請試桎梏

禁止强派戲貲小告示

鄉村演戲耗費錢文豈容苛派累此窮民果有贏餘社學可興節此冗費公請先生嗟爾汾境灾祲頻仍困苦之狀耳不忍聞若有强派法在必懲社首人等其各懍遵

禁止秧歌小告示

村市秧歌最爲惡習波蕩人心廉恥滅絕士農工商廢時失業家人觀感自貽伊戚技業多端皆可自立習此貪淫天怒神殛特申嚴禁掃除必力若猶故犯定行枷責

稟撫藩陳文水王令不准汾河東岸築隄 甲申春

再稟者查汾河決口十年分在南侯村九年分在大徐家莊八年分在石家堡南侯村爲平遙境大徐家莊石家堡爲文水轄前經稟明在案文水境之石家堡大徐家莊南辛北辛及汾河東岸之小徐家莊均願築隄曾經屢次稟求因該邑王令不准築隄又稟請履勘以救數村性命該令不批不勘似此不顧大局漠視民瘼之邑令實爲近今所罕見卑府因遙隄關係至大現在節逾立夏及早開辦猶恐後時若再怠緩因循必至措手不及如竟蹈八九兩年之覆轍非特該邑石家堡各村均遭淹沒汾郡東西屬仍受水災卑府等所辦之工程全歸無用卑府

實不敢當此重咎時促情迫用敢干冒直陳伏求原鑒並祈鈞裁核奪

通稟 甲申春

敬稟者本月十七日曾將開工後情形及懇飭文水王令准民間築隄等情稟明憲鑒在案發稟後卑府等以立夏將屆民間插種秋苗刻不容緩督飭在工員弁紳社監工人等實力趲催招徠遠近民夫衆力協助平遙左右各村介休孝義汾陽受災之村濱汾之村素嫻工作之村陸續到齊直隸山東民夫亦成羣結隊而至村莊幾至二百餘人數頗難核算竭五日之力至二十二日早自南侯村新河口起至豐依村止共挑河身一千七百五十六丈兩岸出土均在五丈以外河身寬八丈十丈不等深二三尺至七尺五尺不等裁灣取直之處凡七共土五萬

2 273

八千一百五十方有奇一律告蒇當即分派員弁督同紳社分段丈量驗收尺寸相符遂於申刻掘堰放水未及三尺水勢奔騰而下歸入新挑之舊渠渠口立刻刷深河身立刻刷寬決口處不過存水尺餘流亦不迅時將天暝當即派人守候及至次早驗視決口水已斷流下游爲水四圍之村如銀固阜岳封等村立刻同時涸復遠近之民到工觀看者歡聲雷動卑府等預備堵口合龍之木料竟無須用實爲始願所不及現在已集之夫用其大半派築遙隄小半幫挑沙河數日以來平介孝汾被淹之六七十村涸復之地大約三十分中已涸復二十九分惟平介交界之禮城中街等村地勢最窪渟而不流尚有積水一

二尺總計不過四五十頃之譜計四月望後亦可一律涸復惟遙隄關係至要平邑已勒限告成而文水尚無成議實切隱憂惟有仰求憲臺飭下文水王令毋再固執及早興工曷勝禱祝所有汾河業歸故道決口業已斷流情形合肅馳稟以慰憲廑

2 273

稟撫臺 甲申夏

敬稟者竊卑府等承辦文峪河工曾將開挖上下游並疏消積水情形縷晰稟陳憲鑒在案查文峪全河利害總以下游西河堡尾閭能否暢消爲關鍵下游能暢出則文湖之水自可漸漸涸復宣才堡以上雷家堡之水羅城堡之水均可次第傳注由文湖以入文峪正河伏秋暴漲之水亦不虞其壅閼不流滋爲民害若下游西河堡不能暢消是汾陽境之水道有來路無去路舊水未盡新漲復增幾何不成澤國向之潰隄防淹田廬猶是天災之流行今之濬河槽開生地反覺人謀之未善似不可不深思而變計也伏查文湖以下積水自去冬開挖退水溝以

來靳家窪等處漸次涸復迤上乾河村至文湖一帶適逢冬令水縮泉源凍咽議者遂謂文湖涸出分數由退水溝暢消使然誠如斯言何以今春驚蟄以後水勢上泛仍然渟而不流而疏消積水工程仍從西河堡節節上湧步步爲難與上文絕不相蒙蓋文湖地勢頗窪土人稱爲釜底而西河堡地勢微高不開深則出水不暢開深則文峪正河頂託倒灌可慮水性就下由百金堡一跌而入大水窪再從宣才堡一落而入文湖旁溢散漫於窪下之地其勢固入易而出難憲臺面諭舊河支河並行不悖業已洞見癥結爲今日計似宜以全力注重下游多招民夫廣開渠道先將文湖的確消有分數以次再洩宣才堡以上

雷家堡羅城渠之水如果暢行無阻然後開挖正槽寬以十丈爲度出土以兩岸各去十丈爲度深以行水不滯爲度下游西河堡至霍家堡入汾之處實爲下游之下游亦宜一律趕辦再候夏秋山漲暴發察看能否容納宣洩然後再開文湖以上盡汾陽之境層遞以及文水之三河頭去磁窰河之淤塞防宋家莊之潰決皆須次第興工庶全河血脈貫串流行坎止各得其宜賈讓所謂中策者也此時百金堡以上除攔水堰工外似宜暫停宣才堡以上似宜緩辦一則地勢使然一則財力有限卑府前者面稟機宜蒙憲諭上游緩辦下游趕辦下游河身宜寬等因遵即函致張守鵬徐令炑遵照辦理茲蒙垂詢合將全河

形勢後日流弊及施工先後緩急之序臚陳清聽伏候訓示遵行

稟撫臺 甲申夏

再稟者竊卑府此次回汾由西道行走經過陽曲太原徐溝交城文水諸縣竊見行水渠道或高數尺或高丈餘皆用土石堆積兩旁甃以亂石傅以泥土如矮牆然藉以束水雍正年間怡賢親王興水利於畿南築疊道以承泉水高或尋丈長至數里與此制度大略相同大約近山之地雨過漲發非有渠道不能利傳注而渠道卑矮又恐水入窪地能入而不能出而下游灌溉之利亦不能徧沾普及此渠道之所以必須高出平地也太原縣屬之晉祠及文水一帶渠道尤多水利尤溥文峪來源甚旺舊河行高地與堆土累石如築牆盛水者又不相同實爲汾

陽百世之利一旦改就窪下終年浸灌莖根瘠歎之苦至不忍聞瀦城一村地畝多半爲水淹祗存沮洳之地六頃可以耕稼又以開新河之故插標估去不少曷勝浩歎卑府過文水境開柵村地方縣民正攔河築堰擡高水勢由渠分灌以故下游斷流天生文峪爲利於文水爲患於汾州由一則據其源一則承其委夫亦何憾獨奈何汾陽境之文峪河初猶利害相參今則有害無利謂非人謀之不臧不得也仰蒙逾格垂青用敢獻其芻論倘祈訓言指示

再晉祠文水之間疊道在孔道之上往來行旅橫穿而過兩頭有石閘槽旁有涵洞特官場中人心粗氣浮平時既不學及身

歷其境又不虛心審視王令煒任文水有年此路計往來多次見如不見可怪也

稟撫臺 甲申夏

敬稟者竊卑府於五月十三日接奉憲札以文峪河工一律告竣委員會同驗收一面通籌全局俾兩縣之民各息爭競永慶安瀾各等因奉此旋劉守方令吳令於二十二日陸續到汾卑府於二十三四等日會同劉守等由汾邑之西河堡起至介休之霍家堡止丈量顧勘凡河槽之深淺寬狹河隄之高低厚薄俱經劉守等驗收足數卑府出具保固甘結與劉守等稟送憲臺在案伏查文峪一河自文水峪口村發源至介休霍家堡入汾綿長一百數十里貫串於文汾孝邑之境一遇伏秋盛漲奔騰橫溢淹沒田廬爲害已歷數年經此次分投督辦發帑興修

自當順軌安流永除水害惟新河地勢自百金堡以下驟然跌落中段馬寨一帶地勢漸下下游中家堡等處尤形低窪再下至西河堡歸入舊河之處地勢稍形高仰必待新河水勢擡高方能暢流伏讀憲札文境張家莊以南爲歷來衝決之處即新河最要之工現在河身是否挑挖深通護隄是否修築堅固汾境新河設遇水漲之時能否容受抑或於百金堡以下開通舊河使之分流以殺水勢俾於沿河各村同沾水利以免爭端抑或限於地勢必須專歸新河方無後患下游義安村以南疏濬之後能否永除水患等語仰見憲臺視遠惟明虛懷若谷殷殷垂詢不棄蒭蕘欽佩之忱莫可言喻竊以水勢漲落本無一定

河形通塞亦因之而變遷卑府自歷年辦理河工愈知河務之難斷不敢執一人之見因一時之勢觀一處之形得一自足膠固不化以致貽禍民生目下新河水勢尚稱順軌然有不可不慮者三舊河地形由漸而下故水性安行無凝滯之虞亦無驟跌之險新河自百金堡西南跌落窪地水勢奔騰其力數倍護隄雖固恐易生險此百金堡蕢村等處衝嚙之不可不慮者也既已跌落窪地水性就下既下者斷難復上前遇高仰水行無力波流既緩泥沙易積此停淤之不可不慮者也河槽本淺加之淤泥容水之地益少隄防縱然加高譬之築牆盛水此潰決之不可不慮者也卑府不敢謂新河之必不出險亦不敢謂新

河之必致出險總當俟秋汛已過水勢之大小何如緩急何如視其有無衝嚙有無停淤有無潰決而新河之能否順軌方可漸見端倪果能順軌實汾民莫大之幸如有未順則開通舊河分殺水勢俾舊河各村不失水利自是不易之理惟地勢既東高西下新河既有驟跌之勢倘無法節宣水勢而欲二水並行則舊河之由漸而低者必不能挽之使通終必淤塞欲求盡善須於百金堰上新河尙未跌落之處堅築石閘分立數門水小之時閉閘蓄水使其專行舊河以便各村澆灌之用水大之時舊河既不能容然後酌量啟閘放水以入新河扼要之道似須將鄧槽頭以下舊河一律開深以便暢行庶幾新舊二河相濟

相成並行不悖惟文境張家莊以上卑府雖曾履勘一次爾時以風土未悉未能詳細其情形倘難遙度且歷年決水西流受災者盡在汾陽文水則有澆灌之益無淹沒之患是汾陽或獨受其全害而文水則獨據其全利假使水歸舊河其行雖順不能如百金堡跌下之速汾陽固得其大利而文水或不無微害兩邑之民累歲紛爭驟難和協辦理之艱職是之故其如何設法補救以期盡善無弊處卑府以事連隔境尤不敢妄為定斷即建閘一事在別處尚易為力而汾境獨難必其成因此處工人向未築閘故能此者鮮去年卑府在文峪下游工上曾有建閘之議召問石工數人俱懵如夢囈一無把握因此罷議倘果

議興辦尚當求諸鄰省冀有能者此時實未敢據為定議也至規復文湖一節查豬城村一帶地勢本極低窪下流至西河堡已未能十分暢快若任其流入文湖則地勢愈低愈難暢消文湖之不能規復已無疑義且更有無庸規復者文湖一域素係積水之區汾陽西境山間無源之水以及雨水行潦積注溝渠舍文湖更復何之此又文湖無待規復自然不廢之實在情形也卑府於文峪河大勢頗亦留心詢訪此次遵照憲札籌議一切亦曾與劉守等反復商論而人各有見未能强同既不敢隨聲附和亦不敢執一自是除下游工程本係卑府承辦已出具保固甘結外所有擬議新河情形及現在未能急切定斷各緣

由合肅稟陳憲鑒伏候酌議採擇

諭 甲甲夏

稟詞閱悉大約河行高地則能潤物低地則不能此必然之理至水勢之順軌橫流則在河槽之淺深寬狹防隄之高卑堅窳非審土性相地勢察河形不可舍堅地而行險地則有傾跌之患迨地勢既平推行無力則有不能暢消之患而泛溢潰決皆在意計之中矣蓋一則河行高地然首尾皆高雖高而不覺其高但需開寬開深一則由高地行至低地驟跌成險數十里傳送之力變爲數十丈衝突之力毫釐千里其幾甚微新河之舉本就順下之性意在去水災舊河水利無暇計及該生等以分水爲請語雖近激諒因田園所係身家念切一時不及擇言而

其情甚可憐憫其言實有可採現在局憲派員前來驗收履勘自能統籌全局執中定議本府爲民請命斷無不建正言之理爾等其靜候毋躁

稟臬護院 甲甲夏

敬稟者竊卑府采月前回汾後曾將文略正河大概情形及請發銀一萬兩以便提前趕辦稟陳憲鑒在案卑府采旋於二十四日赴下游先至西河堡一帶察看新河舊河交滙之地舊河寬三丈二三尺新河口門面寬六丈底寬四丈以三丈二三尺之舊河而陡加六丈寬之新河以大益小不暢消則已如果暢消豈有不漫溢渟滯之理西河堡村有地七十頃光緒八年全淹九年淹其大半比來聞上游河道開通民間不免惕惕及聞開挖舊河水有去路頗爲踴躍惟查西河堡徑由南挑直達霍家堡入汾係去年災水經由之路並無渠道且係肥腴之地房

屋墳墓所在多有訪之父老紳士同聲以爲不便及至孝義境商之卑職廣熙回汾後晤卑職阿克敦佈卑職有才彼此熟商皆以爲新河開闢生地事極難辦又拂民情不如就文峪正河挑寬較爲穩著查自汾陽縣西河堡以下爲孝義境至介休之霍家堡河形曲折共長六千一百十一丈有零爲里三十三里零九分有零入汾河口門河面寬七丈餘長不過數十武爲文峪河最寬之處迤南漸窄有四五丈者有三四丈者最窄之處不過三丈節節不同淺深自六尺至一丈不等今擬自西河堡起至霍家堡止一律開成工部尺八丈寬淺深以及水爲度大約出土十三萬四千五百八十方有零尚須切尖嘴挑淤埂裁

灣取直總共約出土十五萬方每方工價查照上游章程給發
茲先開具河口至西河堡段落簡明清摺呈覽其地價一項若
開新河必須給價今就舊河身開挖似可從簡容卑府等酌量
辦理總查此段工程在汾陽境者不過三里餘在介休境者不
過二里其餘二十八里有零均屬孝義境總局即設孝義縣治
東文峪河沿之馬莊營不設分局以節糜費已於本月初一日
開局孝義紳士張紳之檑趙紳麟趾駐局襄理一切並司支發
等項其沿河各村自西河堡起至霍家堡止共十村每村選派
社首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專管撥夫招夫監工散給土方價等
事每名日給飯食亦查照上游章程卑職阿克敦佈卑職有才

常川住局畀府呆畀職廣熙隨時往來其弁十二員兵二十四名分派各村彈壓監工至於經費以每方百二十文隄工四十文計共需錢二萬四千串其餘地價津貼局費薪水飯食雜用約錢七千串似可敷用總共需銀不及二萬之譜畀職有才叩辭後於初四日到汾已將銀一萬兩暫寄府庫遞運至孝義縣庫收存以便就近應用其餘不敷銀兩俟開工後再行稟請撥發又霍家堡門口以外橫有土埂致出水不暢似宜切去舊有跨河木橋今河既開寬似須津貼民間隨河加長此二宗容俟日後估定另稟辦理

通稟 甲申夏

敬稟者卑府等於初六日曾將籌辦河工一切情形稟陳憲鑒在案卑府采旋於初八日抵馬莊營會同卑職阿克敦佈卑職有才並督同卑職廣熙傳齊各村社首議定簡明條規切實辦法於初九日卽在馬莊營啟土開工至初十日自西河堡至霍家堡共十二村一律開工或數十人或一二百人雖值農忙民情均甚踴躍承招者源源而來但得每村有二三百人做工屈指四十日可望竣事惟該處從未辦過河工除鐵銑外繩筐器具同時置備一時未能齊全尚須停待日來又趕置挖河器具以期功程迅速至全河形勢正值天旱水涸涓涓微流時露河

底其北高南下與上游舊文峪河相彷彿北路西河堡辛莊鹽鍋頭等村河岸高六七尺不等南路盧家莊以下至霍家堡河岸較高有至尋丈者汾河水旺偶有微漾之時並無出槽之患北路各村出土以五丈爲率作爲長堰直接上游新河口門藉以障水出槽南路盧家莊以下岸高無虞漫溢且一麥遍地佔壓蹂踐實爲可惜有堆成堰者有擇地勻散於兩岸者過有屋角園地通融讓避以從民便其河邊挖去之地及築堰佔壓之地已宣布憲恩酌量津貼並援照上游之例懇請奏免糧賦至隄價一項南路北路辦理既非一律亦擬酌量變通以期撙節所有下游開工日期及卑府等現辦情形合行縷晰稟陳

稟撫憲 五月二十四日

敬稟者竊卑府等於本月十五日曾將開工後情形稟陳憲鑒在案查下游工程事關三縣長三十四里總局馬莊營雖居適中之地而左顧右盼道段太長仍恐工程有草率遲緩之虞復經彼此會商卑職阿克敦布移寓南路之東盤糧卑職有才移寓北路之辛莊就近監工十六日方山堡巡檢姚德峻抵工即派其往五樓莊兼顧介休霍家堡一帶均不設局以符原議而免糜費即馬莊營總局委員紳士不過十人局費亦甚省嗇卑職廣熙往來查察遇有村首偷惰退縮民夫作工不合法者隨時警戒策勵卑府采時至總局並親歷各村賞罰兼施核計自

開工以來如馬莊營東盤糧等村民夫逐日增加至三百餘人少者亦百餘人總計此時通工有二千數百人之譜村首之明事理者咸知大憲發欵興工開辦下游爲地方除患靡不踴躍爭先永日植立河干民夫黎明上工中午稍息定更後乘月出夜涼仍工作不輟鄰村之願幫工者亦一呼百應日有增加統核全河工程開辦以來未及半月已有十分之四現在節交夏至農民割麥大忙在邇且恐大雨時行不得不加緊趕作如能於麥收前工程得有十分之七八則所賸二三分工程麥收以後十餘日可了閏五月內可以告竣庶幾仰慰憲懷卽上游大雨時行山漲暴至亦不虞其壅閼不行致滋漫溢又爲地方之

害惟西河堡新河口門地勢微高水不能暢出爲虞耳至隄價一項下游河身較高河面較寬隄身不必夯硪且南路尙有不築隄之處此項每方四十文竟可節省惟河身彎曲每逢旋折之處土方皆在一面隄身斷續不能禦出槽之水必須搭橋跨河運至對岸又必須將土方搭勻略爲培築庶免雨淋坍塌通工隄費應須若干尙難估計大約總可省十分之六七又挖河所估地畝及隄身佔壓地畝已飭各村册報總局應俟報明後再行稟請辦理總以省費而不拂民情爲主所有近日辦理情形除稟清源局本道外合行縷晰稟陳

再稟者汾陽縣境西河堡接辛莊村之處河身最爲彎曲直射

西河堡村年來水勢東趨愈刷愈深不但如弓背幾成荷包之形該村漸逼漸近民心岌岌咸以逢彎取直爲請前經繪圖加說陳明憲鑒在案查該處所挖生地計六十餘丈係侯姓李姓之產初時聞將改道之信微有嘖言及卑府采親至其地召集紳耆士庶切實詢訪詳加開導侯姓李姓亦翻然感悟情願棄地爲河卑府已許其事後津貼必不令一人向隅併將侯姓名三覲者李姓名樹芳者派爲社紳以慰其意該紳等感激圖報督工均甚踴躍堪以上抒憲廑合肅稟陳

通稟甲申夏

敬稟者竊卑府等承辦河工曾於五月廿四日將趕辦工程已得十分之四並各種情形稟陳憲鑒在案卑府等隨查得自西河堡起至霍家堡止共十四村莊有工段綿長者有丁壯較少者均勸派鄰村分段協助如辛莊一村有東大王村西大王村北小堡村南小堡村幫工鹽鍋頭一村有劉家堡青義村仁智村蘇家營幫工又有三村合辦者四村合辦者無非取民之便備趁得貧民所樂從一涉操切便拂民心其幾至微卑府等所以隨時體察未敢鹵莽從事也統計全河工程南路河身較寬取土較少如霍家堡東盤糧等村業已工竣北路各村亦有得

牛之道通計全河五百八十一工未開銑者祇二百六十工通核工程實得十分中之六分惟麥收已屆急待開鐮社首村民等紛紛籲請卑府等彼此熟商均以麥收係民間至要之事萬不能緩准其輪流收割從初一日起以十日爲限十一日後仍一律開工并勒令二十五日竣事有此體恤料工作民夫具有天良收麥以後更必踴躍從事除非大雨時行山漲暴至五月內定可完工此近日文峪河下游工程之足慰憲廑者也再奉憲批隄工變通節省固屬切實辦法仍當力求堅固敎諭孟兆桐准其派令入局差委所派官紳共有幾人仰即稟覆繳等因奉此查下游文峪河身北路西河堡一帶原寬祇三丈數尺今

加寬至八丈容水之區加至一半有餘兩岸復有堤堰攔束均高至尋丈偶有泛濫亦堪抵禦至盧家莊以下至霍家堡河岸較高河身較深有至丈餘者向來並無漫溢之患該處隄堰實不喫重故有偶不築隄之處卑府等不給隄費係屬因地制宜初非專主撙節也至入局派委官紳除張紳子樞趙紳麟趾教諭孟兆桐派往總局方山堡巡檢姚德峻派往五樓莊歷經稟明外柳林鎮巡檢徐玉照於五月廿五日來汾派往鹽鍋頭一帶監工其河工外委岳峯麟及河兵一名尙未抵汾一俟到後卽派往工次至各村社首十四處計四十人開列清單呈電其幫工各村社首爲日較促且時有增損容工竣再行開單報明

2 273

合肅縷稾

示開河撥夫甲申夏

出示曉諭事照得文峪一河久爲太汾居民切膚之害泛溢文汾平孝四縣數十村痛深創巨前蒙巡撫部院張詳悉河患受病情形建議於文水境內起開挑支河經由汾陽縣西河堡仍入文峪正河以殺其勢近因上游支河一律寬深將次工竣西河堡而下河身仍舊窄狹轉瞬伏秋暴漲斷難容納被害者獨在西河堡以下及孝義縣境內沿河各村昨奉護理巡撫部院奎札委本府於西河堡接續開挑正河由孝義縣霍家堡直達於汾爲一勞永逸之計除分別移行外合先示知爲此示仰西河堡以下沿河一帶居民人等知悉此次各上憲不惜巨款以

除水害爲爾民慮者至深且切凡應需動撥夫役必照章給予工資除河工應用畚臿繩扛各具應由各村自備外本府及印委各員暨在事之紳士官役人等均不用各村分毫供應爾民人等各宜仰體此意歡喜助成應撥夫役務須踴躍趨赴準於伏汛前一律工竣下以免爾民昏墊之患上以紓各憲己溺之憂此係爲爾民人驅除積年河患起見事在必行凡有不肖頑民另生異議浮言搖惑或各社首陽奉陰違不肯實力將事察出定行分別嚴究決不稍貸爾民人等其各凜遵毋違切切

工程將竣請撥善後存款稟 甲申夏

敬稟者竊惟下游文峪河工自閏月二十以後人夫漸衆工作漸速蘆家莊長黃村等處陸續告竣幫工之張家莊李家莊靑義仁智等村亦不日完工總計全河五百八十餘工一律開銑惟西河堡逢灣取直之處尙存三數工總計工程已得十分中之九分六月初十竣事之限本可踐約惟是前月以來天氣陰晴不定河水時有漲發新開未畢之工深二三四五六七尺不等初次漲漫掛淤猶少水退後曬晾一二日卽可挑挖迨連次漲發浸灌滋潤表裏俱透掛淤漸厚雖經水落一時不能乾燥拖泥帶水加以新淤之土重疊堆積土夫往往畏縮不前雖經

多方率勵不免事倍功半本月初五以後陰雨連綿水勢忽漲忽落至今未霽但願放晴數日俾得早竟此一簣之功實爲萬幸至於經費原估銀不及二萬之譜隨後多方撙節如土方隄費及局用等類大約須銀一萬三千餘兩即可竣事除領過銀一萬兩尚短銀三千餘兩之譜日來需用甚急查臬府署中庫儲買穀銀兩除汾陽未經繳回外其餘平介臨甯各屬均已繳回尚存九千餘之數文峪河工經費前蒙憲臺奏明動用善後款項已奉
俞旨當此河工需款之際可否就近動用以濟急需如蒙憲允以三千五百爲率如滿此數即當稟明所有入伏後河工情形

及求撥善後款項合肅繕稟

稟夏汛水勢情形 甲申夏

稟者文峪河發水向在七八月之交今年夏汛極大自閏月初至月初大雨時行連綿不止然猶時長時消初四以後水勢漸盛初十以後拍岸盈隄十五十六等日又復加增上游西河堡辛莊一帶水已上岸幸有隄防得以保固溯查光緒五年以後年年水災水勢以八年爲最大今年水勢直與八年相去無幾總計下游文峪河進水之口一爲文峪舊河此即磁窰瓦窰之水一爲文峪新河西河堡口門先本築有兩堰屢經稟明在案初十以後汾陽境文湖上下一片汪洋徐令扶堰放水此爲上游文峪新河之水一爲董家莊決口之水一爲西河堡村西

小橋下之水凡二股一上游文峪溢出之水一平遙汾河溢出之水此五口均在西河堡入文峪河下游盧家橋以下凡五口皆汾河出槽之水由東而來歸入文峪河總計入水有十口之多查孝義文峪河上游向寬三四丈下游向寬四五丈今則一律開寬至八丈兩旁且有隄堰即使出槽亦能攔束總計容水之地加至兩倍以致水勢如此之大而猶能容納文峪河沿各村南北辛莊南北小堡鹽鍋頭馬莊營一帶年年被淹今年水勢滔天上游汾陽境東北平遙境東南介休境及孝義各村之界連平介者均一片汪洋獨此緊靠文峪河數村轉得平安無事居民感激憲恩謂非發餉委員尅期蕆事斷不能奏茲速效

皐府等但願此後水不再長俾得竟此全功實爲至幸

再稟者孝義縣境迤東各村界連平遙介休均受汾水之害其上游決口之處聞在平遙縣香樂村之上沙堡地方初本引水灌田閱年既久漸成渠道後因汾河槽身擡高水從渠道灌入平遙孝義均受其害居民築三堰以禦之猶且年年破堰而入皐府昨在文峪河工次稔知水行五六十里受害村莊實不爲少以今年夏雨深透實穎實栗之秋稼轉瞬卽可登場而盡付東流實堪浩歎皐府愚意如能於沙堡地方築一堅大之堰保全似不在少昨遣明於水學之人前往相度因一片汪洋道阻而回此後水勢稍退仍當遣人履勘得有的確情形再行稟明

再稟者本月初十日晚間大雨時行山漲暴至汾陽縣境之新文峪河水勢頓長四五尺此後續有增加竟至平地水深數尺文湖以上羅城鎭陳家莊西馬塞東西雷家堡宣才堡文湖濱之義安村瀦城村建昌村文湖以下之申家堡北莊村史家堡乾河村董家莊西河堡均被水淹來卑府署喊寃報災者紛紛不絕瀦城一村孤懸水中履勘時舍騎易舟而進四面水圍老弱婦孺匍匐水際號呼乞命至爲慘痛查此次災水係由文水縣之宜亭決口下注由百金堡入汾境上游百金堡冀村一帶村莊雖被水淹受災尚輕水退後猶可保全惟文湖上下數十里間來路多而去路少若使夙漲未退新水復來不幾將成澤

國卑府去年之不主稿今年四月初在省時一再稟陳實有見於此初不料不幸言而中也查春間開辦上游文峪河工時卑府尙列名其間猶憶百金堡防水之堰曾責成文水興築何以疏忽若此此時惟有仰祈憲臺飭下上游河工總局速於百金堡地方築一堅堰以防秋汛續至俾汾陽數十萬生靈不至有其魚之戚地方幸甚卑府幸甚合肅瀝稟

西湖書院規條 甲申夏

一此次經本府考取住院生十名每日給發膳資冀其專心肄業也若不時回家曠誤學業殊非本府初意今與諸生約除年節放學不計外每月准回家三日不扣膳資亦須與齋長說明由齋長登記簿籍書其來去日期若爲數在三日以外按日扣給膳資毋得瞻徇情面設諸生家有事故未能來院亦一律扣給以昭劃一本府非爲節省膳資起見正欲諸生之不曠功耳

一諸生住院肄業務須圭璧束身方堪嘉尚如有羣居飲博招引匪類入院閒談或私自出院挾邪游蕩干預訟事此等惡

習本府一有聞知立卽驅逐出院毫不徇情

一鴉片爲中華大害有志之士尤宜痛心疾首力挽時艱茲特重爲申誡嚴立規條倘有不知不覺偶爾沾染者不必待本府驅逐立卽自行出院庶免恥辱

一本府自涖任以來修理書院增加膏火多方獎勵設立小課給發膳資其所以屬望諸生者至深且切若玩時愒月漠不關心名爲肄業一無進境由本府隨時甄別斟酌去留另選聰俊入院庶不致有名無實

一院內經籍由齋長編記書目隨時查檢住院諸生皆准取覽倘有不加護惜隨意毀棄者著落賠還另留靜室一間以備

在外諸生入院觀覽但不得攜帶出院致別人無從取閱

一卜子祠前學舍現居十人恰盡無餘尙餘四公祠前學舍十間倘有在外諸生志切觀摩情願自備資斧入院肄業者准其暫住但另有聽候經本府考選入院者暫住諸生仍須讓還以示區別

一舉業以取功名經濟之學以備世用兩者均不可偏廢況住院諸生皆經本府獎拔其屬望爲何如該生等務須留心實學講解漸摩底於有成斷不可以流俗之見自封自畫本府於諸生實有厚望焉

札汾陽縣 甲申夏

札汾陽縣知悉照得核減差徭擴充義學籌備義倉爲目前惠民育材備荒三要政本年四月間奉蒙前巡撫部院張於該前署縣徐令稟請設立牛痘局稟內詳悉批示業經由府轉飭遵照在案現閱該縣送到六月分淸徭局月報實在項下存錢多至四千餘吊存款既裕自應遵照憲批提出錢一千吊發當生息以後仍每年積存錢一千吊陸續發當數年之後漸積漸裕設有要差卽可有備無虞此次前撫憲批定之差徭新章斷不能不遵照辦理亦應趕緊照刋成册通詳備案俾資遵守士人學識全資博覽汾郡向少藏書之家聞二三十年前郡城尙有

書局兩三處大寖以前漸次閉歇今則雖欲買而無從購覽庠序中眼前應用史傳竟有終身不謀一面者該士子等資質不皆無可造就而孤陋寡聞竟爲無書所限實非作育人材之道爲民上者坐視士習文風江湖日下亦抱愧焉如不終日之戚郡城義學前經本府詳定城關共立四處歲於清徭局提錢六百吊作爲經費現蒙批令每年多提錢四百吊於城關之外開拓四鄉義學開拓之舉必需擇地擇人係明歲事本年多提之四百吊卽可廣購各種書籍儲之書院俾資講習以後亦每年提錢一千吊連存備大差發當存款所得息錢均作爲義學開銷此外各村莊民間自立義學亦亟遵照前撫憲接准前學憲

王章程多方董勸推廣舉行現在惟孝義縣東盤根村有議立
義學之事該縣何不仿而行之大抵多設愈於少設少設愈於
不設現在秋禾暢茂豐稔可期義倉穀石今秋決計採買以後
每年即以一千吊建倉購穀與常平社倉分頭另辦不得稍涉
混淆致滋影射訓士恤民地方官分內之事該令循聲素著必
能勸奮展布措施有方該縣糧額所定每年共攤差錢九千五
百二十餘吊以上三款共需錢三千吊下剩之六千五百二十
吊儘數作爲該縣全年差徭定數不准再有逾越局中支款應
裁即裁應減即減遵照前撫憲核減差徭之數初辦不無稍費
周折該縣當極力撙節勉任其難不可如庸俗所爲瞻顧躊躇

置士風民瘼於度外也札到該縣即便遵照速提錢一千吊發給當商按月一分行息飭由該商按季徑解本府衙門備用取具該商領狀造具商民細册承領日月詳報查考限十日內辦竣一面另提錢四百吊具批解府本府立即派人購買各種書籍其錢限三日內解到差徭新章趕即刊刻成册分別詳送備案限一月內送到倘一月不克蕆事限四十日送到義倉之派紳採買修倉存儲經手曬亮暨各村莊義學規條一切因地制宜經久之方均由該縣悉心酌核擬議詳府以憑轉請批示飭遵亦限一月內詳到義倉轉瞬即須開買尤應趕前詳辦以期無誤六年定章之始原議每年存錢一千吊何以時歷三年僅

餘錢一千二百吊併即查明緣由隨案申覆此時距奉批之日三月有餘已屬違誤該縣勿得再事稽延致煩催促是爲至要切切

飭考童帶回禁煙禁戲諭 甲申秋

諭闔屬童生等知悉照得鴉片一物貽害閭閻至深且毒爲當今第一大弊而汾郡惡習尤以鄉村演戲苛派病民爲最甚本府於此二事目擊心傷業已刋刷告示廣行曉諭仍恐未能徧及若使差役下鄉張貼告示恐需用使費轉不免有貽累村民之處今本府思得簡法爾等進場之便酌量須給帶回張貼擬分爲兩次此次正場須發汾平介孝四屬下次賦性理論再須發臨石永寗四屬爾童生等務各將本身住址開條呈覽若一村而有數人應試者止給其一以免重複村莊大者亦即註明此係勸諭愚民之文頗與尋常告示不同爾諸童生試畢帶回

貼於社廟牆壁深穩衆目共見之地而又不爲風露所侵庶可久常寓目有所警戒方爲合宜本府爲告誡鄉村體恤爾士民起見思得此法諒爾童生等必不吝此一舉手之勞也切切特諭

札介休拿賭 甲申秋

札飭密拿懲辦事照得賭博爲害地方至深且大牧民之良無不盡心懲治風聞該縣地方賭風甚熾溫家港大賭局皂班王國盛楊世佑溫輝堂所開董家港大賭局皂班侯明即成成營兵董二狗所開甚至該縣大門口設立賭局四處外有寶局兩場賭局門上書有馬塘二字一局門書兵驛所三字此二院常年開賭哄誘子弟以致傾家蕩產者不一而足開局獲利至數千貫殊駭聽聞現在省憲禁賭甚嚴本府亦到處嚴拿該縣地當孔道尤應實力嚴禁札到仰該縣嚴密查拿盡法懲治毋任漏網一面仍具報本府查考切切此札

稟文峪河工竣甲申秋

敬稟者竊卑府等曾於六月二十二日將下游文峪河工將竣委員弁兵先撤一半稟陳憲鑒在案嗣後水勢雖未能消落而天氣尙晴堪以工作西河堡逢灣取直之處趲夫趕辦新河告成二十九日抉堰放水甚爲順利蓋原河灣曲行水不暢此則徑直如絃一湧而下下游登時擡高四五寸足見水行迅疾於上游各口暢消積水大有補益堪慰憲廑其舊河口門於次日排樁裹葦塡土遏流當卽合龍其全河隄堰卑則高之薄則厚之自西河堡新河口門起至盧家橋兩岸共長五十里一律告竣另繕清摺呈覽敬求派員驗收卑職有才暨六弁十二兵發

2 273

稟後隨即陸續旋省銷差其薪水口分均發至七月底止至西河堡辛莊等處間有因水漲不消未能挖到原估之數及土埂未能去盡漸至淤塞者察看水勢先前多是黃水挾泥易淤立秋以後漸成清流滔滔衝刷當可滌蕩無餘俟水落後容卑府采察看情形如有需補挖之處再行稟明辦理所有全功已竣稟請派員驗收及委員弁兵全行回省情形合肅馳稟

再稟者下游文峪河開寬其跨河木橋必需津貼民間添料接長以資利涉曾經稟明憲鑒在案查全河跨河之橋凡七一西河堡一辛莊一鹽鍋頭一馬莊營一盧家莊一橋頭村一五樓莊除橋頭五樓兩橋無庸津貼外其餘五橋大約需錢四百千

之譜又入文峪河之孝河津渡之處初本有橋毀廢已數十年該處爲汾郡孔道出其途者往來不絕其河形窄而深褰裳濡軌最爲行旅所苦每逢水發之際必有溺斃人口牲畜之事亦擬添建一橋大約需錢三百千文又霍家堡文峪河入汾河之處外有漫沙一片初以爲阻閼河流致不能暢出擬將沙嘴切成川字溝以助尾閭暢消之勢及屢次水發河身擡高河流迅疾如箭該處並無阻礙切去沙灘工程此時竟可作爲罷論合肅縷稟

稟撫局憲 甲申秋

敬稟者此次開辦河工先本致力於河槽及屢次奉憲諭隄身須求鞏固卑府等始加意講求閏月內初次大雨時行水猶行槽中迨六月初迭次大雨夙漲未消新漲復增水面出岸有至二尺及三尺者幸隄身堅實險要處遍栽柳株足可抵禦保全村莊不下十餘處居民見隄外水勢滔滔高於內地而附隄秋稼葱鬱如雲毫無妨害有謀泐碑刊文及製備傘匾等事經卑府等查知戒諭禁止惟碑文關係事實准其泐石河干藉資後來考鏡卑府宋於水學粗有所解然此次隄工若非上稟憲謨下藉衆力水已至而隄未成幾有措手不及之勢彼師心自用

詎有不敗者哉

稟兩廣制臺張 甲申秋

敬再稟者竊卑府於五月下澣曾將回汾後辦理河工情形稟陳崇鑒查此次文峪下游河工開辦之初天旱水涸甚爲得手本可勒限告竣無如閏五月初起大雨時行河流忽長忽落施工極難經卑府等親身督率勸戒兼施其濱河各村人夫不足則責成鄰近村莊幫夫助工并令紳弁四出招募直隸山東河南之夫在南路割麥畢後源源而來人夫漸多工作漸速於六月二十日河槽一律告竣河面均寬八丈河底有寬四丈有寬五丈挖深自六七尺至八九尺不等兩旁隄堰自西河堡起至盧家莊之盧家橋兩岸長五十餘里高自一丈餘至六七尺不

等面寬二丈餘至六尺不等連延相屬一律完固險要處多栽柳株以護隄根其盧家橋以下河岸較高向無水患兼之西南近山根地勢漸昂不虞漫溢東北則汾河之水年年溢入文峪居民不願有隄反致阻遏水道故有不築隄之處其西河堡地方向有一灣形如半環而加橢長行水不暢因爲改道取直水流甚迅其跨河之橋均爲拆修接長幷有添建者均於六月杪一律完工通計經費約一萬三千金卽可敷用查往年水發均在秋間今年自閏五月起雨水應時六月以後大雨連綿山漲暴發汾河決口平介孝各村均有淹沒上游文峪河自文水宜亭決口由百金堡決入新河濱河一帶村莊均遭水患汾境東

四屬均受汾文之害惟孝義境文峪河濱十數村因水有所歸轉得平安無事居民感激憲恩謂非主持定議發餉委員刻期蕆事斷不能奏茲速效現在汾陽境文峪河張守徐丞等報伏汛大漲衝入新槽化險爲夷河道現已衝成新河已慶安瀾與地方報災情形不同署撫憲派委劉守鼎新方令家駒履勘果否成災尚未到汾也知關憲廑合肅稟明

稟藩臬憲 甲申冬

敬稟者竊卑府於九月二十日接奉憲批以孝義縣孔令廣熙遵批稟覆生員王培祚家被刼情形及民人陳世鑑捕獲竊賊被賊掙脫帶跌烙傷各緣由種種荒謬不實恐有改强爲竊諱盜重情飭將王培祚所控各情是否屬實陳世鑑是否實係被竊抑係行强一併澈底詳查明確據實稟覆以憑核辦等因蒙此卑府因有奉委查辦介休縣甘軍過境之案擬定是日起程即於詣介之便遵照批指各節逐一留心察訪王培祚家被刼情形與原呈所控大致相符陳世鑑即陳筮鑑家實係竊賊臨時行强拒傷事主人言嘖嘖衆口同聲二十五日介休縣查辦

事竣起身回郡順路馳詣馬莊營傳詢事主陳箆鑑院鄰陳景重社首陳箆鎰等訊悉本年九月二十二日夜三更後賊用軟梯扒進陳箆鑑家院內撬門入室行竊衣服銅器門簾等項陳箆鑑驚覺倉惶出院追奪一賊用刀背嚇斫其左胎膊未經成傷一賊用手槍向其左胎膊燃轟致鉛子深陷肉裏陳箆鑑負痛鬆手惟時月色光明院鄰陳景重聞聲急從窗隙窺視見有賊匪三人已將陳箆鑑拒傷畏懼不敢出捕急於房內鳴鑼該賊等乘空攜贓逃逸比社首陳箆鎰聞聲往看賊已遠颺無蹤隨卽一同查點失物陳景重亦同時失去北間空房麥豆米麪等物該賊遺有軟梯一架原竊陳箆鑑鐵鍬二張均撩棄牆外

即於次日據情報縣等語飭令陳筮鑑解衣驗視槍傷已經就
痊瘢痕一片紫色猶存訊畢刻即馳詣東莊村查勘王培祚住
宅坐落村中四鄰櫛比人煙輳密並非孤懸村外該生住宅內
院正窰三孔一堂兩屋中間門頂天窗格扇已被搗壞尚未修
葺進內左右兩間窰門被賊撬壞已修葺完好撬壞箱櫃已一
律修補有修補形跡可辨據王培祚指稱八月初四日夜家僅
婦女並無男丁二更多時有賊從正窰風厦下院打壞西間窗
上玻璃因鐵窗欞阻隔不能入內纔扒高搗壞中間天窗而入
伊母驚覺鳴鑼該賊已將伊母室門撬開搗毀箱櫃門蓋肆刼
衣飾該賊等有塗面者三人一賊嗔伊母鳴鑼將其推跌倒地

致碰傷其脊背並將兩手用繩捆縛噤嚇聲喊西間進內賊數共是四人東間是該生女人住室同時亦有賊匪六人各帶刀械撬門入室徧處搜刧直至五更時始開啟大門點放號槍擕贓遠遁先是該村鄉地郭增錫夜出巡田聞得遠遠似有鑼聲跟聲尋至王培祚家南面街上見有數人駭問有何事故卽有一賊上前將該鄉地揪按倒地一賊用刀寘其脖項嚇禁出聲該鄉地蹲伏不敢少動亦於五更槍響賊散始敢起身該生偏院係佃戶居住早已驚醒因聞刀械擊斫之聲未敢出捕次日該生回家查明具呈報縣孔令家人董二一立將代書邢長壽喚入署內嚇逼將原遞報呈改强爲竊迫該生於初十日府控後

復遲至十九日該縣始行赴村查勘開呈失單伊原呈控稱甄二立逼改寫是未曾打聽淸楚等語傳訊鄉地郭增錫社首史兆奎吳金閶所稱行刦大槪情形相同勘畢卽日馳回郡城派差於二十八日勒傳代書邢長壽到府訊據供稱八月初五日王培祚自帶報刦底稿倩伊謄寫淸楚傳遞縣署王培祚隨卽回村縣差忽傳伊到署逼嚇令將王培祚原呈改强爲竊伊無奈攜回寓處照依董二吩咐改强爲竊改洋鎗爲木棒賊人數目改多爲少其餘各情日數過多一時記憶不淸初六日王培祚又帶來底稿補報失單伊將逼改呈詞緣由告明一面將二次呈稿送署驗看董二吩咐不許代謄用戳王培祚遂自己謄

清親去投遞董二以無戳記不合式不肯接收王培祚纔赴府具控等供據此當將該代書嚴行掌責飭令親具切結附卷綜計兩案內事主鄭佑鄉社人等各供事關强刼大盜及竊賊臨時行强拒傷事主情節甚重證以連日訪聞無異惟兩案內賊數各供畧有參差陳筮鑑家行竊賊數事主供稱止見兩人陳景重供稱確見三人王培祚家被刼賊數事主及郭增錫供稱十數人史兆奎等供稱八九人蓋陳景重及郭增錫等皆得之目擊陳筮鑑倉皇追奪未必即能諦視清眞史兆奎等則僅於事後得之傳聞推情度理自當以陳景重王培祚郭增錫之言爲確實可據王培祚司府原呈失單於輕重畸零之間諸多不

符該縣送到贓册又與司府失單互異惟查計贓大數不甚十分懸絕當係繕寫錯漏陳筮鑑一案初訊時以事關本縣逡巡畏縮尚有不敢盡言之隱經卑府溫語慰問始敢徑情吐露鄉民愚懦之態可爲矜憫卑府職司督緝於地方强刦大案未能迅飭僚屬設法兜拿又不能將諱飾之私先事摘發愧恧實甚茲奉批飭查明稟覆惟有將連日訪訊確情據實稟覆以仰副大人察吏安民綏靖地方之至意除仍嚴飭比捕勒緝此二案贓賊務獲究報併遵批嚴行申飭及勒提董二到府訊究外所有奉批查明各事主被盜顛末及先後諱飾各緣由相應縷晰稟候察核酌辦肅此具稟

稟撫藩憲 甲申冬

敬稟者本年六月間大雨時行汾河於平遙縣境南侯村先溢後決奪溜西趨瀰漫於平介孝汾四邑下游大溜於孝義境盧家庄橋頭分數股歸入新開之文峪河另西一股從銀固阜經三家村韓家橋上達村歸入汾陽縣之西河堡入文峪河淹村莊六七十秋禾地十數萬畝卑府於馬莊營文峪河工次曾將大畧情形稟明撫憲在案旋經平遙縣岳封銀固阜等村社首李滋年王錫忠等聯名以村被水圍紛紛籲請履勘拯救來府情辭慘戚並有立等親勘在郡守候者平遙楊令恩溥等亦稟請履勘前來卑府以府院考連接不克抽身先派明於水道之

人前往相度測量已得大畧此次委勘災區先至平遙次及介休又次及孝義汾陽費半月之力隨地督同地方印官周歷履勘悉心相度測量地勢高下審驗民志從違所有致決之由疏濬之道及籌欵之法已粗得要領謹爲憲臺縷晰陳之查汾水原出會垣西北靜樂縣管涔大山委入黃河流衍於太汾平絳各府州灌溉之利與漫決之害互相倚伏而汾郡以水得名較之諸郡國尤爲休戚相關利害相繫汾水治而郡受其福汾水失治而郡蒙其殃前人論之綦詳汾性挾泥帶沙最易淤墊加之經由之地攔河築壩以利灌溉土入河心留滯不去泥沙阻掛日積日厚以致河身擡高隨處漫溢其內地窪者因溢而決

甚則奪溜橫行光緒四年以來時有漫溢淹浸之害五年復災平遙前升令汪守正以士民之請疏濬舊河小治小效得休息者數年八年決文水之石家堡九年決文水之大徐家莊平遙介休孝義汾陽胥受其害本年六月決平遙之南侯村其地與大徐家莊南北相去不至七八里大徐家莊與石舍村相去不過里餘故八九兩年之決口門雖在文水而受災全在平介孝汾然八九兩年之決大漲平復仍歸故道平介孝汾之民雖秋稼蕩然其地勢較高者日久水涸仍能種麥明年大汛盛漲夏秋方至總在麥秋已後今歲自六月初十南侯村決後故槽自該村至三狼村十餘里間水緩泥停壅塞如平地而南侯村以

下一片汪洋寬十餘里至四五里不等斜長至五六十里不但田畝均在水中秋稼化爲烏有竟有三水圍村者四水圍村者幷有村低於水二三尺居民仗護村堰攩水苟延殘喘又苦無處取土以灰渣勉强堆累滲漏淹灌街衢皆水庭院房室水自地生無從塡遏每一水發老弱婦孺匍匐堰上覓路逃生任家堡一村堰爲水破闔村陷溺水中平遙楊令恩溥駕船拯救得以全活而迴首該村已成澤國矣平遙被水村莊三十餘報災者三十村四水圍村如南侯村銀固阜南堡蘇封岳封東王智魚寺北莊里世等村介休報災十四村四水圍村如禮市中街樂善萬戶堡宋家圪塔小圪塔等村孝義報災七村大堡裏李

家莊均被水圍其餘水已漸退汾陽報災四村現在漸就涸復
孝義汾陽雖居下游以孝境文峪河通暢無滯水有所歸故受
災稍輕平遙介休村地中窪能入而不能出故厥災甚重現在
上游決口滔滔盈科後進舊水方去新水續增設非急籌援救
明年汎至土以久浸而成蘇破堰潰堤如任家堡之續諒復不
少何堪設想況此數十村皆係平介兩邑精華土田腴美富民
鱗聚其中以故連災三年居民猶能支持然長此淹浸水中竊
恐貧者流亡富者轉徙腴壤化爲瘠壤而省庫歲蠲萬餘金之
正耗閭閻歲少收二三十萬石之糧食公私交困後患將不可
勝言爲目前計惟有挽河復故使之水行槽中仍從介休之霍

家堡會文峪河㕎可得數年之安查本年六月間汾河暴漲時平境東西兩岸均被水災西岸之災平邑二十四村直連介休孝義汾陽計共五十餘村東岸惟達蒲等六村本已西重東輕迨西岸衝刷成口水全西注西岸之災愈重東岸達蒲等六村得以漸漸涸復正在補種秋麥九月間又因沙河市南河同時漲發致達蒲等村仍爲水圍沙河者一名長素河由祁縣西韓村入平遙境經三河道備等村至蔣家堡入汾後因汾河河身擡高兼之出水之口漸漸淤塞無路可歸而上游因澆地需水掘堤引流溉澆後不爲堵塞以致貽害下游三河村以下橫流四溢由達蒲東西莊左家莊三狠村入汾市南河者一名中都

河發源於平遙城東南界連武鄉各山出城東九空橋下經南
鎭等村出蔣家堡地方滙入沙河同入於汾近年來以沙河下
截不通連成一片達蒲東西莊腰莊劉家莊左家莊三狼河同
受厥災該村等目下雖受沙河市南河之累而夏間之災則由
汾流漫溢所致且自汾流西移河身涸出淤地退灘得以佔種
內存趨利之見外持遠害之說屢次在縣具呈阻止卑府此次
督同平遙楊令恩溥及河工外委岳峯麟河兵白玉立周歷相
視稔知欲弭汾災非挽河復故不可第治汾而不治沙河市南
河則東岸人情不順必須東西兼顧法宜汾沙市南三河同時
並治而於汾東築堰方爲兩全無弊查汾水河槽自南侯村以

下經油房堡至三狼村河形迴環往復長十四五里油房堡一灣沿河丈量長至百丈兩彎相値之處不過二丈餘未曾通連形如荷包以致水流不暢屢致溢決法宜將此等河灣一一取直通計不過一千五百餘丈不但土方省五分之二而且徑直如絃最利暢消河面挖寬十二丈河底挖寬八丈挖深八尺計足容水拋去淺處空方大約實土不過十二萬方迤上沙堡迤下鳳儀等村河身太曲均有截灣取直之處容臨時酌定河身兩旁添築抱河堰或就疊道村堤繼長增高總期以攩水爲度南侯村以上蘇家堡南良莊一帶與文水交界連年開口之地築一斜堰約攔溢出之水仍使歸槽左家莊逼近河墕形勢喫

重另築護村堰此治汾之大畧也東岸沙河現在自李家橋以上尙寬三四丈李家橋以下河槽淤淺四面橫流瀰漫一片長十餘里出口處舊河形約長二里全行淤平居民新挖退水溝僅寬四五尺深二三尺涓涓微流豈能消此數百頃汪洋之水擬自李家橋起一律開寬以五丈爲度深五尺上游量建閘口涵洞使之節宣有期不至以下流爲壑另築斜堰一道藉以收攝溢出之水使之斜趨歸槽李家橋以上至三河村擇其淤淺處間段挑挖市南河自南鎭村以下淤塞里餘亦擬一律開通歸入沙河此治沙河及市南河之大畧也以上開河築堰修堤堵口各項經費大約需款三萬金左右之譜查此時省庫未甚

充裕加之海上用兵餉需萬緊何敢以一隅之事上煩憲廑查平介被淹各村富民不少頃在平遙介休兩邑商同楊令恩溥李令延恩傳集各紳富開誠勸諭伊等亦知切膚之災頗爲樂輸已集得一萬五千金其餘一半尚在陸續開導諒可集成三萬之數所有通籌挽汾復故及兼治沙市南兩河並籌款情形謹繪圖貼說恭呈鈞覽是否可行併求憲裁核奪

札孝義縣 甲申冬

札孝義縣知悉照得孝邑各處煤窰大利所存爲汾郡八屬之冠惟是利之所興弊即隨之窰洞深邃煤氣中人稍有身家者本不屑充工役而游手無能之輩窮極無賴之徒往往迫於飢寒甘心作苦然其間苦樂亦分數等最上者窰外運煤之夫其次則窰內運煤之夫最下至窰底挖煤之夫而苦斯極矣終日所得至多不過二三百錢而飯食燈油之費去其大半窰主工頭又復任意剝削昂其所食麪價加倍以償誘其所剩之資設局以騙飢寒不卹疾病不問甚或鞭扑吊打幾不復以人類待之草菅人命何可勝數然揆其致此之由則以其能結交衙蠹

賄通胥役恃官紳爲護符而小民遂不敢過問挽救之法惟當正己率人嚴絕弊竇耳目所不能及則以察訪繼之亦須輕車簡從約束左右周諮博訪體察民情方有實惠若本無愛民眞心知耳目之不可掩而故事張皇隨從多人任其需索騷擾則除弊之舉幾何而不滋弊哉爲此札仰該縣知悉察看之際務須減省騎從不事鋪排隨帶之人尤須選擇妥當毋得因事需索擾累良民至清源正本尤在平日之潔己愛民嚴馭僕從杜絕夤緣不可忽也切切此札

札孝義縣查禁窰戶陵虐 甲申冬

札孝義縣知悉照得磔窰淩虐夫役爲孝邑鉅害本府前已將窰戶工頭各弊及致弊之道札知該縣在案因思此種情弊雖盡力懲治在作惡者當亦俯首無辭惟既未嘗化導於先又未能儆戒於後揆諸爲民父母之心豈能無歉茲發去告示四張仰該縣先擇著名煤窰張貼曉諭其餘各窰仰卽查明數目開列清摺具報來府以便續行頒發告示仍須多方教導隨時查察如有前項情弊立卽秉公究辦不縱不苛遵照前札所言力行整頓毋得視爲文告悠忽置之切切此札

爲出示嚴禁事照得煤炭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而各炭窰種種

不法效習成風每爲地方之害雖各處情形不同要不外收藏匪類剋剝窮傭哄誘賭博酗酒打降其甚者威逼關禁拷吊淩虐草菅人命匿報私和雖各窰不盡全蹈此弊其弊有甚有不甚總而言之曰殘賊兇狠作姦犯科本府涖任兩年以來凡地方一切害民之事無不孜孜訪求務期眞確與吾民逐漸豁除近於各炭窰積弊情形已稍稍訪得大畧爰就見聞所及酌定條教數則剴切示諭其他訪聞有不到示諭所未及但是忍心巧取剋剝窮傭及非理逞強相沿惡習皆當一律革除永不再犯求財之道但當實力經營自能漸致富有不必瘠人肥己悖理爲非致羅刑網本府爲剔除錮弊起見法在必行除行所屬

各州縣遵照外合亟示禁自示之後爾各炭窰如敢膽玩不遵仍蹈前轍究辦必比平民加重所有酌定各條開列於左

一禁不得私自吊拷向來炭窰積弊凡各傭力作不如法程或曠誤時刻或言語忿爭皆以擅自吊拷爲威脅窮傭之具逞兇鬬狠習以爲常此弊各窰務當痛除勿得再犯犯者照例加等辦擬

一禁不得威逼關禁向來炭窰以關禁窮傭爲秘訣汾郡各窰大祲之後此風少衰然此等傭人多半喫烟浪費往往借欠窰主錢文米麪窰主即以長支爲詞藉端扣留關鎖幽閉暑如牢獄此風斷不可長嗣後爾各窰主不得故意縱其長支

以爲扣留之地其有因故長支者亦不得藉此勒扣去留作
息皆當一任其便違者從重究擬

一禁不得匿報人命各窰積弊凡窮傭之墜跌而死或崩壓致
斃或火焚水溺其甚者吊拷爭鬬致死人命亦皆私和匿報
或外來無主窮傭則竟自作主掩埋毫無顧忌嗣後爾各窰
主凡鬬毆致斃人命不得仍前匿報私和即墜壓焚溺致斃
之人亦當一律報官相驗存案違者屍親鄉社里鄰窰主一
併照例加等問擬印官相驗之際亦當嚴禁書役索擾

一禁不得收藏匪類向來各窰雇覔工傭多有來歷不明之人
藏垢納污莫可究詰凡各處之逃盜逃兇捕急輒投身炭窰

爲寄身之地稍久又復潛逃他往飄泊靡定卽復仍操故業
爲害不可勝言嗣後爾各窰主務將逐日作工之人姓名住
址詳記一簿其有外來不識姓名無人薦引者一槪不許收
留本府仍不時派人前往密查違者以窩留賊盗律治罪
一禁不得殘忍尅剝炭窰窮傭日賺有限一切米麪鹽油必向
該窰麪櫃買食秤小價昂層層剝削卽不遑强關禁而陰險
機詐狠惡多端或賺有工資而百計勒措不給或故使長支
纔作數日便令歇工或覘其偶有存資便誘令酗賭喫烟必
使身無一錢勢不得不倚該窰傭作餬口聞得從前有一投
炭窰終身不能復出者此等行爲忍心害理天必不佑爾等

各炭窰從此務將該傭公道相待使該傭常有賺錢改業之人則無業貧民相率羨慕源源而來何患無人應僱若執迷不晤不知改悔將來因此激成訟爭惟有從重究處決不姑貸

以上各條皆汾郡所屬各州縣炭窰易蹈之弊各窰主窰戶壩頭人等亟應即日改革勉爲守法良民爾各攬工傭之人亦宜仰體此意循分工作各盡其道毋得恃有此示藉事生風希圖挾制倘緣事犯案本府但分曲直不論主傭示到之後其各凜遵切勿自貽伊戚切切特示

禀揭教職 甲申冬

敬禀者十一月二十九日接奉憲藩臺札開卽查明所屬教雜中有無年老殘疾及怠玩廢弛應劾人員限三日內指名密禀等因仰見大人澄敘官方慎重核實捧讀之下欽感曷勝遵查卑府所屬現任教雜中如府學教授籍文學寗鄉縣訓導石燦廷典史倪寅恭三員雖年逾六旬精力均屬強健供職尚勤其餘各員卑府每於因公接見之時留心體察並密加訪查亦均循分安靜尚無年老殘疾怠玩廢弛應劾之員惟查有署介休縣教諭王瓚於本年十月十二日到任科案錄取新生業於九月送學該員到任後派斗於街市拖拉新生董煥綸至學押索謝

2 273

儀經臬府提訊屬實復因新生范鏞致送贄敬未遂所欲獨坐明倫堂戒飭六十又疑衛訓導收匿新生謝儀尋向辱罵揪衣持硯毆打經門斗拉勸未至重傷隨即出文告病將該學印記送交衛訓導率行走去據該縣學詳稟前來似此任情乖謬實爲僅見不特放利喪廉抑且形同無賴豈可再令司鐸殘刻士林緣奉飭查理合據實密稟査核

子婿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九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嚴禁師巫告示　乙酉春

爲出示嚴禁事照得師巫假降邪神爲人療病例禁綦嚴本府訪聞汾陽縣屬多有師婆等項不法之徒假託仙佛妄言吉凶診脈開方爲人療病或書符禁魘或接運禳災或妄稱收攝靈魂或揑說驅除狐魅自矜其術以售其奸愚民當死生利害之際心神瞀亂每爲所迷至於婦女欺騙更易或侈談康寗富壽難望之福以聳動其心或預定子女夫男未來之厄以憂恐其

志婦人崇信尤篤一言適中即詫爲神奇一事偶符輒服其先見行蹤詭秘意合情投於是布帛衣裳悉充焚醮金珠釵釧盡作供施不知若輩虺蜴其行溪壑其欲稍有齟齬更必多端挾制亦有治療無法病者轉因之而戕生似此誆人錢財誤人疾病導人於邪僻淆人之志趨種種匪惡實堪痛恨昨經本府訪得僑寓城內該縣靈浮泉村韓王氏傳案訊明從嚴責處並將其所謂神堂封禁再不准其惑世欺人以示儆戒因思該縣師婆不止韓王氏一人一縣如此他屬之似此者恐亦不免除飭各州縣一體嚴禁暨由本府不時遣人密查務期有犯必懲外合亟通行示知爲此示仰府屬師巫暨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自

示之後爾各師巫當知此等不法之事　國家罪名極重亟應趁此洗心革面力改前愆勿得再蹈故轍爾等軍民人等遇有疾病疑難當先盡人事不得已而求醫問卜須擇醫之脈理精通卜之據理占斷者萬不可輕醫術而重邪巫薄心田而崇魔禳爲有識所非笑啟家人之效尤倘爾師巫人等不遵示諭仍操故業但經訪查或被告發定卽照例從重究辦爾軍民人等如敢執迷不悟邀請不已致滋事端發覺一併從嚴懲處法在必行決不稍貸其各懍遵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示　乙酉春

出示曉諭事案據盡善村監生王邦俊稟稱近來村中社首貪緣引薦不待合村公舉甚至積年霸充剝民獨利起攤正項村費已有浮冒此外又復指修工程藉名演戲種種不急之務倍三倍五任意橫攤伊於去年因永安鎮社首樊廷相私改河道本村社首張楷勒剝花戶先後具摺由縣傳質未蒙定斷令春經人和處息案又未認眞扶摘弊竇議定少攤雖名和處轉增社威稟懇出示嚴禁等情到府據此本府查汾陽縣各村莊社首起攤浮冒瘠衆肥己比比皆是實屬可惡已極茲據該監生具稟前情除稟批示外合行示諭爲此示仰該村莊社首花戶

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村中社首務須一年一換由衆公舉不得新舊互相汲引把持滋弊不論村中何項起攤均不准任意浮冒用少攤多一切巡更公用正款外其餘可裁者裁可減者減實用實銷年終張榜通衢使出項入項有餘不足一目了然酬神敬神不必定須演戲果其收穫豐盈衆有餘資固屬例所不禁若時值艱苦絀於資費爲村衆所不願者卽不應恃勢强演糜費衆資遇有修築集衆商榷果其衆志僉同方許興工否則從長計議不得該社首等獨專獨擅違拂衆情新舊更換之際舊帳不明許新社首逐款簽駁核算若徇情容隱含糊接收者日後查出欺隱情弊卽惟接收之新社首是問本府最疾

各社首橫攤強派爾等諒有所聞所有此示務用木牌粘貼堅固罩油其上懸掛於人煙輻輳之所勿爲風雨摧毀倘復因循玩泄不知悛改但經訪查或被告發定卽分別從嚴究處斷不能爲不肖社首曲貸也其各懍遵毋違特示

示禁偶象看棚 乙酉春

爲嚴禁淫褻看棚併禁婦女遊觀以維風化事照得民間紮辦偶像看棚侈靡耗費本屬無取若其扮作前人忠孝節義因果報應事迹觀瞻之餘藉寓勸懲之意雖非地方善舉究亦無甚大害乃汾邑每遇迎神賽會開光打齋卽行紮辦看棚大率閨房穢褻淫邪不堪入目之事情形生動宛肖眞人甚至出殯之家亦於沿途紮辦看棚以飾觀瞻少年血氣未定見之易於流蕩卽嫠婦鰥夫確然有守者亦難保不意動情移爲所眩惑本府以恒情勞則思善而斯邦婦女習於遊惰常思以身作則近日署中上下飲饌皆由內宅自炊衣履悉由眷屬躬自縫紉布

衣布裳終日營營不識晏逸游觀爲何事方冀與二三讀書之家秉禮之士力挽頹風俾資觀感乃昨大南關因修廟開光竟復紮辦男女戲謔吸食鴉片看棚男女老少聚觀如蝗當經飭傳該社首當堂訓斥並令將所扮偶像立時撤毀永不准再扮此等淫像身教不率勢必繼之以刑罰爾地方紳士爲一邑之望地方風氣所賴維繫轉移古時婦人晝不游庭夜行以燭內外不共井不通乞假出必擁其面道路男子由右女人由左今雖不能一一悉依古制奈何縉紳之家亦使婦女拋頭露面蹀躞寺廟與男子往來錯雜毫無愧避爾紳士不知自羞本府爲爾紳士代羞之至於喪葬以哀爲主輒亦紮辦看棚粉飾外觀

國家定例雖無葬親禁辦看棚如何治罪之條試思居喪不飲酒食肉不御內犯之爲大不孝今於葬親之日辦此取樂誨淫之具與飲酒食肉御內何殊悖禮忘親孰大於此汾邑農民工匠非不勤苦治生第不聞其約束妻女蠶桑紡織以輔農田藝事之不逮往往任令豔服冶游廢棄家務於不顧己則甘爲馬牛胼手塗足以供其坐食揮霍之用習俗所囿固屬癡愚亦堪矜憫又或及笄未嫁之女寡居守節之婦血氣方剛之少年情慾易動尤應防閑居常婦女伏處閨閫聞一穢語暈紅上頰獨於淫褻之像廣衆之間轉敢恣觀無忌不知輕薄無賴趨隨竊視擬議譏彈者已踵乎其後爲之父母家長夫男者言念及

此愧乎不愧本府前以男女貞淫兩途其初祗爭一念之分其極遂至於喪廉恥敗風俗壞名節釀禍端殞身命業於禁止售鬻淫書春圖告示內剴切言之爾軍民紳社人等諒必早有所聞今再出示與爾軍民紳士人等約嗣後禁止淫褻看棚責成社首禁止婦女游觀責成父母家長夫男自示之後除忠孝節義隱寓勸懲之故事仍准照常紮搬外其餘誨淫誨盜一切不正之戲文永不准再行紮搬出殯之家一概不准搭蓋看棚婦女不准燒香看戲年在六十以內者併不准其到街閒游爾受僱紮搬看棚之人當知作俑像人子輿氏嘗決其無後若再悅世媚俗扮此誨淫之像冥罰豈不更重嗣後切勿任聽無知社

首不擇貞淫混行禁辦暨揑售淫褻之偶像面具倘爾軍民紳士人等不知悛改仍蹈前轍但經訪查或被告發定即立提來轅從重懲處此次大南關事犯在出示之先是以姑寬全其體面宥其責罰若此後他處再有違犯則是有心玩抗斷不能倖邀曲宥也本府言出法隨爾軍民紳祉人等其各一體懍遵毋違特示

通稟 乙酉春

敬稟者竊卑府去年籌辦汾沙市南三河及集欵情形稟蒙鈞批准予照辦在案本年本月初二日卑府馳抵平遙率同楊令重加履勘悉心相度徧召紳耆父老博採周諮有與原議原估變通者數事一挑挖舊汾槽身酌減土方一兩岸縷隄之外一律普築堅大遙隄一沙河改爲由三狼村歸汾查挑挖汾河舊槽原估土十二萬方以三夫日出土二方計每日夫三千人取土二千方以十二萬方計須六十日而畢此外尚有沙河工程長二十餘里出土亦在六七萬方之譜亦當同時並舉先後開工其需夫之數亦不在少而汾身遙隄工程尤爲緊要重大亦

須趕辦三工併計需夫太多祗可隨處節省土方以期迅速又查平介各屬插種秋稼穀雨至立夏種大小高粱小滿前後種大小穀一交芒種祇能種雜糧再遲不能種矣小滿在四月初八日距開工不及六十日平介孝汾被淹村莊六七十洊災三年田廬皆在水中皆盼舊槽早日開通決口早日堵塞淹浸之地得以早日涸出涸出以後尙須風晾數月水氣下滲得以布種故汾河工程必須於小滿前舊槽一律開通決口堵塞庶幾水患漸消昏墊之民得有生機爲今之計祗有將土方隨處節省以期工速早成此省土方之說也查平遙境汾河槽四五年前尙未深丈餘者自連年決口水入窪地正流轉弱水緩泥沈

淤塞日甚蘇家堡一帶深不過三幾尺河槽盛水不多一遇上游水發隨處漫溢兩岸居民各築護隄疊道高矮橫斜參差不一今擬於兩岸數十丈外因高取直一律添築堅大新隄北自與文水交壤之南良莊起下至王各莊止約計六千餘丈其底頂寬高容臨時酌定查河身取出之土照孝義境文峪河之例以去岸五丈爲準足以束水卽黃河之縷隄此外大隄去河百丈至數十丈不等足以容水卽黃河之遙隄縷隄卽有決口遙隄屹然必無所慮有此兩隄似可不虞泛溢惟迤上迤下尚須相度斟酌容後續稟此擬添築遙隄以防盛漲之情形也查沙河尾閭本由蔣家埠入汾後以出口淤塞上游積水汪洋散漫

於道備南政達蒲等村下游則由三狼入汾亦不甚暢去歲履勘時以士民之請擬仍由蔣家堡入汾日昨重加履勘測驗地勢高下該處汾河身擡高水落尚能暢流若汾河漲發必致倒灌本月初九等日因外水驟漲內水即頂託不出是此口地形非便已有明證不敢拘泥成議擬改由道備達蒲等村就地形稍窪舊有河形者開挖寬深仍從三狼入汾其出土先僅東西築隄以保達蒲等村此改挑沙河下游出口之情形也以上三事卑府以秉旬之力悉心體察彼此熟商籌通定議此後如再有變通容隨時續稟卑府於初二日到平遙後相度地形以汾濱梁家莊地方適中扼要堪以居住多人業於初十日開局二

十日開工局中分段監工執事紳士社首皆取誠實耐勞之人督工委員除河工外委岳峯麟外查有分府汾州試用從九周德視外委梁學正業由臬府札委入局又查有在省候補府經王治平堪以襄助除稟藩司飭令來汾外謹將以上各情臚陳清聽是否如斯仰祈鈞裁批示

通稟 乙酉春

敬稟者竊卑府等承辦汾沙各河工程曾將開局開工日期並大畧情形稟明憲鑒在案查平邑工程以開挖汾河舊槽爲至要至急添築兩岸遙隄次之挑挖沙河又次之舊河一日不成堵口一日不合平介孝汾被淹之六七十村有家不能安有田不能種長年在昏墊沮洳之中故卑府等開工後即致力於舊河身而被災之村及濱汾各村亦知休戚所繫公義所在各各趨事赴功開工之日即有夫千餘名此後日日增加刻下已在三四千名之譜遙隄工程接連興辦分村責成土夫不過數百名汾河工程計長十七里亦於本月十一日開工在近十數村

各段認挑土夫不及千名現在汾河舊槽工程已十得其八計二十日以外可以合龍堵口倘能如願以償則小滿揷種之期尙可無誤而此三四千已集之夫即可分益遙隄及沙河兩處五月內可望一律告竣又查汾河兩岸遙隄東面自長壽村起爲平遙境西面自南良莊起爲平遙境其北境與文水之大徐家莊交界再北爲石家堡再北爲南辛北辛再北爲南齊北齊南北齊地勢微高水淹之後易於涸復不過貽害下游大徐家莊石家堡南辛北辛四村河身淺澀最易漫溢其下游即蘇家堡一帶光緒九年決於大徐家莊十年決於石家堡平介孝汾四邑之災水即從該處下注欲弭汾災非藉遙隄不可第平遙

境有隄而文境之大徐家莊等處無隄防約攔設有溢決水入大隄之背下游依然受災故卑府等定議築隄後卽函致文水王令煒懇其一律築隄並由卑府㕘函致太原府沈守晉祥懇其函致王令一面仍由平邑紳士往商文水紳士查石家堡等處地勢窪下光緒九年彼處士民本有築隄之議卑職恩溥其時在文水任內深知其事因經費不足而止此次平文兩邑紳士往返熟商並由卑府等議定由平遙河工局津貼文邑大徐家莊石家堡等四村隄費以期聯絡一氣共保大局太原沈守復函甚以爲然該處士民亦均樂從各操畚鍤以待而王令煒倡汾河遷徙不常築隄無益之議箝制其下不令築隄卑府等

守候月餘亦無一字見覆卑府等竊念平境遙隄雖在一隅實
則關係平介孝汾四邑其事理至大至重現在平境隄工業已
興築而文水境不爲接連一氣將來山漲暴至倘有漫溢全功
盡棄卑府等實不能當此重咎祇有仰求憲臺飭諭文水王令
煒准該處士民於南北齊南北辛大徐家堡石家堡等處尅日
開工一律築隄以保大局汾郡幸甚卑府等幸甚

示 乙酉春

爲曉諭事照得本局開辦河工刻期舉事工程浩大措置宜周所有規條禁約合行出示曉諭逐款臚列一切辦公力役之人其各懔遵毋違特示

計開

一此次開辦大工賴各紳富損資集有鉅款一切工費均由局發不向里下攤派社首人等倘有向各花戶私自斂錢者定行究辦

一汾河沙市南三河工段綿長不得不分段責成現擇於本月二十日動工被災各村社首等屆期率領民夫多多益善同來

梁家堡河工總局聽候指撥倘有違誤定行究辦
一沙河兩旁修築長隄先須釘定木樁以定工段現擬用新鮮柳枝得水即活以當植柳藉護隄根各村社首等理宜豫備齊全來局聽候指定工段分往各處栽植倘有違誤惟該社首是問
一給發夫役工資俱按照土方酌定價值由社首向總局隨時支取分散各人丈尺已敷稟請收工收工之後方准全支倘有尅扣工資中飽自肥者定行究辦
一鄰近各處不在撥夫各村內倘有願充工役就食河干者准其自到總局聽候分撥各工

一工頭人等如願招夫承辦工段者准其來局報明聽候分撥各村各段名下以歸一律

一各村夫役倘離家窵遠往來不便者准其向沿河各村社廟借住自備飯食但不得損壞廟中器具有干查辦倘人多不敷住宿由總局於河干搭蓋蓆棚以便棲止

一修築隄堰挑挖河身其取土之處出土之地俱須稟請總局臨時酌定照方辦理不得隨意扒挖隨處拋棄以免坍塌淤塞之弊

一在工各人務須謹慎作工毋得非分不法倘有酗酒賭博生事打降者定行嚴辦

2
273

一總局設立粱家堡一應伙食雜用備辦物件喂養草料俱按照市價平買不折不扣倘有借官價名目自圖私利者定行究辦

一此次辦公人等俱經本府縣遴定無論上下各宜清白自矢趨事勸功不得擅作威福恣意妄爲亦不得瞻徇情面容隱不發倘有依恃官勢招搖撞騙通同作弊欺蔽巧僞者定行究辦

稟撫憲 乙酉夏

敬稟者本月初四日據平遙楊令恩溥稟稱等情前來查三狼村以下汾河分新舊兩槽去年挑河時原恐梁周堡子兩村受害是以自四月以至六月築堰兩次築壩兩次耗錢三千餘串原冀其逼歸舊槽無如百計經營卒不能挽東流之水再三測量實因地勢則舊槽高而新槽下河形則舊槽曲而新槽直水性則舊槽逆而新槽順里數則舊槽遠而新槽近有此數端故水之東行易於赴壑强使西流毫無把握該兩村不願築隄自因惜地起見已飭該令妥爲勸諭徐徐化導先築東西豐依兩村護隄以爲先路之導其餘築壩築堰加高培厚及鑲補隙穴

等工均准照辦至於經費去年尚存二千餘金足敷開辦之用將來如不足數再行就地妥籌以期竟此全功專肅縷陳伏乞訓示遵行

稟撫憲 乙酉夏

竊照卑郡各屬各村莊糾首惡習及卑府提辦情形曾將大畧
稟明憲鑒在案查糾首主管村務本應人品端方家道殷實始
足以資料理而孚衆望從前府屬各州縣村莊糾首傳聞多係
老成歷練正派有聲之衿耆又必由衆推舉始膺是選各村莊
大小不一人材優絀亦異地勢所限原不能村村如此然亦必
愿謹可靠之人充當極小之村則多輪流分值逐戶遞充前人
成規本屬妥協近今數十年來吏治叢雜官長不復以問民疾
苦爲事一切科派取辦於民村頭來應官事者遇之若奴隸呼
叱吩咐外無一言之問一事之詢甚者求一面而不得聽指揮

於門丁書役之口於是正人漸引而去而豪猾之交結官吏者多以充當糾首爲利藪强梁者積年霸充狡黠者夤緣入廟人品猥雜流弊滋多其最甚而尤可痛恨者糾首之無理憑陵幾同於土司村費之常川濫派轉多於正供府屬各村莊糾首積弊實爲病民之一大端請爲我憲臺詳言之汾俗向稱樸素各糾首起攤村費取敷足用而止濫攤涉訟者不少概見近則偷薄成習惟利是圖雖其中廉潔自愛每畝祇攤錢三十文二十文者尙不乏人而貪婪齷齪魚肉村衆者比比皆是酬神演戲鄉地巡夫無一非侵蝕浮冒之資其村莊較大地畝稍夥而糾首積猾者把持更甚朦弊尤多或藉口涉訟或託名興修朘廣

衆之脂膏供一己之揮霍身家費用情面周旋儬以社廟爲外府例攤不給繼之以多攤多攤不給繼之以稱貸日積月累終成村衆難塡之債壑又如汾平介孝東四屬沿河各村地據膏腴起攤尤重數年前有每畝攤至一千文以外多於維正之供數倍此等攤法幾類竭澤而漁花戶之無力者甚至折準其人房產以抵欠攤之項或委棄田廬甘爲外鄉傭保客居既久變爲流亡　國家丁賦且有蠲緩之日村莊社費反無延緩之時鄉僻愚民目不知書往往不勝其忿投身天主耶穌各教以避其煩擾重攤之害其禍至驅吾民於異教如此臯府到任以來每有各屬濫攤之案因其地畝濱河雖有灌溉之利亦有濬渠

築埝之費歷經斷定沿河水地每畝攤錢一百二十文旱地每畝攤錢七十文准少不准多距河稍遠之地向來每畝祇攤錢三十文二十文者一仍其舊不得援以爲例其尤强橫不法侵呑有據者從嚴懲處以示警戒酬神演戲原屬例所不禁然必財力優裕人情樂從方可聽其自便若貧小之村自應與村衆相商願否悉由花戶作主該糾首等不得强演强派致拂衆情亦經出示曉諭在案凡紳民之因公進見者皁府無不先詢其村地畝若干起攤如何有無演戲一年共演幾次諄諄以充當糾首宜從少起攤實銷實用切勿瘠衆肥己被人告發身敗名裂令其轉相告戒冀其知懼斂迹併飭各屬於官民交涉之時

去其供應省其費用稍加禮貌頻頻接見隨時下鄉多所詢訪以清其源此府屬各村社濫攤無藝及卑府逐漸查辦禁誡之情形也各糾首爲地方官耳目往往因事傳見長跽公庭原非高人所樂爲其次老成愿謹衆所敬信者亦爲無忝厥職地方官所當略加青眼顧惜其體面無如近來糾首多半不知自重積年霸充愛弗釋手其甚者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竟視爲傳家世業或同黨積猾互相汲引名雖更換實則仍是黨援間有狡黠之人則身公廟趨承奔走久而糾首隱弊纖悉備知彼既不敢輕於擯逐自必引與同事以杜其口以故社廟中流品甚雜革書蠹役僕隸輿臺無不備具亦有管事日久慮人指摘故意

借累社債息錢甚重歲出不貲使後來無人承接彼則擅權固位以便其貪婪聚斂之私而行其武斷强梁之志蓋必膺社日久而後積弊日多亦惟黨翼實繁所以驅除匪易偶有花戶呈控地方官審明令其輪流更替彼則朝退暮充明辭暗應殆成牢不可破之局數年來親提汾平等處社案十餘起訊結之後勒令該糺首辭退社務另舉妥人接辦斷定嗣後糺首務由村衆秉公保舉一年一換不得日久霸充併於沿河各村出示曉諭俾衆周知此又該糺首等營謀霸充把持結黨及臯府歷次判斷示禁之情形也糺首主持一村之務所屬各處名稱不同或稱糺首社首或曰公正村頭糺首之責貴乎弭患息爭相安

無事乃該糾首等結黨樹恩善友鄉地巡夫更夫名目衆多大村又有牌長甲長幫辦管帳引用私人其勢甚盛又或交識家丁賄通書役恃其衙門熟悉線索靈通吊毆捆送視爲尋常鄉鄰口角微嫌雞豚細故一言觸怒私罰隨之其甚者是丹非素指鹿成馬愛憎予奪一以糾首恩怨爲轉移積威所刦至花戸等忍氣吞聲莫可如何聞其私吊之法反接兩手貫之以索活繫懸棟之下一人旁立擊動使踵不及地小擊小痛大擊大痛令人有一刻不堪忍受之苦捆送之事雖不痛楚而尋常事故清白良民比及到官審明其人已蒙終身莫澣之恥私罰之款雖藉口神前燈油磚瓦究之歸諸神廟開銷者少歸於糾首浮

費者多平民而操吊毆勒罰之權是花戶之受害於貪官蠹役者不過涉訟公堂偶一遘之花戶之被虐於糾首者居同里閈被其鉗制無時或已也此等頹風各省所無業由皋府極力查禁或革或打或枷或押邏來各糾首稍知畏懼少有故犯其被人告發畏審逃遁竄匿及跧伏不出者實繁有徒此後仍當留心體察有犯必懲以期諸弊悉除此又各糾首私吊私毆勒罰捆送及皋府從嚴禁絕之情形也以上諸弊就闔屬而言汾陽平遙介休爲重孝義臨縣永寧爲輕石樓寧鄉兩處則十餘年中絕無村事上控之案亦無厚斂弔拷之風就一州一邑而言村大地多膏腴富庶者弊必多窮鄉僻壤地畝有限者弊必少

就一村一社而言糾首得人者諸弊悉除不得其人者諸弊叢生雖其弊有甚有不甚多少輕重小有異同要不外濫派久充武斷三者卑府隨時隨案兩擬懲戒之方以村費有定數演戲有定章年終有清單杜其濫攤之弊以一年一換輪流公舉斷其久霸之私以有知必究有訴必懲痛革其私吊私毆捆送勒罰之惡習目前各村莊花戶帖然安居無復朘削無厭非理見陵似已粗有轉機惟府屬地方遼闊常厪查察不周之慮該糾首等事權驟失官法所在固不敢不遵然未必遽能革其貪鄙不廉之心與夫武斷強橫之氣聞該糾首等時時竊謂鄰封未嘗有此政上司不聞行此文特汾州一屬如此耳此其意難保

無陰懷不甘將欲伺便而逞死灰復燃第此事民生休戚所繫地方風氣所關不敢始終緘默相應據實稟聞伏乞俯賜頒發告示下府以便刋就飭屬張貼曉諭庶幾仰仗德威使該糾首等咸知法紀所在凛然有難犯之威實於地方幸甚除仍督飭各州縣實力認眞查禁外所有稟明所屬各糾首濫攤久霸武斷情形暨懇請告示各緣由是否有當理合稟乞大人察核訓示祗遵實爲公便

再稟者卑郡社首流弊如此成效毫無細思之總由不得人之故如得其人不特盜賊賭博諸端易於查禁即保甲積穀等事亦若網在綱易於興辦鼠牙雀角可以化有爲無義塾公橋可

以變無爲有禁令之隔閡者可以上達下宣風俗之囂陵者可以潛移默化兩漢之鄉官與三晉之社首名雖迥異而旨有微同聞介休公人初舉時闔村紳耆花戶衣冠跽請鄭重如此則今日之頹風在當初亦不及計耳欲求社首得人必在勤於詢訪精於選擇視民事如己事不憚煩數非循良之牧令斷不能日起有功也

禁民因賭拆屋示 乙酉夏

爲出示嚴禁事案據上堡村社首任福見等稟稱本村向有賭風社中屢戒不悛雖奉有嚴禁示諭而暗中設賭終不能免本村外村子弟每被引誘甚有指房而博拆還賭債者近有圖利匪徒慫恿人家拆鬻房屋把持愚弄强横多端偶有村人情願價買居住輒被拆房者把持物不由主亦有鄰右畏懼拆主不敢理論轉怨社中不爲攔阻者曾經社中議定拆房必先出帖示衆百日外果無承買居住之人仍須通知社中別無爭論方准拆毀無如近日不遵村規拆毀愈甚社首等不禁不可欲禁不能似此毀房屋壞街道誠恐日久不成村落稟請出示禁止

前來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村社首花戶居民人等一體知悉自示之後爾等務當各勤執業勿再仍前聚賭致羅法網更當父戒其子兄勉其弟痛革前非以期賭風淨盡凡有需錢窘迫不得已變賣房屋者先須將所賣之房出帖招主兩月後無人承手仍通知社中別無爭論方准本業主隨便拆賣倘敢不遵示諭仍前設賭或藉賭債拆毀房屋許該社首等扭送來府照例嚴拿究辦倘拆房之人仍前私自買拆或地痞把持愚弄强行拆毀買者賣者均准該社首等指名稟控以憑分別盡法懲處惟買房之人務按時價公平估計不得乘機勒掯討求便宜作價多寡臨時難保爭執當以買主拆主

出價相同儘買主拆主出價多於買主儘拆主不得因有示諭阻其出售善價該賣主亦不得串合中證虛擡價值冀向買主多賣錢文致干查究本府執法如山法在必行爾居民人等其各一體懍遵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稟撫臺 乙酉夏

謹稟者竊卑府等承辦汾沙市南三河工程曾將汾流業已歸故災區業已涸復於三月二十七日稟明憲鑒在案旋奉本道檄飭轉奉憲臺批示以文水遙隄亟應興築不得阻撓等因奉此卑府等遵即督同紳士河弁前往該處悉心相度親身指點自北齊起歷南齊南辛店北辛店石家堡大徐家鎮共應築遙隄二千零三十七丈五尺業於四月十二日開工復以該處士夫太少王令煒遠在縣治未能到工經卑職恩溥傳集鄰村諭令協力並派王經歷治平駐工趲催所有土方價一切經費均由平遙河工局給發其平遙遙隄原估東西兩岸衹長六千丈

後以該處居民紛紛籲請接連推廣東西兩岸均有增加已及一萬三千丈以外隄底寬五丈至一丈四尺不等隄頂面寬二丈六尺至三尺不等隄身高一丈至二尺不等均相地勢河形高卑緩急以定尺寸沿河居民以田廬均仗一隄爲保障又或因行旅車馬通行之道往往加寬加高以求鞏固故於原定隄身高六尺隄頂寬八尺者往往有增無減卑府等但求便民禦水仍計方給價至築隄之法上下均用石硪三層緊要處所如頭壩二壩及頂衝坐灣窪地從前開口浸決之處平地先將老土犂鬆再加新土層土層硪不計次數所取之土多在隄外亦有限於地勢在隄內者離隄以丈餘爲式其隄外低窪恐水至

成險有遠在十丈以外者並有隔河取土遠至三四十丈者故土方價每方有至二百文其隄內有園地須澆灌者用水管埋於隄下開溝引流隄身無損亦有用磚砌成暗洞者以存固有之水利此辦汾河東西兩岸遙隄實在之情形也至沙河工程原估三千零七十丈後又於上游加挑二百七十丈自平邑小王莊起歷文邑小徐家鎭復入平境經道備達蒲等村至三狼村入汾共長三千三百四十八丈八尺一律面寬三丈底寬二丈六尺至二丈不等深六尺五寸至二尺不等均測量地勢高下分爲等差出土均在三丈以外兩岸堰工共長七千一百四十一丈一尺高六尺至四尺五寸不等底寬一丈四尺至二丈

頂寬五尺至一丈不等其小王莊以上北至興祁縣交界之三和村約長二十里舊槽亦欠通暢兩岸居民甚盼及時挑挖無奈農忙已屆兼之大雨時行不能施工祇得將舊有之埝飭令修補殘缺俟秋後水落再行察勘辦理此挑挖沙河新槽之實在情形也至市南河即城南河亦名中都河雖有河形間段淤塞自平遥城北九空橋北起至南政村止逐段挑挖逢灣取直動工之處共長八百五十二丈河面一律寬三丈河底一律寬一丈二尺深六尺至三尺不等兩岸無隄其下游並無河槽向來漫入沙河此次開工在五月初未免稍遲下游入沙河之處應否開成河槽俟隨後將各村水俸詢訪明確有無與他處窒

礙再行察酌辦理此挑挖市南河之實在情形也又沙河之槽係新挖生地上建木橋四座以資利涉又平邑之鳳儀村長壽村介邑之北鹽場河溜逼村蟄陷堪虞各建挑水壩數座以資保護以上各工均一律完竣惟汾邑大徐家鎮隄工尚未收頂而平邑各工尚有須補築及加高培厚者本可早日竣事奈五月望後大雨時行連綿至今不絕施工較難俟天色晴霽方能趕辦完工再行稟請驗收至汾河舊槽雖係故道而取出之土堆成河堰佔壓不少及東西兩遙隄佔壓之地又沙河河身及兩旁隄堰均係民間耕稼之地當相度開挖時民等以公義所在踴躍赴功毫無違言而察其隱衷不無以遺糧爲累自應援

照文峪河之例詳請憲臺察核俯賜　奏明豁免錢糧如蒙恩准由卑職恩溥造册逕詳並由卑府等察酌情形除富紳大戶之產及奇零不成分數者其餘貧民小戶及通塍全壓之地均酌給地價以示體恤至捐集經費卑府等以零星雜湊無濟於事不如專捐大戶之受水災得水利者平介兩邑祇捐九戶共銀二萬三千兩又卑職恩溥前捐文峪河工銀五千零五十兩除解過銀三千二百兩及匯票號謙吉昇閉歇未交銀一百二十兩下餘銀一千七百三十兩以平邑之捐歸入平邑工程名實相符兩共合銀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兩現在用銀約二萬兩之譜其餘款項俟防汛過後卑府等擬議善後歲修章程稟請

核定此項能餘若干即作爲善後經費發當生息以垂久遠所
有工程將竣及豁免地糧並籌集經費情形除稟淸源局本道
外虔敂鈞安

再稟者去年卑府承辦文峪河下游工程請驗收時曾經稟明
西河堡辛莊一帶因夏汛已至尙有未經挖到原估之處俟水
落後再行續挑在案無如去年秋後水勢迄未消落無從動工
本年四月間卑府自平遙河工局回汾遶道至孝義西河堡一
帶察看隄堰有無損壞正值水枯之候河底淺露兩旁時有塡
淤當派候補從九周德禔駐彼督率自西河堡起至馬莊營止
一律責成社首僱覓土夫將淤土挑起堆積大堰之前形如土

牛而橢長一則土方易算一則藉以翼蔽大堤五月望後即已挖好河身一律通暢所用經費計方給值大約需錢三百千左右查平遙河工局有文峪河捐款此項挖淤經費歸入平遙河工局報銷名實亦屬相符合肅附聞

稟撫藩臬憲 乙酉夏

敬稟者六月初二日夏汛盛漲汾陽文峪新河決口四處浸灌六七村曾經稟明憲局在案十九二十三日連次大漲上游文峪河山水大發磁窰瓦窰白石等河亦同時並漲匯入新舊文峪兩河在文水境者新河決於橋頭村南武澇兩岸七八口磁窰河決於上河頭南四口文峪舊河決於南北張家莊蘇家堡一帶口子尤多在汾陽境者百金堡西口四東口一冀村東口一馬寨東口一申家堡東口一皆新決西馬寨舊決之口隄陷水中土酥崩潰日寬一日新文峪河西村莊自百金堡起至宣柴堡止被災約十一二村新文峪河東村莊上游約五六村下

游約七八村其磁窰舊文峪南衆水橫流波及平遙香樂等五六村汾境村莊被淹尤多下游至西河堡歸文峪不及決開永和斜插兩民堰孝義境亦淹七八村上游西北山中與文水犬牙相錯之地亦淹五六村總計汾陽被淹村莊約在四十以外四面水圍之村比比皆是干河北莊等村水灌入村房屋倒塌人民流亡至爲可慘前此未辦河工時無此巨災也現在水勢稍退地形微高之處漸漸涸出其低窪之處爲隄所阻積水轉難歸槽平遙香樂以下等村前數年爲汾流橫決之道歲歲受災自今歲西遙隄成此方視爲保障不意甫免汾水之災復遭文峪之刼孝義境文峪河東岸辛莊鹽鍋頭等村先本西受文

峪河之害張莊橋頭等村先本東北受汾流之害乃孝義境文
峪甫經順軌平介汾流亦免旁溢又爲上游磁窰文峪橫決之
水所淹均出意外除飭汾陽李令平遙楊令孝義揭令迅速勘
明稟報並飭李令從速疏消積水外查文峪新河百金堡以下
地勢驟跌成險中段羅城文湖一帶均屬窪區非開河之地行
水者所避忌王令煒懵然無知鑿空創議徐丞烋附會希覬從
而和之九年十月會勘時臯府再三陳告而王令等執意不回
開辦閱三年之久勞民糜餉至六七萬餘金民間每村耗費千
餘千數百千不等總計沿河數十村爲數甚巨社廟虧累敲撲
苛斂大爲窮民之害徐丞烋恨挖河之役民有違言而不已從

每有徵召人不肯赴專以刑威從事去歲五月赴義安村督工載枷二大車道路以目其土方工料地價均多不實不盡小委員典史繆春煦侵蝕尤多民怨尤深去年六月初十夏汛大至自文水決入汾陽淹沒二十餘村而王令徐丞以已慶安瀾稟報遠近傳爲笑譚令年六月工程甫竣驗收甫畢決口至不可計數各村受害更甚於前地形水勢之難强已可概見徐丞汛至離工進省尤屬非是王令煒徐丞烋似均有應得之咎伏祈憲臺電核詳參以洩民憤而警將來卑府身任地方目覩災民流離困苦陷溺水中情形理難緘默伏惟憲聽察奪

通稟 乙酉夏

再稟者竊晉中諸水源高流濁最易衝刷汾川爲諸水之冠水性迅悍湍激溜頭衝嚙回洑淘刷一成頂衝兜袖之勢頃刻塌陷十數丈迴非他小川可比故卑府等審察地形水性非遙隄不可此次水復故道後不及數日立將開寬八丈之河身衝寬加倍者數處兩月以來河形全變兩岸出土之纏隄蟄陷不少相隔數日河干陳迹不復辨認鳳儀村逢灣取直之處本因坐灣成險溜刷村前房屋陷溺故取直以避之河口築有隄堰甚堅並建挑水壩數座每逢水發壩座頃刻飄流無蹤甚至下埽下樁終夜搶護儼若黃河防汛本月初一日水頭頓長四五尺

到處出槽有至三尺者直趨遙隄卑府等督率員弁紳社士夫人等分投巡邏察看新隄未與水鬬一有罅漏便至成事而兩岸遙隄地段較長防守甚屬不易本擬擇日撤局揆度現在情形兩岸隄堰尙有須補築者須加高培厚者狼窩鼠穴須塡塞者險要之處須掛柳捲埽護者祇好俟夏汛過後再行察酌辦理卑府等夙知汾川性悍善決順軌不易開辦之初即不敢率忽從事而水性一往莫禦頃刻數變至於如此之難兼之今年夏汛又如此之大則非初意所料宜其向來地方印官視爲難事一任其巨浸滔天而付之無可如何也此次初一大汛業已隨處防護安瀾無事此後祇有加意修補以防汛水續至如今

年三汛無虞一到明年隄身雨水淋壓草根蟠結似較新隄易於防守此後柳枝漸長補種漸多則擋護更有力矣所有汾河水性及夏汛防護情形合肅縷陳

通稟 乙酉秋

敬稟者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接奉憲臺札飭以禁種罌粟爲第一要務疊經札發告示分遣委員重申禁令各屬共知此意是以本年查禁大致尚稱得力惟各牧令何處一律拔除何處尚有遺漏何處承辦認眞何處查報不實飭將所屬辦理情形分別勤惰詳開清摺稟請核辦等因遵查晉省各屬栽種罌粟嗜利成風不特有妨民食抑且吸食日衆富者耗神廢事貧者流入邪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從前非不飭禁無如視爲具文自蒙前憲臺頒發告示章程嚴飭禁種雷厲風行遣員分往勘拔分別功過　奏請議敘摘頂撤任以示勸懲各州縣無不感愧

奮勉本年復蒙憲臺頒示嚴禁即經各州縣親詣鄉村曉諭查勘遇有偷種之戶責懲鏟除復經委員會同查拔不使遺留茲奉札飭前因覆查皋府所查各處惟永寧臨縣二州縣北界交城向稱習染栽種之區上年該州縣大加拔毀惟永寧州北川偏僻地方尚有遺漏經委員復加搜拔淨盡本年該州賀牧擇派鄉紳勸導並逐村躬勘申明禁約間有種者親督鏟刈東北兩川多有毀後復種之處該牧擇其刁頑嚴加究懲全令芟毀委員候補知縣許令應辰到境勘驗實係一律毀除復將兩後遺苗一併拔除不留其臨縣地方先經該縣胡令親詣四鄉履勘分別勸懲嗣該委員許令到後會同分往有水灌溉遺種未

盡各村細加查拔改種棉蔴惟陳家溝馬坊鎭鍾底村三處有民婦偷種數畝餘及三畝餘不等立即拔毁將失察之村牌枷責示懲業經該州縣會稟在案查拔均尙認眞至汾平介孝四縣向來偷種本少疉年嚴禁加以河患頻年小民頗知重粟不禁自除其石樓甯鄉二縣山徑崎嶇向多偷種本年各該縣先期嚴禁隨時查拔辦理尙無遺漏惟與其查禁於已種之後每至放花拔毁改種較遲曷若嚴禁於未種之先呈爲實力查勘不使下籽卑府惟有督飭各屬趁冬煙春煙下種之時愼選老誠紳耆給以簡明斗方告示分往各村傳諭嚴禁不准下種仍由各州縣因公下鄉之便親詣查禁約計長發時再加勘拔務

使一莖不留根株悉絕以期仰副去惡務盡之至意

批孝義設立義學九座稟 乙酉秋

汾郡學校衰廢人文日乏該生獨能勸辦義學已將上村等九村義學事務協同各社首籌有端緒深堪嘉尙所議條規亦平正易行惟事屬創始一切章程務須斟酌盡善尤須經理有人方足以垂久遠本府前此出示原以民力凋殘不堪糜費故於唱戲一端獨殷殷致戒非特節省錢文亦將以挽回澆俗而於義學一事亦連類及之茲據該貢生等議定章程每年於巡夫項下提冗費十千文減戲項下提冗費二十千文連受業者上中戶措貲大約四十千之譜以爲義學束脩之費亦屬可行惟勸辦義學之中仍當以停止唱戲禁絕强派爲要義且本府聞

各村唱戲縻費至數十百千不等若能多省戲資歸入義學不須上中戶措資尤爲簡明易舉該貢生旣樂善不倦務將辦就九村之紳士業師學徒姓名開列一紙并註明學徒年貌住址現讀何書或係上戶或係中戶或係貧戶及上戶中戶每年出錢若干詳細開載送府鈐印發回張貼義學以便衆覽俟辦理就緒然後再廣行勸辦以期澆風盡革文敎日隆仰該貢生即將此意傳知各村社首申明前此出示之意不必另給諭帖以省繁文本府於遊衢問俗之暇亦樂與觀厥成焉

札六屬 乙酉秋

查考棚經費一款係爲開考時經費而設自應以考爲斷若按季交息或按年交息非特爲數奇零將來前後任交替時參差不齊反多周折今擬將三年分爲兩考以三十六個月而論歲科各得其半如歲試之息由光緒十一年五月起至十二年十月止計十八個月再從十一月起再至十四年四月止亦均十八個月如有閏月在歲考期內者歸歲考在科考期內者歸科考其息不必按季按年申解臨考之前十日內行文各屬按限提取以備應用除原數四百兩歸餘息申解藩庫以期歸本此劃分兩考疆界淸而參差泯藉圖預支之弊似屬簡便易行照

此稿行汾平介孝臨永六屬並報清源局藩憲介休縣奉批後
另檄飭遵可也

稟撫局憲 乙酉秋

敬稟者竊卑職壽頤於本月初九日接奉憲札飭往汾州府屬平遙一帶驗收汾河沙河市南河工程遵於十二日由省啟程十四日至平遙十五日至汾州偕同卑府宋卑職恩溥仍回平邑前設河工總局適中之處梁家堡社廟於十七八等日先勘汾河上自南侯村起下訖三狼梁周等村止次勘沙河上自小王家莊起下至三狼村止再勘市南河上自平遙城北起間段查驗至南政村止沙河市南河挖深若干面寬底寬若干均與摺報尺寸相符惟汾河原來挑寬祇八丈挑深自七尺六尺至三四尺不等現在河身寬至二十餘丈至三十丈河楞高至五

六尺河心深至六七尺總共深一丈以外實因今年兩岸有隄
攔束水不旁溢又值大水年分波濤迅猛挾泥帶沙衝刷有力
以致兩岸愈闊河心愈深較之原開原挖之數增至數倍實出
意料之外至汾陽兩旁護堰上自文水北齊起中歷平遙全境
下訖介邑北鹽場止共長八千二百四十二丈有奇東堰上自
平邑大王莊起中歷文水境下至平邑三狼村止共長五千零
六十六丈所有隄工壩工頂寬底寬若干堰身高下若干均與
報摺一一相符其沙河兩岸護堰上自平邑小王家莊起下至
三狼村止兩岸共長七千一百四十一丈有奇亦與報摺一一
相符委係工程堅固足資抵禦除取具卑府衆卑職恩溥保固

甘結三紙並由卑職壽頤加具勘結三紙送存憲案外其良周
村原議修築疊道後來民間以堰身佔壓棄地可惜且希冀河
仍舊西行是以民情不願至沙河上游三河道備等村工程查
沙河上自祁縣賈令驛而來經文水境始入平遙源遠流長其
緊要關鍵在祁文犬牙相錯之地卑職恩溥曾經履勘一次第
事關兩府三邑必須兩無窒礙始能舉辦而平介捐款現存無
多容俟籌有的款幷將辦法勘明議定再行稟請辦理所有卑
職壽頤奉委驗收汾沙市南三河工程業已會同卑府宋卑職
恩溥周歷履勘按照原報丈尺一一查明驗收相符合行縷晰
稟陳

通稟 乙酉秋

敬稟者竊卑府等承辦汾沙等河工程曾於七月初將夏汛已過情形稟陳憲鑒在案七月初七八九等日大汛踵至立水驟漲五六尺十三十四十五等日風漲甫消大汛又至比前加大十七八日河水又漲比前畧小初七八日之漲平遙西岸營兒里介休西岸北辛戸地方水頭極高之時均有漫溢過水不多十四日之漲祇營兒里仍有漫溢平遙東岸曹村堡梁周等四村初七八日隄工尚未竣事大汛已至復被漫溢十三等日秋汛續至護村堰外均被水圍梁周村外民間土房塌倒十餘間物件均經運出人畜亦無損傷十八等日之漲平遙東岸左家

堡地方於十九日子丑之交因村中演唱影戲巡邏少懈漏水成口寬三四丈水入村中局中弁紳在事人等聞信趕到卑職恩溥亦策馬馳至一面堵口一面督同丁役社首鄉地人等扶護老弱婦孺幸人夫衆多已刻即已堵住村中積水低窪處深至二尺用戽運至村外再由土夫開溝築壩逐漸疏銷蓋汾屬村莊往往村内低窪村外高仰護村之堰在内高至丈餘而在外不過去地數尺故此次左家堡村中進水而村外秋禾地並未全淹村中倒塌土房計三十餘間歪斜者四十餘間人畜並無損傷均與梁周村所塌之房查照則例土房每間給銀八錢歪斜改半之例由局中從優加半給發村外戽運積水亦由局

中給値村內亙運積水則由卑職恩溥給値卑府采於永甯鄉
勘災甫回聞信馳往汾平大路香樂村中一帶爲水所淹褰裳
而渡率同卑職恩溥徧歷各村察看民情地勢重加撫慰並捐
廉令將護村堰加高以防汛水續至查東西豐依等四村素無
護村堰幸局中知今年雨水過多山洪必大先日破格給錢以
爲修堰之用臨時又派夫幫築故幸免入村然浸淹既久水自
地生低窪之處仍有積潦勘災之時老幼匍匐水際至爲可慘
除由卑府等查明被災分數另稟請卹外查平境汾河自今年
挑挖舊槽逢灣取直至七處之多河形較順油房堡以下經王
各魏樂兩村至營兒里地勢微昂而又曲折迂遠由三狼村由

下經良周村曹村堡之間至營兒里地勢徑直且較王各魏樂
之道近至三分之一六月初夏汛驟至汾流即從三狼村以下
分股經梁周曹村堡至營兒里入汾阜府等以河不兩行支流
盛行必至經流微弱於三狼村築壩遏其東趨後又添築長堤
以冀逼入正河七月初八九日三狼以下汾沙交會之處隄堰
尚未完工汛水盛漲仍衝入舊槽下段跌成河稜日深一日河
形宛然平流順軌其故由西道遠而迂曲東道近而徑直水性
就下滔滔南注頗難挽回阜府等擬於東道之東西豐依曹村
堡之間築一壘道暫爲保衛兩村之計如將來秋汛過後仍不
能挽之使西則此壘道即作爲西面隄防業經動工趕築查汾

性水濁挾泥帶沙所過之處積淤高下不等有至四五尺者此次曹村堡東豐依兩村淤土甚厚左家堡梁家堡遙隄之外亦淤高二三尺故護村堰及疊道遙隄必須一一加高培厚營兒里因有兩次漫溢亦添築遙隄現在節逾白露天氣晴朗正鳩工趕辦之時查今年夏秋山汛大而且多據父老言汾河山漲有前山水後山水之分前山水十四五時水到猛而速消後山水二十時方到遲而難消此兩水皆在太原省城西北萬山之中地近靜樂蓋汾源也每年大漲不過一二次此次大水實屬數十年罕見查今年五月間已連次暴漲六月以後連連大漲立水高至六七尺前波未平後波又起其來也奔騰浩瀚有聲

若雷令人生畏平境向無隄防今年新添六尺之堰自謂萬無一失乃險工迭出決口屢開汛過後未嘗不安流順軌一遇上游大雨時行衆流匯注頓然拍岸盈隄東西遙隄各去河三四十丈不等容水之區甚多而猶有漫溢衝決之處如此異常盛漲實非意料所及然兩遙隄隨處加高倍厚隨時推廣接連一經汛水堅瑕立見彌縫修補因而隨之轉因屢次汛至而漸形周密將來汛水少遜於今年轉可安然無患此則一年之勞數年之逸可希冀於後日者也又查汾流爲患在平遙境者曹村堡梁周村東西豐依左家堡等五村被淹介休之孟村劉家寨則營兒里溢出之水孝義之程家莊李家莊白家堡小圪塔則

油房堡開口流出之水總計共十一村之多較之前三年雖覺輕減而經營半載糜民脂至二萬三四千金災沴未能全弭卑府等實深內疚刻下雖秋汛已過大半惟有仍舊常川到工察看應補築者補築應加培者加培妥速趕辦以期竟此一簣之功尤望山洪不至再發則此月之杪全功可以竣事所有秋汛續至及近日辦理情形理合據實稟報

稟撫藩 乙酉秋

敬稟者案蒙前藩憲高檄開轉蒙憲臺以孝義縣稟擬將征收錢糧無論大小串一概加三五征收釐不成分火串名目永遠革除辦理有無窒礙行令核明飭遵分報查考等因遵查光緒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據孝義縣四鄉里民稟稱孝邑錢糧自來正銀漸加三五再加平色幾浮加四又七錢以上爲大串見釐成分按加三五納七錢以下爲小串見釐成分例加一錢火串按加二納如剩糧一釐花戶完納先成爲一分再加二釐又成一分是一釐錢糧並索火串非一錢二分不能清完民苦久之近見解州册籍叩乞飭縣仿照解州成式算納等情到府當卽

批飭該縣妥議稟明核奪去後嗣署孝義揭令到任來府時卑府面囑其革除浮冒以清積弊旋據該令查得該縣征收錢糧向係每正糧一兩加三五征收凡耗羨鹽稅匠價及一切費用餘平爐房支銷等項均在其內正糧內又分七錢以上爲大串加三五算見釐成分無大串七錢以下爲小串加二算見釐成分每票須加火串糧一錢遵行已久不知始自何年該令與紳耆悉心參酌擬請嗣後征收錢糧無論大小串一概加三五征收釐不成分火串名目永遠革除餘仍其舊惟火串一裁釐又不准成分銀爐費用不敷由該縣令應得餘平內酌減彌補以免賠累稟經卑府核准批令出示曉諭嚴禁書差舞弊私加因

銀爐於加三五外又加庫平庫色各二分五釐經四鄉士民紛

紛呈請減免並據該署縣揭令稟稱該縣錢糧向由銀爐用市

平征收每正銀一兩加三五再按市平另補庫平銀二分五釐

如用低潮者再加補色銀二分五釐此係向來章程該令奉批

後即將庫平二分五釐裁出以市平徵收計每兩比往年少收

二分五釐通計正耗數在一千以外惟該縣市色有干銀雲銀

之別雲銀即係肚銀九七成色起至七八成色不等若不以市

色干銀爲定將來各花戶紛紛以雲銀完納流弊伊於何底勢

必以最低者納糧不允則滋鬧不休即磬所有餘平塡補亦難

敷解又查錢鋪買賣以錢換銀每兩必須加錢二三十文如按

市估以錢投櫃該櫃書無力賠加勢必收銀轉致不便等情稟
復查該縣已將加三五以外補庫平一分五釐裁去惟該處市
色低潮不一將來恐有流弊又以錢易銀向來須加二三十文
自係實情所有加三五平色定爲市平足色干銀以銀折銀者
每兩加錢十文以期官民兩便在案茲奉前因覆查各州縣經
征丁糧正銀之外連一三耗羨有收加三及三六二並三五不
等大約收數較少者不免另有雜費津貼今孝義縣經征地糧
除正銀一兩外向加三五征收連耗羨鹽稅匠價一切費用在
內惟見釐成分又有大小串火串名目小民不堪苦累現經該
署縣照舊加三五征收將大小串火串見釐分成名目及補庫

平每兩二分五釐一律裁革積弊既除民困可蘇察看情形官民可期相安不至窒礙但使地方官隨時嚴察銀爐書役不復舞弊私加則小民具有天良輸將自更踴躍矣所有孝義縣征收丁糧情形理應稟報查考

諭平遙工次 乙酉秋

沿河各村社首人等知悉照得本府濬治汾沙各河兩岸築隄以防水患惟念沿河各村素得水利者因長隄隔絕澆灌難資不無可憫茲特設法補救廣求水利之宜或用磁窰燒就水管砌入隄根接縫處俱用石灰黏固不使透水兩頭俱用木塞平時將木杜住外覆以土及澆灌需水時將木塞拔開水可通流澆灌既畢依舊杜住或於隄根用甎鋪底上砌窰洞頂底俱用灰土堅築洞口砌成槽路平時用木板閘住澆灌時啟閘通流俱屬善法爾農民等如有願用此法者准其稟明總局由局指點如法安置斷不准私自開掘以致誤事此係本府苦心籌措

以期水害永除而水利可以長享倘能神而明之大則可以開渠澆地小亦可以汲水灌園倘有不聽我言私自偷掘隄岸者本府定當盡力嚴懲決不寬貸特諭

示禁糾首浮派 乙酉秋

爲嚴禁村社濫攤以蘇民困事照得汾郡居民大祲之後元氣未復近雖年歲轉豐而穀賤工昂水患頻仍農民幾無樂歲本府到任之初即聞所屬地方各村社糾首多有浮攤濫派瘠衆肥己情事去年平遙縣侯郭村花戶侯士俊等呈控糾首王清洪汾陽縣蕭家莊花戶韓克謙呈控糾首呂儀堂梁愼身等案本府訊明該糾首等浮派屬實當經分別從嚴懲責革去糾首斷令以後充應糾首一年一換不得連年接充俾免日久滋弊以該村等皆係引水灌地之村斷令每水田一畝准攤村費錢一百二十文旱田一畝准攤村費錢七十文村中一切花費均

在其內不得再逾此數當據新充糾首之韓克謙等僉謂水田以一百二十文起攤已屬寬裕又聞官村一帶村莊有每畝旱田十餘文起攤者已敷本村通年之用而沿河灌地各村仍有蹈常襲故每畝攤至三四百文之多者該農民等終歲勤動人工籽種完糧應差之外復有村費戲錢等欵將貧民有限事畜之資轉作不肖糾首揮霍肥己之用取非其有謂之盜似此貪鄙不仁本應擇尤提案懲處以儆其餘惟念充應是選者多係畧有身家頗知事理之人且有讀書入泮顧惜體面者是以不憚苦口煩言先之以示諭爲此示仰沿河各村莊糾首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充應糾首一年一更勿再日久覇充戀棧不捨水

旱田地起攤村費數目能減者仍准量爲核減萬一村費浩繁極多不得過侯郭村蕭家莊之數花戶皆同鄉共井之人是非自有公論果其公正廉潔毫無染指本府遇事加以靑眼村衆等感恩懷惠歷久不忘豈不勝於魚肉營私被人唾駡者什倍倘竟利令智昏不知悛改仍前浮攤濫派侵漁無忌但經訪查或被告發定行從重究責利未及身禍已踵至孰利孰害爾糾首當自知之本府爲體恤貧氓振飭村事起見法在必行爾各糾首等其各一體懍遵毋貽後悔切切特諭

稟覆撫憲 乙酉秋

敬稟者七月二十日卑府在平遙工次接奉憲札以汾陽縣李令其滋稟報水災聲稱寨子溝地方起蛟水從交城文水流去轉入文峪河等情荷憲臺札開查起蛟之事晉省向所罕見該縣並未查獲發蛟窟穴殊難憑信飭令卑府查明稟覆仰見憲臺鄭重災務實事求是之至意欽佩莫名卑府立即遣派親信妥人前往麻峪口寨子溝一帶確探虛實一面馳回郡城督同李令其滋詢訪路徑查麻峪口寨子溝均係汾陽王民里管轄在叢山之中汾陽境西北皆山有所謂頭道山二道山三道山者該兩村及秤錘崖黃崖底龍興三村均在三道山以裏向不

通車馬祗騾驢可行自六七月大雨水發道路皆爲衝壞步行不免窘步必須道路畧爲修整方能前進卑府等以修路稽延時日當卽傳麻峪口寨子溝秤錘崖黃崖底五村社首親加詢問據云起蛟之事各村均有所聞實在形跡不能指出緣六月十八日發水之時水頭高至二三丈其色黑村人因疑爲起蛟彼此傳說紛紛不一皆係耳聞水過後但見河灘亂石縱橫浮面之土衝刷殆盡其他無實跡可指該五村房屋均在山坡稍高之地毫無損傷惟河灘地土被衝刮將來不能耕種其餘山坡地均尙無恙卑府察看該社首李貴榮等均係朴愿山民其言諒無虛假且該五村黃崖底寨子溝在上麻峪口等三村在

下同一山溝其言相同而卑府先派之人回稱亦屬相符是起蛟之事彼處委係傳聞實無其事憲諭並未查獲起蛟窟穴殊難憑信實爲不刊之論所有奉札飭查汾陽西北鄉起蛟雖有傳聞並無實據理合據實稟陳

諭 乙酉秋

諭沿河各村社首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因汾水旁溢於兩岸普築長堤自太原府文水境起歷郡境平邑至介邑止又以沙河泛濫改挖新河兩岸幫築護隄所有汾河隄占地畝及沙河河隄所占地畝理合詳請豁糧以示體恤仰各村社首等各按地段丈量清楚造册報縣以待申詳上憲又念貧苦農民設有薄田數畝俱被占壓情殊可憫更當發給地價以示優恤亦着一體查明造册申送其有被占微細數目奇零及富家大戶不須給價者一概無庸造送至於通睦被壓及鰥寡孤獨餬口難資雖被占細微亦須酌給地價者另議造册爾社首人等其各秉

公心實力辦事毋得故意抑揚上下其手有干本府嚴究切切

特諭

札 乙酉秋

札柳林巡檢徐玉照知悉照得本府日前路經該鎮眼見青龍柳林兩鎮居民小兒病死即棄諸山澗一任鳶鵶狼犬之啄噬年及十歲之兒死後終不免於見棄爲之父母者生前鍾愛死後乃不保全其腰領習俗頹薄良用惻然當與該員商建叢塚兩處每塚估工約需錢一十千嗣後該處小兒病死務令用棺瘞埋實在貧苦者准其抱棄叢塚再不得擅棄山野致遭殘噬除出示勸諭該居民人等一體遵照外合亟札委札到該員即將發去銀一十二兩告示兩張查收在於該兩鎮各擇高曠地面營建叢塚各一處務使壙間深廣足能多容上覆磚洞留一

小口攔以石閘俾免犬狼之殘噬風雨之飄搖一面將發去告示在於人煙稠密之處牢固張貼使衆周知工竣將建塚地面以及開銷工料銀錢細數詳細開報仍將收到銀兩告示日期數目先行報府考查毋違

示

爲曉諭事照得至親莫過於父子悲喜莫切於死生此古今倫常之大理亦吾人固有之天性未聞生爲其子死便相殘纔若掌珠倏如敝屣遠如腐荒之惡俗近昧鞠育之深恩如永甯州屬靑龍柳林兩鎭拋棄兒屍之慘刻者日前本府覆勘永甯災區路經該兩鎭眼見該鎭一帶人家小兒病死卽棄之山澗一任鳶鴉狼犬之啄噬年及十歲之兒死後終不免於一棄被食盡而且速者謂之吉祥謂必轉世謂再生必育事反常爲妖似此大虧慈道不近人情忍心害理之事與近世溺女弊習同一殘暴守土者所宜深惡痛絕及早嚴禁計不終日而決者也從

前蒙古唐古特惑於食肉還肉之說無論男婦老少死即棄諸山野以餇禽獸經各邊疆大臣出示嚴禁此風頓絕中國各省兒死用棺殮堵者不止一處亦不聞其生子不育可見死生夭壽宗嗣絕續一有定命區區死兒何能爲人禍福本府現已捐俸派委柳林鎮徐巡檢於青龍柳林兩鎮各建叢塚一所務使壙間深廣足能多容上覆磚洞以庇風雨並令轉飭該居民一體遵照仍隨時譏察勿任潛行抛棄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兩鎮居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等不幸兒女幼殤有力者宜用小棺瘞埋貧苦者方准抛棄叢塚以免屍骸暴露慎勿始終執迷陽奉陰違仍前抛棄爾鎮民之殷實者更宜推廣此

意糾股捐貲多建數塚以輔官塚之不逮庶幾保全屍領永免
小兒身後之災即此加惠幽冥便種善士眼前之福民情日趨
於敦厚父道不失其慈悲感召祥和拯離苦海本府實有厚望
焉切切

示蕭家莊 乙酉冬

案據該村社首呂秉鉞韓克謙等稟稱該村村費遵照本府新定章程每水田一畝攤錢一百二十文旱田一畝攤錢七十文合村九百餘戶已一律如數淸交不欠另有二十餘戶分文未出其中且有該生等本族尊輩在內不能再再催逼亦不敢出名具控新舊更替之際辦理頗形棘手等情到府據此查該村强梁好訟滋事把持之人本府早已訪聞有素此款又敢抗攤不出實屬有意阻撓擾害不待該生等指出自能按名提拿第不敎而殺謂之虐除稟批示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該村未出村費人等知悉定限爾等於出示十日內務將應交前項

延宕詞飾意別懷陰敢倘抗違有再得不齊交數掃律一費村
不得該生等亦不貸稍不決究比案提憑以復稟名指等生該准
切切遵凛也不顧於弛廢務村置遂縮退存意長尊族本詞託

行八屬 乙酉冬

照得考試乃掄才之大典考棚爲校士之必需號舍貴乎軒廠整齊庭堂宜於清淨肅謐門牆高峻庶文宗之防範尤嚴風雨無虞亦多士之寒暄有庇蓋將慎重其事用以副　朝廷造士之深心匪必藻繪飾觀祇取供城市往來之瞻矚也府城考院歷係八屬分叚承修舊例相沿必待試期迫近方由各州縣捐貲徑交汾陽縣工房倉皇補葺該書等偷減工料習慣侵欺各牧令之家人亦且從中染指勾串爲奸習爲故事而各牧令於工程是否堅牢材料有無楛窳不復從而過問馴致分攤僚屬之公捐盡飽不肖丁書之私橐因循日久捐弊益多去歲府考

入院目擊傾欹剝落岌岌欲圮詢得其故不禁慨然現經本府鳩工庀材選派可靠紳士督工興作號舍三十二大間皆撤舊易新需費頗鉅其餘則或改或因擇要拆補木料則取府中舊存者居多計自上年四月初旬動工歷六閱月而工竣共用銀一千五百兩有奇此時州縣陋規甫經裁革該牧令等境況瘠窘均能廉潔自好嚼然不滓甚不願以此款攤之所屬致滋賠墊除本府自捐銀二百兩外下短之一千三百餘兩已經籌有款項可以相抵惟大工雖已告竣而善後之圖未便稍緩茲由本府按照缺分優次酌定無論有考無考每年共籌銀八十四兩以備歲修之需此款銀數無幾不得不仍由所屬攤解以規

久遠計自光緒十二年起汾陽縣每年應捐銀二十兩平遙縣每年應捐銀二十兩介休縣每年應捐銀十三兩孝義縣每年應捐銀十三兩臨縣每年應捐銀八兩石樓縣每年應捐銀一兩永甯州每年應捐銀八兩甯鄉縣每年應捐銀一兩共合庫平足銀八十四兩之數平介孝臨石永甯七屬各於每年正月下旬將應捐之銀移解汾陽縣彙齊一併具批詳解來府以憑給發派管考院歲修之紳士具領應用其不於臨考修理而改於每歲春間一則臨時局促經費必多一則日暖春長課工較便自此立案歲修委之紳士不得胥吏經手捐款責之現任不准按月分攤解銀以正月下旬爲限極遲不得逾二月初旬動

工以淸明穀雨爲期極遲不得過立夏處暑如隨後再有確款可籌發商生息則併此歲修捐數亦可次第裁免當今府屬人文遠勝於前所望與該牧令等極力振興設法獎勸以期文教蒸蒸日上則此重修考院工程不過振興學校中之一端倘非振興學校之全量也札到其各體會此意實力行之毋負父母斯民之義懍遵切切

示 乙酉冬

出示曉諭事照得汾陽縣各村莊社首積年霸充浮攤入己所在皆是而沿河各村其弊尤甚該社首等倍二倍三積年所攤村費除正款花用外悉數隱吞入己又復藉債挾制迫花戶以不得不付之月息侵挪影射亂若棼絲孰盈孰絀局外不得過問愿謹者往往疑懼債累不敢接充社首而花戶等愚懦莫之敢抗並不知其底裏不能不任其把持盤踞濫派浮攤農民終歲勤動已苦穀賤工貴收成歉薄又加村費重攤補瘡割肉幾同竭澤而漁現查該村共有水田七十八頃旱田十頃即按本府現定新章起攤已起錢一千弔內外而該村從前村費每畝

三四百文每年不下三千弔昨據該社首等供稱社債係因同治十年奉官挑濬虢河而起六村共用錢九千弔該村即所出較多亦不過三千弔之數距今已閱十餘年之久如果該社首等力裁冗濫涓滴歸公則挑河債累一二年後早已還清何至永爲該村大害當經斷令該村村費一依本府新章起攤舊欠社債歸於現在及舊社首自行清理第恐爾花戶人等不盡周知且該村舊債無論有無浮冒既由挑河公費而起即與他處之訟費戲價及全屬假冒者有別合再申明定案出示諭知俾資遵守爲此示仰該村社首花戶人等知悉自示之後遵照本府斷案爾等充應社首之人務須年年遞換不得日久霸充村

費自光緒十二年起照依定章通年水田每畝一百二十文旱田每畝七十文不得稍有逾越所起村費務須極力撙節實用實銷年底分別管收除在詳細張榜示衆但是出錢花戶均得逐款指詰查驗虛實不得恃社强橫含糊影射村中舊債自此止利歸本每歲由新社首於當年所起村費內撥出錢三百千公同舊社首田畯張茂槐等先其所急查款歸還歷年債本即以該村村費一年一千弔而論還債用錢三百弔挑河工費用錢二百弔巡田鄉地更夫雜項用錢二百弔一切祠廟敬神花費用錢一百弔纔合八百弔之數已有盈餘再歷十三四年舊債還清則每年實餘錢五百弔併可興義學建社倉恤寡憐貧

廣行善舉或將起攤錢數量爲酌減更屬嘉惠無窮若敢不知自愛仍蹈前習但經訪查或被告發定即提案從重懲治不能姑寬其各一體懍遵毋貽後悔切切特示

稟撫藩局道憲 乙酉冬

敬稟者竊查汾陽被水各村如乾河馬寨等三十九村業經分別是否成災及受災輕重報明大略情形在案其西北鄉龍興秤錘崖寨則溝李家會陳家社麻峪口王家社等七村以山路崎嶇復經大雨衝壞甚難行走卑府采督同卑職其滋繞道永甯之吳城鎮再折而北翻大小山五重始達各災村周歷履勘參互考詢大約災分兩等一爲水淹地七村統計不過七頃有餘一爲水衝地七村統計不過十頃有餘水淹之地秋禾受傷雖輕重不等此後尚可耕稼水衝之地本屬谿澗河灘上層是土下層是石先本磽瘠猶可薄收此次山洪奔騰浩瀚上層之

土衝刷漂流石骨盡露上游石塊推轉而下從前田畝現在祇
存一片大小亂石不但秋稼成災十分此後永無插種之望勘
災之際民等以日後養生無資環求拯救龍興麻峪兩村均有
坍塌房屋受災尤重卑府等議得水淹之地該七村不過七分
災水衝之地土產變爲石田此後永無生機與水衝沙壓無異
若不永遠豁除錢糧該民等愈難存活維有仰求憲臺詳請
奏請將錢糧永遠豁除如蒙憲允卽由卑職其滋造册通詳其
龍興麻峪兩村坍塌房屋共二十餘間可否查照則例每間瓦
房給銀壹兩貳錢由卑府庫存穀價項下動支仰祈訓示遵行

批汾陽縣 乙酉冬

該村放賑時該令派丁會同社首辦理不假書役之手該縣之意內丁結實可靠必無不妥之處斯言誤矣撫憲一再告誡深以不肖州縣惟門丁之言是聽爲慮該縣豈未之詳繹耶書役不可靠果然門丁之不可靠殆甚於書役該縣豈未之知耶官須自做古人言之矣該縣其速返迷途勿貽後悔至魏天章之情虛躱避本府偕同該縣勘災時曾經詢及言猶在耳何反云原告不到案耶

稟臬憲丁 乙酉冬

敬稟者去年夏秋之間卑府在孝義馬莊營文峪河工次微聞該縣報捐縣丞已革戶書魏其任仗充濤支局紳之勢招搖婪索物議沸騰民間恨之入骨正在訪查確實間旋據該縣生員王日含以魏其任身膺四罪五惡呈請提訊前來卑府當卽拘拿魏其任到案訊問並一面出示招告旋據該縣城鄉士民紛紛來府訴怨呈請懲辦幾及二十起之多時値封印未及澈究今年開篆後卑府詳請前憲黃暨藩憲高轉詳咨請斥革三月間陸續奉准行知業蒙撫憲咨部斥革在案卑府以辦理平遙汾沙等河工程事繁工鉅尙未提及全案人證覆訊定讞四月

二十九日准太原府沈守晉祥移奉前憲馬札開據孝義縣增生魏其伸以伊兄其任因公結怨等詞並牽及卑府署丁役得贓批飭移提等因卑府遵將革書魏其任府役許慶和並卷宗移解太原府收審一面飭署孝義揭令傳淇將被控之郭守藩王日含等徑解省城以昭迅速此案已革戶書報捐縣丞魏其任果否正人抑係汚吏卑府提問詳革有無寃抑丁役果否得贓現經沈守移提自可一一水落石出惟該邑以淸丈之故印過白契數萬張有該局號簿可憑以每張銀四錢有告示可憑雜費數百文有公稟可憑通計眞贓實據已不下數萬串之多大祲之後小民生計艱難何堪受此重重剝削該革書年未及

四十充應戶庫經承不及十年報捐縣丞五品銜當鋪店業華屋市房鼎盛一邑問其來自何方亦可不煩言而自解矣雖其作惡多端昭昭人口案卷炳存原不止此而此實罪之最有憑者所有移送人證卷宗及該革書辦理清丈情形理合稟報查核

諭乙酉冬

照得紳民於地方官送匾送傘本干例禁本府履任以後於職分應辦事宜次第舉行雖端倪已見而應辦不辦及辦而未臻盡美盡善者尚難更僕數私心方爲歉仄乃地方人等送匾送傘者竟至聯翩而來在該士民藉此致恭致慕或出悃忱而本府受之實爲有愧且恐啟導諛靡費之漸合行申禁所有傘匾等事自光緒十二年正月爲始一概不准送來者亦不收受其有因立案起見求立石大堂者祇准將事由敘明不准用諛美之詞切切特諭

子壻趙之騤敬校

273

淸芬閣集卷十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刋

稟覆撫憲丙戌春

敬稟者竊卑府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接奉憲札飭查疊次通飭整頓吏治淸理詞訟查報錢糧積弊禁革買票裁革陋規以淸徭役其餘錢糧積穀暨地方一切應辦事宜就近督率俟屆三月卽將所屬州縣才具操守以及何者辦理得宜如何成效何者辦理未善何者空言搪塞概未遵行並將一切利弊開摺稟呈等因奉此卑府遵卽轉行各屬並諄諄告誡不可

2
273

因循怠緩敷衍度日以及貌爲振作僅於紙上鋪張者斷不容
隱屬員以蹈徇庇之愆其因公來府如平遙楊令恩溥介休吳
令匡署孝義揭令傳淇永甯王令兆槐無不一再諄囑汾陽李
令尤不啻三令五申忽忽三月矣空言稟復倘屬寥寥求其辦
有成效者殊難屈指以數內中如詞訟一端汾陽三數年前向
有買票之弊久已禁革介休因頭役應差每呈一紙向有陋規
近於傳呈已面囑吳令裁革其餘扭交指交諸弊此時較爲歛
跡查卑府所屬八邑每村皆有社首辦事其始公正者爲之故
又謂之公人後來流弊漸生辦社事者大率地方奸猾爲多交
結書役私設公座弔拷勒罰花戶稍有抗違捆送至縣枷責立

至每畝斂錢至三四百文較之正供錢糧其多兩三倍大村斂錢五六千串不等實爲晉中一大弊事卑府到任後即通飭各屬裁減攤派供應以清其源痛抑社首汾平介三邑由卑府提辦者十餘案此風頓衰現在捆送弔拷等事久無所聞而强豪之失大利者暫雖逃匿蹤伏仍盼死灰復燃容隨後另稟請示辦理錢糧積弊一事查卑府所屬八邑中以介休爲最妥善孝義則積弊叢生卑府於十一年分督同揭令裁加平加色小票火串釐不成分復時估日報之舊例民困稍甦汾陽於十年分將銀爐浮收之弊早經革除其次甯鄉亦有弊端所有門丁陋規糧差票錢皆於十一年秋間革除其餘平臨石三邑辦理尙

無甚弊竇惟永甯里書戶書串通作弊每銀一兩浮收至三四千經王牧稟報在案卑府面囑其痛爲革除該牧來稟以未奉批示尚無切實主意敬祈憲臺指示辦法嚴飭該牧不必猶豫以蘇民困保甲一事實爲清窩弭盜之本懲奸除暴之原果能實力行之一縣之田賦人民鄉風物產無不犁然在目豈惟盜風可弭抑且致治有端然無精心實意以貫注其間而徒襲其迹則門牌册結徒致紛擾虛糜卑府自奉到臬司札飭後卽諄囑各該牧令以簡而不擾爲綱勤而能察爲用要在時時周歷各鎭各村勤求民隱博訪周諮邇言必察使奸宄有所畏而不敢爲非內奸旣清內暴自戢萬不可安坐衙齋信使丁役反滋

弊竇近來各屬中因事下鄉者似較多於前其能精心貫注與
否實未敢必也積穀一事除汾平介三邑清徭局以餘錢買穀
業經稟報並蒙批飭無庸贅陳此外尚有豐備倉穀係卑前府
林守拱樞於大祲以後爲思患預防之計飭各屬興辦惟汾平
介三邑捐成若干去歲卑府在平遙工次聞此項穀石仍有弊
端有爲社首所侵蝕者飛飭該三邑稽查各村實數造册存案
文符稠疊迫至今年始據報齊汾陽存一千八百四十一石有
零平遙存六千二百六十石有零介休存二千八百五十七石
有零介休又另遵前升撫憲張飭辦三千畝捐穀一千七百七
十四石有零大約各村各社所儲之穀其數少其地散社首人

等賢愚不一日久不查必多凋耗卑府擬於每年八月內將所屬清徭局倉穀豐備倉穀周歷抽查一次並於秋成以後察看年景實在豐稔尚須酌量勸捐以廣儲積以上各條皆憲臺查辦之件卑府各屬中悍然不顧專事欺朦者固無其人求其細心熨貼辦理盡合機宜亦不多覯大概除弊各端已十去七八興利之事則十無一二至各牧令才具操守謹繕具清摺填註切實考語呈覽應請擇其尤者而先去之以示激勸卑府仍一面嚴飭各該牧令一一遵照憲飭切實辦理卑府仍隨時明查暗訪如有所聞卽行稟報斷不徇隱所有奉飭疊次通飭俟屆三月卽行稟覆事件理合開具清摺縷晰稟陳

稟撫局憲 丙戌春

敬稟者竊卑府於十一年春間督同平遙楊令恩溥承辦平遙汾河工程上自文水起下至介休止一律工竣臘月蒙憲臺派員驗收在案查汾河西岸自平遙南良莊北境大徐家鎮起歷石家堡南辛北辛南齊至北齊村止西遙隄計長二千一百餘丈東岸小徐家鎮一村東遙隄計長三百餘丈均係太原府文水縣地界去年春間由卑府等籌欵修築一律告竣驗收此段工程開辦之始因文境汾河地居上游石家堡一帶地形窪下曾經潰決一有疏虞文邑首受其害平介孝汾四縣所關尤大不得已越俎代謀本係一時權宜曾經稟明在案現在爲經久

之圖年年修守之計自應將該七村兩岸遙隄歸還文水縣管
理修防以免愚蠢小民無知侵損兩淋畜踐坍塌堪虞將來倘
有失事文平介孝汾五縣仍然被災惟有仰祈憲臺札飭文水
縣將該七村河堰一律收回此後妥爲加培修防以專責成至
平遙汾河沙河市南河工程尙有應修應補之處卑府現在辦
理文峪新河工程未克分身已札飭平遙楊令恩溥並面囑其
督同紳士速爲勘估興辦將來倘須抽空前往查閱以重河防
所有文邑汾河隄堰修守事宜理應移交文邑及平境汾工尙
須修補均合縷晰稟明

稟撫局憲 丙戌春

敬稟者竊卑府等於前月十六日發稟後旋於二十七日擇河沿上下游適中之地宣柴堡社廟設立總局分派員弁常川駐局延請紳士管理帳目薪水局用每日限定數目不准多用分文派汾陽冀村巡檢孟文福監督上游百金堡冀村一帶工段調永甯州柳林巡檢徐玉照監督下游乾河村一帶工段其中段大小羅城西馬寨東西雷家堡一帶以及上段之下游下段之上游去總局較近由河工外委岳峯麟河兵白玉立及局中紳士就近照料卑府等不時駐局稽查巡閱上中下三段業於本月初四五六等日次第開工各村社首花戸均尙踴躍赴功

帷中段羅城馬寨雷家堡十餘里之中地勢本窪去年災水尚未退盡行潦甚多加以煎此築隄未能寬留河岸竟有溜逼隄根隄外又有積水竟成兩水夾隄之形前兩年之潰決良因取土極難以致隄身矮小隄形壁立高不過三四五尺寬不過丈餘不能堅固現已搭橋多座或取對岸之土或取離隄稍遠稍乾之土將隄根溜水之溝先行填實層土層硪先擬底寬三丈者展寬四五尺不等加高有至九尺者又前此取土方坑逼近隄根內盛積水尚未涸出現在展寬隄身方坑壓在隄底填平皆費土方下游豬城申家堡史家堡北莊乾河村等處隄內之土皆係爛泥隄外一片沮洳取土皆難目下節屆穀雨正農暇

作工之時一交夏令即有暴雨隄外方坑一經汛過即不能再取乾土並難計算尺寸惟有實力趲催設法招徠民夫以期早日竣事核計土方比原估加增二萬餘查土方工價初擬連硪工每方發錢一百六十文係照前兩年徐丞炑承辦之價現在察看全河工段取土難者固須量加取土易者大可節省除中段下游難辦各工外亦尚有可省之處將來加增之土方二萬餘能否即在此節省項下抵補尚難預定至於堵築修補經費蒙批徐丞應繳二千二百八十餘千文下需一萬一千九百八十餘千文准先動用臯府庫存穀價銀兩由清源局議詳籌補稟候核奪具仰憲臺鄭重河工不惜巨款之至意感仰曷勝查

皐府庫存穀價現存五千四百六十四兩零係善後款項四川
兩湖原平每百兩比庫平短四兩二錢有奇此項銀兩按照皐
郡近日時估日報每兩換制錢一千五百二十文約共合錢八
千三百有零千尙短五千九百五十餘千文係丞應賠之款未
知曾否繳出現在工程正在吃緊之際執役者日近二千人需
款甚鉅不得不預爲之計應請先撥銀四千兩敬祈憲裁核發
並賜批明在何庫何款動撥再由皐府派員具領以免停工待
餉有誤時日肅稟

諭 丙戌春

諭文峪新河各村社首等知悉自挑挖新河以來各村依舊連年被水上憲念切民瘼亟思拯救現蒙撫藩憲特委本府設法經理補救查支河自百金堡入境至西河堡仍歸舊河中行大水文湖兩窪忽高忽低致水勢未能暢消果由地勢使然亦因人事未盡現在下段出口未形深暢中段羅城一帶水流地面挖深無益上段百金堡冀村一帶衝突爲患全河均已受病然遽然改圖又苦經費太鉅祇有暫爲補偏救弊之計百金堡冀村等處決口改築月隄以避灣勢羅城馬寨雷家堡一帶挖淤與培隄相輔而行申家堡迤下一律加培乾河村迤下至西河

堡口門尚須春深水落酌量能挑與否再定業經勘明大畧即日丈估開工仰各社首等諭到即行挑選壯夫聽候定期開辦各該村連被水災兼辦工程苦累已經數載此次興工本府不願再累及我民所有監工社首由局薄給飯錢土夫方價視工之難易發給現錢即繩筐器具除舊有取用外如有不敷皆由局領本府爲爾等謀體恤已周該社首等亦當趨事赴功加倍踴躍如有惰不任事以及尅扣滋弊查出必行嚴辦毋違切切

特諭

計附約四條

一夯硪宜實力也每上土八寸即夯硪一遍以澆水不漏爲度

不得偷減草率
一取土宜務遠也河灘有土可取皆取河灘之土如河灘無土可取須隄內取者亦可總須離隄三丈以外挑取方坑寬留走道
一社首辦工人數飯錢宜預定也每村辦工社首須揀公正耐勞曉事之人兩人每人每日由局給發飯錢一百二十文人數過少祗准支一人之錢
一土夫發錢須有責承也所有土夫方價由社首至局酌領一次以五日爲度領回即行散給工完清帳該社首等不得尅扣亦不得多給致干究懲

稟覆剛撫臺 丙戌夏

敬稟者竊卑府於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奉鈞批以汾陽縣李令其滋稟覆清徭局章程款項進出數目並現在辦理情形蒙批清徭章程前經升任撫憲張逐欵復加裁減並指示辦法限定每年差費雜用只准支用六千五百二十緡墊底一項只准留出一千二百緡該令何以並不遵照所稟局中章程出欵辦法既不相符數目亦不脗合飭令卑府調齊全卷督同該令遵照歷次批飭逐欵裁減並將局存餘錢提出一千二百千外儘數作爲積穀修倉並先將章程議定等因奉此卑府遵卽調查縣卷參以府卷局章悉心查閱並督同該令邀集局紳詳

加詢問謹將先後情形並現在辦法一一臚陳清聽伏維鈞裁核奪查汾陽清徭欵目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蒙前憲臺張批飭卑府督飭前署令徐丞炑逐欵裁減計二十六宗共合錢四百三十千有零十年四月十六日復奉前憲臺張逐欵指示正雜各項以六千五百二十緡爲限批飭卑府轉飭徐署令炑遵照新章辦理該署令不即舉辦未幾撤省李令其滋抵任後卑府再四催促直至十一年春間復裁減十三宗共合錢六百三十三千有零其時局存錢三千餘串卑府飭其遵照憲示除義學外以千緡生息千緡買穀李令以局中賃房每年出租八十千不如自購一房免出租錢卑府因其與餘錢生息之意

尙不相悖准令照辦旋於九月間經局紳手買定公房一所連
修理一切共用錢九百五十三千有餘已入十一年十一月分
報銷而買穀迄未舉辦此十十一兩年徐署令炑李令其滋辦
理淸徭之實在情形也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卑府奉到憲
批後適李令其滋晉省迨其回汾已屆開篆遵卽督同該令細
核欵目並衡事理全裁十欵量減八欵共十八欵爲錢八百十
二千有零雖所裁所減各欵與前憲臺張指示微有出入而統
計現存各欵每年支用錢數謹遵憲定六千五百二十緡之數
內中正差一項歷年多少不一最多至一千五百餘千近年局
紳較爲認眞十一年分支用六百十五千有餘今限定每年八

百千除大差兵差外准少不准多至義學經費經前憲臺張批准以千串爲限現在四關新設義學四處每年需費以六百三十千爲限所用尙不及此數合之差雜各款共爲錢七千一百五十千文之譜查汾邑淸徭額收差錢九千五百餘千文歷年實收除災區蠲緩及民欠未完有足數者有不足數者大約總在九千三四百千之數除去歲出七千一百五十千每年尙可餘錢二千二百千之譜憲批局存餘錢除墊底外儘數買穀修倉憲意至爲深遠佩仰曷勝查十一年年終會計餘錢四千一百二十千有餘與李令所稟十月分截止餘錢四千二百十千有餘之數所短無幾惟墊底一項汾陽雖附郭次衝差務較省

而應發之款每月亦不在少按月四百千似不敷用可否以一千五百千爲額如蒙憲允此後年終存留錢一千五百千以備墊底餘均作爲買穀之用以去年所存四千一百二十千有零而論除墊底外應餘錢二千六百二十千有零業經遵照憲批如數提出趕辦買穀收倉查儲穀緊要關鍵全在倉房堅固合式地不高燥房不透風易於霉變鋪底不牢牆垣不固易於折耗近代修倉之善以直隸方恪敏義倉爲第一畢府在直時聞各縣義倉穀推陳出新之處已閱數十年色味皆變尚可充饑倉房之得法可知卑郡城內雖有官地而合式者極少惟新購之清徭局地基尚高且有隙地可以另建新倉按照穀一石六

面取方合木尺一尺四寸之度房闊若干尺以一四相乘深若干尺亦以一四相乘底盤砌成風道闊五六寸高七八寸底層用石板上加石灰面層用方磚四面簷下留風道尺許網以鐵絲按三丈六尺四寸寬二丈一尺進深一丈四尺餘高每倉一座約可儲穀四千石泥木石工料大約五百餘千文已飭局紳估工購料擇日啟土其餘隙地尚可另建一倉倉成即名爲淸備局倉既不與社義倉相混亦不致無人照料致啟霉變折耗偷盜侵蝕之弊至於採買穀石本秋收以後之事取其利農而價廉去臘未辦實爲後時度歲以來穀價漸昂昨已購定五百石每石約銀一兩之譜現在市穀已入囤戶之手加以冬令無

雪雨澤未降厥價日騰實非購買之時祇好稍待一經雨後其價自平再行盡數添購斷不遲悞此卑府奉批以後督同李令實力裁減各款並遵辦建倉買穀之實在情形也至李令前稟及所呈章程清摺既未遵照前撫憲張指示辦法亦未清查舊章其所開用項截至十月底止購房鉅款漏未敘入以致所開數目均不能針孔相符卽如墊底一項一千二百之數既不敷用何妨據實稟明又如去年春間裁減各款李令以爲卑府之意故未通詳其實卑府仍遵照批飭辦理理應稟報之件又不應將徐署令所裁混而爲一以致數目不符種種錯漏含糊實難辭咎已由卑府嚴行申飭並囑其以後遵照憲定新章辦理

隨時切實稟報除積穀章程督飭李令議定隨後呈報外所有
先後辦理清徭情形及奉飭裁減各款並籌備買穀建倉各事
宜合肅縷稟

諭丙戌夏

爲曉諭事照得文峪新河兩岸隄堰及隄內河灘俱經豁免錢糧并發給地價本不應再事耕種惟隄堰關繫重大斷不准稍有侵損而隄內河灘當秋深水涸之後尚可播種麥苗棄之未免可惜且前此發給地價本自無多應准各原主照常藝麥稍沾餘利此係格外之恩爾等亦當共矢天良保護隄身不得稍有侵佔亦不得於河灣新淤沙嘴之上妄行種植以致逼水生險更有要事數端亦應遵守一不准於隄上種植一不准於隄上牧放一不准於隄旁割草惟隄頂之草割之不禁行車道口須年年加培必與隄頂等高不得任意攤平致隄有缺口此數

事者犯之俱有重罰爾各村社首及巡夫等俱當加意稽察務使有過必懲更有惠而不費之一事可以保護身家可以保衛田畝又可爲將來數世之利則莫如於隄旁種植柳株不過一舉手之勞而其利無窮爾各地主當共勉之爾各社首亦當共助之務使有功必勸本府之爲爾民慮者至深且切爾等愼毋以爲具文而忽之

諭 丙戌夏

諭新河各村人等知悉新河兩岸隄堰所以防河水之漲溢淹沒田廬關繫至重斷不可稍有侵損前因西雷家堡無知愚民竟敢掘隄放水經本府嚴行懲辦飭令即時堵合以全大局但念西鄉一帶山水時發澆灌之餘流至近河之處阻於隄岸無處宣洩以致田畝被淹亦係實情今思一兩全之計爾各村人等果有被淹田畝因種麥在即急於放水者准其醵錢集資稟明河工總局於相宜處所設立涵洞閘口其法先將隄堰挑開缺口挑出之土即於缺口外圈一月隄然後於缺口平地下再掘深若干視河水最小時水面爲準再深尺餘夯硪結實用磚

鋪底然後砌成窰洞寬二三尺高如之俱用石灰固縫不可滲漏窰洞內外俱砌閘口用木板閘住加土封閉窰洞之上仍取月隄之土覆蓋成隄於隄之前後另加新土踐踏結實欲放則啟放畢即閉可以疏消積水亦可放水入內澆灌地畝本府因爾等愚昧無知故特告爾此法所費亦不過數十金而實可爲將來永遠之利倘仍敢不遵勸諭不設閘口私將隄堰掘開者定行嚴拏究辦決不寬貸切切此諭

札八邑 丙戌

札飭查禁事照得本府訪聞該縣東南兩鄉按照地糧起攤戲錢之村該甲頭等利其糧多不願將本甲糧石過於別甲別里往往房田早經典賣糧額仍寄本甲並不照例過糧詭寄飛洒百弊叢生又該縣花戶完糧凡遇尾零係數釐者該書手必强令完爲一分又一票僅應納銀數分者該書手不給數分糧票必强令完納一錢各里弊端不一有利歸書手者有利歸甲頭者百姓因係錢糧名目重大祇有多納數分輕易不敢較證此項銀數析之看係分釐合之即集爲鉅款小民脂膏何堪若輩違例朘削除各村戲錢願否照攤應聽花戶之便不准各村社

强派横索已由本府出示嚴禁外合亟札飭札到該縣即便查明以上各弊迅即出示曉諭百姓一面切實嚴禁勿任甲頭把持不准過割糧石併令該書手等嗣後花戶完糧一票僅完數分者即以數分完納尾零係數釐者即以數釐完納不得再以見釐成分票必上錢刻剝百姓　國家定例錢糧過割何等鄭重侵蠹罪名何等森嚴此次宥其既往已屬幸邀寬典倘經示禁之後再敢違犯查出定即從重究擬從前孝義有見釐成分弊竇經本府飭縣禁革立碑在案似此蠹國病民無論事體鉅細漸不可長有即當除該縣亦當隨時查察勿任搪飾欺朦致干受過仍將遵飭查禁緣由限十日內出示底稿具報查考現

在撫憲嚴札飭查錢糧積弊本府立等彙報切切毋違特札

勸多種麥粱以避水患諭 丙戌

爲曉諭農民多種二麥高粱以避水患事照得莊田樹藝本應相地所宜爾東鄉挨河一帶百姓頻年被水每逢伏汛秋漲常在麥收以後秋來禾黍諸豆水過之處蕩然無存獨高粱挺植水中尚能多歷時日隨後涸出仍有三五分收成可望爲爾東鄉沿河農田計自以多種二麥高粱爲宜聞爾百姓等有倒換槎楪之說種麥數年必更種禾黍高粱菉豆然後再種二麥又有貧民地畝有限每喜穀麥黍豆高粱各項分種以取飲啖之備此在西南鄉高阜田地自宜如此惟爾東鄉濱河各村斷不可如此打算譬如麥地槎老不過麩厚麵黯少收一二斗多種

二麥高粱糶其所有以糴穀米黍豆不過多一番折耗而無論
有無水患家家飽食歲歲有收豈不愈於貧種禾黍被淹之後
一無所收乎人雖至愚自謀則切此等事農民之稍有智識者
自能知之亦自解爲之原無俟官長刑禁法督本府特以守土
之故無刻不以爾百姓疾痛痌瘝爲念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就
如家人父子一般一事未協時疚於懷又慮爾百姓內或有狃
於舊俗不知變計之人是以不憚瑣屑詳切開譬示到之後爾
東鄉沿河百姓凡有低窪下溼田地務各聽從本府勸諭多種
二麥高粱以避水患即地性應須倒換槎樸亦當多種幾年再
行倒換秋苗更當獨以高粱爲重此爾百姓等目前切要之圖

安全之計幸勿視爲老農常談悠忽置之切切特示

稟撫院 丙戌夏

敬稟者竊卑府等於四月初七日曾將新文峪河工程將竣幷一切情形稟明憲鑒在案隨後逐日趲催因雨澤較多土工未能十分迅速直至月底所有上游中段下游工程均一律告竣隄工原擬底寬三丈後來細審地勢中段西馬寨下游北莊村等處去歲河行地面至八九尺之高七八尺之隄竟至滅頂過水隄防萬分喫重隄底展寬至三丈五尺幷有加寬至四丈以外者隄面有寬至一丈六尺者最高之隄有至一丈四尺者皆測量地形高下河槽寬窄於隄面取平比較去年水痕所至高四尺餘河身緊逼隄根者添築護壩多座以免溜刷根基隄內

窪下空虛之處再加後戧以免內外盪刷並將北莊村河心微挺之處趁水涸時畧爲剷平其餘如西河堡義安村等處因本年雨澤較多長流不斷未能施工復以中段馬寨下游北莊等處村地內窪倘有漫決內外皆水一線危隄無從取土不能堵築去年馬寨羅城雷堡開口徐丞烁束手無策正坐此病現擬於最爲緊要之羅城馬寨東西雷堡北莊申家堡等處隄上添築土牛三千個以備臨時搶修之用并預備木料儲於兩岸社廟以備搶險築壩新河不得地勢不敢謂萬全無害祇有竭盡人力以圖補救土牛工於月初開辦正在趕做以多爲貴其餘零星工程如挑去口門之尖角塞填漏水之暗溝彌縫堰身之

罅漏擊托單薄之隄根尚在不憚繁瑣次第修補計十五日後可以一律竣事所有工程將竣情形理合開具丈尺清摺稟請派員來汾逐段驗收以昭核實專肅稟陳

稟藩臬 丙戌夏

敬稟者竊卑府前奉藩憲飭即查明所屬教雜中有無應劾人員指名稟復等因仰見大人澄敍官方之至意欽佩莫名查卑郡教雜中雖無出色卓異之員亦鮮貪劣昭著之輩惟查有署永寧州學正馮秉璋猥瑣暴戾人品不端前州牧王兆槐訓導孫應珠皆面遭詈罵署幾至揮拳經卑府再三戒飭罔知悛改甚至起滅訟事賴債逞凶皆有控案不惟有玷官箴抑且形同無賴同僚姍笑士類羞稱若不據實揭參殊不足以肅膠庠而昭炯戒應請迅賜撤任以肅法紀並祈派員來汾接署實爲至幸

諭丙戌夏

既據該生等連日測量渠身及舊河新河高下懇請挑濬馬跑渠故道添築石壩石閘果使事屬能行有何不可但舊河一帶各村胥盼分水此次籌集經費是否該村獨任抑係各村分攤倘該村因獨任挑濬而即獨占水利使各村無分潤之益恐紛紛爭訟由此而生仰該生等會集各村公同商酌稟請本府派員前往詳細履勘再行定奪

示平介汾河東西兩岸各村莊 丙戌

爲防守河隄事照得汾河兩岸隄防自上年至今經本府及平遙縣一再修築崇墉堅固迤邐數十里足資捍禦惟是人心易怠於功成而患難恆生於所忽當其巨浸滔天田廬淹沒汲汲有性命之憂無不創鉅痛深踴躍趨事及一旦決口既塞水歸故道長隄屹立汎濫無虞前日災區盡成樂土禾麻菽麥盈室盈倉祗知入此室處戲嬉醉飽遑問前此之心驚膽裂乎而不知水至無情人心叵測稍有疏懈患即乘之頗聞去年決口因有奸民偷挖以致潰隄幸堵合迅速未受大害然亦危矣現值伏暑轉瞬山水漲發大汛疊至苟無備禦何以當之至於掘隄

奸民罪在不赦前因未得主名故未嚴究茲特重申告誡仰各村社首人等知悉爾等各自有家各有田畝慎毋玩忽將事自誤誤人務照平遙縣派定段落遵守章程間段搭蓋窩鋪派撥勤慎巡夫晝夜防守豫備禾稭木樁以防意外一遇盛漲水上隄根各村須多備人夫由社首督率上隄協助黑夜之中遇有奸民乘間偷挖隄防亦必潛聲屏息掩其不備一網兜擒綑縛齊全即速押解來府定照故決河防因而毀害人家漂失財物渰沒田禾及殺傷人者各等例處以死罪以警凶惡倘防守疏懈水至不知賊至不備及失事之後始行悔悟者卽惟各該村社首是問本府亦難從寬貸果係水勢極大防護不及因而出

險者即刻鳴鑼集衆一面飛報平遙縣并知會鄰村前來協助
爭先舍命立時堵合決口以防奪溜各宜懍之慎之毋違特示

稟請派員會同履勘 丙戌夏

敬稟者四月十八日接奉憲批以平遙縣西堡梁周兩村糾首等稟懇委驗興工挑挖以蘇災黎澤及枯骨事蒙批既據兩次履勘宜必籌有辦法又何以僅令各築護村堰任水自流是否因經費不貲或別有故仰即迅爲籌辦稟覆核奪等因奉此具仰憲臺燭微見遠鄭重河防之至意欽仰莫名查十一年春間卑府等挑挖汾河舊槽引歸故道兩面均有攔河堰六月間河流大張三狼村以下水往南流勢甚滔滔當即督同文武印委築攔水大壩一道東西橫亙五六十丈遏其南流逼歸舊槽甫經堵合夏汛續至衝開壩座水仍南流迨後漲消水落仍於舊

基釘立排樁中實以土築成夾壩並於壩後築護堰一道工甫過半秋汛又至壩仍被衝堰工亦盪刷無存計前後兩次築堰兩次築壩耗錢三千餘串化爲烏有卑府等以汾河三狼村以下既行該村地面下半截跌成深槽頗爲通利上半截亦刷深三四尺不等水縮之時固屬無慮水漲之時恐有漫溢兩旁隄堰必不可緩於履勘後業已稟明先築疊道乃八月間動工啟土之時該兩村以河堰佔伊地畝不願棄地雖經開諭仍執意不回因而中止此平遙汾河尾閭捨舊道行新道卑府等議築疊道未成之情形也今年春間卑職恩溥奉委修補汾沙市南三河工程當即督同紳士履勘汾河三狼以下新舊兩槽測量

地勢遠近高下水性順逆舊槽自油房堡以下由王各魏樂西鳳儀堡子等村而至營兒里計長二千四五百丈新槽自三狼村以下由梁周堡子等村而至營兒里計長一千五六百丈舊槽地勢高仰曲折又多水流不順不如新槽之一直往南無甚灣曲銷水甚暢如開挖舊槽估工需錢一萬四千餘串若築新槽兩河隄堰不過需錢三四千串無論萬金之鉅款本不易籌即使籌得亦不能徇該村之意明知其不可而姑爲一擲之計況去年兩次築堰築壩均歸無益確有明徵無如屢次面諭該兩村總不願棄地復經卑府宋派委河工外委岳峯麟前往覆勘與卑職恩溥所稟無異卑府釆復面囑卑職恩溥再行開導

并許以如不阻撓當爲籌款加倍重給地價并墾上憲恩典豁糧斷不使該兩村稍有偏枯無如卑職恩溥回平後屢次往傳該兩村糾首躲不見面以致無從開導旋奉憲批知該兩村業已上控其意不願汾河流入伊村地界是以不願築堰是其命意所在然不願築堰一語於情於理皆未順當故閃爍其辭如激水横流任水自流河既衝佔復築堰以佔之等語句句自相矛盾卑府等亦不屑與之辨查三狼村以下梁周堡子兩村地本窪下舊有河槽深潭數丈光緒四五年汾流漲發梁周堡子東西鳳儀等村瀰漫一片均受水災自八年分起九年十年汾河上游屢決灾水由西路衝入銀固阜岳封等村平介孝三邑

受災五六十村四面水圍長年在淹浸之中者不下三四十村而梁周堡子兩村去河甚遠免災者數年自去年水復故道後此數十村澤國變爲樂土而梁周堡子仍復被災其曉曉屢瀆固由相形之下苦樂攸殊然卑府等統籌大局此時既不能歸油房堡以下之道祇有就現行之道兩旁堅築隄堰以爲收束河流之計此外別無辦法無如卑府等德薄能鮮以致不能取信於該兩村祇有仰求憲台遴派賢員親臨相度籌一至當不易之法恭請鈞裁酌奪俾卑府等有所遵循實爲公便

臯撫藩局道憲 丙戌

敬稟者竊查文峪新河自驗收以後本月十六十七日大雨時行大漲一次與去年盛漲相彷彿上中下游各隄均無塌損漫決嗣於二十三日寅時起至二十六日午時止大雨傾盆三日三夜又半日無片刻之停西南北山水同時並發上游文水境連決數口洪水自文峪新河及東西兩堰外穿百金堰而過分爲三股奔騰而下另一股分入舊文峪河其再東一段自文邑上河頭分出由汾陽之尹家狄家閆家等社流入平遙之陶洞安固香樂等村仍歸入汾邑演武鎭韓家橋等處再下至上達村斜插堰此股前數年大水皆如此橫行已成熟徑其樞紐全

在文邑之上河頭汾陽文峪新河二十三晚水已漸漲二十四日巳午之間水勢陡漲八九尺比較去年盛漲水痕高一尺餘跨河之橋十餘座無不水沒橋頂以致數日中十餘橋均漂沒無存初四日晚西岸中段之羅城洼決開一口寬約八九丈東岸下游之北莊去年開口之地決開一口寬約十餘丈初五日上游百金堡來水愈猛東岸決口一西岸決口三冀村東岸決口三西岸決口一汾境全河共決口十處百金堡東隄第一決口被文邑蘇家堡人掘開連會堰共長十餘丈水向河中而流西隄第二決口爲河水衝刷岸塌入河以致決開第三第四決口爲災水自上游沿隄衝下水刷隄背由外潰入故水亦向河

而流冀村東隄三口皆因水嚙岸塌隄倒入河西隄第四口亦因外水沿隄而下衝刷所致幸內有老隄尚堪抵禦總計百冀兩村八口每口寬不過十餘丈少不及十丈或被偷挖以洩水或因外水沖刷隄背其圈築月隄不能寬展以致仍有淘嚙塌陷則以該村自開挖新河以來因河身倏忽變遷佔地已多不忍多圈民地以致不能如法而新河之不得地勢久在憲台洞悉之中卑府釆承修全河工程驗收甫竣即至決口如是之多咎實難辭應請先行記大過兩次以爲後來失事者戒卑府等現在統籌大局自以速堵上游百冀兩村各口爲要着已飭局中預備木樁諸料卽日堵築隨後再堵北莊決口現在上游灾

水自冀村由仁岩盡善小相古浮圖南流入羅城窪此口已變爲出水之口自應俟窪水稍有分數或即堵口或築閘座再行相機辦理至此次被灾大略北莊一口惟該村及乾河田禾被淹北莊較輕乾河較重羅城一口上連小相盡善永安官道冀村百金堡其水自文水西岸隄外漫流而來汪洋一片現在上游多已涸復下游尚未退盡應俟履勘明確由汾陽李令查明稟報百金東岸隄外自文水漫流之一股唐興南堡東馬寨均爲灾水經由之地歸入舊文峪河現已涸復於秋禾傷損甚微亦容查明彙稟查新河東岸西馬寨東西雷堡一帶西岸豬城中家堡一帶均屢年受淹之地此次幸尚保全至闔境秋稼先

頗旱暵高原坡地不免枯槁此次大雨不下二三尺立形芃茂
窪下之地稍有積水尚無妨礙此後即兼旬再雨亦不為遲足
慰憲懷所有汾陽新河決口及水勢災象並闔境得雨深透撮
敍大要專稟肅陳

稟撫藩局道憲 丙戌

敬稟者竊卑府屬汾陽縣境文峪舊河北自文水交界之鄧槽頭起南至孝義交界之西河堡止袤長六十餘里沿河數十村恃舊河之水以灌漑者爲田約九萬餘畝汾邑膏腴以東鄉沿河數十村爲最以其久擅水利故也此河來水自文水文峪河外尙有磁窰瓦窰兩河然磁瓦兩河並無來源伏秋山水暴至勢甚凶猛水過以後無涓滴下注冬春夏澆地全恃文峪河源源不絕自光緒九年開挖文峪新河以來該處沿河村莊懼失水利嘗於撫憲衙門具呈懇分水利獻有分水私議分水續議蒙憲檄札飭會議在案十一年冬間卑府奉委接修文峪新河

曾將舊河分水一層稟明憲鑒本年三四月間雨水霑足水利
各村亦澹焉若忘自五月起匝月不雨該處水田園地菜果秋
禾立形枯槁糾首花戶等來府號泣懇求分水刻不待緩卑府
查百金堡地方形勢最高居汾邑之上流若從此地開渠東引
足以分灌當即測量地勢舊文峪河之底高於新文峪河底五
尺有餘開渠以後必須將舊河挖深五六尺否則於新文峪河
立一閘座庶蓄洩有時引渠不致虛設查新文峪河上游各村
胸中亦有水利之見不過因年來水患頻仍隄防未固未敢啟
齒若於引渠之下建一堅大石閘既可擡高水勢逼入舊河俾
數十村得澆灌之利至盛漲時並可節宣水勢將來河底漸漸

刷平隄防穩固再由西面開渠兼可平分水利不致偏枯一舉
而數善備當經派紳士召募石匠估工約需錢一萬三千串連鐵
泥諸工約需銀壹萬兩以外工費既鉅兼以伏秋大雨時行不
能開辦而舊河各村企望水澤儳焉若不終日業於六月中旬
自百金堡新河東南開渠二百八十丈入鄧槽頭之舊文峪河
面寬二丈四尺底寬一丈西面開深七尺東面開深一丈一尺
每地一畝給價銀十兩有秋禾者每畝給錢三千皆由水利各
村攤出已飭該村造具花名地畝册由卑府核明當面給發不
經胥吏之手將來共佔地若干敬求憲恩准予詳請　奏請豁
免錢糧六月二十日以後渠已挖成水勢漸漲新河之水業已

滔滔流入舊河而二十四五等日山漲大發祗得暫時停工將來擬先於引渠中西東二口各築石閘一座西閘由百金堡糾首經管東閘由水利各村輪流經管再由卑府擬定章程詳請立案此後或於新河建築大閘或將舊河開深容俟伏秋汛過酌量地勢水性民情妥洽辦理至一切經費皆由水利各村自行樂輸經卑府酌定數目出示曉諭隨時稽查以杜浮冒濫攤之弊伏查水利水害相去霄壤其關鍵全在受治與不受治受治則水歸槽而得澆灌之利不受治則泛濫四出停滯不流爲田廬之害卑府之汲汲分水不獨爲舊河還固有之利兼爲新河澹將來之災六月下旬山漲大發較去年尤爲猛迅盛大而

濱河各村雖有決口受災不重無一進村者比較去年不過十分中之二三分大約因兩岸隄防收束水有所歸西河堡口門叉復開深出水甚暢河底逐日淘刷漸平漸深所致似新河已有受治之機此後惟有慎守隄防逐漸加高加厚遇水涸時再將河身不平處剷平於中段另覓善地開渠分水使之洄復互注俾兩河合爲一河以冀水利漸興水害漸除以仰副憲臺垂念河防之至意是否有當伏候訓示遵行

再稟者查卑郡東四屬水勢災象以平遙爲最重該邑與祁縣接壤洪水自上游而來東西山胡兩村首受其害自北而南一片蒼茫二十餘村均遭水患爲水四圍及水已入村者亦復不

2 273

少居民上屋升高號呼乞救楊令督同周吳兩典史駕船紮筏
並備乾糧隨處拯救卑府得信後立飭河工外委岳峯麟河兵
自立基飛速往援一面飛函張蘭周丞介休吳令具舟溯汾而
上現在據平遙縣稟報水已銷退三四尺人亦救完正在辦理
撫卹至介休所屬被災亦有二十餘村汪洋一片均在水中據
初三日吳令來稟正在具舟救人似介休之災後於平遙水勢
自上而下故也孝義境文峪河安流順軌惟斜插堰之一股自
東西大王村下至橋頭等處大約受災者十餘村未據魏令稟
報已飭其飛速往勘至汾陽境東偏尹家閻家狄家三社一股
上自文水宋家莊石壩衝開由上河頭而來至三社及裴裹鎮

入平遙境經香樂等村再下仍入汾陽境韓家橋等處再下即
上達村之斜橋堰西偏新文峪河災分兩面河西即百金堡上
自文水漫流之一股河東即北莊開口之一股大約被淹不及
十村受災尚輕已飭李令次第往勘矣所有東四屬被災情形
知關憲壓合肅附陳

稟會同委員收工摺 丙戌夏

敬稟者竊卑府葆恩卑職繼良於五月二十七等日先後奉清源局札飭派令驗收汾郡汾陽境文峪全河工程卑府葆恩等遵於初四日由省啟程初六日抵汾郡會同卑府采卑職鍾駿攜帶卷宗圖說清摺並丈桿木尺等件初七日由宣才堡順隄至下游與孝義交界之西河堡初八日溯流而上初九日至上游與文水交界之百金堡初十日仍由宣才堡回郡步步履驗逐段丈量所有圈築月隄加培河堰修堵缺口工程隄面隄底隄身丈尺一一與摺稟相符羅城馬寨東雷家堡申家堡北莊五處小土牛共三千二百二十五個另加大土牛二十二個小

土牛每個計土不及一方大土牛每個計土四五十方不等雷堡馬寨最爲緊要之處復又加寬自五尺至二尺不等西河堡口門挑深二尺長八十丈北莊村橋南挖深一二尺不等長五十丈百金堡冀村以下中段下游等村共築尖挑水壩四十六個圓壩三個護隄大壩八段皆原估所無且有未經稟報者經卑府葆恩等驗明容卑府宋等隨後另開淸摺呈電卑府等會勘得西河堡新河口門自挑深以後瀾翻濤捲銷水甚暢孝境文峪河經卑府宋十年分開通後河面本寬河身又復刷深尾閭萬無可虞中家堡北莊羅城馬寨東西雷堡最緊要之六村隄防堅固土牛林立險要處隄後鑲大土牛以資擎托隄內挑

水尖圓各壩緊護隄根凡水頭側注之地所在多有足資開拓溜勢百金堡冀村月隄均甚得法挑水壩亦均得地勢不患塌陷其餘下游如史家堡乾河等村中段如潞城義安等村上游如小相盡善等村加培工程均屬完密統計全河今年汛水漲發足可抵禦即有衝嚙漫決土牛木料人夫咸備必能搶堵修復卑府采卑職鍾駿願甘出具承修甘結卑府采卑職繼良願甘出具驗收切結送呈憲臺冰案以備查考

收工會稟稿 丙戌夏

敬稟者竊卑府葆恩卑職繼良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在汾州差次接奉憲檄以卑府采卑職恩溥稟復平遙境內汾河尾閭擬捨舊道而行新道兩岸堅築隄防梁周堡子等村糾首花戶不願照辦請委員親臨相度籌辦等情飭委卑府葆恩等順道會同卑府采查勘籌辦稟覆等因正值卑府葆恩等已將文峪河新工並汾陽清徭局厫工驗收完竣起程間遵即會同卑府采於十五日行抵平遙會同卑職恩溥檢閱原卷次日督同河工外委岳峯麟帶領素嫻河務書役攜旱枰木尺親詣河干兩岸周歷履勘查新河東岸自三狼村以南經梁周村直達

營兒里西岸自油房堡以南歷東西鳳儀堡子等村而至營兒里匯入舊槽而下水勢順利滔滔不絕河面寬至二三十丈及五六十丈不等深至三四尺及丈餘不等是新槽已成巨流決非水漲漫溢橫流者比其間如堡子村東一截稍有淤塞尚不甚長卽遇水小之時無礙下流若大汛漲發自必奔騰而下當不以此爲害尋閱舊河故道竟形跡無存不知所在旋接土人指稱舊槽上年汛漲以後自油房堡以南斜西歷鳳儀村西王郭魏樂等社至營兒里而下將槽淤塞較當日平地尤高遂將三狼村南頭官築擱河堰攔水壩迭次衝決奪流南下衝成新河等語復飭岳外委等將舊河地勢與新河測量高低量得舊

河最低之處亦高於新河水面一二尺其高者有四五尺不等
且舊槽迂曲新槽徑直與逢灣取直之義相符故上年卑府罙
等欲逼河西流仍歸故道四築攔水堰壩以致衝沒無存此亦
地勢水勢使然非人力可能挽回今該梁周等村民人在憲轅
呈控以卑府罙等自三狼村以下東岸不爲築堰各該村田廬
被淹等語卑府罙職司守土河東河西俱屬子民安存厚薄假
使不願爲之堵禦則又何必費數千串之欵在於東岸屢築堰
壩無奈水性不順河流遷徙以致潰決成槽然卑府罙等猶是
就新河兩岸堅築護隄以防汛漲泛溢並許以重給地價暨請
奏豁錢糧乃該梁周西堡村民人不以築隄爲善策反以築

隄爲害事屢經開導堅不允從此次卑府葆恩等又反復勸諭仍執私見惟求開挖舊河爲詞第舊河地勢高仰路亦較遠兼之曲折不利需欵過多如能一勞永逸即費多亦所不計然以刻下地勢水性而論即勉爲改辦恐亦不能使向南就下之水而欲引之西流上湧因此不能開挖舊河實在情形也卑府等往返履勘從長籌商非就新河形勢東岸接三狼村長隄起西岸接鳳儀護村堰起均至營兒里匯入舊河止堅築長隄不足以杜水患但該梁周西堡兩村民人終謂既流水道有該村民等祖塋既不能遷移亦不忍漂沒又以築隄次佔該村地畝不允舉辦情願各出己貲暫築護村隄堰以衞村落等語如此辦

理究與全河未能完璧惟衆情不願實亦未便相繩祇得准如
所請除仍由皋府朵皋職恩溥隨時察看地勢民情稟請核辦
合將奉飭會勘擬議辦理緣由繪圖貼說稟請查核訓示遵行

義倉收工會稟稿 丙戌夏

敬稟者竊卑府葆恩卑職繼良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在汾陽縣差次接奉憲局札委以據卑府朶卑職鍾峻稟報新設汾陽縣清徭局內倉厫承辦工竣請委員驗收等情令卑府葆恩等就近一並驗收會稟核奪等因遵卽會同卑府朶卑職鍾峻檢齊原卷帶領工書木尺前往履勘先勘得汾陽清徭局在府署之東北隅坐西向東進內西偏有新建厫房一座額題清徭局倉第一厫字樣隨卽周圍履視地勢甚高倉昂於平地先用條磚間砌尺餘空處卽爲風洞上鋪石板復用石灰面鋪方磚四圍牆垣俱用條磚實砌量得南北各厚二尺一寸五分東

西各厚二尺五寸六分外壁高二丈三尺七寸東西深二丈九尺倚壁有磚梯一隻以備曬穀上用平項稍作坡勢以防雨水浸注且防風洞上覆小亭將來曬晾穀石卽可在平頂上由風洞掃落倉內簷下亦有風眼可備將來儲穀受風不致氣蒸霉變倉內除牆基南北廣三丈八尺四寸八分東西深二丈三尺八寸八分倉底至墻頂風眼分作十層高一尺四寸八分層用墨線彈畫鮮明倉門用木閘磚柱二廣五尺九寸二分深二尺九寸六分高一丈四尺八寸計每方六面俱一尺四寸八分儲穀一石除去倉門廒內木柱淨可容穀四千六十五石九斗有奇將來盤量時祇須將穀鋪平視壁間墨線即知穀石多少畢

府葆恩等內外往復履勘委係工堅料實並無草率偷減且其式樣玲透儲穀必可經久洵足以爲通省廒工之矜式除由卑府采等將先後購定穀石陸續運入封儲外理合將奉委收緣由繪圖貼說出具卑府采等承修保固年限甘結加具卑府葆恩等驗收甘結會銜稟請查核可否將各屬添設社義各倉通飭悉照此倉工程建造之處出自鈞裁再此項工程經費係動用本處差徭節省之款數亦不及五百兩應請免其造册報銷卑府葆恩等發稟後即會同卑府采前往平遙縣梁周等村查勘汾河形勢合併聲明

札行孝義縣魏令丙戌

爲飛札速修事照得該縣南門外跨孝河之木橋本府於十年分辦理河工時飭紳新建往來行人甚便利涉前月下旬大雨時行山漲陡發橋已衝壞北面尙不害事南面衝一大圓窟窿長約四尺許車不能行馬亦難走及早修補尙易爲力否則再遇大雨上面僅存浮土一層勢必中斷修理更屬費手該令晋府時曾經面稟該處紳士擬斂錢興修此時未知曾否動工查此橋修費不過數十千而地當孔道往來絡繹專恃此橋所關甚重該令以一縣之大籌此區區當不爲難否則於陋規中匀撥少許尤爲簡便若責成紳士攤捐恐有流弊且不能速札到

仰該令迅即勘估興築勿再游移觀望如經費無所出不妨
飛稟來府聽候發給可也切切切此札

稟撫憲 丙戌秋

敬稟者竊卑府於二十一日接奉鈞批以卑府稟報文峪新河決口暨水勢災象蒙批仰將決口隄身周歷查勘審度機宜赶緊補築並查明有無淹沒人口秋禾有無成災迅速查明稟覆具仰憲臺鄭重河務廑念民生之至意查文汾交界之處百金堰橫亙南北新河貫其中自東而西此堰爲乾隆年間前撫憲蔣所築蔽障汾境不使山水乘高而下蓋前撫憲蔣曾爲汾守深知民隱故有此盛舉也築堰以後每逢大漲文邑之民年年偷掘甚至械鬬傷人構訟不休官民皆患苦之自十年分開挖新河以來當年水不甚大不聞掘堰之事十一年山水甚大堰

復掘開今年山水更大南堰掘開兩口堰外掘開一口業經百
金堡社首孔傳遂等指名稟訴由卑府移明太原沈守轉飭文
水王令查拏懲辦在案其北堰有缺口三處亦係文邑之人掘
開尚未訪得主名現在已將南堰修補齊全北堰三口亦擬即
日修補此段堰工雖在隄工之外原估所無但堰破則水由隄
外而來順高而下無法抵禦故不得不赶緊補築但恐秋汛續
至仍然大漲文邑之民不免故智復萌應請憲臺飭下署文水
王令立提偷掘南堰蘇家堡社首蘇東光鄉地蘇瑄瑞照例懲
辦以免後來再掘貽害下游至百金堡冀村八口業已補築七
口並將逼近河灣之處展寬惟東邊第一口在堰外甚難照料

此時築好將來山水再漲蘇家堡之人必來再掘應俟懲儆後再行堵合查百冀兩村地勢不平溜頭衝嚙東西無恆實無一勞永逸之計惟有隨時周歷察看隨時修補而已北莊一口早經堵築惟羅城一口該處大小羅城古浮圖一帶統名羅城窪地勢卑下屢年浸灌之地此次決口以後進水無多而西山之水馬跑泉之水及上游乘高而下之水匯聚窪中汪洋一片轉以此口為出水之路現在水窪已銷去大半而上游再有山水仍無出路祇可俟白露將近再行堵築此百金一堰及兩岸上下各口已堵未堵之情形也至近河各村成災輕重東岸上游百金堡一村受災甚微中段一律無災下游乾河北莊史家堡

牛家莊新莊共五村乾河較重北莊較輕史家堡牛家莊新莊受災尤輕西岸上游自仁巖愛子東西盡善至中段大相小相大小羅城古浮圖共九村仁巖東西盡善大相小相大小羅城較輕愛子古浮圖較重羅城以下直至西河堡一律無災其西河堡村東之水由平遙香樂而來另一災水總計共十五村查十一年分水災案內近文峪河被災者二十九村西馬寨西雷家堡北莊乾河古浮圖小相皆水入村中北莊乾河坍塌房屋不少今年被災之十五村無一水進村者亦無坍損房屋淹斃人口情事惟舊文峪河迤東十餘里之遙自上游文水縣上河頭而來之災水一股十一年水災案內祇十四村今年多東西

堡障南開社招賢等四村災較去年爲重然尙無水進村者所有文峪新河修補決口及近河各村災象遵照憲飭周歷履勘謹繪圖貼說撮要稟陳

移太原府 丙戌秋

爲移請飭辦事前以汾陽縣百金堡社首孔傳邃等稟控文水縣蘇家堡社首蘇東光等兩次帶領人夫持械砍隄一案業經移知貴府並准貴府移覆據文水縣王煒稟稱遵札飭傳該社首蘇東光等到案研訊據供昔年未開新河水無所歸被淹各村難保無砍堰情事今年大雨連綿幸有新河暢流各村並未受害何用領人去砍橫堰且呈驗前敝府林給兩村合約約內載明如蘇家堡等村有偷砍橫堰情事被百金堡人在堰拏獲登時打死勿論如不能拏獲尤不准百金堡混告百金堡人有偷砍情事亦照社首村一律辦理堅稱實係孔傳邃等誣控伊

等委無坎堰情事等情准此敝府查百金堰創自乾隆四十七年前撫憲蔣守汾州時所築自文邑孝義鎮起至汾邑百金堡東南止保障文汾數十村莊功至鉅也乾隆六十年經文水縣知縣祝德全補築道光二十年復經文水縣知縣劉祖煥重加修理有碑文可按該前令等顧全大局不分畛域嚴申禁約垂示將來良可欽佩原前撫憲創築此堰所以約攔橫流使之盡歸舊河厥後形勢變遷河岸淤高橫流之水漸漸不能歸河目今新開支河自係順水之性因時通變之計惟上游溢出之水漫流而下阻於新河隄堰不能歸槽居民見近昧遠不知放水歸河但知偷掘舊堰嫁禍隣境其貽害大局較之未闢支河以

前因水無去路情急偷掘者尤可痛恨蘇東光之不認偷掘飾詞抵賴雖語難盡信既經文水縣王令當堂刑嚇嚴飭遵辦姑免深究惟百金一堰關繫至重前則上下通連約橫流以入舊河今則南北相望約漫流以入新河本年大水已過經敝府周行履勘知上游漫流穿百金堰而過武度武澇一帶中間缺口五處寬十餘丈至數十丈不等俱係今年災水流行之道再上缺口兩處亦寬十餘丈係農民佔地攤平並無流水形迹敝府勘隄時眼見武澇村人楊萬順方從事鍬鋤攤平堰基當經獲住量行懲戒旋即釋放似此舊坊廢壞漫流無範新河何日底定今月隄缺口及百金堰缺口之在汾境者俱已修補完竣而

文水境百金堰仍多殘破若不將偷掘佔地奸民量加懲創將旋脩旋壞安有治期敝府以事關隔境未便越俎極思同心共濟畢新河未竣之功爲此合移貴府請飭文水縣查明百金堰舊址自孝義鎭至武度武澇一帶詢係某人所耕地畝即屬某人損壞即着各照舊時式樣修補完善取土於堰東開成一渠以爲洩水歸河之計似此則衆擎易舉且知掘堰之必欲賠補以後即不敢損壞實爲一舉兩得之道就目下已成形勢而爲保守新河之至計無逾於此應請貴府查照飭下文水縣迅速施行實爲公便須至移者

稟撫院不禁假煙事 丙戌冬

敬稟者竊卑府於十月二十一日接奉籌餉局憲札開光緒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蒙憲臺批本局呈詳奉批核議平遙縣等稟奸商煎膏攙雜藥料一案請示祇遵緣由蒙批詳悉所議甚為妥洽仰即通飭各城卡一體遵照辦理繳等因蒙此仰見整飭釐務實事求是之至意欽佩莫名卑府詳繹楊令等原稟再三推考竊以煙膏攙雜別質雖係奸商作偽營利之私心而實於大局無關並且無損釐金為該令等所未及深思卑府既有所見不敢自安緘默以負大人孜孜圖治之殷懷敬為我憲臺詳言之夫鴉片一物性味酷烈流毒閭閻既深且久士商因而失

業農工因而偷惰物產既乏之商販遂稀釐金短絀職此之由原詳以議加煙釐爲萬不得已之舉誠屬至言但使天下少一吸煙之人則爲閭閻裕一分銀錢爲市肆加一分物產卽爲　國家增一分稅釐所以開設煙館本干例禁今縱未能禁止煙館而徒禁止假煙揆厥義居實鮮倫要蓋以凡物求眞惟煙則否煙而既僞毒亦非眞牛皮非砒鴆之比金針亦飲膳所需羼入煙膏轉資澹泊若其有毒誰不知防奚必珍愛煙徒代爲過慮且煙之難戒癮爲之累也驟斷既憚其不能漸去又苦於難忍假使推行漸廣作僞日多分兩則同眞贗已判漸輕漸少以至於無是謂戒之於微移之於隱雖云巧詐於事無妨且煙氣薰

蒸豈可稱爲民食煙膏毒穢安可目爲珍奇楊令等之謬於此
畧見一斑頗聞煙館售賣假煙或以焦飯熬膏或以雜藥煮汁
非僅牛皮之誑人金針之取巧也卑府竊以此等細故無關大
局宜存政體不必深求且牛皮膠即水膠爲民間必需之物煎
而成膏不出敗皮朽革化無用爲有用平遥一邑每年至銀十
萬兩業此者至二三十家一朝禁止利源頓塞失業更多大非
美事若以釐金短絀設法補救正宜稽查偷漏嚴察巡丁弊竇
既清正釐自旺不必於區區微物嚴立禁防可否將該令等所
禀禁止私煎底貨一節飭局重行核定寢其成議轉行各屬以
息紛擾之累仍飭各屬嚴禁煙館以救貧乏之源即以爲貨釐

興旺之機卑府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訓示遵行

札甯鄉縣 丙戌冬

照得甯邑狼患日甚一日本年夏間業經本府札知該縣懸賞捕打在案乃自夏及秋其害彌厲聞今春以來被噬者不下百數十人雖經該縣召募槍手懸賞購捕先後已打獲七隻而其餘未獲者尚多惡種滋生日漸蕃盛居民衰弱日漸凋零商旅因而裹足耕農不敢盡力每一被噬舉家號痛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亦幾就死或乃奔赴公堂相向環哭呼籲情形至爲慘切然此猶是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耳若夫山深林僻孤寡煢獨傷心非命含怨重泉又或逆旅孤行他鄉遠客喪單身於一刻以狼腹爲狐邱長此寃沈思之心惻此皆由本府與該令政事

廢弛民生愁困不能感召天和乖戾之氣積而至此茲由本府發去銀五十兩札到仰該令將銀兌換錢文以作賞資仍多招槍手分路捕打不惜賞錢務殲醜類每狼或賞錢十餘千小者酌減凡捕獲解到者經該縣驗明給賞即著當堂剝皮懸掛堂楳候有成數將皮出售又可用作賞錢該縣亦宜捐廉以備給賞如再能設法籌款更妙一面傳諭闔邑各村眞切開導動其悲憤之心作其同仇之氣每村各出槍手各於本村左近一帶捕打如有槍械缺乏准其借用縣庫內舊鎗由縣記簿事後繳還其深山窮谷之中荆榛叢薄豺狼最易匿跡巢穴其中滋生惡種卽著各村人衆協同槍手於相近一帶薙其荆榛焚其叢

薄有逸出者即將槍擊如有焚死及打斃之狼解縣一律領賞其崇巖絕澗人迹難行之處或製造火箭以焚其林薄或呼嗾獵犬以追其遺孽務以殲除淨盡爲期此係各村切己之事亦該縣切己之事毋再優游玩忽致干嚴究其今年被害人數即着確切查明開單稟報以憑考核再前日該縣繳還本府所發賞銀十兩已由本府仍發該縣仰即一體換錢幷作賞需切切此札

札甯鄉縣 丙戌冬

昨據該縣函稟甯邑狼患現在秋收已畢農人亦不到地工作惟來往行人深恐狼隻爲患莫如着居臨大路之村莊輪流出夫各執器械與相近之村來往梭巡見狼即打遇人即送再派人往各村查看以防日久生懈等語擬照拔貢王佩瑤所稟照此試辦又據該拔貢王佩瑤函稟命意均同且謂狼之噬人係屬神氣變幻不測前者賞已重矣獲已多矣而噬人之狼終未捕獲似懸賞招捕此時又爲下策又云此時要著不必急欲捕狼先求不能噬人擬派各村護送行人倘或被噬人死於某村地界即惟某村是問責以棺斂之費等因閱竟殊堪駭異夫神

氣變幻之說稍有識者皆知其妄而該拔貢竟認爲實有其事反以懸賞招捕爲下策試思猶是狼也何者爲噬人之狼何者爲不噬人之狼此時未噬人者他日能終於不噬乎若求其不能噬人狼果可求乎哉秋收雖畢而欲其家家閉戶日日藏身自冬徂春已非易事明年之計又當何如行人絡繹歧路孔多人少則不敷護送人多則疲於奔命若以虛文應之則被害依然若以實事行之則勞擾無已總之狼害至酷多斃一分即有一分之益早除一日即有一日之安廓清巢穴殄滅醜類上也時時打捕刻刻搜勦次也而皆以懸賞鼓舞爲第一要義不論土客有獲則賞不論難易有志竟成往年臨邑之狼捕獲至百

餘頭一方之患始息且捕狼之時正在此際一則禾稼既收無從隱匿焚巢掃穴勢易爲功一則野無所食必將食人亟起圖之其害庶可少弭一則狼得飽食一年兩孕惡種滋生愈久愈衆養癰厝火後患何堪設想爲此札行該縣札到仰該令遵照前札實心辦理毋貪安逸毋惑浮辭勿以百性之性命爲兒戲勿以上司之誥誡爲具文若能於數旬之間合力捕打掃除狼患則護送行人未始非暫時防患之計責成各村亦隱寓提撕警覺之心若不行捕打而欲恃此以爲長策定此以爲常例是謂苛政猛於虎也斷乎不可本府職任守土斷難坐視該縣目覩其害尤當奮發有爲仰即實力奉行并將辦理情形用紅白

稟詳報前來毋得仍用夾單視爲不急之務如經費不敷本府再行捐廉源源接濟倘再玩忽從事定行嚴參不貸切切此札

稟撫藩局道憲 丙戌冬

敬稟者竊卑郡舉辦斗捐一事仰蒙允准並諭以毋任吏胥經手文廟工畢後卽行停止具仰憲臺體恤民艱預防流弊之至意欽仰無旣查斗捐一事卑府深知稽查之難擾累之不可不防因與卑郡各牧令商定辦法飭傳牙斗糧行當面議定孝邑兌九峪汾邑太和橋等處每年出入各糧何啻五萬石以外而僅定爲二萬石每石四文起捐其餘各縣各鎭照此類推又如永甯州之磧口吳城皆糧石會聚之處祇定萬餘石每斗十三文起捐以西四屬較之東四屬爲瘠苦故定數尤少現在汾邑已捐定每年一千二百五十千文孝邑每年已捐定一千零二十

四千文介邑每年已捐定三百千文臨邑每年已捐定八百十六千文除石樓甯鄉兩縣免捐外祇平遙永甯兩屬尚未捐定永甯業已認定一千八九百千文之數平遙因今年水災過鉅民情較困尚無準定數目除汾介孝臨四屬已認定者每年約三千三百九十千文永甯平遙尚可得二千以外之譜總共約在五千數百串文查文廟工程卑府近又樽節估計似一萬二三千串足以敷用故此項捐數不論先後統以二年爲限先捐者先停後捐者後停以示公允併聲明捐之斗行並非捐之民間業由卑府發給告示諭單存案各商家亦各執一諭至此項錢文卑府已遴選貢生曹樹伯廩生宋金印暫行經管立簿登

記發錢行收存以備應用所有卑府遵諭籌辦斗捐現在認定
數目立定年限及發紳經理各緣由理合縷稟陳明

諭 丙戌冬

諭汾郡闔屬斗牙等知悉本府前因郡城內文廟坍損定議重建而經費無著徒嗟仰屋不得已向爾各斗牙等抽收釐捐於各處斗用內抽取錢文酌量市面大小合力輸將認定每年總數彙解到府以作修理之資今各處斗捐陸續議定恐爾等見事不明以爲此端一啟將成永例不知此捐係專爲文廟而設經費抽足即可停止本府統計闔郡捐數並將此節次估計文廟工程核計大約兩年之限足以集事茲與爾等約每年認定捐數自抽捐之日起統以兩年爲限閏月免捐按季彙解到府領取收條如兌九峪每年認捐錢八百千於光緒十二年六月

分起至光緒十四年五月分止太和橋每年認捐八百千於光
緒十二年十一月分起至光緒十四年十月分止將兩年捐數
交清卽行截止不復再捐其餘各處照此例推本府爲振興文
教起見不憚苦心籌畫以冀集腋成裘克成善舉爾等亦當激
發天良按數清交毋再蕪辭繁瀆稟請核減至爾等收取斗用
止准仍照向例毋得借端苛歛多取鄉民分文倘有違誤不遵
推延時日及從中舞弊等情察出定行嚴辦每年捐數開列於
後爾等其各凛遵諭言毋自取咎切切特諭

稟撫憲 丙戌

敬稟者竊卑府接奉憲札飭令將所屬各州縣有無煤窰鐵礦近日開採消旺如何能否招募工匠添設爐廠以期擴充盡利文武正佐各衙門有無行戶陋規家人吏役有無小費均歲交若干應否一律全裁抑應酌減務當悉心考究破除情面據實詳細稟覆核奪等因蒙此查卑屬平遙介休孝義臨縣永甯甯鄉所在有煤汾陽石樓雖亦產煤而窰穴寥寥開採無多孝義甯鄉煤層較旺深山邃谷無處不可挖掘甯鄉僻在西偏叢山鳥道馱運甚艱孝義與汾陽平遙介休靈石接壤東偏通車任載較易故卑屬八邑之煤以孝義為首該邑大窰十餘窿煤質

以寺溝爲佳介休之白岸煤浮面有白光與輪船所用之松白煤相似其餘無出色著名者孝邑之煤以籠論每籠百數十斤在窰價不及百文惟寺溝白岸在百文以外孝邑每年各窰約可售錢十餘萬串各窰淺者數丈深者十餘丈或二三十丈不等汲水專恃轆轤遲鈍費力往往挖掘未竟水泉湧出汲引不涸即成廢窰或煤質低劣銷路不暢不數工本虧折賠累比比而是偶有佳窰煤旺土淺水不能患即獲利不貲然不過十中一二從前已成之窰爲水浸灌成廢者不知凡幾欲煤窰之暢出必先有汲水之器此器製自泰西以火輪運轉大者重數萬斤價値頗昂轉運非易煤斤暢出以後尤必有運煤之路可以

遠達四方皆非一蹴所能幾惟有嚴禁需索擾累使其成本輕而易售獲利者多行銷自廣購買者衆窰座自增卑府九年分初抵汾時即聞孝義以前委員查窰需索車馬等費地方印官則向旺暢之窰借錢名爲塡虧書役亦均有染指煤窰之所以不敢不供應者則有私自吊拷威逼關禁諱匿命案收藏匪類尅剝窮傭諸弊卑府先將署中孝義甯鄉兩處冬間例炭禁止饋送委員停委飭各該縣令將各項陋規裁革例炭減數不准以錢折炭嚴緝門丁書役及轎夫霸市充牙抽用之弊以清其源並因煤窰釀事飭令該縣令親自下鄉查禁由卑府發給告示規條張貼各窰復派妥人連次密查再三警戒於士人之來

赴考赴院赴工因公接見及卑府下鄉之便無不隨時詢訪近來縣中窰上諸弊業已裁革多端即有餘弊未淨之處甚屬細微可以仰慰憲轅鐵礦向止臨縣之南溝招賢鎭孝義縣之兌九峪各村有之招賢鎭不能煎煉熟鐵惟將生鎔鑄犁鏵鐘釜笨重之物售之本地及陝西附近一帶兌九峪之鐵分粗細兩種造成器具不若潞鐵之巽柔隨手而粗者堅勁異常中輪鐵之用細者倂可打造鍬钁大釘大寖以前每年約出鐵六七十萬斤大半售之歸化城直隸張家口等處近來土人解煎煉者鮮工役皆於異邑雇募成本頗重頃爲隰州孟壽等鐵侵越每年約出鐵十餘萬斤坤輿自然之利阻於本處匠役鮮少不能

擴充大是恨事各衙門尚無甚弊竇惟聞安置軍流等犯應用
鎖項鐵扛由兌九峪鐵爐傳交官鐵所用有限尚不厲民汾陽
鐵行向例供應官差致多耗費近已裁革立有碑記以晉鐵而
論潞安所產最多最佳鐵釘堅勁不折繡灑不脫爲江海船隻
所必需功用在洋釘之上由衛河順流至天津銷路尚暢卑府
在津時知之甚詳汾鐵較之潞鐵遠不侔也查煤鐵兩項爲晉
省固有之利然其物質重而價廉若無坦平大道行銷終不能
甚暢卑府在汾言汾所有煤鐵兩項應如何變通盡利能否逐
漸擴充或有訪查未盡事宜前項洩水機器是否與各屬炭窰
用法相適可否試購或應官督民辦但有所聞即隨時陸續稟

陳並將陋規弊竇仍隨時嚴密查禁外緣奉札查合將見聞所
及大概情形先行禀覆查核

子壻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十一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稟督撫憲壬辰冬

敬稟者竊維瓊州一島僻處海外極邊瘴癘之區也而歷代忠義名臣貶謫竄逐流寓其地者後先相望此邦人士與官此土者往往流連憑弔發爲歌詠雖千百年之久而精神氣象如或遇之知其流風餘韻入人者深矣郡城北里許舊有蘇公祠洞酌亭浮粟泉爲府會勝境蓋卽當時蘇文忠公闢地引泉之所而今以祀公者惟蘇祠舊制庳淺亭亦破壞鬱塞不甚壯觀其

歷代謫瓊名賢僅於蘇祠旁龕附祀亦覺未安十三年冬間前
憲臺張巡海至瓊有改修之意捐款興建飭令籌辦職道因移
建洞酌亭而於亭之舊址創築觀稼軒以資眺望復遷移金粟
庵展拓基址剷削土山崇崗至十丈之寬二十餘丈之深地勢
頓覺寬廣卽於洞酌亭西首改建蘇公正祠前有大門一進規
制頗宏再西則高築層樓俯視一切以祠歷代謫瓊名賢如唐
李衛公德裕宋李忠定公綱趙忠簡公鼎李莊簡公光胡忠簡
公銓等卽名曰五公祠經營前後五載至今冬而落成蓋以諸
公大節尤卓卓在人耳目間也職道查瓊州自隋唐以前雖立
郡縣蒙昧未啟唐宋以後始漸知向學至明初而人才最盛未

幾遂有邱文莊公濬唐都御史胄海忠介公瑞諸人出焉豈非
唐宋流寓諸公之教澤有以漸摩之歟竊念蘇文忠公當新法
初行時反覆陳論忠悃畢攄及其出知州郡禦河患於徐州興
水利於杭郡在潁州則捕獲宿盜在揚州則力蘇漕困在定州
則申明軍政暨謫居儋耳之日猶著書談道樂育英才瓊人化
之文學漸化允宜特奉明禋永垂報享李衛公值唐室將衰之
際箴陳丹扆樓建籌邊降悉怛於維州平劉稹於澤潞蔚然中
興相業河北三鎮悉遵約束倏逢讒搆身殞珠崖李忠定公受
命於危難之中所言未盡見用顧在城而强虜退却去國而二
帝北行力籌制撫兩河又復討平羣盜雖未竟其用而宏規碩

晝炳耀古今勝蹟所留瓊人之幸也趙忠簡公擢自司諫平章政事力贊親征指揮破敵驅策諸將遂敗麟猊卒爲秦檜所排騎箕海外天下悲之李莊簡公少爲縣令已著風節擢任臺諫益抒讜論其出涖外任也結義社擊叛卒招潰將破劇盜及參大政遂以觸忤權相謫瓊十餘年論文考史怡然自適胡忠簡公憤秦檜王倫之誤國不甘處小朝廷求活謫瓊八年時與李莊簡賦詩唱和孝宗時復內用累陳時務仍以不可議和爲主射陽湖之役冒雪鏖冰士皆用命退金兵數十萬非不負其言者耶此五公者亦皆與蘇文忠公後先輝映曠世同揆按諸祀典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災捍患有功烈於民者洵

亦無愧矣職道在瓊數年每見瓊地士民遇春秋佳日往往醵
金備物羣往蘇公祠拜祭幷及唐宋遷謫諸公社會喧塡頗有
吹豳飲蜡之意竊謂與其私行享獻等諸衢路之野祭不若明
垂祀典藉伸向善之人心合無仰懇憲恩　奏請將瓊州城外
蘇文忠公祠及李衛公李忠定趙忠簡李莊簡胡忠簡五公祠
一幷列入祀典飭在瓊地方官倡率士民春秋致祭以勸忠義
而隆報享仍准士民隨時拜祭遂其感慕之情職道愚昧之見
是否有當敬請察核訓示遵行

稟張制臺

敬稟者受業承乏瓊臺忽忽五稔雖地方粗安於風俗人心全未能轉移萬一私衷負愧莫可名言蘇公祠前蒙夫子大人捐廉發款并批撥瓊款三千金一共五千金大殿牆門均用洋木業於去年造竣本年又添建大書樓一座均用石鹽木尚未竣工礮臺工程筱帥初定秀英大礮二尊護礮二尊西場同後經面稟秀英加大礮一尊計秀英二十四生大礮三尊護礮二尊西場二十四生大礮二尊護礮二尊護礮初議用輪船起上之礮後經稟商改用黃浦所存十五生團圞礮通計大中礮九尊一律皆團圞礮其孛蘭泥筱帥飭信義洋行在德國塞門德廠

2 273

購訂二千墩共一萬二千桶價銀三萬八千四百兩試驗泥力能墮一千一百餘斤三月初泥到大礮隨至秀英臺工二月初開辦以管帶廣鏡兵輪今署海口參將陳良傑爲總辦錢令振逵司支發魏鎮雲勝李副將慶雲監工程調瓊軍四營作工每勇月給鹽菜錢五百文臺基寬一百丈進深五十丈四周馬道寬三丈臺前加小馬道寬二丈以免壁立而鞏臺基操場寬十丈長一百丈地勢西南昂而東北卑計原高四丈五尺卽爲臺高之度迤東而北至正中臺已塡高丈餘再東再北至窪田塡高四丈八尺總計馬道操場引道子藥庫兵房水池水溝運土在五萬方以外土工大極非勇力所勝爰向港商借得鐵路三

百餘丈鑄輪製車每車可載土一百二十餘擔以六人拖之曲折奥阻之處以牛車人車幫運人力較省臺膛甚小僅寬二丈七尺周圍隱身洞四子洞二十鈴鐺大鐵圈十臺前三和孛蘭泥厚一丈四尺坐底紅毛泥厚八尺兵藥房深四丈四尺寬一丈一尺子房深一丈寬九尺引道長四丈四尺藥房小引道長一丈八尺礮臺引道長三丈八尺水池長二丈三尺寬一丈一尺深有至三丈五尺者大礮每臺兩池中礮每臺一池攝水管每池均有儲水櫃在臺內馬道前種竹臺前斜坡種小樹水池旁種中樹其餘一切規制容築成後繪圖貼說開摺具報以副

夫子大人廑念邊陲之至意現在工程以秀英一處論已得六

七分之譜惟是該處逼枕海濱風色最烈夏秋三次瘟疫弁勇工役共斃一百二十餘名魏鎮雲勝陳鎮兆興猝病而故陳鎮一營即以陳良傑管帶查該參將礮工熟手聰明精辦過絕於人尤能服勞亦不畏死而性傲喜矜兼染習氣頗難駕馭尤費開導近者共事已久漸歸融洽矣受業承乏之此間忽忽五稔身孱多病日甚一日去志早決本年因開辦臺工不忍舍去一俟秀英告竣即當陳情稟請專肅縷陳

稟李制臺

敬稟者光緒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奉憲臺札開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請確查李守旬凊所稟日裏招工積弊情形飭仰該道即便遵照刻速會督地方官暨辦理洋務各員一體查拿前項不法之客館客頭嚴行懲辦一面體察情形籌議稟覆等因奉此當即轉飭各該府縣一面遵照辦理去後職道竊查日裏地方園主虐待華傭備極苛刻屢據地方紳民縷陳苦況疊經職道據情轉稟前督憲張及憲鑒在案光緒十二年間張前憲曾派委員王榮和余瓗等查察南洋各島謂日裏地方園主並不遵照荷官章程任意虐待華傭工頭又以賭傾其貲該委員

等目擊情形當非無據本年出使英法等國薛星使亦疏陳南洋諸島洋官徵收無藝侵侮華民或迫之入籍或拘之爲奴或禁其往來或朘其生計是李守甸清所陳日裏招工各種積弊自係信而有徵職道每接見紳民詢諸曾經前往該處之人亦無不陳華工各種苦況呈有拯救人命告白一紙瓊州自開口已後華民陸續出洋如文昌一屬去者甚多回者亦有海口之往日裏者絕少生還之事至拐誘之風尤堪痛恨職道屢年禁止迄未能淨上年九十月之交復有大幫猪仔羣聚海口經派隊伍攔回並拏得販買之客頭二名交縣收禁始各閧散曾與代理德國領事瓊海關聶稅務司屢次會商嚴辦查拿拐誘客

頭使其聞風知懼茲奉憲札自應督同地方官員實力稽查以期盡絕拐誘之風惟李守所請議定章程之處則恐日裏地方遠在千萬里外雖有妥善章程園主亦未必能遵照何益於事華傭呼籲不及控訴無門誰其按定章而詰問之者仰蒙憲臺廑念傭工苦況查拏拐誘體察情形海外窮黎同深感戴惟華傭既遠隔重洋無從援救章程亦徒爲虛設無補阽危應如何籌商護保之宜事關大局非職道所敢擅擬敬懇憲臺察核咨會北洋閣爵大臣暨總理衙門籌商辦理施行實爲公便所有職道遵飭查拏拐誘客頭及體察各情形理合稟陳憲鑒即祈訓示祇遵

稟督撫憲

敬稟者竊惟實塞備邊之要莫善於屯田移風易俗之基莫先於鄉塾歷觀載籍成效可稽瓊固瀕南一邊徼耳十縣三州廣袤二千餘里黎岐環山而居自唐宋以來梗化倡亂代用兵威卒不能長治久安一變其狉榛之陋者大抵皆上首功於賊勢方張之候而不知駕馭於摧敗之餘損大征之財數十萬於賊未平之先而靳經略之財數十萬於善後之際彼其獷悍冥頑畏威而不懷德兵至則颺兵去則亂蓋亦勢之所必至矣方今大兵雲集各路開通薙髮改裝羣黎就撫駸駸乎有回心向化之機其在尋常戡亂者流鮮不謂告厥成功無勞策畫乃憲臺

經營全局慮遠謀深鑒覆轍之在前秩大猷以毖後職道躬肩鉅任殫竭愚悰雖不敢揚厲鋪張虛糜國帑亦不敢因循苟且敷衍目前統計熟籌准今酌古欲與建碉置堡修路開山設市治河造橋築舍諸大端相輔而行者則莫若因曠地置屯田爲當務之急蓋鑿坡池於高原濬溝澮於下溼灌溉有資則旱乾無慮也防庸幷繕則水潦無憂也芟榛焚莽瘴癘消也由近及遠推行利也農隙講武聲威壯也閒警授戈調發易也足食足兵計無過此顧或謂歷代屯田動滋流弊兵屯則不諳耕耨民屯又未習戈矛往往按戶攤租抽丁執役非惟無益反擾閭閻誠不若招商開墾之爲便殊不知奸商牟利弊竇愈多地有肥

磽苛其抉擇習爲居積踊商殃民利柄下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居今日而修屯政不得不師古制而量爲變通因人地而先爲區別查各州縣閒曠之地無慮數千百頃現擬招集流寓之閒民貸死之罪犯部勒軍法畫域而耕謂之客屯黎峒之內沃壤平疇亦多荒廢卽募黎開墾謂之黎屯每田十畝一夫耕之百夫設屯長十長設屯副五副置屯總黎地卽以總管兼攝哨管副之仍設流官爲屯官以督其事而統於有司凡耕牛耔種一切農器皆取於官栽植則視土宜一年免起科次年徵所入之一三年徵所入之二四年徵所入之四以爲常額土瘠而力勤者又量減之偶有偏災勘明成數如災一成者則減徵

入官之一如災在五成以上則全蠲之幷發積粟以賑城廂近屯之處添置倉廩以資儲積每歲秋收春讐平其價以裕民食蓄其半以備不虞農月營畊暇月校武賞勤罰惰激勸斯彰限以三年必收成效然而土田雖闢風化未開不足見文物衣冠之盛風同道一之規職道等擬請於近黎各墟廣設鄉塾每塾築屋數楹延致通曉文理解識黎語者爲師令黎人子弟及凡民貧不能讀者皆入學肄業通以言語授以書算敎以倫理示以冠裳卽令官長隨時考察功課分別優劣酌給紙筆膏火用示獎進如塾師不勝其任教導無方卽爲更置其循循善誘者優增廩餼或加品戴以榮之爲實心任事者勸行之以漸持之

以恆推暨漸摩安見黎民於變之休不再見於今日哉惟此項經費約需銀三萬兩方敷展布職道等再三籌畫不敢惜小費而棄前功謹將置屯田設鄉塾請發經費緣由具稟察核批示

稟督憲張 丁亥秋

敬稟者本月初二日接奉鈞札內開爲密飭嚴查卽密行稟覆以憑核辦等因奉此當卽調查卷宗分別移札幷札委撫黎開山善後局委員前署澄邁縣知縣聶緝慶赴澄邁臨高儋州確查去後旋據方道長華移稱澄邁令和舍司稟牘前據謙護道文來閱畢後卽將原件送還至澄臨儋紳原稟邢大客董李品香造送陳將客衆北渡清摺已包封呈繳憲轅幷無卷宗存儲當卽面詢謙守貴據謙守稟稱澄邁令稟和舍司牘及和舍司查覆清摺方道交來後仍復取回惟澄邁令夾單原稟在案幷呈出方道索回各件原條惟函牘清摺雖將原件送回業經錄

出底稿隨將底稿三件并委員洪錫疇信底一并呈送職道以和舍司稟覆清摺在奉到飭查之後逐條覆答最關緊要現該巡檢張鑅仍在和舍司巡檢任囑聶令緝慶到和舍司時飭令該巡檢將清摺原文錄出隨據聶令將該巡檢前次覆陳清摺飭其親筆照書一分并儋臨澄三邑土客紳上年秋間客衆渡海人數甘結并一切情形稟覆前來恭繹憲台檄委查陳參將各款節目雖繁其大要不過數端一客匪渡海人數查陳參將在儋臨招降客衆勒令渡海爲日頗久駐營亦非一處客紳李品香清摺六十六名係初次點名在一月之前後來陸續聽點又數十名玆據李品香出具切結共一百零八名又澄邁金江

局紳徐澄潢蔡金潤等結稱澄邁共九十餘名臨高和舍永安
局紳鄧清玉李文華等結稱臨高共二百餘名以上三處計之
正四百人再查職道署澄臨儋三邑土客呈詞亦均言四百之
數論至册報千人職道查署中存卷十二年九月張提督拔萃
陳參將榮輝咨崇前道册報暨憑督辦移崇前道淸册儋州臨
高澄邁三屬客家首民壯丁四百二十六名口老弱婦孺六百
六十四名口初請挑留精壯三十五名後又增二十名另牘稱
三十人隨營進剿萃軍委員點名後回稟少六十餘人亦不言
實在多少人口渡海是否連家屬在內未有明文而廣諮博詢
實三四百名是四百名者乃渡海之數驅其壯丁渡海而家屬

仍留原處斷無不還之理辦法已屬不善若其家屬幷未渡海
而亦列册報銷是謂欺罔厥咎更重職道署未經移送銷册未
敢臆斷一縱軍騷擾擄人擄牛搜括鄉村不分良歹拉人頂名
遠近驚疑幾釀巨亂等事查上年七月間陳參將帶勇丁勒令
降人渡海匪衆翻悔伏匿不出該參將派勇至那妙等村將匪
黨家屬拿獲交和舍司看管勒令將諸匪類交出後因各匪自
投即將各匪屬釋放內有匪犯左右鄰男丁七名訊明後一併
釋放故有不分良歹之說至搜括鄉村實因派勇至美山村捕
拿土匪王大族勇丁搜括左右鄰衣物未及到營該參將訪知
隨派弁勇前往阻截給還因有短少陳參將賠錢一百二十千

文當將爲首之勇李亞能林貴華潘宏勝交和舍司訊供正法王大族之父旋將大族送案伏誅當該參將勒交匪黨時兵威所及民情不免惶遽客衆之被逼勒者往往編造謠言幷因黃鄒保溫河清遁入黎峒揚言聚衆復仇以致遠近驚疑該參將亟於勒交誤及平民辦理不善誠難辭咎縱軍騷擾幾釀巨亂似無其事 一該參將之姪陳松擅擄九婦以女易男淫匿不報等事查陳松係全字營哨官曾具稟和舍司稱係惠州歸善人幷非陳參將之姪前寓儋州與周姓女通姦後娶爲妻周女已經許配李姓欲赴陳參將處稟控送禮寢事人言藉藉幷有串同李亞添勒索高陽村黃亞已家錢文四十千居恆誇耀於人

自稱陳參將之姪後來全字營遣撤不知下落尚無擅擄九婦以女易男重情然此等貪淫不法之徒豈可用爲哨弁該參將不知遠佞去惡殊屬失察一查楊顯榮前往密查被陳參將派勇挐去重刑私禁等事查府經楊顯榮係前任瓊右營都司楊際飛之姪素不安分與客匪往來頗稔去秋方道渡海自投瓊軍以其情形熟悉派充偵探徑往和舍爲方軍作前趨客衆以其稔熟多有恃以無恐者陳參將正在緊催各匪過海疑有他意將楊顯榮交親兵看守幷未用刑嗣接方道信亦即釋放至陳參將與楊際飛素有夙嫌似無其事以上各情或得之查覆或得之詢訪及謙守貴洪待詔錫疇所指陳大略相同似可徵

信至陳參將在海口任內官聲尙好惟帶勇辦匪不能力戰痛勦以招撫爲長策貽害至今久在憲臺明鑒之中無待職道贅陳所有奉檄委查前署海口營參將南澳鎭遊擊陳榮輝辦匪各款謹據實密覆仰祈鈞核

稟督撫憲

敬稟者竊照瓊屬黎境修補路徑及開道深入酌請經費緣由業經另稟詳陳憲鑒在案惟查道涂既闢山險既開苟非節節設防有隘可阨有屋可棲則路不通行人跡罕到所謂爲間不用則茅塞之既非經久之圖且無制勝之具則撫黎開山之說終屬虛文且查前此兵勇入山皆係借住黎房從無安營立寨之事不特兵黎雜處易啟陵侮猜忌之端且黎性叛服無常萬一懷詐生端則肘腋皆爲危境設使閉關塞路則我兵深入重地糧盡援絕又無阨守之資坐視數百里已闢之疆不旋踵而仍爲棄地人無遠慮思之寒心職道等籌度再三欲爲一勞永

逸之圖當設建營築碉之舉竊擬分四路自嶺門市深入者爲東北路自寶停司深入者爲東南路自南豐市深入者爲西北路自古鎭州深入者爲西南路凡此四路寬平之地建營設險之處添建碉卡或近或遠或疏或密以形勢爲斷營制以容五百人爲率外挖濠溝寬深均一丈繚以土牆高寬各一丈內設五哨仍分中左右前後每哨各開兩井各哨兵房均蓋瓦築牆以期經久營以外酌建小屋十餘間以爲茶寮飯店任土民投居設肆便行李之往來營內兵房凡奉差官員弁勇役皆准入內棲止其工作卽用防營弁勇更番爲之而略輔以工匠碉之制高以三丈爲率寬深如之中分三層或兩層下積食水米鹽

薪炭子藥上築垛口多設鎗眼礟眼碉形或方或圓或橢或尖各視地勢之宜大抵平原四達則三碉并建品字之形山林阻深則兩碉相峙爲犄角之勢懸崖屹然林木叢雜則一碉獨立設當關之阻此營碉之建皆爲目前切要之圖第瓊地業陶人稀一切瓦礫之屬皆聚郡城入山愈深則轉運匪易擬先雇募窰工於黎境隨處擇地開窰燒備磚瓦以濟臨時之用且可導黎人以棟宇室家之樂俾知漸染華風惟此項經費統籌合計亦須巨萬擬請先撥銀二萬兩迅飭司局速賜籌撥來瓊一俟秋涼即可分飭舉辦所有擬建營碉以規久遠請撥經費緣由職道等爲綢繆牖戶起見是否有當理合具稟察核批示

稟督撫憲

敬稟者查瓊州黎人叛亂明以前第弗深考即如我朝定鼎以來順治時八叛康熙時六叛乾隆時一叛嘉慶時二叛道光時二叛皆載諸志乘者也咸豐時島夷外侵紅匪內訌雖有背亂未暇詰戒自同治以來凡奏辦者三他如地方文武就地防剿尤不可殫述推原其故黎自叛者十不二三由奸民鼓煽及奸商侵剝致忿激而成者十常八九蓋黎性渾噩黎地深邃其所需於外者曰食鹽曰菸葉曰洋藥曰錢布其販運於外者曰紗籐曰香料曰冰片此大宗也此外如鹿筋鹿茸牛皮牛角藥材等類其物尤多然而結茅爲屋聚族而居并無墟市往來負販

懋遷有無大都黎客與土豪耳市儈詭隨往往欺其不諳書算騙詐百端其買也必先期而與錢而虛擬之價每不及時值之半又以酒食之費準折而足之其賣也必後期而取值而積算之利每浮於原沽之貲又以欺冒之術重疊而剝之黎性雖愚亦知結繩刻竹暗記於心至積不能平乃大肆其戕害焚刧之毒乃市民以刧殺具報有司卽以刧殺治之而游勇奸民遂得鼓煽以成其叛亂也間嘗詢之土人幷證諸開路勇弁如凡陽樂安等處每鹽一斤值錢百文較之民間市價昂至十倍鹽價如此他物可知進貨之貴如此出貨之賤可知然此特價昂其價以取贏耳奸商牟利谿壑難盈同一權量而出入之間重輕

大判偶有稱貸而倍蓰之利累積無窮或奪牛豕以抵償或刦稻糧爲抵折非理之虐隱中於平時激變之原莫名其所自蠢茲販豎生此厲階若非深考其原轉移盪滌是猶醫者不察其病針藥橫施元氣既傷病亦不治蓋可慨也職道等肩撫黎之重任策善後於方來細察物情勤求痌瘝竊謂欲遏亂萌當塞禍本居今日而求實效莫如設官市於近黎各墟同其權衡平其物價收召黎客使列名於官禁抑土豪使受裁於法東北則於荔枝園東南則於寶停司西北則於南豐市西南則於古鎮州均量設官市一區預載食鹽菸酒錢布洋藥之類凡黎人所取貲者酌中定價隨時銷售凡黎峒總管哨長及黎客信熟之

人并准擔承賒欠酌[illegible]償還而取其約劵黎內所產各貨一并由廠收買願以錢市者給之以錢願以貨兌者給之以貨收買既夥運赴海口香港轉售而於海口地方先設總棧以爲軸轤轉運之所如果有成效即於香港添設棧房如有奸商巨猾奔黎地壟斷把持即從嚴懲逐在黎人久受欺騙倘得官市持平一洗從前欺罔將見熙來攘往轂擊肩摩黎則息其爭心官則操有利柄惟此項帑本應須發之於官雖不得與逐利之徒競錐刀之末亦不能不量加利息爲公私費用之資第既設官市四區各應建立廛舍合之海口租立總棧約須成本四萬兩就地無款可籌擬請在於省城藩糧兩庫間款項下酌量撥借約

計一年之後有利可興於第二年提本二成第三年提本四成第四年提本四成四年後本銀提完即以利銀營運倘有盈餘漸可拓充商務或作防餉之需如蒙俯允現當黎市冰片登場擬於本年八月間即行舉辦應請迅賜撥定銀兩派委護解前來以便分飭辦理至如何預防流弊如何詳定章程統候發銀到日開辦三箇月後察看情形詳晰具詳立案所有職道等擬在近黎各墟創設官市懇請撥借帑本緣由理合具稟大人察核迅賜批示祗遵再瓊州海口豬釐開辦未久所收尚無成數楊故道前領開山撫黎經費查已製辦黎衣及津貼瘴故各員棺斂等費所存已非巨數應候報銷册到再行核辦合併附陳

稟兩院憲 丁亥秋

敬稟者查瓊州十三屬州縣環立海濱黎山內崎溪澗縱橫河流交貫當此羣黎就撫開山善後之際倘能因勢乘時大興水利則務財訓農通商惠工脈絡交通生機日暢實爲百世之利而瓊屬河道之源遠流長水勢浩淼實以建江爲第一巨川查建江發源於紅毛大水等峒經臨高之南豐澄邁之金江流至定安縣北又北入瓊山境至海口所入海金江以下舟楫通行金口以上波流雖闊時有淺灘南豐以上則石灘林立剷鑿不易欲治瓊州之水當以此河爲先由此而東則有文昌江出文昌縣白石嶺至清瀾港入海由此而南則有萬全河發源於南

勞十萬等峒經安定之船埠會同之嘉積至樂會縣博敖港入海此水源流頗長船埠以下向通舟楫近接嶺門上通黎峒若能疏鑿淤淺則黎山貨物可以運出亦宜極意經營者也再南曰金仙河出萬州西黎峒匯合衆流至小海港入海再南曰大河水出陵水縣寶停司至水口港入海由此而西則有籐橋水出崖州椰瑞椰根等峒至赤嶺港入海再西曰多銀水出崖州三亞汛北至榆林港入海琼州口岸深通泊船善地以此爲第一再西曰甯遠水出崖州抱羅等黎峒至州城南保平港入海此河年久淤塞頻年沖決附郭一帶被害頗劇亟應濬治再西曰抱漾水出崖州樂安司至九所市入海由此而北曰南龍江

出感恩縣陀倫山至大南港入海再北曰昌江出五指山紅毛等峒經安定之凡陽感恩之古鎭州至昌化縣英潮港入海此水源流甚長巨石林立民資水利舟楫難通由此而東曰倫江出儋州那大市至新英港入海再東曰臨江出臨高縣背腰嶺經和舍至博鋪港入海統計全瓊水道之大者約一十有三其餘溪澗支河尙難悉數職道等通籌合計因地制宜此時治水要務約有數端一則多開溝洫分引溪流量設陂塘閘壩爲招墾屯田之計一則河底怪石約略剷平多爲磴級由漸而下爲運送材木之計一則疏通積水流其穢惡使民不病涉得免腫腿爲消除瘴癘之計一則挑挖故道銷殺水勢量築隄埂保衞

田廬爲拯溺濟災之計一則建橋梁廣設橋渡俾道途通暢不至茅塞爲開闢黎疆之計一則濬治河流挖刷淤阻窄者加寬淺者使深爲通行船筏之計若夫治施工之際尙有因類而及之數事亦當同時幷舉以盡水利設逆旅便棲止一也造舟艦載人貨二也置水碓造竹紙三也察水泉鑿池沼四也以上十事約須銀數萬兩方敷展布然考瓊屬黎患或十餘年而一征或數年而一征所糜帑餉何啻十倍百倍現在事經創始羣情之疑不以爲愚公之移山卽以爲道旁之築舍然而職道等默居深念其勢實不容已不敢因忤俗違時稍存膜視擬請憲臺籌發經費銀三萬兩先行舉辦如蒙俯允候款項發到之日迅

即遴委熟習水道之員周歷查勘相度繪成圖本核明孰爲總綱孰爲餘事酌分次第先後舉行所有職道等擬議疏濬水道講求溝洫橋渡設旅舍四增添陂塘閘壩造船設筏等事請發經費緣由理合具稟察核批示

稟督撫憲

敬稟者於光緒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奉憲臺電開崖州民糧黎糧向往輕重不一黎人重困飭唐牧速將該州民糧若干兩民米若干石黎糧若干兩黎米若干石糧米價及火耗雜費每兩每石向來民黎各實征若干即日分晰電復前據劉牧保林稟減黎糧當飭體查民情銀價酌量減定原札損上益下以蘇民困茲紳民控請照舊章謙守亦云恐難更張殊不妥民糧舊章少者自不宜加黎糧舊章多者斷不能不減其中詳細情形朱道確查速復謙守唐牧並即據實電復勿稍迴護等因奉此當經分行該府州確切查明電稟仍添委試用通判黃倅贊勳馳

往崖州會同現署州唐牧鏡沅瓊州府原派委員試用同知江丞都炳確查妥議列摺稟復覈辦去後旋據江丞都炳於黃倅贊勳未到之先會州稟稱請將民米屯米概復舊規不再加收惟地丁每兩向章征錢一千八百文合正耗紋水解費一并在內實不敷錢四百文每年共征地丁鹽課雜稅漁課等銀三千七百三十九兩六錢零四釐計不敷解兌錢一千五百一十八千二百七十九文擬請每兩加征錢四百文共征錢二千四百文較原價固有增多較劉署牧保林稟定之價已有酌減等情正在督府核議間又據黃委員稟稱遵札束裝就道甫入崖境即見唐牧開征告示留心查訪紳民均無異言八月十六日至

崖州城與江丞唐牧相遇據稱業已會同查明稟復江丞即於次日起程回郡卑職未便因其已經查復遂不留心考證時値唐牧因本月初五初十兩日大水大風下鄉安撫乃得一意確切採訪查民黎錢糧所以征收不一之故緣民居環城近地皆丈實升科有水洗浮糧無隱匿荒地而黎居高山峻嶺未丈田之寬窄惟期稅之開報懸揣征之重在羈縻不同者一且民近則里排自行投櫃不用搬費黎遠則設站征收運脚站用在在數倍民糧不同者二此民糧黎糧不能不異之實情也而黎復與黎異價者則別其遠近更有三差四差之分劉牧保林謂崖糧無定制以强弱爲征納之厚薄殊未深知此理但民又有與

黎同者其實崖州錢糧只有額米一名民黎皆不知所謂地丁也檢查過撥契據惟曰某田坐米若干不及地丁也報課之時將額米一石折爲四分以三成作地丁以一成作色米故在上則有地丁色米之稱在下則實守此額米之數總之民則丁多而米少黎則米多而丁少劉牧減黎加民無論民黎錢糧多寡不一且減黎大半在米而加民尤重在丁故減者未必深感而加者則眞怨矣惟黎糧既減自不可以復加以維撫局而唐牧所議民之地丁每兩征錢二千二百文確係核實支解足數似非加民而實補民之不足也十九晚唐牧由鄉回署據稱風水雖不成災而民間瘠苦異常亟宜遵憲臺民糧少者自不宜加

及復舊章之諭當即出示復地丁每兩一千八百文之舊初不計其賠累也卑職伏查崖缺淸苦較勝他屬並無陋規平餘等項昔日已多入不敷出若收民地丁一兩又賠錢四百零六文鹽課尤多賠貼計崖州每年有閏當解丁銀連耗羨共四千五百七十一兩計賠錢一千五百一十八千餘又減收黎糧八百四十五千四百零八文不特無以辦公凡一切日用飲食亦無從支給唐牧怵於目擊賠累自甘冀蘇民困固已竊惟煙瘴瘠缺黎糧既減民糧又照舊征收恐後來更無有敢膺斯篆者殊不足以重民社而杜更張江丞業經稟津貼當亦確知其苦但未申明數目津貼太菲仍不足以辦公卑職悉心通盤核算擬

每月請給津貼銀二百兩且必有實款領給無事抵扣庶足整
頓煙瘴邊缺卑職爲官民相安起見不敢壅於上聞是否有當
出自恩施除列清摺外理合先行稟復等情據此伏查前署崖
州知州劉牧保林改定糧價一案現經職道飭由印委各員詳
開款目列摺申繳前來統計減去黎丁黎米各項計錢八百六
十五千四百零八文而增收民丁民米屯米各項計錢三千零
五十五千三百零六文是外博核減黎糧之虛名陰行加增民
糧之實事揆其心迹似出欺朦如謂崖州地丁所征不敷所解
亦應詳晰具稟酌量請示加增則官出於民民出於土既無浮
收之利卽可表暴於民蓋掊民以蝕己固愧官箴而徇民以累

官亦非政體此次唐牧鏡沅江丞都炳初稟請將民屯米石之足敷解發者概不復加獨於地丁一項不敷兌解者每兩增錢四百文以免該州之賠累其立論本屬持平原可代籲恩施俯准照辦乃現據黃倅稟稱唐牧因見民情瘠苦深恐加價累民仍於鄉旋示復舊章並請酌設津貼在該印委勤恤民隱恪守憲臺民糧少者自不宜加之訓言雖各行過乎中而志在愛民亦不妨失之太厚爲崖州一缺本係瘠區黎糧征價既裁地丁兌解又屢核其裁減之數每年共不敷錢約三千千文我憲臺嘉惠蒼生恤民必先於恤吏可否每年酌給津貼該州辦公銀二千兩指撥實款准其抵解正部款目以厲其廉出自逾格恩

施非職道所敢妄擬若因度支有常博施猶病則或俯照江丞
都炳原議准於地丁一項每兩增收錢四百文統俟批行到日
由府出示曉諭則官無自利之心即民有難安之隱一經明白
宣示萬衆曉然似亦不至胥動浮言另生撓瀆所有職道奉飭
查議崖州糧價現據查稟兩策均尚妥適懇請核示緣由理合
稟請察核訓示

稟督憲丁亥秋

竊查古今言治瓊者莫不以開通五指山增設州縣營屯於山內使生熟諸黎易於向化盡入版圖爲善策而自明迄今數百年來人人能言之而卒無人能爲之非謀之不臧任事之不力也山中瘴氣甚厲入者非死卽病無能爲役也今當用兵之後山中道路已節節開通籌辦鎭撫設局開屯招農興商墾荒伐木開鑛在在需人入山而瘴氣足以致人於死若不先籌弭瘴之法縱不惜財力黽勉經營而入山者非死必病久必無人敢復深入必將束手坐視太息痛恨於前功之盡棄而無可如何蓋地極炎熱而海風甚寒山中多雨多霧林木陰翳燥溼之氣

鬱而不能達蒸而為雲渟而在水莫不有毒入山者身受炎熱氣喘汗出陽發於外腠理不密風之寒者侵入肌竅氣之濁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於胸腹腸胃臟腑其不病而死者幾希矣職道數月以來詳詢官弁兵勇及紳民之曾經入山者皆言山中風寒裹巾於首加衣於身尚可禦寒氣雖甚濁亦可以煙火熏之使散惟水飲食所必需不可一日無入山而飲水中毒必死即不以一滴沾唇疾馳出入而忍渴既久中熱火灼亦必致病十死六七是瘴之害人者惟水尤烈也查西洋人用機器開井口不甚寬而深入地中數十百丈不等層層障以鐵圈使地面穢濁之水不得從旁侵入而地底甘潔之水自下湧出日

夜不竭不但一井能供數萬人之飲兼可引以溉田近年日本開墾各荒島師倣其法大得其利瓊州山中若以此法開井使入山者人人飲之而無病則瘴氣之大害可以漸冀消弭而善後諸事宜亦可次第舉行夫山中地多膏腴林多材木又有五金之鑛以利誘之似亦民所欣羨而樂從者然人莫不趨利而避害樂生而惡死入山受瘴之害死者多生者少雖有大利誰樂趨之況興辦之初利尚未見而害之足以致死者極可畏哉職道統轄全瓊責無旁貸再四籌商欲開山撫黎爲善後計必先籌弭瘴氣欲籌弭瘴氣必以鑿井濬泉爲先務以中國尋常之法爲之鑿井不深地面穢濁之水仍能侵入稍久仍不可飲

徒勞而罔益必須倣西法開深井使甘潔之泉隨地湧出乃可以濟民之生俾煙瘴極重之區變而爲安樂之土伏乞憲臺電詢出使日本大臣查明此項機器需價值若干每開一井需工料若干又聞省中有候補縣丞張煥斗者頗知鑿井之法或就近傳詢當亦可得其大概如所費不至甚鉅購此機器隨地鑿井濬得甘泉不但目前人樂入山已開之路可隨時修理不致復爲茅塞墾荒伐木開鑛諸事可以舉行爲瓊人莫大之幸將來山中土闢人衆永無瘴氣可以增設州縣營屯鎮撫生熟諸黎使隸版籍爲編氓永無他變亦　國家無窮之利也職道管見所及謹此稟陳

稟督憲丁亥夏

敬稟者案奉憲臺電諭內開陳鍾銘一犯交職道查案詳訊擬辦期無枉縱等因並承准前督辦軍務新授雲南提督軍門馮將該犯飭陵水縣提解到郡並抄錄全案咨送核辦前來職道卷查該犯陳鍾銘先於光緒十二年三月內因挾西方村黎人攔截採木牛車搶去木料牛隻殺斃車夫之嫌招集陵匪儋匪各數百名在於感恩縣屬北黎市地方屯紮進攻西方黎村並擾及東方中方大榍玉道東號羅明等黎村又擄掠沙村大坡田不磨等漢村鬬殺黎人多命及縱黨截路搶掠過往村民錢米輪姦強姦婦女勒索平民仇殺吳壇光一命又行刼殺人擄

勒刑逼多案經前謙護道分飭現署感恩縣邱仁洵確查稟覆有案又於院考之際傳集該縣合學文武生員飭令臚列該犯罪狀簽名畫押各在案卽詳核前督辦咨到全案內委員知縣楊光銓發審委員蔡達卿查稟均稱該犯聚黨數百搶刼各村實有其事又肆出搶掠以作米飯又於六月十七日殺斃吳壇光一命並取具該處紳耆聯名公稟呈繳又委員參將梁鼎才亦稱該犯招集籐橋無賴二三百人又稱攻打大槐羅妹大田羅旺等村又稱擄捉符乾元之媳柳氏勒贖放回惟輪姦無人指證僅職員張廷鈞收繳生員蔡國琮一稟則語意爲該犯開脫然於招匪攻打東方西方等村則亦不能爲之諱飾不過改

集匪之名爲招勇而已又籐橋匪徒三五成羣恃强搶奪亦不能爲之狡辯則上繫誤招二字以原之職道竊思此案陳鍾銘以一市井平民輒敢糾聚徒黨至二三百之多攻打黎村擄掠財物戕殺黎命並擄捉生口毫無忌憚無論尚有各種刼殺姦擄重情即使僅係尋仇報復例以械鬬主謀致傷彼造多命已應論死況又攻掠並無仇隙之漢黎村莊至八九處之多兼有擄捉詐財縱黨搶奪輪姦强姦等事如此罪魁禍首雖寸磔不足蔽辜而前督辦來咨祇以不符二字籠統指之爲誣職道細核來案各員之所查與前後地官之所稟惟事款細節小有參差至其糾匪刼掠大端並無或異印咨具在可覆按也然職道

猶恐覆盆之下或有奇寃當經札發瓊州府會督發審各員反
覆詳鞫至十餘次節據呈閱供狀送請核訊前來職道覆經親
提研訊據供招集梁老雲謝其清秦老佳等各帶匪徒一二百
人攻掠黎漢村莊殺死黎人多命及民人吳壇光一命不諱其
搶掠輪姦諸重情或誘諸黨羽該犯僅止縱容或搶掠事後得
財該犯僅止得贓並未親身自往然確係積惡首匪毫無可疑
除將供詞簡錄呈請鑒核外第念該犯稔惡日久閭閻積憤已
深前次顯戮久稽羣情已極憤鬱況當大兵乍撤伏莽尚多近
日仍有匪徒稱兵攻殺之案不得已謹假便宜即於審明後綁
赴軍前正法仍傳首犯事及被擾地方以紓神人之憤所有職

道審明倡亂首匪先於軍前正法錄供稟報緣由理合列摺具
稟憲臺察核

萬州陵水等處告示 乙亥夏

爲嚴禁擾累事照得地方紳士幫辦公事理應安分守法潔己愛民方爲正人茲聞該縣劣紳團長多有倚勢擾民種種不法或欺壓峒黎訛索財物或庇護盜賊陰受賄賂或牽奪其牛羊或陵辱其婦女或偶挐一匪而波及無辜或吞沒工資而苛役黎衆於公事則有名無實於窮黎則有害無利此輩或假札文爲護符或以團練爲名目甚或私刻鈐記交通員弁弊竇多端殊可痛恨除札該縣嚴行查辦外合卽通行諭禁爲此示仰紳衿黎民等知悉爾等紳士務須公清自矢力戒貪污倘有前項不法情弊一經覺察定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爾黎民等亦須

盡力耕作勿得妄思非分果有寃抑准其到官申訴本道明目達聰凡有攔輿呼寃者無不立見施行勿得聚衆滋事致干懲辦各宜懍遵勿違切切特示

子壻趙之騤敬校

清芬閣集卷十二

嘉興朱　采亮生甫著
歸安趙濱彥堅白校刊

照會富領事

爲照覆事昨准貴領事照會反覆辯論俱經閱悉查永租之說不見於條約足知非一成不易之法德商繳價永租更無此事天津紫竹林租地章程雖有永租之例然照章每畝應付原租價銀六十兩即後面地塊不在沿河近處亦每畝價銀三十兩租妥以後仍每年後立契今德商既不照章又欲永租業經瓊山縣駁斥貴領事又何必引以爲例乎租限二十年如貴領事

以爲期太迫當可展限十年惟轉租洋行則斷乎不可貴領事既知不得牽涉貿易何以思及轉租洋行租地者地主與租戶均須兩相允洽未有租戶將地主之地擅自轉租者此通商民通例也至環海關所購地基原亦按照時值卽內有經紀中保等費亦屬無幾蓋商民通例此等小費總不能逾原價十分之一今貴領事議租之地與該處相去亦不甚遠何不可引以爲例乎且貴領事宦游中國將二十年豈不知中國市地價值在尋常府會縣會稍覺繁盛之地市房一間地基不及十分畝之一有值銀數百兩者地租亦每年數十金更無論通都大邑有十倍於此者也各處市面盛衰不常地價亦因之漲落上海北

門外租界昔年未通商以前半係荒曠之地價值固不能甚貴若今日地價又復何如瓊口明係通商碼頭自當按照市地價值核算年租每畝每年租價銀四元已從極廉之數不能再減市地之價固不可與田畝相比也界外之地不可塡築劃界以後瞭然已定兩國敦重睦誼自不待言然本道不能因貴領事建署而特築一路此等費用既不能例外報銷又不能派之民間想貴領事亦當深知其難也該地多少畝數應飭瓊山縣等查丈明確再行照覆至何世香因賣地被拏自屬罪有應得貴領事如以賣地爲是亦請畧觀條約以免扞格不入前費多少心力勘定一處已成之局何可再翻東邊之地實難移換至於

連得勝廢礮臺一帶與之建署賠補木石舊料云云更無庸議
矣爲此照覆貴領事即請查照施行須至照會者

覆德國聶領事 辛卯春

敬覆者昨准貴領事照會幷租契一紙原契二紙請飭瓊山縣用印存案又奉函示具悉一切查森寶大租地一案前由張沈二委員傳述敝意改立租契送縣用印自應遵照前言斷無變更之理瓊山縣之送還租契亦因前契有尙未合式之處非有意留難也今貴領事既飭該商民等將租契改用一紙聲明四至改除永遠字樣是契式已臻妥洽期限一層本道亦當遵照來文無須塡注至應徵錢糧中國向例民間租地非賣絕者俱由地主完納瓊山縣之欲歸何世香完納蓋亦遵照向例也如貴領事以爲不便此時自可權歸森寶大完納惟將來該商設

欲回國錢糧應如何著落亦不能不豫先議定蓋既非賣絕又非永租則其地固猶何世香之地承租人之去留亦可自由如將來森寶大回國此款錢糧或由貴領事代爲經理或地方官暫俟三年代爲墊解如該商三年內回瓊卽行補完如已逾三年不能不仍責何世香補完以免錢糧無著之弊倘貴領事與敝見相合本道卽將租契札發瓊山縣用印存案卽祈查照示復爲要

稟督撫憲 辛卯春

敬稟者竊維粵東民氣獷悍盜匪充斥往往結盟拜會謀爲不軌其始煽惑愚頑焚刼村舍撲滅不早勢必燎原又有外來海匪連艅數艘聚匪數十百人盜首發給軍火米糧縱其入寇飽獲則回巢瓜分此等匪類若無陸匪勾引流毒專在海面偶遇地方多事奸徒結聯潛入內港水陸交訌焚刼淫殺之慘倍於他盜雷州屬之遂溪瓊州屬之儋州臨高感恩昌化崖州各屬多被其毒職道履任以後迭飭兵輪隨時出海兜拏職鎭派水師拖船分班協拏除零星不計外凡獲大盜四起擊斬巨魁陳五卿收降巨盜王大國等均經稟明前憲臺張在案光緒十六

年十月間職道訪聞雷州遂溪縣西海地方有高州會匪莫沃林餘黨揭春亭等結盟拜會焚刼村莊遂溪石城海康皆受其害甚至入海擄船勾同外匪以致白龍尾以外狗頭青崙老鼠等山匪徒乘機肆擾焚毀紅埠民房另有分起賊船在徐聞瓊山海峽之間游弋伺刼職道查訪明確並據各該州縣稟報遂溪汪令椿恆請兵剿辦當卽會同職鎮電稟請示蒙憲諭速往剿辦職鎮遵卽督率弁兵師船暨廣鏡兵輪陳游擊良傑駛往圍拏十一月初八日廣鏡輪駛至遂溪縣屬地方居民奔訴卽鼓輪赴江紅埠港口與賊船相遇該匪等連檣屯聚勢極猖獗陳良傑督隊直前槍礮齊施賊衆還礮相擊相持兩時之久兩

岸居民揭竿荷鋤鳴鑼助勢賊勢不支紛紛鳧水逃逸當場擊
斃悍賊陳亞福等十八人生擒賊匪十二人奪獲賊船二隻船
內被擄男婦十三人各賊在船沈溺及受傷落水者甚多該游
擊收隊將賊匪解回被擄男婦立即省釋職鎭隨即分派員弁
登岸四路搜捕餘匪據楊柑紳民指控著名會匪前來當即督
同守備張煊李森鄭學賓千總王肇元把總吳懋德等會同地
方印官按名拘拏先後獲犯揭春亭張騰沙等四十四名連生
擒洋匪十二名並搜獲會匪三十六款一紙匪名單一紙經職
鎭電稟憲臺奉電解交職道審辦其徐聞瓊山海峽之賊船經
職道派管帶鎭濤兵輪都司周鎭邦協同師船橫出截擊駛至

合浦縣屬潿洲墪該匪知輪至折竄海南輪船尾追至儋州神山角遙望賊船兩艘直前開礮轟擊匪艇亦開礮還擊管帶周鎭邦幫帶吳廷輝親駕舢板兜拏匪等見勢不支紛紛鳧水擊斃四名生擒鄭汝陵等二十一名淹斃海中者多名獲船二隻及礮械多件船中尙有擄禁事主十六名一併起獲先後經職道督同署瓊山張令士鋥署昌化黃令贊勳及撫黎委員汪從九藻會同研審先將事主黃義枝等十六名錄供釋放原船給還遂溪江紅埠洋匪一起許芝章王亞四爲首陳亞福爲另船之首一共七十餘人均籍隸欽廉邊界領得老鼠山匪首王亞有槍礮軍火在欽廉雷瓊一帶刼掠商船嗣聞遂溪縣屬西海

一帶會匪滋事駛往合夥打單行刼另夥陳亞福等隨後駛來兩船人衆放火燒毀江紅埠蛇頭地村民房五十餘家漁船兩只刼掠牲畜物件與輪船對敵不諱遂溪西海一帶會盜各匪以揭春亭李國泰張騰沙爲首藉拜會爲名聚衆行刼多在該縣楊柑北羅一帶僻遠之處用竹紮成城門入門後即爲會中之人有大哥二哥紅棍先生草鞋等名目脅平民入會以張其勢張騰沙何世平等十三犯均供認屢次行刼不諱李國泰一犯首先投誠指拏各匪免其一死揭春亭一犯獲後復逸追擒格殺其餘羅香等二十八犯恃無質證堅不認供發交新任遂溪縣蘇令昕嚴行訊辦容後續稟鄭汝凌一起亦均籍隸欽廉

邊界共五十餘人鄭汝淩陳亞三爲首吳三娣陳穗倫等爲從
另有青崙山賊首黃大生派裴亞五吳亞二狗頭山賊首陳泗
派裴亞高吳運儀入夥並擄得鄧穗安容前南蕭四大等脅從
煑飯服役供認在洋行刦多次正欲與遂溪西海之匪合夥輪
船往拏折竄臨高儋州一帶洋面輪船追及開礮拒捕力竭被
擒有黃義枝等當堂質證無可狡賴職道當將洋盜許芝章王
亞貞張良賓鄧亞九鄧亞晚勞三林亞四曾康保李甫光詹沛
猷等十犯拜會行刦之張騰沙何世平莊亞勉陳晚吳猪仔羅
亞生梁亞石王亞保陳亞養麗亞福歐亞耀莊亞保楊興益等
十三犯又洋盜鄭汝淩陳亞三馮亞青吳三娣裴亞五吳運儀

李鳳方黎亞四陳穗倫吳亞五黃亞保黃亞三陳汝邦梁亞木黃亞大譚亞二裴亞萬陳亞廣黃亞二等十九犯親提訊問先後電請憲臺示諭遵電就地正法在案職鎭等査雷郡地勢斗出瓊郡孤懸界海臨邊洋盜易於出沒非隨時嚴拏不足以清海面鎭濤輪船十三年三月在臨高縣將軍印洋面拏獲洋盜何有順一起在徐聞屬三墩洋面拏獲洋盜蒲保一起十四年五月在雷州屬山狗頭洋面拏獲洋盜黃亞二一起十五年七月在臨高縣拏獲洋盜黃三才一起皆報明有案此次遂溪會盜交訌隨時撲滅功以陳艮傑爲最周鎭邦追拏鄭汝凌一股且叉歷年獲盜多名肅清海面功亦可觀管帶廣鏡兵輪補用

游擊惠州保案擬保補缺後以參將補用陳良傑擬請賞保免補游擊以參將仍留兩廣水師儘先補用管帶鎮濤兵輪廣東香山協右營藍翎儘先守備補缺後以都司用周鎮邦擬請賞保免補都司以游擊仍留兩廣水師儘先補用並加參將銜其餘在事出力員弁銜名謹繕摺呈覽伏祈分別奏咨附案請獎

批示祇遵

稟劉撫憲癸巳春

敬再稟者查職道所轄雷瓊二屬隔海相望民情土俗亦復大同小異惟雷郡僅三屬縣陸出海隅瓊則十三州縣四面環海壤地廣狹大相懸殊圖治之要繁簡亦異今以瓊地情形同於雷郡者畧舉之一則盜匪之出沒也一則鬬案之頻聞也而以瓊地情形異於雷郡者約數之一則黎民之難馴也一則客衆之强悍也一則通商之多事也一則外患之堪虞也職道自光緒十三年閏四月接任篆務時則馮督辦之萃軍駐東路方道長華之瓊軍駐西路劉鎮永福之福軍駐中路蓋以前此黎匪擾攘四出殺掠良善民黎困於兵火村市爲墟客匪聚衆橫行

狀官拒捕更爲殺人如麻自前督憲張奏派萃軍剿辦黎匪而東路始平瓊軍拏辦客匪而西路亦安所惜萃軍餉糈浩繁即行凱撤羣黎尙未革心瓊軍雖拏辦著匪數十而未經懲創客匪亦多漏網自萃軍凱旋方道回省職道接統瓊軍福軍合自募數營共成十底營深慮黎客之尙多伏莽也派朱鎭逵陞帶勇分駐東路徐倅賡陞帶勇分駐西路時黎匪尙伏而未發而客匪則盜刼之案疊見經徐倅拏獲兇盜數十名職道亦親往巡緝其向不安分者由客紳指交督令繳出兇器擇閒曠之地俾之墾荒及十四年春而東路之黎匪據陵水之七弓爲亂焚刼村墟墾荒之客匪亦相繼潰變四出竄擾朱鎭督勇攻剿二

月始燬七弓匪巢其逸出之匪首黃邢絲符琶娘等經李參將渭培拏獲正法而東路之黎匪始靖徐倅亦督營追勦逸匪獲其渠魁多名旋徐倅撤差回省徑徐鎭贊彪獲其匪首劉亞發等正法而西路之客匪亦靖時海盜之在洋行刦者疊遣鎭濤兵輪及師船捕獲大夥其入港行刦者亦經瓊軍各營陸續擒獲擊斬盜首陳午鄉等盜焰從此日衰祇以海南瘴癘炎蒸精神易耗十五年春職道因病請假進省醫調四月間稟請前督憲張派顧道代理篆務七月間法夷兵輪闌入崖州之楡林港將估爲埠頭遂力疾銷假渡海一面飭防營先毀其誌樁木料夷輪旋去不復來時儋州北岸有陳薛等姓之械鬬昌化黎峒

有可好等村之械鬬俱皆傷斃多命北岸之案經朱鎮徐鎮帶勇查辦拏獲主謀首匪懲辦各村具結永息爭鬬黎峒之案亦經海頭局委員勸諭息爭具結完案蓋是時奉前督憲張諭飭設立撫黎各分局於近黎各處酌僱局勇以爲撫黎善後之圖而軍瓊十底營業已裁其三營至十六年春復裁二營由是瓊軍定爲五底營留防瓊地蓋以符前督憲張奏定裁營改練之成案也是年十月訪聞雷州西海地方會匪揭春亭等聚黨焚刧遂溪石城海康等處勾結狗頭青崙山匪徒連艅入海焚燬江紅埠另起賊船分擾雷瓊海峽之間職道當即商請署瓊州李鎮督率弁兵師船暨廣鏡兵輪陳游擊良傑駛往圍拏擊斃

悍賊多名生擒盜匪並上岸拏獲會匪揭春亭等數十名職道復派鎭濤兵輪周都司鎭邦追捕盜艇於儋州洋面獲盜二十餘名均各訊明分別辦理至論中外邦交則自瓊口通商以後漏巵日甚閭閻之生計愈艱而商案教案訟案及往來交涉之案紛至沓來稍有不愼卽恐貽爲口舌職道惟撫之以情馭之以理故一聞洋輪之失事瓊海者立卽派輪往拯無分中外人民一體援救並飭沿海人民無得搬搶物件沿海人民亦屢有救獲洋船之事而於各種案件則必力持條約不稍遷就且瓊地互峙南洋爲往來孔道各國素所垂涎法人占居安南覬覦尤切此言海防者所以並列臺瓊也職道自奉督憲劄飭勘辦

瓊口礮臺時往秀英山等處相度形勝籌議辦法十七年春奉
督憲札飭總理秀英等處築臺事宜卽派陳游擊良傑爲總辦
錢令振逵姚縣丞福鈞爲幫辦經始於三月之初瓊軍五底營
除前營駐防西路外餘四底營將弁勇丁悉令駐秀英工作每
丁月給津貼鞋襪錢五百文以示體卹計秀英一處共築五臺
中曰拱北東曰鎭東西曰定西各安二十四生大礮一尊再東
曰振威再西曰振武各安十五生中礮一尊其地岡阜連延面
臨大海開掘高埂塡平低窪挑土之工至爲浩大不得不藉鐵
軌以利運行添民夫以速工程至本年夏初而振武定西拱北
鎭東四臺已竣惟振威須俟新土經兩堅實後再行興築約計

冬閒當可竣工竊念瓊口築臺一事經前督憲張奏請已發其端然非督憲籌集經費撥解應用購發鐵泥配撥礮位專心委任一手經理職道亦無從成其事也幸蒙各大憲知遇感激圖報深恐隕越況素隸帡幪如憲臺之樂於培植殷殷如父兄之誨其子弟者敢不質言於大匠之門以求訓誨乎近今客黎靜謐盜賊尚稀爭鬬漸消疆圉安晏惟吏治不敢不飭營伍不敢不肅民艱不敢不念文教不敢不修以冀仰答憲恩於萬一而已

稟督撫院 癸巳

敬稟者竊職道於光緒十七年二月初六日奉憲臺札飭總理瓊州海口建築礮臺事宜務當愼選妥弁督飭勇役工匠認眞從事次第建造事關海防毋稍疏懈等因奉此當於是年三月初將興工建築秀英礮臺日期稟明辦理並於十八年春間將大小五臺名號及添僱民夫等情具稟申報各在案職道隨時親往工次督率在工員弁認眞從事不敢稍涉疏懈茲於本年三月底一律工竣計中間二十四生礮臺三座曰拱北鎮東定西兩旁十五生礮臺二座曰振威振武各臺礮膛四圍及膛底俱用塞門德土與小石塊相和填築堅厚四圍厚至二丈深至

一丈六尺膛底亦深至八尺膛內有躲人洞以避敵彈有子礮洞以置礮彈有鈴鐺圈以備臨陣時礮機設有損壞仍可拉礮轉擊其上有礮棚以蔽風雨其畔有子房儲礮彈有藥房以儲礮藥有小鐵路以運藥彈有左右水池以存洗礮之水有大小窨道以通出入有窨梯以便升降有兵房以資棲息各臺之南爲大操場左右有大水池其東爲總子藥庫其西爲機器教習房及坑厠所其下有陰溝二道以瀉積水其旁鑿汲水井以資汲飲東西二角各有馬頭以便上下其官廳兵房等則參錯於臺之間及操場以南大門之內與子藥各房俱伏藏於土穴之中其式如北地窖房之制而以石磚環砌成洞其上覆土至六

尺之厚總子藥庫則厚至一丈二尺即受敵彈亦當不易塌卸
蓋大礮彈遇沙土而止但有震撼之力而無穿透之勁也故臺
前之護臺土牆厚至九丈操場後面及左右之土牆亦厚至七
丈以外牆之內面俱用石砌以防傾塌上下四圍仍用三合土
填築平實四周環植樹木以資蔭蔽牆之外為環臺大馬道寬
三四丈長二百五十餘丈四周建小礮臺六座以備意外之抄
襲又其外為外馬道長二百八十餘丈四周亦植樹木重疊環
繞此建置之大略也其佈置方位房屋數目工程丈尺另行詳
細繪圖列摺並照式雕木礮臺一座恭呈憲鑒所用塞門德土
最為工程緊要關繫前經奉發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九桶職道

因恐不敷於上年夏間捐購五百零四桶茲查大小各臺及子藥庫房緊要所處共用過一萬零四十二桶外尚存塞門德土共二千二百四十一桶留備另用一切需用經費綜計物料工匠夫役船隻起礮遷葬地價棚廠薪水津貼伙食各項統共用過銀五萬六千四百五十九兩七錢九分二釐六毫三絲計陸續領過銀五萬七千兩除用過前項外實存銀五百四十兩零二錢零七釐三毫七絲據總辦礮臺工程陳遊擊良傑幫辦礮臺工程錢令振逵姚縣丞福鈞逐一分款造具清册稟請核銷前來職道覆加查核確係工堅料實力求撙節實用實銷一無浮冒理合照造清册稟請憲臺察核派員驗收幷飭知善後局

照數核銷實爲公便再瓊地孤懸外海各料購自他方其中有包運到工亦有到工後另加運費僱用工匠亦價廉工拙是以工料價値間有與內地不同合併聲明

復山東撫臺李 甲午秋

鑑堂中丞大人鈞座采四月間自粵回滬聞大纛開府皖江繼又聞移節大東　朝廷眷念東藩特簡賢者時局之幸不第鄙人忭舞也錮疾餘生歉未修牋致意八月初奉手書敬聆壹是臺端奉

命之始卽念及下走論情論義皆不容辭第采在瓊六年之久受病甚深血氣大虧諸病交作不得不懇求交卸迨內渡以後腹中又起一症其形似筆而加長加大繞臍豎立采之決然引退蓋爲此也現在腹症時堅時軟八月初小有勞頓引動肝風又患口喎鼻斜之症服藥數十劑病勢稍愈總未復原據醫家

云此後切忌操勞孱軀如此斷不能出而辦事不然公爲上臺寀爲屬僚何意不可達何事不可爲平生禱祀以求而不得者而忍恝然置之耶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禁一歎現在專意靜養他日如可步趨尙擬望見顏色以展十餘年積悃

復朱桂卿

桂卿如弟大人閣下世兄來舍接展手書敬聆壹是我弟文名久著藝苑少雙迺竟不得偕詞館諸公輶車並駕即此一端足以知屈抑人才匪伊朝夕拖腕同深兄錮疾嬰身無可告訴溘然朝露未知能至明年否東事大棘實由於怠惰因循猝然發難以倉皇不練之師當處心積慮之虜不待兩軍相見勝負早已判然猶憶同治甲戌倭犯臺灣兄曾作海防議暢言令之天下禍根已深箍逼日緊謀所以自强之道其稿都下有之彈指二十年竟搆成斯禍奉天一宋軍門似不足以了之督師萬不可無然非孫高陽其人不辦袞袞諸公何處覓斯人耶

致劉中丞 秉璋 乙亥冬月

歲前展閱邸抄欣審
巽命榮膺晉權開府慈雲一片普被於西江湛露三霄仰承乎
北闕歡騰遐邇喜溢賓僚某去臘感觸時事輒復作海防議一首久擬就正緣其中有與鈞見相違背之處是以遲遲未敢繼竊思之方今卓識宏才如閣下者幾人而某又宿附知愛之末苟懷阿順之私故作雷同之論不獨私衷所不敢亦非大君子大公無我之心是以仍復錄出呈政若蒙糾其愆繆賜以詰難使得彼此引伸歸於一是雖於大局未必有益而天下後世必有咨嗟歎息以爲當時尙有此等議論也節相敂謁梓宮元

日始旋佞人脫距朝局無更差堪慶幸

稟李制軍 壬辰秋

敬稟者閏六月十七日奉憲臺札開六月十七日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瓊州生豬出口一事前因瑞昌洋行攬運案懸未結光緒十八年四月間電行貴督准覆電稱豬稅爲瓊餉大宗洋商照約毋須完厘海關豬又無稅是商販竟可稅厘均免請告總稅司此後華民完厘洋商完稅乃見平允而杜漏卮當飭總稅務司以生豬出口應照稅則均未開載之物按值百抽五徵稅之例自本年八月十一日開徵等因除咨粵海關監督照依准咨事理希即轉飭瓊州北海兩關一體遵照開徵爲此札仰該道即便轉行遵照辦理分別移行遵照等因奉此除照會

瓊海關稅務司暨猪厘局遵照外查洋商販猪不完稅厘一事本極棘手蒙憲臺咨明總署華商完厘洋商完稅復蒙總署允准照行從此洋商無可包攬瓊餉不至拮据瓊地之幸亦職道之幸欽感莫名昨晤聶稅務司已與商榷大略敬求憲臺札飭該稅司按照華商完厘洋商完稅分別辦理並祈憲臺飭令該稅司照拱北九龍代收之例按月解道以裕餉源而杜流弊職道不勝仰望感激之至

稟督憲 壬辰冬

敬稟者竊維邊備之安危視乎戎政戎政之修明係乎賞罰故有善不彰有惡不癉雖良吏不能治民有過不罰有功不賞雖名將不能治軍職道忝領瓊軍各營已五六年之久遇有員弁之不知自愛或未能得力者立卽撤換不敢稍事姑容而其勤慎任事實屬著有微勞者亦不敢壅於上聞也查海軍衙門定章及甘肅新疆成案邊防五年屆滿躬親防戍各員准照異常勞績請奬近日廣西邊防各營亦援新疆成案請照異常勞績奬敍業奉

諭旨允准想見

聖主憫念邊軍
恩周萬里海隅將士瞻就同深瓊地僻在海外著名瘴癘防戍各營忘身犯難卓著勤勞一切天時人事艱難困苦情形實有較廣西有過之無不及者敬爲憲臺縷晰陳之自光緒十二年以前黎客各匪羣起如毛屢勦屢起屢撫屢叛向無數年不亂者甚且殺人如麻糜爛地方馮方各軍大舉征勦鋒鏑之慘瘴癘之惡死亡困苦之象已足駭人聽聞矣迨職道十三年閏四月履任所統瓊軍止十底營旋止裁存五底營而陣亡瘴故者已五百餘人其中文武員弁之陣亡瘴故者至五十餘人之多亦云慘矣夫煙瘴之毒雲貴廣西各省所在多有然未有如瓊

州之甚者就職道所目覩者言之七弓勦黎之役新後一營瘴亡過半十五年癘疫郡城內人民死亡殆以萬數有病起至死不及一時者有兩人覿面語移時俱仆者甚而應試之童生懼時疫之盛相率散歸因而停考者郡城如此野外可知土著如此客籍可知在從軍文武將士其愛生惡死之情夫豈異人而猶甘蹈危險不稍退阻者固由　聖朝德澤足以固結人心亦未嘗不思博進步藉爲報效之資數年以來幸賴　國家景運憲臺恩威將士同心力殄羣醜盜賊衰熄爭鬭潛消商賈流通閭閻樂業或以爲適然之數而回思數年以前黎客蹂躪焚刦村墟海寇縱橫顛越行旅訛言警報一夕數驚械鬭揭竿鋒刄

迭起更回思各員弁越澗蓦山餐風宿露毒泉惡霧裂腹潰肌追凶寇於窮谷之中蹈鋒鏑於叢箐之內呻吟痛苦殭仆顛連其或鏖鬬海洋躡馳盜艇擲火礮而奮身騰躍衝鎗林而接槊先登又或力役於炎暑之中或駐防於陰冥之境或撫黎而殞身溪峒或彈壓而觸瘴傷亡烈日炎風馳驅況瘁近憂遠患日夕危惶巡防者有緝捕之勞戍守者有籌維之苦正不知幾經艱險幾經危難而稍收成效於斯時也況自去春以來建築秀英礮臺工程艱鉅海風猛烈濕熱薰蒸叢墳古冢穢惡之氣撲人口鼻輒致疾疫重以勞役瘴故纍纍如陳鎮兆輿徐鎮贊彪魏鎮勝朱鎮芳遂等俱因此積勞染瘴一病而亡其餘大小員

弁無一不染病瀕危者今幸大工將次告竣海防屹若鞏固萬年而各員弁冒死忘身之況亦未忍沒其勞苦也夫無功竊賞固足以懈士心有勞不酬亦無以作士氣現計瓊軍各營自光緒十三年夏間職道接統以來屈指今日已逾五年之期與海軍衙門奏定章程相符而其艱危勞勩情形實非尋常可比合無仰懇憲臺俯念海疆要地防戍事重在瓊文武各員弁異常出力著有成績奬其前勞以策後效援照新疆及廣西成案籲請

天恩准予躬親防戍尤為出力各員均照異常勞績列保其出力稍次者仍照尋常勞績以示區別如蒙憲允職道敬當鄭重

核實分別酌保斷不肯使　朝廷名器濫援無功以無負憲臺

整飭邊陲之至意爲此瀝情上懇敬祈察核訓示遵行

稟督撫憲 壬辰秋

敬稟者竊惟莠草不去嘉禾不生墨吏不除民情不順職道履任以後凡貪劣之吏庸謬之員或請記過或電請撤任惟其罪咎尚輕是以僅予薄罰茲查有實任海豐縣署徐聞縣知縣魯令其昭嗜利膽大昏謬性成初到任即於下鄉時需索供應規禮並借稅契爲名多方焚索騷擾閭閻經士民控告職道嚴批戒飭始行斂戢本年三月間考縣試畢後轟傳徐聞魯令賣案首十名前旋據童生許直言等上控職道當派豬釐局委員費倅紹禕往查稟稱查得歲考案首林成芝科考案首蔡紹顯文理均次林成芝出洋一千元蔡紹顯出洋六百元均有過付人

士民均能指出其餘十名前林宗山林宗儒李鱗振林成芬駱光國等數人文理不通皆以賄進甚至該令之妻妾及游姓家人亦各賣一名以致物議沸騰白帖遍地當該縣歲試時衆童生知魯令必有賣案首之事每人醵錢一百文立碑考棚並遍帖長紅聲明不准賣十名前以刼制魯令而該令利令智昏冥然罔覺是以考畢後人心不服武場幾至罷試此魯令賣案首十名前之實在情形也費倅又查得該令於地方盜案並不認眞緝捕從未拿辦一案詞訟之可生財者細大不捐無錢不要否則一概不審羈押之犯有進所規無則吊打囚糧不肯輕發書院亦不肯課十六年分屠戶湯妃慶毆死陳學招一案經趙

光表通詳該令得賄停緝湯妃慶仍充屠戶人人指目此魯令
貪劣昭著之實在情形也職道當派庫大使陳汝壽提歲科試
十名前來覆試並覆查魯令各種劣跡據陳大使回稱魯令
無錢不要官聲壞極各種劣跡大致相同其現提之前十名一
聞道提覆試如鳥獸散人人深匿固藏無從傳到及詢之紳士
人等皆云賄賣屬實道路皆知此陳大使汝壽往提考童及覆
查魯令各種劣跡之實在情形也職道查該令官聲素劣行檢
素虧職道以未得確據是以姑容茲因賄賣考童一事連次明
查暗訪盡得其實若不嚴行揭參何以肅吏治而飭官方敬求
憲臺飭司先行撤任遴派賢員速往署理並祈飭司派員覆查

予以嚴參不勝企望之至

稟督憲

敬再稟者竊查署徐聞魯令其昭劣跡甚多且有穢德不値形諸紙筆是以前稟僅列大端但此等劣員惡跡已彰似難再列班聯應請憲臺奏參革職並加永不敘用字樣以懲貪劣而肅吏治又雷州府鄧守馨於如此貪黷之屬員反加獎語殊屬紕繆十六年冬間遂溪縣屬西海地方會匪盜匪水陸交訌幾成燎原之勢蒙憲臺派李鎭先義前往勦辦始獲奠安該守始終竟不發一稟不贊一辭事定後反慫恿遂溪汪令椿恆稟訐李鎭尤屬不知大體又雷屬同城之海康縣近數年來並無械鬬符李兩姓之案春間職道在省時囑鄧守妥爲彈壓設法解散

三四月間竟成鬬案多斃人命至今尚未能結該守亦無一字稟報查雷屬僅海遂徐三縣相隔均不遠乃該守於三屬之事一律置若罔聞不知平日所辦何事大負表率之責兼辜守土之義應請憲臺嚴行申飭並飭司記大過一次以示懲儆祈酌奪施行

稟督撫憲

敬稟者雷州府鄧守馨密考代理徐聞費令紹韡一案業經通稟職道接到稟摺即派淮補陵水張令士銲前往密查覆稱蘇姓係徐聞首富兄名鑑弟名位南爭產不睦且有曖昧情事蘇位南起意謀殺其兄有黃友柏者蘇鑑之表兄也知告蘇鑑當即逃避蘇位南恨黃友柏走漏消息於本年四月下旬將黃友柏毆傷延至六月中旬身死經前令驗明在案該令接印後並未緝兇人言藉藉有得賄五百元之說職道查此案情罪重大該令既未緝兇又不通稟若非得賄斷不肯代爲隱瞞鄧守所揭與張令所查雖數目不符然衆論僉同必非虛罔此費令罪

狀之最重者至糖棧捐欵該商繳出後已發當生息尙無入己情事惟是地方公項即使淸理充公亦不必封鋪拘人操切從事十月間該令會稟請嚴追經職道批令鄧守查覆該令辦理此事嚴切異常若非利慾熏心何至不遵道府之批自取咎戾其不能歸入己囊似非本心又查得門丁關姓名關福平日在署招摇撞騙衆口一詞蘇姓之贓聞其經手現已遠颺職道查該令操守不愼物議沸騰鄧守考語頗爲切當其所稱優於聽斷亦屬實情職道查其到任以後淸結積案至數十件之多辦匪亦嚴惟貪之一字實爲該令病根所在至於作事出辭乖謬鄙陋尤其餘事擬請將該令立即撤任至於若何懲處應由兩

司會同核議非職道所可擅擬敬求衡奪施行
再稟者前奉憲臺札嚴查各州縣充房充差陋規職道當即飛
札申諭嚴切誥誡在案查徐聞向有充房費二千四百元署事
署滅代理又減費令到任後依樣葫蘆仍然收受郅守尙無干
犯之考爲各州縣地步殊非事實理應隨事稟明以期除此錮
習

復剛中丞

敬稟者本月初八日奉鈞札並賜函飭將鄧守馨仝丞紹奭許令方亮三員指其實跡實據逐事明白臚列剋日釘封密稟送候核奪具仰憲臺實事求是之至意欽服莫名查徐聞魯令其昭貪黷昏謬劣跡甚多經職道稟揭兩司會詳督憲特參而今春鄧守考語甚好職道謂其於屬員賢否考核未精指此又海康縣符李鬬案今春衅隙已萌職道春間面囑其設法解散迺四五月間竟成鬬案連斃多命至今尚未和好查海康首邑附郭兩姓離城不遠似力所能及該守毫無方畧亦無一字稟報殊乖守土之義又徐聞典史王化成與民朱福互控一案職道

批令提審該守四月十四接到公文直至閏六月十三稟覆因開試文童委署海康鄭令敦善審訊查王典史係職官非大員親訊不足以折服該守奉札九十餘日之久及至考試籍口推諉殊屬非是又該府所屬遂溪地方盜匪最多前經聚衆結盟焚燬村莊發兵輪拏辦數十名之多始獲安靜該守始終不發一稟有如局外職道謂地方有大事不能肩任以致會盜械鬬各案紛紛不絕指此然該員謹飭和平毫無劣跡尚有可取應請憲臺嚴行申飭俾其振刷精神以觀後效至王典史一案敬求飭令該守速即提訊以辨曲直至仝丞紹奭煙霞之氣現於眉宇職道謂嗜好日深指此又該丞經徵稅項苛罰無藝商民

咨怨職道謂謀利日亟無益地方指此至陵水許令方亮到任已兩年餘一無振作問案亦欠明決源昌一案上控不休職道謂其全無作爲指此又查陵水地方黎人最强黎匪最多五弓七弓等處與崖州過山等村毗連尤屬逋逃淵藪五六月間匪黨勾連闌入五弓經撫黎局委員林千總有桐帶勇聯團前往拏辦始克解散許令並未出城彈壓該縣有緝捕勇五十名半多虛伍亦未協同防緝此次黎匪竊發若非林千總有桐幾至成燎原之勢聞該令體質素弱故不能出城職道謂其身弱而才短指此然該令操守尚好若更換簡小易治之缺尚可稱職惟陵水一缺必須强幹有爲之員始克勝任敬求憲鑒謹將該

三員操守事跡據實臚陳伏祈核奪

稟覆撫憲

敬稟者本月二十五日接奉憲臺批發前崖州知州陳虞書一稟暨崖州文童陳肇香呈詞一紙飭令查明稟覆謹查陳帝恩係崖州長山村人開雜貨藥材生理家道小康捐有監生向不爲匪與李鳳翔等同村居住而不連屬陳帝恩之繼室係州城內人而再醮者前署牧陳虞書派勇丁蔡玉標等下鄉收糧闖入陳帝恩家見其妻少艾用言調戲陳帝恩斥駡該勇等打倒陳帝恩用刀砍傷赴勸鄰人周金榮及遠近鄰右不服並以勇等無票疑其假冒綑住四勇隨即釋放陳牧聞信親率勇百名至長山村圍其家獲住其妻封其家產並拿鄰村李鳳翔李翰

秀黃應興黃受芳孫如孝又黎丁一名共六人一同到州次日
懸賞獲住陳帝恩又次日門丁劉鋆僱船率勇復至帝恩家抄
其店貨家產共計價千金以外其時左近鄰居見有官勇驚惶
竄逸州中差勇乘機搬搶陳世文等十四家器具物件嗣後差
勇時時下鄉居民奔避失物不少陳牧拿獲陳帝恩後嚴刑酷
打劉羅兩家人素賄屢次刑訊後知陳肇香陳世文等上控李
鳳翔等六人立即釋放聞班費堂費數十百千之賄門閽業已
婪入陳牧自得之大宗尙未到手憲批該牧因陳肇香上控因
而揑造情節倒塡日月爲掩飾彌縫之計州勇如不滋擾陳帝
恩何至毆差勇丁亦不甘立認罪之約李鳳棲等既助陳帝恩

豈有控陳帝恩之理顯有揑名憲臺兩批數百餘字一一洞燭下情明如觀火下懷曷勝欽服查陳署牧虞書性喜抄家又善揑稟三亞黎首王亞亂因與其兄爭鑼起釁涉訟該牧先稟其傳箭聚衆建立木寨將搶割鄰村田禾以圖舉事次稟相同至第三稟聲稱王亞亂之衆已散已被擒獲木寨未立田禾亦未搶割可以輕辦職道因三稟前後不符一一批駁該牧又請抄王亞亂之家幷令紳士出名稟請抄家職道以王亞亂所犯甚輕罪名未定萬不能抄家嚴行批駁該牧竟遣其門丁劉鋆抄其家貲割其田禾爲數不少王亞亂先不安分現已改過家道小康陳署牧之不遵批示擅抄其家利其產也後因王亞亂上

控又嚴刑逼其出具傳箭滋事手摹甘結存案以實王亞亂之
罪職道已將此案提訊因劉鍪羅姓早日遠颺不能到案對質
已將王亞亂釋放矣又查三亞港地方秋冬之間魚汛甚旺土
客民居至數百家陳署牧以清查爲詞派收房租其數甚多經
批飭不准該署牧之善於矯誣聚歛大率類此謹將遵查陳肇
香上控一案陳牧辦理荒謬情形據實覆陳再陳牧各種劣跡
已於上月杪撮叙大略繕摺函達藩臬兩司計已邀覽

稟督憲 壬辰春

敬再稟者疊奉憲臺札飭督率瓊州府縣諭紳妥籌隙地與莊領事議租等因并蒙示照會駁復原稿具仰憲臺廑念邊陲綏攘異域剛柔互用威惠兼施循誦之餘曷勝欽佩竊查瓊口自咸豐八年通商開關迄今已三十餘年而領事建署一事終無成議者蓋以海口一帶民情浮動事關交涉最易驚疑光緒九年以後迭經王前道謙護道與朱前領事倭前領事勘度商辦始議大英山繼議得勝臺又繼議軍功廠或以地主不願或以有礙耕牧屢議屢罷職道於十三年夏初到任既與任前領事議軍功廠地不成嗣後復准任領事覓得軍功廠西及紅坎坡

等處議租飭縣查勘俱以地主不願出租而止職道與府縣各官未嘗不委曲開導而小人懷土既未肯取諸其懷下吏親民更何忍迫之已甚此固限於地勢束於人情非各前道之不願盡力亦非職道與府縣之不樂成就固守土者所無如何矣及現任莊領事到任以來往往摭拾舊事無理取鬧如前明教士之墳無案可稽也而必欲地方官爲之勘界豎石洋行偷販生猪充公係稟准前督憲張批飭照辦之件也事隔三年而忽欲索還猪價并償利銀其他華洋欠負案件甚多地方官固未嘗不爲之盡力追償也乃莊領事於租地建署一事因地主之不願出租而覓地議價一切欲諉之職道抑知條約固未嘗有責

成地方官覓地議價之語也即如領事現居之地前此固亦嘗
議及永租乃莊領事意在貶價以致久無成議抑知租地當按
時價海口自通商以來地價日昂迥殊曩昔前年洋關稅務司
建署購地尙費銀數萬兩領事獨何能貶價勒揹乎惟事關中
外交涉職道固未敢稍事操切茲既經張署令傳諭各紳詢問
地主共索價一萬八千元似尙可商酌辦理倘莊領事果能平
心和氣不存貶價勒揹之念當可公平商辦定議出租也一俟
該署令傳齊地主擬議就緒再行詳細稟覆以期仰慰憲厪

稟督撫憲 壬辰夏

敬稟者竊維瓊州孤懸海外爲南洋第一門戶而海口一隅爲之鎖鑰幸蒙憲臺厪念海防籌撥鉅欵建築秀英礮臺購置克鹿卜大礮以爲守口之需誠足以控制邊陲綢繆未雨矣惟查近令守口之具礮臺而外尤以水雷及阻路二者爲要瓊口海灘淺闊輪船不能駛近此天生阻路之物無須再爲設險者也而水雷之用實所必需蓋水雷與礮臺相輔爲用非礮臺無以遠擊敵艦而使其刻刻堪虞非水雷無以近轟敵船而使其處處皆險瓊地當法夷滋事時籌備海防曾置水雷以資守禦迄今已閱多年零件各物半多損缺上年職道曾商請黃埔水雷

局飭派水雷學生王廷秀來瓊檢點瓊局所存水雷尚有四十餘具飭其逐件修理檢查損缺各物督請水雷局添酌補給復由香港添購樹膠象皮圈藥管水繩及沙布油丹各物約價銀六十四兩有零應附入瓊軍月報移報善後局支銷此外尚有應用各物擬隨後再行添購惟此項水雷必須專人管理隨時修整安放演習庶以後器具精良日久不至再有損缺平時心手熟習臨變亦不至慌亂誤事擬留該學生在瓊管理水雷其薪水仍照水雷局定章由瓊餉項下支給以省往來寄領之勞於海口地方擇近海相宜之處構屋數楹存儲水雷各物添募水勇四名助其擦洗修整入海演習每名每月擬給口粮銀三

兩九錢該學生遠涉海外瘴癘之區較之內地苦樂懸殊該處既設專局雜用各費亦不可省擬每月另給津貼及局費銀八兩亦由瓊餉項下支給職道亦當隨時查察飭其勤慎修治加意教演以無負憲臺整飭戎行之至意

復莊領事 壬辰春

逕復者疊准來函具悉壹切查各國塋地一案既非條約所載明文不過自前明以來舊有教士墳塋此間地方官自應一視同仁與華民墳墓一例保護若欲劃界立碑則恐該處古冢頗多民墳教墳未免錯雜難於界劃且前明之案在今日亦不可據爲定案本道已飭房檢查舊卷並無劉前道照會朱前領事之文件夫果使劉前道應允立石則當日何以不即行辦妥可見實有難於辦理之處並非本道翻前道成案也至瑞昌生豬一案自係照例充公之舉業經稟明前督憲張奉批有瑞昌既無稅單又無運照無論在何處所買洋商均有不合該洋行現

既已改號赴局完厘不敢始終違背仰雷瓊道轉飭遵照等語是前後情節均極明白見已事隔三年貴領事似可無須翻此舊案也至瑞昌控王章甫一案據瓊山縣稟稱已移會同查明辦理尚未移覆等語應俟會同縣查覆到日再行函覆可也

子婿趙之騤敬校